

# 汉武帝

汝凯 永新 著

× × × 出版社

总 策 划：陈春江  
责任编辑：吕观仁  
版权代理：刘 侠  
封面设计：蒋 悦 武晓强

中国著名帝王书系  
汉 武 帝  
汝凯 永新 著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北京地质印刷厂制版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30 · 插页 12 彩插 7  
字数：600000  
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

ISBN 7-207-05155-7/K·642 定价：48.00 元（上、下部）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刘彻怎么也没想到他能够在弱冠之年一承汉家大统 ,当上继父皇之后的第五位皇帝。

他对“受命于天”的说法曾有些半信半疑 ,特别对什么“红色猪龙”转世之说更感到有些滑稽可笑。他清楚地知道 ,为了让他能够袞冕登基 ,他的母亲王皇后以女人的少见的远见卓识 ,和他的颇具手腕又颇受太皇太后宠爱的姑姑联手来去对付曾宠幸于父皇的栗姬。他金屋藏娇的戏言 ,也确实取得了姑姑的欢心。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却为他成为“万岁”而铺就了通往龙庭的砖石。尽管政治上的联合只是暂时的 ,尽管他当皇帝不久就兴趣转移 ,就找了个借口把陈阿娇皇后打入了冷宫 ,尽管歌女卫子夫在半推半就之中鹊占鸠巢 ,成了皇后 ,但这都不妨碍他想雄心勃勃地仿效秦皇 ,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帝王。

君临天下 ,仿效秦皇 ,但他却发现横亘在他行施绝对权力的道路上有两个无法轻易摆脱的人物 ,一个是他的双目失明却实际上在“垂帘听政” ,又崇信黄老、无为思想的太皇太后老祖母 ,一个是不以朝纲为重 ,只牵挂娘家利益的娘亲老子王皇后。对于太皇太后 ,他可以虚于应付 ,阳奉阴违 ,采取以时间换取空间的办法让老祖母在逐受冷落中人死灯灭。但对母亲 ,他就颇感棘手。他那个独握朝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有点不识相的舅父田蚡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做法使他日益无法容忍。作为一个君临天下的皇帝 ,还



有什么能比连一个自己爱极的男宠都保不住,能比连自己倚仗的顾命大臣都保不住而更痛苦更愤怒的呢?但毕竟是刘彻,刘彻素不崇信黄老、无为,在这一点上他对崇信黄老、无为的祖父、父亲有点叛经离道。为了彻底扫除横亘在他行使绝对权力道路上的障碍,愤怒的刘彻不断摇晃手中权力的魔杖来对付以他舅舅为首的政敌。他用侠客装神弄鬼之计策就把曾不把他这个皇帝当作一碟供奉佳肴的舅舅送进了地府阴曹。

横亘在绝对权力道路上的障碍扫除了,刘彻的自信也达到了顶点。他尊儒用贤,罢黜百家。他力排众议,重用出身微卑的大将卫青和霍去病。正是他们,才穿越大漠,七击匈奴。将士的鲜血,染就了他“文治武功”的篇章。在这一点上,他是颇为自得的。他的祖父、父亲用“和亲”政策未能换取边疆罢战,而他却用金戈铁马换取了匈奴人的俯首称臣。当大漠战火平息,卫青率万众将士凯旋的时候,安坐在天子皇位上的刘彻则真有点相信他是“受命于天”,是“红色猪龙”转世了。

然而,皇帝也有皇帝的难处。他崇好神仙,把招魂术士封为文成将军,以求长生不老,却也没能阻止自己的身体日渐衰老,他任用酷吏,摆布朝臣,也没能换取满朝上下一种声音;他酷爱女色,并好男宠,但最终也没寻找到足以慰藉他躁动灵魂的温柔之乡。尤其在他晚年,他终于看到了他不愿承认不愿看到的事情:对匈奴的金戈铁马政策突然失灵,边关形势突然逆转,李陵为将而降,李广利进退失据屈膝匈奴。而朝廷之中,因为游侠朱安世的一句戏言,却陷于了腥风血雨之中。大臣公孙贺被族诛,江充诬陷太子,刘彻失信太子,太子起兵和丞相开战于长安,皇城上下风雨飘摇,人心惶惶。最终,太子被赐死,朝臣因株连人人自危。面对这样的局面,刘彻到底也想不明白,以他的雄才大略,以他的文治武功,朝廷居然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无奈与茫然之中,他作轮台之诏,晚年自责,虽终于使政权平稳过渡,却在心中留下了无限痛楚。

# 关于皇帝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中国著名作家 陈忠实

皇帝是什么？就是高居于由人民垒成的金字塔的顶端的那个人。

这个人被神化为上天派往人间来作头儿的，所以称为天子，因为是神的意志的化身，便以人间并不存在的龙作为象征，通常被神至为真龙天子。

这个被称作皇帝的人，绝对主宰着他的足下的所有人的命运；用俗话说，所有的人碗里的食物的稀稠和身上的衣服的厚薄，皆由这个人来决定。

我便突发奇想，如果把从封建帝制的创立者秦始皇到最末一个皇帝溥仪之间的所有皇帝复制出来，排列起来，当是一个颇为壮观的队列。我们会直观看到，或长或短的王朝无论怎样更迭，皇冠和龙袍的式样如何变化，而皇帝君临一切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力从来没有被质疑过，更没有变化。我们还会发现，在这个长长的皇帝队列中，我们能够认得出来而且能叫出名号的，其实并没有几个；能被认出被记住的那几个，恰恰是这个队列中处于两个极端的皇帝，最英明的和最混账的那几位，真可谓青史可以使英雄垂名，遗臭同样能够万年。

唯物史观认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里有两种基本的历史事实，英明的皇帝治下的人民创造历史的辉煌，而混账皇帝治下的人



民不仅难得作为 ,常常闹出颠覆王朝的事。无论盛世或乱世 ,首先决定于皇帝是真龙天子 ,是假龙真虫 ,亦或是毒蛇猛兽。

有了两千年的时空距离 ,历史的辉煌和历史的血污都已经沉寂。留给今人心理的只有神秘感。时空愈久远 ,社会文明愈发展 ,神秘感则愈浓。道理再简单不过 ,皇帝居于塔的顶端 ,总是孤立一人 ,任何普通人不仅无法类比更无法亲身体会 ,只有想像那高不可及深不可测的皇座的神秘。

于是 ,有关皇帝的文学艺术作品就畅销于世 ,正谈畅销 ,戏谈也畅销 ,都具备了满足人们探究神秘的普遍性心理的功能 ,自然也有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意义。

2001年7月于蒋村

# 纸上的帝王

中国著名美术评论家 徐恩存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皇帝仍然显得神秘。纵然因为他们都是历史人物,更因为他们随着岁月远逝的遥远而给人以久远的隔世感,人人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皇帝,可是人人都难以说清关于皇帝的种种……。当然,关于皇帝的书、传说,古往今来,为数甚多,然而就其系统性、完整性、丰富性而言,到目前为止,当数这部由十多位当代作家联手撰写的《中国著名帝王书系》为最,它在纸上塑造了几十位著名帝王形象,留下了历史的一段段身影。

这部书系的出版,投入了作者、编者大量的心血,使这部书系作为文学作品展示了古代帝王的形象,无论褒贬,都把他们塑造得血肉丰满,鲜明生动;并通过他们展示出一部跌宕起伏的中国历史,作品中的帝王恰恰以各自的独特性、个性,多侧面地折射出数千年的封建史,而书中的帝王们正是中国封建史中的代表人物。

这部书系的编者以其智慧、才情,与别出心裁的编辑思想,为文学作品编配了插图、水墨人物、书法、篆刻等相关书画内容,大大提高了作品的艺术含量与美学境界,增加了视觉效果,这是一个创造。

插图、绘画、书法与篆刻的作者,多为国内中青年名家,出手不凡,更重要的是,他们深刻地领会了文学作品的内容与意义,以自己的理解进行了再创造,与文学作品相辅相成,收到了相得益彰的



效果。当然,对文学作品进行综合性处理与包装,这不是首例,但是,做得如此精美、完善者,如《中国著名帝王书系》的并不多见,这正是《中国著名帝王书系》的独到之处与成功之处。

书画艺术家参与出版物的创作,为文学作品增添新的亮点,实践证明,这是十分有益的探索。近年已有诸多作品在这方面闯出新路,《中国著名帝王书系》的书画作品既有独立欣赏价值,又可结合文学作品阅读欣赏,这样不仅拓宽了审美视野,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丰富的含量与艺术深度。

不难看出,作者、编者在这部书系中绵延着一种文化情愫。这种情愫告诉我们,文化传统与文化历史在不同的国度,有其独特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因而是不能忘记的;今天的人们去书写往昔的人物与事件,正是一种对历史的个人阐释与理解,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历史感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值得称赞的是,作者、编者遵循唯物史观去梳理历史烟尘中的人物与往事,尤其是文学方式与书、画、篆刻、插图的创作与有机结合,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并强烈地渲染了一种带有历史感的文化情怀,历史上的帝王在这里不仅是书写历史、改写历史、参与创造历史的重要人物,而且是已经超越个体意义的艺术形象;虽然在局部中有个别沉入私人故事传奇的迹象,但总的来说,在这部书系中,文化情怀却总是一种巨大的动员力量,使它们(文学、绘画、书法、篆刻)反复地进入以文化历史为主题的宏伟叙述中。

应该说,这部书系的方方面面都与历史连在一起,特别连结了历史人物沉重困厄的心灵。基于这样的取向,摆脱了二值判断的思维陈规,使美丑、善恶、真伪的判断达到立体而真实的效果。

《中国著名帝王书系》是近年诸多历史文学作品中的奇葩,它以缜密的构思、睿智的思虑、整体的设计,赋予它以大气、隽永的特点。从古至今,中国文化宝库浩如烟海,相对历史而言,帝王的生

命转瞬即逝,然而,出版物却可以传流于历史长河,它以其独特性去解释与理解历史演变中的重要环节,评说千古兴亡。

我认为《中国著名帝王书系》就是这样一部书。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徐恩存' (Xing Enxin).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fluid, cursive style.

中国艺术研究院



## 序

中国著名作家 莫言

山东潍坊的十几位作家——多半是我的朋友——几年前就告诉我，要联手搞一部《中国著名帝王书系》，我对他们说，此类的书，坊间已经汗牛，希望他们把创作精力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但他们发扬了潍坊人那种韧劲和拗劲儿，爬翰墨，钻故纸，硬是把这样一部洋洋千万言的大系搞了出来。成果可喜，精神可敬。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嘱我写序，是抬举我，是激励我，尽管我不配为任何人作序，但他们的吩咐，岂敢不从？

从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嬴政算起，到最后一个皇帝——清朝末年的溥仪，历经十二朝代，共有三百五十多个皇帝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期间不知道上演了多少出悲剧、喜剧和闹剧。好皇帝，坏皇帝；贤明的皇帝，昏庸的皇帝；雄才大略的皇帝，鼠目寸光的皇帝；克勤克俭的皇帝，荒淫无耻的皇帝；长寿的皇帝，短命的皇帝……形形色色，亦庄亦谐，民间有野史，孰真孰假，莫衷一是。

后人写前人，老百姓写帝王，到底该用一种什么态度？是戏说还是正传？是根据野史演义还是以正史为鉴？我想，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力。这两种态度实际上从司马迁写《史记》时已经并存；因为完全客观的历史学家其实是不存在的，完全客

观的作家更是不存在的。即便是那些食着皇家的俸禄为皇家修史的官员，也遮遮掩掩地表现出自己对人物的臧否；即便严肃如太史公，在他的《史记》里，也添加了大量的文学描写和大胆想像。时至今日，我认为每一个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家，都可以在遵从基本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展开自由想像的翅膀，用自己的笔，写出自己心中的历史，写出自己心中的人物。即便是完全违背了历史真实的虚构，只要能自圆其说，只要是能写得有趣，有味，也是可以的。

我用走马观灯的速度，浏览了这套大书，感到朋友们几年的努力，起码具有了这样的价值：那就是他们用丰沛的想像力把正史和野史中的材料编织起来，用丰富生动的细节把历史和野史中的空间填充起来，塑造出了几十个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的皇帝形象，他们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皇帝身份，而是因为他们作为文学典型的魅力。当然，这套书的另外的价值，读者自会有自己的发现。

潍坊是我的故乡，是苏轼、欧阳修、范仲淹、郑板桥做过官的地方，也是李清照居住生活的地方。苏、欧、范、郑在这里做官时，都留下了显赫的政绩，当然更重要的是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文。在这批先贤的倡导表率下，潍坊代有才人出，而且每个时期都形成了一个同声唱和的文人集体，尽管这些文人集体中的人并不一定人人都登上文学的凌烟阁，但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努力，营造出了一个地方浓厚的文化氛围，而一个地方的文化氛围，正是大家巨匠产生的基本条件。参加了这套书系写作工程的韩钟亮兄、高志辰兄、魏金永兄、王汝凯兄、秦景林兄、李英明兄、董云卿兄、冯益汉兄、张法荣兄……正是用他们的才华和情



趣营造着今日潍坊文化氛围的人，我企盼着在他们中间产生大家和巨匠，我期望着在他们营造出的文化氛围里产生出潍坊的、中国的、乃至世界的大家和巨匠。

2001年7月于北京

上部  
天人交响



## 引子 茂陵秋风晚

后元元年九月十六日，未央宫。

“翁叔，”老皇帝在通灵台上呆过了似睡非睡的大半日后，开口叫的是他最亲信的大臣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金日柁：“你传旨下去，朕要去茂乡看一看。”

茂乡在离京城长安西北八十里的槐里县，那儿建有老皇帝的陵墓。这陵自建元二年即开始营建，历时五十有三年，可谓久矣。

金日柁不得不承认自从经历了丧子之痛后，皇帝衰老了许多，已经接近于那种油尽灯枯的说法。他对老皇帝突然提出的要求顿时产生了一种极其不祥的预感。

老皇帝的队伍走得极慢，说是蜗牛爬行一点也不夸张。金日柁和几位大臣提心吊胆地跟在老皇帝的龙辇后面。这些日子，老皇帝的精神确是很糟糕，在听大臣们议政时，不是打瞌睡，就是走神，而且还爱突如其来地发无名火。这时若有谁不走运，惹老皇帝生了气的话，那前景可就不妙了。大臣们这时才真正体会到了“伴君如伴虎”那句名言的真正的涵义。路面新近整修过，但仍是崎岖不平。金日柁不断地嘱咐驾车的侍从慢些再慢些，免得颠簸了老皇帝。就这样慢慢腾腾地行进着，直到日暮时才赶到茂陵。

茂陵是有规模的陵地，那规模大得足以让人们咋舌，所以也就耗资甚巨，竟用去帝国每年赋税的三分之一还多。陵冢周围建有庙、寝、便殿之宫室，其豪华程度实不亚于京城里的一流建筑。老



皇帝的庙称做“龙渊宫”，建在陵冢之东。在茂陵的周围则有白鹤馆、西园和供驰逐走马的别馆等，这些足可以满足老皇帝那经常不安分的魂灵游乐了。

就是这位好大喜功的老皇帝，终于在一连串的求仙活动失败之后明白了长生的虚妄。他已不能再祈求生命中的什么，便把希望寄托于来世，他在不止一次的梦幻中渴望着自己能在另一个王国中仍然还是臣民们的主宰。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想法，他才让人把最心爱的女人李夫人的陵墓建在茂陵的西北，把平津侯丞相公孙弘之墓、长平侯大司马大将军卫青之墓、冠军侯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之墓，均建在茂陵以东。老皇帝还下了一道圣旨，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金日磾和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百年之后也要葬在茂陵陪伴自己。对于老皇帝的这个决定，霍光曾私下对家人表示过异议，他说他想百年之后，让家人把灵柩运回老家陪伴自己孤独的老父。可他不敢把这个想法对老皇帝流露出来。

“子孟，”老皇帝走下御辇时大声呼唤霍光。

霍光忙说声“臣在”，就抢前一步，毕恭毕敬地立在老皇帝身边。

“子孟，这确是好大的一座陵园。”老皇帝指点着说。

“陛下千秋伟业，自应有这样的陵园。”

“不，”老皇帝挥挥手；“朕是说，这偌大一座陵园，寂寥空旷，会让人觉得寂寞。”

霍光顿时明白了老皇帝的意思。

“陛下，”霍光小心地看看老皇帝；“臣以为可将未央宫中自婕妤以下二百余妃嫔宫女送来茂陵，再派几千宫吏、卫士、杂役保卫侍奉，那时就会热闹许多了。”

单凭他如此善解朕意，顾命大臣就该让他来做。老皇帝满意地看看霍光，欣慰地点点头。

果然,老皇帝驾崩之后,被钦点为顾命大臣的霍光便将未央宫中的二百余名年轻貌美的女子送进了茂陵,专为已归九泉的老皇帝的魂灵伴寝。霍光也想得真周到,对茂陵的供奉,仍像老皇帝活着之时那样,晨供梳理洗漱之具,日供四食,夕供寝具。惟一的遗憾,就是那二百余名年轻貌美的女子再也没了老皇帝偶而宠幸的机会,惟一要做的,就是在寂苦孤独中打发时光。数年之后,有好事之徒,也或者是那些已被空虚搞得神经错乱的美人儿自己,竟说老皇帝仍像平时那般雄壮地占有她们的肉体,只是凡夫俗子无法看见罢了。霍光听说此事后,就把陪伴茂陵的妃嫔宫女由二百余人增加至五百余人。

谁知,后来竟在茂陵发生了一件让朝廷着实难堪的事情。几个年轻的耐不住寂寞的妃嫔宫女和守卫茂陵的一群卫士、宫吏竟在龙渊宫做起了苟且之事,据说淫声浪语竟传至数百米之外。你想这龙渊宫又是什么地方?在那里做苟且之事,不是往已归九泉的老皇帝脸上掴巴掌吗?皇上得知此事,龙颜大怒,着禁军星夜包围茂陵,将那些无法无天的妃嫔宫女和卫士宫吏一一送往泉台。据民间传说,这一次就杀了二百多人,也真冤枉了那些没沾腥荤的无辜。只可惜史册中没有记载。大概这样的事情也实在不好传记于史吧。

如果老皇帝在天有灵,他会怎么想呢?他是不是会后悔不该为那群狗男女们创造了苟且的机会呢?但不管怎么说,那一晚,老皇帝在茂陵的胃口还算可以,专门吃了御厨做的野兔炖山鸡。在酒醉饭饱之后,老皇帝突又吩咐传太史令司马迁。

受过腐刑的司马迁很快就跪在了老皇帝面前。老皇帝先是笑笑地打量着这个敢于秉笔直书的太史令,片刻之后,目光忽又凌厉起来。

“你写的那些东西,朕多半已看过了。”老皇帝指指案头的竹



简略作停顿,话语中便有了讥讽;“看起来你这个太史令好似涉猎广泛,学识渊博,能把散开的经传贯穿一体,其实呢,朕以为你在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意思是非常荒唐的。你明明知道朕独尊儒术,你却喜欢黄老。朕以武犯禁,朕屡次下令剿除,你却推崇那些亡命之徒。你对那些隐士忽略不提,对奸雄却颇多赞语。尤其是你为高祖皇帝立的传,嘿嘿,当真是极尽诋毁之能事。你好大的胆子!”

“陛下,小臣以为治史必须秉笔直书,不能文过饰非。”司马迁伏在地上,面无惧色,斗胆直言。当年,他就是在一片谴责声中独力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的,并在皇帝面前傲然直抒己见。

“嘿嘿,好个治史必须秉笔直书,不能文过饰非!你别是痛恨朕让你受了腐刑,而怀着私心来写那东西的吧。”老皇帝的声音又高了起来。

“陛下明鉴,臣无私心。”司马迁倔强地抬起头,看着老皇帝,“当年替李陵辩解,臣同样也无私心。臣不过直书天下人都知晓的事,百姓的眼堵不住。”

这时,金日衿看出老皇帝的眼神中又重现了刚才的那种凌厉,他知道老皇帝已有了杀人的欲望。只要他肯开口,太史令肯定是刀下之鬼。金日衿就有点兴灾乐祸。然而,令金日衿失望的是,他推测要发生的事情竟没有发生,转眼之间,老皇帝眼中的那种凌厉又消失了。

“太史令先生,朕当年让你活下来,实是欣赏你的良史之才,你这不是不知道。你说吧,你将怎样来写朕?”老皇帝的话语中竟有了温和。

“臣怎样写高祖皇帝,就怎样写陛下。”不识时务的司马迁居然毫不退让。

与司马迁相善的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

老皇帝竟有些无奈了,竟冲司马迁叹了口气。“你这个司马迁

呀,你就敢这样和朕拧着来。唉,说实话吧,那部史毕竟是你和你老父毕生的心血,有几篇写得着实文采斐然,将它用火烧掉也实在可惜。可不烧掉它,那些毁谤之言就会传遍天下,你说朕该怎么办?”

司马迁没有立即回老皇帝的话。

老皇帝看着司马迁紧闭的双唇,分明察觉出了他的倔强和不肯随和。这个文弱的小子多么地像自己的儿子刘据。一想到死去的儿子,他的心又在滴血。

就在这时,司马迁开口了:“陛下,臣以为您不管做了什么事,天下人都会看在眼里的,陛下能掩住臣的嘴,可掩不住天下人的嘴啊!”

老皇帝猛地站了起来,定定地看着司马迁。

“你大胆!朕为什么要掩你的嘴,要掩天下人的嘴呢?朕抵抗匈奴拓展疆域,朕开通西域传我天朝神威,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依你说这难道不都是朕的丰功伟绩吗?”

“可陛下一道圣旨,一次次地不知有多少人被族诛,不知有多少白发老者和襁褓婴儿被推入血泊啊!就为陛下思慕汗血马,我朝几十万大军集结边庭,塞外对垒,兵戈相见,伏尸遍野,天下缟素,难道这也不是事实吗?陛下,臣为朝廷治史,实不敢为伟者讳!”

“司马迁,你敢攻击皇上,活腻了吗?”金日柁大喝道。

“不,就让他说,不然他又要说朕掩他的嘴巴,朕让他说。”老皇帝强忍住怒火说:“朕若不让他说,倒像朕怕了他。朕怕什么,只怕太史令有私心。”

“陛下,臣还是那句话,臣无私心!”

“你有私心!太史令,你好生听着朕的话。朕容你写史,你怎样写,朕不问你,可不许你以私心来毁谤朕,朕作为一国之君只能



让天下人来作评断。”

霍光怕司马迁再顶撞皇上，招来杀身之祸，便在一旁说：“太史令，还不谢过皇上的不斩之恩吗？”

司马迁只是伏下身来，微弱的烛光无力地投射在他的身上。

老皇帝真是拿这个人没办法，只是冷哼一声，抓起案头的几束竹筒投掷在司马迁面前。

“太史令，你下去吧，朕希望你好好静坐反思。”

司马迁把几束竹筒捧在手中，眼睛倏忽放射出兴奋的光芒。这可是他幸存下来的心血呀，这又是他的尊严所在。又有什么比一个人的尊严更重要呢？

这一晚老皇帝就宿在龙渊宫，他只让金日柁留在身边。鼎炉中的檀香忽明忽暗地燃着，一缕缕缥缈的青烟在鼎炉上方盘旋缭绕。透过缥缈的青烟，他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归路。他不得不承认流逝的时光是多么的无情。他又一次地想到了那个自杀的儿子刘据，想到了那件飞天血雨中的昂贵的祭品，想到了自己一次次地震惊世人的决断。

这就是自己曾经有过的辉煌吗？

两行混浊的老泪终于流下来。

不过老皇帝还是悄悄把它擦去了，因为他不愿意让金日柁看到他曾经动过感情。

他忽然又产生了一种要和太史令再聊一聊的强烈欲望……

## 第一章 平阳公主的情人

从闲汉们嘴里 ,游侠朱安世方知新太子刘彻乃猪龙转世 ;在烟花柳巷 ,卫青眼见朱安世用剑尖挑开了赵地歌女的胸襟 ,趁平阳侯不在府中 ,平阳公主勾引了自己的骑奴。

景帝后元三年正月二十日 ,雪总算是停下来了 ,阳光又明亮地洒下来。长安人不顾积雪 ,竞相出游。大道上豪贵比肩 ,狭邪艳冶 ,人人脸上都流露出容易满足的幸福 ,自谓可永保富贵。说什么转瞬沧桑 ,这对他们来说是极遥远的 ,及时行乐 ,才是眼前事。玉辇纵横 ,金鞭络绎 ,龙衔宝盖 ,凤吐流苏 ,俱显天子之城的闹意。

到这一年 ,汉兴将近七十年 ,国家没有大的变故。经文、景二帝的无为而治 ,城乡粮仓尽满 ,府仓余有货财。京城长安国库里的钱币成堆地积累着 ,穿钱币的绳子俱已朽烂 ,那钱币之多是数也无法数的了。太仓里的粮食历年堆放 ,越积越多 ,充溢到仓外 ,只可惜那如脂般白的大米霉变得无法再吃。再加上朝廷政策又宽松 ,这就是很容易解释长安街头那种懒散弛靡的味道了。

这条街被那些浪荡子戏称为“桃李蹊” ,暗指娼家之多。太阳又升起一些时 ,一扇门“吱呀”打开 ,一个长衫少年牵马而出。这少年生得好一副相貌 ,虽着锦衣却丝毫没有一般读书人那般恭顺的气度。一双眸子精光闪耀 ,腰下佩带一柄长剑 ,他的一只手时常搭



在剑柄上,好似随时为了芝麻小事儿便要把它抽出来,搁到某个人的咽喉上,然后看血花四溅。这样的主人会有怎样的一柄剑呢?他鹰视狼步,桀骜不驯,牵一匹膘肥体壮的乌骓马。这马通体漆黑,却四蹄雪白,马经上有云“踏雪乌骓”。他身后追出一个好生美貌的妖冶女子,不住口地央求他再留下一天,他则回首一笑,显得有点儿漫不经心。

时常在兜里揣着钱逛游这条桃李蹊的人会惊讶地发现,这女子是长安城中最有名的妓女薛佩兰,色艺双全,生性高傲,那些王公贵人、官吏恶少在她身上一掷千金,却被待以冷眼。然则这少年是谁?

只听少年说道:“美人儿,我已破例留了三天,今日是非走不得了,我已与人有约。你还记得那个去年来过的河内轵县人郭解郭翁伯么?他的侄儿上个月被人杀死在长安街头,郭翁伯不知听了谁的谣言,说杀人者是我。他约我今日长安西郊驿亭中会晤,若是去的晚了,岂不被他看得轻了吗。”

“你又要去与人斗剑?”薛佩兰花容失色。

“只是说几句话儿。”见薛佩兰担忧之色,长衫少年不免有些感动。

“人果真不是你杀的?”

“你当我的剑是轻易出鞘的么?郭翁伯那个侄儿我见过,为人阴险奸诈,仗着祖传的技巧之术专是眦睚杀人,手上有不少无辜人的性命。我久有取他性命之意,只是碍着未向郭翁伯打个招呼,才算作罢。杀人者既然不愿留名,那我朱安世便扛了那人这梁子吧。”

有谁不知道朱安世是长安城中顶尖儿的剑客,使得好一柄长剑。有人说传他剑法的是一只白猿,或许便是那只与越女斗的老白猿。他们又围绕这白猿编织了颇多的怪异故事。因了这威名,

长安城中的侠少都甘愿供他去驱使，花街柳巷的姐儿们都盼着他在深夜敲门。

他安慰了美人，上了踏雪乌骓，用手一按长剑，扬鞭催马，踏雪前行。转过一条街，朱安世看看天色尚早，便让马缓了下来，眼见几步之外，有几个衣衫不整的汉子正聚在一起口沫横飞。朱安世便好奇地下马，在一旁站了。原来那几个汉子正在谈论正月十七日皇太子隆重的冠礼一事。

“听说这新太子是赤彘下凡，知道什么是赤彘么？”

“不就是猪龙的一种吗？”

“嘻嘻，好个‘不就是’！这说明皇帝都是受命于天的。既然这新太子是赤彘转世，因此皇上便为太子单名取了一个‘彘’字，在冠礼时皇帝才为他改名用一个‘彻’字。要不，一些不识相的蠢人会怎么想呢？那是一头猪。嘻嘻，你想这会成什么体统？”

“你个李五，既然晓得这么多，我倒要请教，当今太子是皇上第九子，怎么会当上太子呢？”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李五愈加得意起来，“原来的太子刘荣是栗妃所生，被废为临江王，在狱中自杀，皇上当然要改立新太子了。”

“不都是皇上的亲儿子吗？那刘荣怎么被废了？”

李五一时哑言，但又不想被人瞧不起，思虑片刻，便更加摆出一副知晓天下事的模样。

“可见你蠢的厉害。我不是说过吗？当今太子是赤彘转世受命于天的，皇位不由他坐还要谁坐？那先太子是非废不行的了！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奇事。新太子三岁时便能背诵经典，而且无一漏误，这可是常人所及的吗？皇帝自然大为惊讶，便试问他是否愿意当天子。你们猜太子是怎么回答的，他不慌不忙地说，‘做天子由天不由儿，我只愿天天在陛下膝前玩耍，以尽为人子之道。瞧瞧



吧,如果不是受命于天,他一个三岁小儿又如何能想出这番话说?”

李五虽滔滔不绝,却就是只字不提刘荣被废为临江王之事。

另一位叫赵伏羊的接上话道:“李五,听你这一说,我倒想起一事。我有一个远房舅舅在朝中做廷尉,前年把一批审理囚犯的案卷呈送皇帝审核,内中有一防年杀继母陈氏案,是说防年的老父续娶陈氏为妻,那陈氏凶悍不贤,在一次口角后,居然残忍地杀死防年的老父,防年当然要为父报仇,便杀死了陈氏。依我大汉的吏律,防年杀母当按大逆论罪,须处以极刑。皇帝就叫来太子,看他如何论断。太子看完案卷后说,此案按大逆论罪不当。皇帝便问为何,太子说,虽有言继母如母,但实已表明继母不是生母。而今陈氏凶残,亲手杀死防年的父亲,当她下手杀夫之时,便已断绝夫妻之爱,也就断绝了防年把她比之于母的恩义。恩义一断,防年杀陈氏便只是杀死一个常人而已。故这个案子应以一般杀人罪论处,而不应以大逆论罪。皇帝听后深以为是,我舅舅和众大臣佩服得五体投地。”

李五斜了赵伏羊一眼,脸上堆满了严肃。

“还有一事,谅你们不知。”

众人又把目光转向李五。

“当今新太子之母王皇后与我还是同乡呢!”李五说罢,脸上遂有了自得之色。

“哟,这么说你老也是槐里人?”

“正是。”

“这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一小个子脸上有了鄙夷,“你李五与王皇后同乡又怎么样,不也混迹长安衣食无着吗?”

“这当然不假,可是高祖皇帝当年不也是个亭长吗?樊哙将军不也是个杀狗的吗?”李五生气地回击小个子。

这话在几个汉子之中居然产生了共鸣,一齐对天叹息,眼神中

也有了迷茫。李五趁机压低了声音,又滔滔不绝起来。

“你们可知那王皇后入宫之前已经嫁过人吗?她的前夫姓金名王孙,名字虽响亮,却是平民一个,起码比我们好不到哪里去。他自娶那妇人为妻,宝贝得恨不得吞在口里含着。就在那妇人进宫之前,金王孙还对我说,李五啊李五,你就不知道那娘们有多媚,单是一个笑脸,就能把人的骨头都酥了,更不用说床上的功夫……”

赵伏羊喷着嘴说:“想那王皇后本是二婚,若没那本事,怎能让皇上着了魔哟!”

几个汉子有点猥亵地笑起来。

小个子小心地看看左右,重重一声咳嗽。

“你个李五,别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好不好?还是说说新太子的冠礼吧。”

李五这才意识到嘴上确是少了个把门的,遂对小个子有了点感激。他看看在不远处站立的朱安世,嘻嘻一笑,又一本正经起来。

“各位请听好了,且说新太子冠礼那天,高祖庙内就甭提有多热闹了,那真是钟磬齐鸣,香烟缭绕啊。典礼就由皇帝亲自主持,皇族、国戚、公卿大臣恭列两侧,新太子则先行裸享之礼……”

赵伏羊却小声对小个子说:“瞧他个李五,像真参加了那天的冠礼似的,也不尿泡尿照照自己。”

李五真有点生气了。这个狗日的赵伏羊竟敢公然小瞧自己。

“伏羊,我李五是尿过尿照过自己的,你尿过尿照过自己吗?”

“照过,照过,要不我怎知道我竟是这么一副鸟模样!”赵伏羊话中有话地说。

“你……”李五一时气极,语塞。

站在一旁的朱安世只觉有趣,便笑起来。



众人也笑起来，笑过之后又劝李五继续说下去。

李五知道该怎么借梯下楼，瞪赵伏羊一眼之后，又一本正经继续说将起来：“各位知道什么叫裸享之礼吗？”

“别卖关子，快说快说。”

“这裸享之礼，就是把酒扬洒在地上，新太子则立于阼阶之上，来宾给他加冠三次，这便叫‘三加’。始加缁布冠，表示新太子从此有治人之权；再加皮弁，表示新太子自此有执兵之权；三加爵弁，表示新太子自此有祭祀之权。三加后，新太子向宾客敬酒，尔后回宫去拜母亲王皇后。随后，由宾客给皇太子取字。太子名彻，取其通达透彻；‘心彻为知，知彻为德’之意，皇上当然希望他将来能做一个通达明智的有德之君，故此众宾客为皇太子取‘通’为字……”

听到这里，朱安世抬头看看天，兀自一个苦笑。又一个新皇帝不日就会登基的，只不知他会给天下人带来什么，只盼是个圣明之君，我等也做个太平之人才好。叹息之后，朱世安跳上马，一挥鞭子，催促乌骊疾行。这马最通人性，知道主人急着赶路，便长嘶数声，四蹄蹬开，如追风赶月，在人群中穿跃，虽然惊吓了不知多少黄发垂髻，却不曾撞翻一个货担，只是让人不免吃一惊。有认识他是谁的，便坦然一笑；不认识他的，忌惮他的威风，只好忍气吞声自认晦气；有不识相的，便在背后戟指大骂，这时便有人走到破口大骂的人身边俯耳说上几句，骂人的也便气消了，眼中尽留下了感激。

朱安世却浑无在意，依旧催马前行。猛然间他见一个汉子蹲在街中，脚下放着一根长担，恰好挡住去路。

“闪开了！”朱安世喝了一声，勒马已是不及，遂把缰绳一提，两腿一夹，那马儿长嘶一声，竟似跳龙门般从那汉子头上跃过。朱安世收马回身，面带愠色，他不怪自己长街驰马，却只怪那汉子呆的不是地方。只见那汉子生得甚是健壮，相貌却嫩得很，只怕比自己尚小上一二岁。

“你这人呆得好不是地方！”

“你这人好无礼，大街之上有这么多人，你不怕马儿踩了别人么？”

“仲卿，”一个着荆钗布裙的少女从一边抢上来；“不得对贵人无礼。”之后那少女又忙不迭地向朱安世赔礼。

好一个美貌女子！朱安世蓦然见了这等绝色佳人，恍然如坠落在悠长不尽的梦里，心道：“人人都艳羡薛佩兰国色无双，可怎么能够与她相比。她如云之蝉翼，她含情之双眸，她如编贝般的牙齿，她瑶柱似的鼻子，还有这似水的眼光，还有这露滴牡丹般的嘴唇，若能让人亲她一下，立时死了去也甘心情愿……唉唉，与这美人儿相比，我的薛佩兰实在是老了，老得像欲凋的花朵，老得像一只只会喳喳乱叫的褪毛喜鹊，现在想起她，桃李蹊只让我觉得如粪土一般臭不可闻。”可就是今日，他还把这条街视为人间乐土。

他直率的目光羞红了女人的脸蛋。

“喂，你这人咋这么看人！”那个叫仲卿的小伙子见他不怀好意，便喝斥道。

“小子，你过来。”朱安世笑笑地招呼小伙子。

叫仲卿的小伙子持长担来到马前，傲然不拜。朱安世有心要在美人面前显示手段，便在不经意的微笑中抽剑、出剑，又在不经意的微笑中着剑回鞘——真是好俊的功夫，转眼间只见仲卿手中的长担从中劈断。仲卿一惊之余，见剑光在额头一闪，一络头发立时飘落下来，而朱安世的长剑仍在鞘中，好似他根本未曾出剑似的。仲卿只记得有个冷冰冰的物件在自己额头那么一点。他向来自负颇有一把气力，又跟几个村人练过几手技击之术，很少看人在眼里，但现在却在眨眼之间被人断了长担，被人削落了头发，却还未曾看清人家是怎么出剑、回剑的。

“你好剑法，俺不如你！”叫仲卿的小伙子敬佩地叫道。



“小子,你就叫仲卿么?”朱安世温和地问道。

“不,俺叫卫青,字仲卿。”

“那女子是谁?”

“是俺姐。”

“是你姐?”朱安世从马上俯下身子,小声问;“她叫什么?”

“她叫子夫,是平阳侯府的人。”

朱安世听说“平阳侯府”,不由眼中一亮,拍拍卫青的肩头,笑道:“咱们后会有期。”又回头仔细看卫子夫一眼,才恋恋不舍地扬鞭催马而去。在奔跑的马上他还在想,自己的胆子为什么不能再大一些呢?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做个盗匪,把那美人儿强虏了去。等乌鸦马跑到远处,朱安世才抛下一句话:“每一个长安人都知道我,我叫朱安世。”

卫青目送朱安世走远,才回到姐姐身边,兴奋地说:“姐,你听清楚了吗?那个人说他叫朱安世。”

“他和你说什么了?”卫子夫问他。

“他问你的名字。”卫青说。

卫子夫心中一动,不禁扭头去看那将要消失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怅惘。她不知道还能不能再遇上他。生命中就有那么一些时候,总是让人充满着忧伤和眷恋,可那辽阔的日子会把人丢到哪里去呢?

这时从一边闪出一个寒伧的老头儿,唐突地注视卫青的脸良久,不由惊诧地说道:“小哥儿今日穷困,实不逢时,他日却贵不可言。依我多年相人的经验,你将来怕不官至封侯呢。好相貌,好相貌。”

卫子夫闻言颇有些惊喜,卫青却冷笑着说:“我现在尚为人做牧羊奴,还想什么富贵封侯,好大叔,我只求个饱暖吧!”

“小哥儿,信不信由你。我老头儿并非是只贪图钱财的庸奴,

更不要你的相馈 ,只希望你把我的话记在心中 ,我老头儿当不至看错的。”

“老人家 ,”卫青只是摇头 ,“从我记事起 ,只要不遭他人笞骂 ,已是万幸了。况且我大字未识几个 ,又怎能立功封侯 ?”卫子夫兀自苦笑不已。

那寒伧老头儿却不容置疑地说 :“但看他年罢 ,高祖皇帝乃一无赖 ,舞阳侯也不过屠狗之徒 ,不都有不世伟业么 ?”说完便自去了。

卫子夫说 :“仲卿 ,这人说话也许有些道理。你现在不是去平阳侯府么 ?如果主人能留下你 ,也保不定你有个出头之日呢。”

“平阳公主未见得便肯留下我。”

卫青所说的这平阳公主本称阳信公主 ,是当今太子刘彻的同母胞姐 ,因嫁给平阳侯曹寿为妻 ,故此又称平阳公主。曹寿是曹参丞相的曾孙 ,为人谦和 ,而公主性格浮华 ,因此两人不算和洽。卫青的三姐卫子夫便在平阳侯家做歌女 ,这次特意回来带小弟到府上做事。

再说这卫青 ,与卫子夫本同母不同父 ,他母亲本嫁于卫氏 ,生有一男三女 ,长女叫君孺 ,次女叫少儿 ,三女就是卫子夫 ;丈夫死后 ,卫青的母亲到平阳侯家为佣人 ,平阳侯有个贴身仆人叫郑季的 ,见她有几分姿色 ,便去挑逗她 ,她守寡年余 ,春心久旷 ,干柴烈火一燃便着 ,两人勾搭在一起日日纵欢 ,居然有了身孕 ,不久生下一个男孩儿 ,取名叫郑青。郑季已经有了妻室 ,不能再娶卫青的母亲 ,也不肯照顾这母子 ,卫亲的母亲只得独自抚养儿子六年 ,实在是艰辛之极 ,后来出于万般无奈 ,只好忍痛把青儿送到郑季处。

郑季知道青儿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虽然不想收留也没奈何 ,只是苦了六岁的青儿。从来妇人多妒 ,郑季的妻子也不例外 ,见了青儿就两眼冒火 ,恨不得把他丢进猪圈 ,怎么还肯大度包容 ?何况她



自己也有几个子女,当下便对郑季说,孩子留下也罢,但须去牧羊,郑季只得应允。从此,郑季的妻子只把青儿当做僮仆来使唤,任情呼叱。郑家的几个儿子也不与他称兄道弟,一味地白眼欺负。青儿虽是呆在自己家中却像寄人篱下,日日忍受着无法言说的苦楚。总算老爹郑季还剩存那么一点儿温情,实在看不过去时,便偷着周济他一些饭食,但也不过如此。青儿就在这种环境下日渐长大。去年,他三姐卫子夫入平阳侯府做了歌女,甚得公主宠爱,卫子夫很喜爱这个异父弟弟,便向平阳公主说情,希望能让青儿到府上做事,平阳公主一口应允。郑青也巴不得离开郑家,刚跟三姐离开家门,便与三姐商量改了郑姓为卫姓,单名一个青字。三姐还给他取了表字叫做仲卿,以表明他是卫家第二个儿子。

姐弟俩来到街头雇了一辆牛车直奔平阳侯府。到了府中,洗把脸,卫子夫便带他去见平阳公主。在未见公主之前,三姐仔细叮嘱了他一些礼数,免得让公主瞧出卫青粗俗的根底。

进了大厅,只见一个年轻女子端坐在檀木椅子上,极是雍容。待卫子夫使个眼色后,卫青知道她就是平阳公主了,忙跪下请安。公主让他起来说话,见他竟已长成相貌堂堂的小伙子,心中先有了几分满意。

“你可曾读过书么?”

“书不曾读过,只粗识几个字。”

卫青回公主的话后,便偷眼看公主,只见她也正青春年少,生得虽不如自己姐姐卫子夫美貌,但自有媚人之处,一双眸子春波欲流,甚是夺人。

“子夫,你弟弟也是生在我平阳侯府,怎么说也算半个府上的人。人呢,我留下了,先做我的骑奴,等他念过一些书,再让他做个小吏。卫青终究不是久居人下的。”平阳公主以一个女人的聪敏,直觉地看出新来的这个骑奴会是个有前途的小伙子,心中便产生

了一个让卫子夫和卫青都想不到的念头。

自此,每当公主出行,她身边都少不了卫青。卫青本人生得英俊,又骑上高头大马,再换一身剪裁得体的华服,那真是神气得很。还有,卫青人又乖巧懂事,因此很快赢得了平阳侯夫妻的赏识,不时会有赏赐,这较诸在郑家的时候,真是天上地下无法相比。尽管这样,卫青仍不敢得意忘形。他记住了公主的话,知道在这样的官宦人家如不读书便被人瞧不起,平日无事时,经平阳公主批准同意,就随侯府中的宾客读书习礼问道。他人聪明,又肯下力气去学,很快便能将那什么《左氏春秋》读个粗略。平时随公主外出,身边也带有书卷。公主见他有心向学,也感到高兴,就嘱咐宾客多在他身上下些工夫。

卫青虽也读儒书,但对其中的繁文褥节却不感兴趣,相比之下对黄老之学更喜爱一些,尤其在《道德》五千言和庄子的几大篇文章上颇有会意处,自以为很得冲虚之旨。他每每对人说:“经术政教之道总非自然长生之道,恒道当以无为养神,无事安民,含光藏晖,灭迹匿端才是上策。富贵尊荣,高世之名是过眼云烟。”

除了黄老之书,卫青又喜欢读《孙子》一类兵书战策。平阳公主不免问他:“你何必读这些书?”

卫青躬身答道:“宁作百夫长,莫作一书生。大丈夫当得马上取功名,好勇斗狠非我所长,将军当以韬略取胜。”

他从未认为黄老和孙吴之间有什么矛盾。

他已较诸进府时大大的不同。府中的女孩子很有几个时常向他传送秋波,他开始骚动不安。但在一次出游时,公主对他说:“我不许你与府上的女孩子有染,记住,离她们远一些。”平阳府风气松弛,不禁男女之情,卫青的二姐卫少儿与府吏霍仲孺便很有些暧昧,公主从来不问,但她只过问卫青。她曾颇有些严厉地警告过那些围绕在卫青身边的女孩儿,她还努力作出一家之主的模样,但她



暗地里却觉得自己像个争风吃醋的女人。她有时为自己的想法吃惊,但她渴望靠近这个年轻人。又有一次,公主让卫青搀她下来时,居然乘机捏了卫青的手。卫青只觉得小手儿绵软,公主又靠得近,香泽微闻,心中荡荡难平。但他还不太敢去品尝公主的媚眼里藏的是什么美酒。

“是你,卫青卫仲卿!”

这是第二年的三月,游侠朱安世在平阳侯府中从卫青手中牵过马匹时,惊异极了。

“朱大侠,我已是平阳侯府上的骑奴。”卫青高兴地回答。

“骑奴?好,好,我不过是平阳侯府临时的客人,特来盘桓几天。”

两人执手哈哈一笑。

“那日,你的马跑得好快。”卫青说。

“我急着要去见河内轵县人郭翁伯。”

卫青已经知道郭解是当世数一数二的游侠,他曾一夜之间往返百里追杀一个恶徒,这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有一柄鱼肠剑,那是荆轲刺秦王用的宝器,天下无二。

那日,朱安世自愿替人扛下这条命来,和郭解相约斗剑。两人都不愧是当世用剑的名家,一天一夜没有分出胜负。郭解的剑法是聂政一派,聂政也是轵县人,当年虽刺韩相侠累不成,但名动天下。第二日,两人继续斗剑,郭解只胜他一招。郭解告诉朱安世,自己不是为复仇来的,他已经知道自己侄儿恃武横行,恶名昭著,但家兄把儿子尸首挂在树上,声言郭解一日不复仇,就一日不把儿子入土。郭解被逼不过来到长安,凶手是谁他心中有数,但不愿伤了好人。两人一番恶斗,反成至交,当真是倾盖如故。

朱安世将别后情形一一讲来,卫青听得悠然神往。

“哪一天郭翁伯再来长安,我一定把你引见给他。他短小精悍,不让人放在心上,但一手剑可发羿射九日般神妙。”

朱安世又问他的姐姐是否仍在曹府,卫青眨眨眼诡异地说在。朱安世说:“你我已有兄弟之谊,我应该执礼去拜会你的三姐夫。”他说这话时居然脸不红,心不跳。

卫子夫只怪弟弟莽撞,不该随意带陌生人见自己,无奈只得含羞出来施礼。谁知相见之人竟是长安街头纵马的男子,一时怦然心动。弟弟卫青当然不知,自从她见过朱安世后,就没一日忘记他。

寒暄片刻,朱安世恋恋不舍地告退。要分手时,卫子夫情不自禁甜甜一笑,直让个朱安世灵魂出窍,回味无穷。

自此,朱安世便勾留在平阳侯府中混日子,天天与卫青谈技论剑,讨论兵书战策。卫青不得不承认,这个看上去很有些轻佻的公子哥竟是个极好的老师,书上诸般难解之处,听他一讲便豁然贯通。如《左氏春秋》中的“郑伯克段于鄆”,自己惯常以为郑庄公系一颗爱弟之心不得已而为之,自听他细细一讲,便看出了在这些帝王将相身上隐伏的那诸种奸诈。

看看那一日到了,朱安世便问卫青可愿晚上随自己出去转转,卫青就去向公主告假。公主虽要在晚上去武安侯府,但还是准了卫青。

入夜后,卫青骑马随着朱安世到了一条街,那里红灯高挂,行人如织,青牛白马,七宝香车,燕歌赵舞,觥筹交错,在灯红酒绿中别有一种说不出的热闹。这地方,卫青久闻其名,却从不曾靠近过,府上的宾客有很多人天天来这儿,有邀卫青同来的,他都是回绝了。他还搞不大清朱安世究竟要做什么。

他只知道这儿门庭似乎永远没有冷落的时候。挟弹飞鹰的浪荡公子,暗算公吏的不法少年,仗剑行游的侠客,玩忽职守的禁军,



都陶醉于那雕镂着合欢花图案的房间里,在氤氲的香气中拜倒于美人儿紫罗裙下。这醇酒、妇人,还有歌唱,真是比神仙都要快活的。

来到一间坐满美女和诸多汉子的屋子,一个胡须蓬乱的中年人问朱安世:“三郎,你带外人来了?”

“不碍事,他是我一个知心朋友,我们意气相投。”

那怪客便不再问,其他的人更不会去关注卫青是什么劳什子,每个人只顾着眼前的醇酒和耳边妇人的笑。

卫青什么时候见过这等阵势,不由面红耳赤。朱安世却老到地把身边的一个女孩子拥在怀中百般调笑起来。朱安世的行动鼓舞了卫青,他在一阵拘谨之后,也到一个女孩子身边坐了,而且还端起了酒杯。那个女孩子见他羞涩,便索性狂放地用蛇一般的手臂勾住他的颈,把胸脯贴在他的背上,咬着耳朵说:“你为什么皱着眉?人寄存在这个世上,时间短暂得只像扬起的尘土。努力爱惜这美妙的时光吧,且不要忘了欢乐。等你走出这个门槛去,也许便是远行的客人了。”接下来就是令人心动的绵绵情话和淫秽的词语。

“他第一次来,不要骇着他。”朱安世冲那女孩子喊道。

那个胡须蓬乱的怪客看看沙漏中的细沙,就说:“时辰到了,女人们先出去。”

女人们便依次嘻嘻笑着退出去。那怪客又说:“老规矩,今日仍杀三人,摸赤丸者黄金五十斤,白丸、黑丸黄金都是十斤,有谁第一个愿去?”

朱安世第一个站起来,高声说道:“赤丸是我的,勿须摸了。”他取出长剑,一个箭步跃上去,不等那汉子把丸放入坛中,长剑一点,抽身撤步,那案上的赤丸已在剑刃上。怪客拍掌大笑:“三郎好手段。”

席中另有一人叫道：“朱安世，你想坏了‘探丸借客’的规矩不成？赤丸留下来，先问我的剑答不答应。”

“你想试我的长剑是否锋利么？”

“我的剑也未尝不锋利！”那人也不相让。

两人立在厅中，朱安世仍用剑托住赤丸，胡须蓬乱的怪客不动声色，仍吃自己的酒。卫青感觉到这是一只老狐狸。却见朱安世把赤丸扬在空中，那人挺剑直刺。朱安世微微一笑，随手一挥，玉雪一弯，长剑自那人胸前划过，遂把衣襟挑破。待长剑收回，赤丸又落回剑刃上，剑尖上有那么一点儿血痕。

那人惨然变色。

怪客说：“不须争了，赤丸是三郎的，只一炷香的工夫，我要见人头。”

“离此几里？”

“三里的路程。”

“那只需半炷香的时间，如违了时辰，我把黄金交回主人。”

朱安世取了黄金掷在卫青怀中。卫青的心怦怦难止，这是一群他想也想不来的无法无天的汉子。女人们又鱼贯而进，朱安世随手扯过一个跳舞的赵地女孩，欲把她的罗裙扯开。她轻巧地向后躲，他也不起身，只把长剑一挥。卫青正在发痴，尖叫着的女孩子的衣带已被斩断，衣襟便大开了，露出她莹白的胸脯。朱安世从卫青手中取出一锭黄金掷到女孩子手里，再端起酒杯，把绿色的酒倾在她喘息着的高耸的胸脯上。她的眼睛像猫般地闪烁着，手却贪婪地抓紧那锭黄金。

朱安世对卫青说：“她们爱你，她们也爱黄金。你不须和她们盟什么海枯石烂，但你有黄金时，她们永远不会背叛你。这就是长安的女人。”

那怪客叫道：“这就叫做三郎剑解美人衣。”



香冒着轻烟,朱安世让卫青只管等候,自己却随一个汉子出去了。先前那个女孩子来到卫青的身边,她央求他能留下过夜。卫青的眼睛却只盯着青烟。香快要燃到半炷时,快马驰进大厅,众人只忙相避,朱安世缰绳一提,乌骓马前蹄立了起来,他微笑着从马上掷下一个革囊,衣上却没沾半点灰尘和血迹。有汉子把革囊打开,一颗带血的人头滚出来,须眉蓬开,一如生时。女人们尖叫起来,但也不过是夸张的尖叫,很快就被男人们更粗豪的笑声埋没了。她们已司空见惯了这种场面,她们觉得这很刺激,她们还知道,为了生意纵有上千种理由也不能同官府合作。

那怪客赞叹道:“好个夺命的三郎。”

朱安世却从马上跳下来,又去搂起了那个赵地的女孩。

在回去的路上,朱安世对卫青说:“我随他们到了那条街巷,认准指定的目标,就有马冲出,只须把剑一挥,人头就滚落了,尸体犹自在马上端坐着,跑了很远才摔下来。嗨,真是徒有虚名的酒囊饭袋。”

“杀的是什么人?”

“校尉曹中叔。”朱安世若无其事地说。

“是官吏!”卫青出了一身冷汗。

“探丸借客,杀的便是不法官吏。得赤丸者杀武吏,得黑丸者杀文吏,得白丸者为死去同伙办理丧事。”

“你可知这是以武犯禁。”

“为什么不说是为民除害呢?”朱安世反问卫青。“我这个人心性不定,平平安安的日子是过不来的,也许生性是要喋血街头。有时我想,好男儿只能死在沙场上,只是我不惯受他人拘束。再者说,当我把人杀掉,在他没有头颅的脖腔上放一朵野菊时,会是怎样的一种快意,你体会不到的。”

“那也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依我看你倒不如留在平阳侯府上,

我们长相聚首也是好的。”

朱安世却有几分迷茫地直摇头。

回到平阳侯府，卫青正倚枕假寐，一个小侍女前来找他。

“你回来的好晚！我奉公主之命找你多时了，快快去吧。”

“公主找我有什么事吗？”

小侍女调皮地一笑，摇摇头。卫青也索性继续倚枕假寐不动身。此时他一想到被朱安世砍下的那颗脑袋，还后怕得很。

“那么，你去还是不去？”小侍女着急地白他一眼。

卫青见她娇嗔的样子，只觉好玩，有心想再逗她一逗。因为在这府中，他只是一个最低等的骑奴，别人都瞧他不起，只有这小侍女与他关系最好，互相之间也有些情怀萌动的样子。他终于激动起来，便把小侍女扳在怀中香她的唇。小侍女在他的搂抱中软成一团。缠绵之后，卫青想到公主之召，便不敢再怠慢了，急急地整衣。

小侍女却仍在直直地看着卫青，脸上还挂着怪笑，突如其来地问道：“你可知侯爷不在府中吗？”

卫青奇怪地看着小侍女：“那又怎么样？”

“呆鸟！”小侍女用指头一戳卫青的额头，“用脑袋仔细想一想。”

卫青似是猜测到了一些什么，脸便红了，但没敢深想。他急急地赶到公主房中，就见只有公主一个人，案头倒是摆着两只金爵，里面斟满了芳香诱人的美酒。

“卫青参见公主。”说着，卫青的心便怦怦地跳起来。

“仲卿不要多礼，”平阳公主亲昵地叫着卫青的字，眼里别是一种神情：“叫你来就陪我吃盏酒，偏偏你三姐身体欠安不能过来。”

卫青是何等聪慧的人，他一看到公主的那种眼神，便即刻想到了朱安世领他去过的那间狂癫的房子，想到了那间狂癫的房子里



的那些颓废的人,想到了那个被朱安世用剑挑开衣襟的女孩子,还有那个用手勾住自己的脖颈、嘴里吐出些淫荡情话的妖冶女子,他的胆怯消失了。他把酒仰脸灌下去,又大胆地看着公主。公主笑了,笑得很诱人。

“你不知平阳侯不在府中吗?”

“我知道……”

“你知道我为什么召你来吗?”

“我……”

满脸挂笑的公主便起身把衣服一件一件地脱去了。

卫青在屏住呼吸片刻之后,终于走上前勇敢地把公主抱在了怀里。那是怎样销魂的一刻,牙床上罗帷翠被,公主她肤如凝脂。卫青和公主在激情中完全忘却了除去他们二人之外,还有一个世界存在。

这个春天的夜晚居然热得像有些夏天的样子。

## 第二章 歌舞新承宠

朱安世与公孙敖斗剑，赢得皇上的夜明珠，却没赢得心上人卫子夫；卫子夫在无奈与彷徨中献身于皇上，牙床上的好事却被朱安世看了个明明白白……

卫青与朱安世意气相投，一心要让他接近自己的姐姐，卫子夫又何尝不是芳心可可。

“他这人才华是有的，只是不治产业，终日浪荡下去不是久宜之计。”卫子夫说出自己很现实的担忧。

“不妨事，”卫青劝她，“他有别人不可企求的才学，文武双全，又年少多金，但凡整治，下半辈子是勿须愁的。到哪里去找像他这么有趣的人物。”

“他甘心做一介白丁么？”

“那也不见得。少年心性，又不用为生计担忧，难免放荡不羁。只要这个人不那么疏懒，但凡他把一半心思用在上世俗上，封官任吏是探囊取物般容易的事，我慢慢劝他便了。”

卫青把姐姐的话说与朱安世听。朱安世奉了这金纶玉旨半晌作声不得，他虽然仍就笑着，但对这份爱情却不免怅惘。他阅人多矣，但似乎总吃不透对面这美人儿的心思，他心中有种别样的不安，但又说不出为什么要不安。有几个晚上他都留宿在薛佩兰那里，两个人都是只图今日不虑明天的。“为什么要为明天忧心呢，



日子就像早晨的露水,是说没有就没有的,因此只要今天欢乐也就够了。”薛佩兰这样对他说。

但他仍旧痴心眷恋着卫子夫。

一天,他找到卫青说:“我有一方玉珮,烦你交给子夫,你让她爽爽快快地说什么时候肯做我的妻室吧。”尔后又躲到文场酒阵中,去和那帮酸丁武夫们胡闹。

卫青几次去找他,他都喝得烂醉。

那边,平阳公主也找到卫子夫,她说:“我选你进府中,待你如何你心里知道,平阳侯也舍不得碰你,你知道为什么?凭你的美貌,注定是要进宫的,当今皇帝陛下待女人最是温柔,可惜他的皇后始终不能生育。你天生丽质,我又请长安城最好的歌女教你歌舞,我的皇帝弟弟见了一定会动心,只要你能生个儿子,富贵不可限量。像朱安世这样的男儿确实让女人倾心,但要来做丈夫,就不算明智。他是个游侠,自来过的是漂泊无定的生涯。”

皇宫?卫子夫不敢去想,那很遥远,她只想做朱安世的妻室,她想好了,这是个了不起的决定,也很现实。

卫青随公主出游归来后又去寻朱安世,只见朱安世散发跣足,持杯狂啸而走,另有几个好事之徒则紧随其后,地上杯盘狼藉。

“来,仲卿,陪我痛饮一百杯。”

“这个样子,在别人府上不免失礼。”

朱安世也走到他身边,贴耳说道:“那你放胆偷主人妇又算什么?”

“这是什么话?”卫青知道自己与公主的事情终究是捂不住的,心中自是大大吃了一惊,脸上却强装微笑。

“哼,你偷什么娘们不行,竟敢偷到公主身上,你敢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朱安世似笑非笑地看着卫青。

“你怎么知道的?”这等于是招认了。

“得，你招了才够朋友。”朱安世一声怪笑；说来也巧，有天深夜，我左右是睡不着，就去外面走上一走，谁知走迷了路，竟转到了公主寝室的后窗下。你猜我听到了什么？嘻嘻，只听得公主连叫快活死人。我知道平阳侯不在府中，便想这公主在和谁快活呢？又是何人有此艳福呢？我便玩了个恶作剧，径直潜入房中，这时恰巧从公主的牙床上下来一个精赤条条的汉子，你道是谁？嘻嘻，却原来是我们的仲卿贤弟。你别脸红，我还有话说。你一心贪花又不够谨慎，公主的胆子又太大，弄得一座平阳侯府中不知这件事的只怕没几个了。仲卿贤弟，这恐怕……”

“平阳侯知道么？”卫青心里乱得很。

“我看他也蒙在鼓里，公主才是侯府的主人，他们夫妻向来不谐，他才懒得去过问公主的事，他自有寻欢的去处。好了，你的情人咋说也是皇帝的姐姐呢，其实也毋须分外担心。”

虽说如此，但卫青觉得还是要谨慎些才好。可这由得自己吗？那个可人的烫手芋，若真个去躲开她，还真是有点舍不得。对于卫青来说，对公主他并没存有什么功利，他并不想用她来攫取一些什么东西，他只求那种无法言传的男欢女悦。

“玉珮呢？”朱安世又问。

“子夫收下了。”

“她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说？也没有回赠？”在得到卫青肯定的回答后，他有些笑不出了。

“她不是收下玉珮了吗？我想她是欢喜的，只是有些害羞。”

朱安世也显得心事重重。

卫青说：“今儿个天气晴爽，正是练剑的时候，我要向你请教剑法。”他知道，只要说到“剑”，朱安世就会兴头十足的。



“好，我们比剑。”

两人便向外面走去，好事之徒们紧随其后。迎面正碰上平阳侯夫妇携手而来，听说卫青要与朱安世比剑，大感兴趣。曹寿在阶上说：“仲卿，你好好应敌，差不多有三年，我侯府中没有人能在他剑下走出十招，把我的颜面都丢尽了，你须为我争气。”

虽说朱安世衣衫不整，且发也未挽，但卫青从他遮住脸的发丝中已感觉到凌厉的像柄长剑的眼神。朱安世平时颇为温文，偶尔疏狂，也狂的可爱，可当拔剑在手中时便变得大大的不同。

两人同时拔剑，朱安世的剑却晚出了许多。卫青剑势连绵，一剑使老，另一剑再使出，舞得颇为好看。朱安世却随随便便一抬手就化解了去。若朱安世挥出一剑，卫青就只能是一副狼狈相了。好在朱安世也并不存心让他出丑，自己多采取守势，外行便会看到卫青一柄剑使得矫若神龙，而朱安世却是苦苦挣扎的样子。

“好，两位斗得好剑！”从府外走进一人高声喊道。来人是个十七八岁模样的锦衣公子，一看便是出自钟鸣鼎食之家。若说气度不凡，朱安世多一份草莽气，而这人却龙骧虎步卓然富贵气派。平阳侯夫妇见了这人又惊又喜，正要上前，那人摆摆手丢个眼色，两人便仍就坐下。这公子佩一柄长剑，身后有几十个仆佣，这些仆佣一个个目不斜视，肃然而立，每人手牵一匹良驹。“你们只管比剑，不用管我。”那公子一心看剑。

朱安世纳剑入鞘摇摇头，不想再斗。

“朱兄，我们正看到惊险处，怎么就收手了？胜者可得黄金三十斤，败者亦得十斤。”曹寿着急地说，他怕得罪了那锦衣公子。

“我有夜明珠一颗就赠于胜者。”那欲求观剑的公子说，并将夜明珠取在手中。在阳光下，那夜明珠也看不出什么特异处。

“公子莫非剑道中人么？我倒愿向公子请教，望你不要吝惜赐教。”

“朱兄不得无礼。”曹寿皱着眉说。

那公子倒并不介意。“好，你自恃剑法高明，却看我的剑法又如何？”说罢，取出一剑。朱安世听它出鞘时已然声音有异，及至见了长剑不由得大声叹息。此剑在阳光下一照，青光流走，实是一柄神兵利器。只听那公子说：“我这剑乃百炼之铁，甚为锋利，你小心了。”

他身后有一个雄壮的汉子却抢上来低身私语，似乎在劝他不要比剑。

朱安世想：“他是谁呢？平阳侯对他可讨好得很呢，我切不可伤了他。”

那公子听属下说完，便道：“这样罢，我这属下公孙敖也使得好剑，自愿代我出手，你赢了他，夜明珠归你。”言下之意，他的剑法与公孙敖不相伯仲。

公子把手中长剑递给公孙敖。公孙敖施过礼后，抢先一剑刺出，朱安世用剑一格，一声轻响，自己的长剑已被斩断。他的剑也是上品，竟禁不得一斩。公孙敖说：“你去换剑！”卫青把自己的长剑掷过去，朱安世凝神不发，公孙敖直取肚腹，朱安世则点他左肋，两人又斗在一起，长剑却始终未交。

斗到第十个回合上，朱安世也使个解数，一剑刺在公孙敖手腕上，又脚尖一挑，便把那柄宝剑夺在手中，只见上书金文二字，曰：百辟。那公子道：“此剑号‘百辟’，三年而致百炼，可敌上古干将莫邪一类神器，妖魔鬼怪见它也要远遁。我的人败了，夜明珠归你。”那个下属公孙敖一脸惭愧地向公子谢罪。

“我不要你的夜明珠。”朱安世却盯住锦衣公子说。

“你要什么？”锦衣公子遂多了好奇。

“我要这柄剑！”

“朕多的是珠宝，剑却只有一柄，难以割爱，你不要妄想了。”



“朕”，天下有什么人用这个称号？惟一人而已！这个人难道……朱安世正狐疑着，平阳侯曹寿快步走下来，推他一把：“还不向陛下谢恩。”自己先已拜倒在地。

这年轻公子正是当今皇上刘彻。刘彻在景帝后三年正月十七日举行的冠礼，十天后，他的皇帝老爹驾崩于未央宫。虽然皇帝用“驾崩”来表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但在死神面前，帝王也同样地软弱无力，也是两眼一瞪两腿一伸，吐出最后一口浊气。景帝从三十二岁即皇帝位，到四十八岁驾崩，在位一十六年，灵柩被埋葬在长安东北四十五里的阳陵。

所谓冠礼，一般是二十而冠，天子和诸侯是十二而冠，刘彻则是十六岁行冠礼，正当父亲重病之时。景帝没来得及为儿子找好辅佐的大臣便急着去了。刘彻在丧父的悲痛中，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在未央宫正殿里，进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他在皇位上席地而坐，悲伤中浸着欢乐，在“万岁”声中接受了文武百官的祝贺。这时他才虚岁十六，他还不是很清楚该怎样去挑起这副统治天下的重担。但或许就像父亲希望的那样，这个少年皇帝恍若从梦中明白了权力的一切。他开始考虑国家的至高利益，他想到了如何巩固政权，他想到了随时有进攻可能的匈奴，他经验还不足，但他有旺盛的精力，对狩猎的酷爱，使他从小造就了自己父亲所缺少的一种刚健雄武的性格。就在昨天，他在林苑中就用一柄长矛刺死了凶狠的野猪。

他渴望比父亲做得更好。

他欣赏那个始皇帝。

他从朱安世手中夺过宝剑却把夜明珠塞进朱安世掌中。朱安世无奈受赏。“谢陛下的赏赐。”他勉强跪拜下来。

“都起来吧，咱们都是平阳侯的宾客，随便些吧。”

皇帝兴致很高，拍着朱安世的肩头说：“夜明珠赠我朝第一剑

客,不亦善乎!”

“草民剑术不敢称尊。”

“你毋须谦让,公孙敖也算一个好手,持了宝剑尚不堪一剑,朕承认逊你尚多。对了,与你斗剑的那个人是谁,也使得好剑!”

卫青上前参拜。朱安世替他说:“他姓卫名青,字仲卿,熟读兵书战策,可堪大任。”

“你们两人都有才学,都到宫中去做事吧!”刘彻道。

朱安世和卫青都跪下,卫青说的是“谢陛下龙恩”,朱安世说的却是:“草民是山野中人,只会使一手剑,无甚才学,入宫去只怕让人笑话。”言下之意是不要去了。

刘彻变色:“你宁愿做山野之民,也不愿做个报国之臣?”

平阳公主见事情不对头,急忙上前圆场:“不知陛下怎么来到这里?”

皇帝脸色稍好一些:“朕到霸上祓祭,想到多日未见姐夫和姐姐,因此过来叙谈一回。我另有一件大喜事要告诉姐姐听。”

祓祭即是修禊,也叫春禊,因在三月上旬第一个巳日举行,又叫上巳节。春天是瘟疫的易发季节,所以要到水上盥洗,以祓除疾病。两汉时期,无论官民都要修禊。

“朝政可紧么?”平阳公主问。

皇帝的脸色又现阴沉,他冷冷地说:“我又有什好忙的。太皇太后她老人家玉体可好得很呢,我睡着时,她老人家为我担忧社稷,我醒着时,她老人家替我处理国政,她是朝廷的柱石,我惟一可依赖的人。”

原来景帝不但给儿子留下一个皇太后,更留下一个老而不死的太皇太后。汉朝以“孝”治国,因此太皇太后的发言分量极重,处于一言九鼎的地位。

走在刘彻身边的卫青分明听出了年轻皇帝那压抑的愤怒。窦



太皇太后是文帝之后，景帝之母，她做皇后二十三年，皇太后一十六年，做太皇太后也是一年了，主宰后宫四十年之久。刘彻羽毛未丰，但他不认为双目失明的太皇太后应该滥用本属于皇帝的权力。太皇太后看不到他，但他还是不敢抬头看她，他怕她。

平阳公主吩咐开筵，就问起刘彻要告诉自己什么喜事。

原来刘彻有个叫韩嫣的骑郎，是弓高侯韩颓当的庶孙，皇帝做胶东王时与他是同窗，两人又同喜骑射，因此韩嫣得宠。这个韩嫣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王太后在入宫前曾嫁金王孙并生有一女叫帐钩。这事一般人是不敢说的。刘彻听后甚喜，认为应该把金王孙的女儿帐钩迎入宫中，一叙亲谊，遂乘御辇去长陵迎她。长陵是刘邦的葬地，当地百姓望见御驾浩浩荡荡而来，开始还认为皇帝要祭陵寝，偏偏御驾驰入小市，到了帐钩所居的里门外。帐钩还认为大祸临头了，早慌得带孩子钻到床下不敢出来，还是皇帝本人笑嘻嘻地把她从床下搜出来。帐钩从宫监那里知道面前的人是皇帝，更可奇怪的是皇帝竟然叫自己“大姐”，当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刘彻知道一时说不清楚，径自带她入皇宫去见太后。王太后见了女儿却认不得，及至相认后，两人抱头一场痛哭。刘彻天生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巴不得再添几个兄弟姐妹，便当即封帐钩为修成君，赏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甲第一区。

刘彻说完这些，又对平阳公主说：“太后希望大姐、二姐、三姐都入宫中，大家一同团坐共饮才热闹。”太后生有三女，统为刘彻胞姐，平阳为大，二姐南宫公主，三姐隆虑公主，都已嫁人。

“如何不早告诉我们？”平阳公主问。

刘彻叹口气：“俗言祸福相因，吉凶并至。想是我们那个姐夫是没福气的，姐姐才得了这般富贵，姐夫却遽尔重病，虽是御医调理，仍然亡故了。姐姐正在哀伤中，我们过几日再去打扰她。”

饮至数巡，曹寿向公主丢个眼色，公主去召出十余个年青女子

来劝酒奉觥,都是有几分姿色的。姐姐为弟弟召女劝酒是何寓意呢?她是因为皇后久未有子,心中自有打算,特地选良家女儿蓄养家中。姐姐向弟弟献美女于礼不合,也只是趁刘彻来饮酒,遂叫唤出来,任令刘彻自己选择。这是仿效姑姑馆陶长公主刘嫖向父亲献美女的故事。但那个姑姑似乎更直接得多。刘彻左右四顾,略略评量,见都不过是寻常脂粉,心中又凉了下來,索性只顾饮自己的酒。皇帝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

“去让子夫她们进来。”平阳公主说。

朱安世心中一动,他很快就看穿了这幕丑剧的真实目的。他不由握紧了拳头,那颗夜明珠就在案头,他的心悬了起来。

劝酒的女子退下去了,卫子夫带一班歌女进来侑酒,当筵弹唱。她们已经知道那上面危坐的就是皇帝,因此一个个分外用心。卫子夫还记得公主说过的那番话,她也知道朱安世向皇帝拒绝了进宫当差。一边是情郎,一边是大富贵的憧憬,但两边似乎都不由得她。

自己是平阳公主的一份礼物。

自己会是年轻皇帝的一个猎物么?

皇帝还很年轻,雍容华贵,是个美男子。

可朱安世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她们唱一首叫《静女》的歌,这是东周时产生于邶地的民歌: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荇,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歌分三节,第一节说男子来与女子相会于城角,但活泼调皮的姑娘却与他捉起了迷藏。

第二节说女子赠男子红管草,狡猾的男子由此摸准了女子的心思,明是夸小草,暗赞心爱的女子,心里乐开了花。



第三节则说这草儿看上去美得异乎寻常,是什么缘故呢?只因它是从佳人手上拿来的,或许上面有她的处女的芳香。

这歌儿已让人心醉,更何况是从更加让人心醉的卫子夫的娇喉中宛转而出,曲调实是迷人。刘彻凝眸审视,不能挪开分毫。卫子夫则已觉出皇帝眼光中的渴慕,一种更加强烈的占有欲望。她一颗心怦然而动,更是低眉敛翠,晕脸生红。她似乎已根本不能觉得另一双目光中的哀伤。朱安世却已知道结果会是什么。刘彻也不吃酒,只顾看卫子夫秀色可餐的脸蛋儿,尤妙在那万缕青丝,黑油油地好像能够照出人影,若挽在手中那有多么奇妙。刘彻觉得在那青丝上落一星儿灰尘都是罪过。

卫子夫口中度出靡曼的柔音。

刘彻在那道难辨无情有情的眼波中,魂驰魄荡,目眩神迷。

平阳公主夫妇暗暗欢喜。曹寿把卫子夫从乡村中选上来,爱得要命,却不敢去碰她的衣裳,还不为的是这一天吗?这是钓龙的香饵,普天下并没有太多。平阳公主从旁凑趣,问刘彻:“这个歌女卫氏,色艺如何?”

刘彻问公主:“她是何方人氏,叫做何名?我在宫中未曾听到过这般动听的声音。”

“她籍隶平阳,名叫子夫,是卫青的姐姐,我可想不出皇宫中有她这般人物。”

刘彻不禁失声叫出来:“好一个平阳卫子夫,我平生仅见。”

看到卫子夫,皇帝想到了宫中的皇后陈阿娇,自己的姑表姐。一个女人要让女儿做皇后,一个女人要让儿子做皇帝,所以两个女人谋划了一桩天作之合的婚姻。

馆陶长公主要让自己的女儿做皇后,而那时的太子是栗姬生的刘荣。谁知道栗姬对馆陶长公主不断给皇帝献美女与自己争宠,甚为气恼,便断然回绝了。她只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是太子,却忘

记了长公主是皇帝最宠爱的妹妹。长公主从栗姬那里讨了没趣，便决计要给她点颜色看看，也想起了赤髯下凡的刘彻，和七窍玲珑的王美人。

景帝觉得阿娇比儿子大几岁，似乎有些不妥，一时沉吟未决。长公主就问刘彻：“彻儿，给你一个美人做妻子，你要不要？”

“什么美人呢？”

长公主说了几个美人的名字，刘彻只是摇头，长公主又指着阿娇问：“把阿娇给你做媳妇，你要不要呢？”

“阿娇好，阿娇好，如果阿娇给我做妻子，我要盖一间金屋来藏她。”

刘彻这番福至心灵的回答，让刘嫫和王美人坚决地走在一起。女儿若要做皇后，刘彻须做皇帝，要实现这个梦想，第一步便是要搞垮栗姬母子。偏偏这个栗姬心胸狭窄，生性妒忌，不能容人。一天，景帝在病中问栗姬：“朕百年之后，后宫诸姬所生之子，就托付给你了，你应善为待遇，万万不可忘怀，你可答应么？”那时已有立栗姬为皇后的意思。

谁知道栗姬对后宫诸姬，几乎个个嫉恨，听说让自己去照顾她们的孩子，不由得怒火上升，脸色铁青，默不作声。景帝再问一句仍然不言语。景帝气得转身出宫，隐约听到栗姬在屋内哭骂道：“休想让我去给那些贼子做保姆！”

而刘彻之母王美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在宫中广施恩惠，格外谦和，因此六宫上下无不称赞王美人贤德。景帝开始觉得王美人宽厚仁慈，有母仪之德。

馆陶长公主摸准了景帝的心思便对景帝说：“栗姬心胸狭窄，毒辣暴虐，若是做了皇后，恐怕后宫中又要上演‘人彘’的惨祸。”这正说到景帝最担心的事情上去。他想到吕后虐杀戚夫人一事，孝惠皇帝因承受不了那惨无人道的刺激，精神失常。吕后独揽朝中



大权,诸吕专政,险些儿葬送了汉室江山。中元元年正月,景帝下定决心,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把栗姬打入冷宫;立七岁的胶东王刘彘为太子,王美人为皇后。在激烈的宫闱斗争中,刘彘坐享姑母和母亲联手的胜利成果,成了大汉帝国的继承人。

现在阿娇已藏在金屋中,他却从来没有喜欢过她,但那句有预谋的戏言让他成了皇帝,这也就足够了。

“好热,朕要更衣。”

“子夫,送陛下到尚衣轩去。”平阳公主说。

她看到了刘彻在卫子夫身上的留恋,她知道他更衣的目的。

去么?

难道你能不去么?

卫子夫何尝不知平阳公主的意思,知道这一去清白之躯恐怕难以保存了。又想到朱安世可爱的狂态,便有些为难,遂去看席中,却不见了朱安世,只有那颗夜明珠毫不显眼地置在案头。

卫青也没注意朱安世是何时离去的。

刘彻前面走,美人儿后面随,一颗心儿不知是忧是喜。

刘彻先进了尚衣轩,卫子夫略显犹豫。

“子夫,到朕身边来。”

卫子夫再不它想,上前盈盈拜倒。刘彻抓住她的手不让拜下去,把她提起来拥在怀中。他说:“朕后宫佳丽如云,但没有一个姑娘比得上你。”

“陛下骗我,粗服乱发的野丫头怎么能比得上宫廷中的美人儿。”

“你随朕进宫,朕再不睬宫中妃嫔半眼。”

“人们都说,皇宫一入深似海,陛下现在说欢喜话儿给人家听,可一到宫中便要像敝屣般丢开。”

“为了你，朕可向上天起誓。”

两人相约终生。尚衣轩外也有一人听着，那是朱安世。他咬牙发誓说，只要卫子夫有心抗拒，他就不顾一切地冲进去，拿利剑刺进皇帝的胸膛。但是他终于失望了。他听到了卫子夫和皇帝在轩中哼哼唧唧起来，便决计速速离开。他受不了这种活现眼前的打击。但在离开之前，他还是进了轩中，他要取走一件原本是自己的东西。他像个毫无生息的幽灵，没有一点声响地在地上滑动着。床上，两个精赤的人缠在一起，他看到刘彻那白胖的屁股在蠢动，美人儿发出热烈的呻吟。卫子夫却看到了他，她又惊又羞。朱安世看到自己想取的玉珮被卫子夫握在手中，攥得紧紧的。他忽然间又糊涂了，他搞不懂这些女人到底是什么心思。他没有去取玉珮，又像个幽灵飘出了尚衣轩。卫子夫在兴奋、羞辱、恐惧中流下了眼泪。

她身上那个男人却喘得像一头牛。

而朱安世则带着一柄断剑，骑着那匹踏雪乌骓出了侯府。虽是决意离开，但不知要到哪里去。

“天下便是我的家吧……”

他纵马狂奔，没有听到卫青的呼唤。

皇帝去了半晌不见回来，平阳侯夫妇心中却欢喜若狂。他们似乎已猜测到了尚衣轩正在发生的情景，于是对视一笑，静心安坐着。

皇帝终于从尚衣轩出来了，他脸上有一种狂欢后的厌倦。又过了片时，卫子夫才姗姗前来，那种新承雨露后的娇怯之态，让座中男儿心都软了。只有卫青闷坐着吃酒。

“那个朱安世呢？”刘彻问卫青。

卫青悚然一惊，只好随口说：“想是吃酒闷了，到外面去练剑



了。”

刘彻笑着说：“去把他找来，朕还要同他吃几盏。哼，他竟然不想进宫，难道他要做那些专以犯禁为是的游侠么？”

自有平阳侯府中佣人去寻找朱安世。平阳公主却只顾去看卫子夫，眼中尽是调笑之意。卫子夫含羞俯面，不敢把螭首儿抬起，只是拈着衣带儿发痴。刘彻看了美人儿一番情态，越发觉得不能舍她。

“大姐，这子夫歌儿唱得极好，只可惜我宫中没有这样的歌喉，你是有福气的。”

平阳公主正巴不得他开口要人，就说：“那为什么不让子夫到宫中去服侍在皇上身边？”

“大姐愿割爱，我酬黄金千斤。”平阳公主起身谢过赏赐。

刘彻转身问卫青：“可曾读什么书？”

“臣曾读《老子道德》及兵书战策。”

这番话极是取巧。因为刘邦以来造成的传统，汉以黄老治天下，当今太皇太后也笃信黄老，一部《老子》是皇室家族成员都要读的。当初的几个丞相，如萧何、曹参、陈平、周勃、张苍等人，出身或为刀笔吏，或是武将，或是谋士，有的崇信黄老，有的崇信刑名之学，有的兼及阴阳杂家，但都不信仰儒学。

刘彻对卫青的话不置可否：儒家之学讲究乾乾不息、尊君、隆礼、行仁、重民，也未尝不可学。今朝丞相卫绾原是朕的太傅，也是一个儒士，朕对他的匡导铭记在心。”

卫青已经听明了皇上话中的意思，便点头称是。

这时去寻朱安世的人一个个都已回转禀报，说未曾找到其人。刘彻脸色顿时如凝冰，当他看到案上那颗夜明珠，便察觉到了什么。“我们这个朱先生不愿为天子之臣，只怕已离去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逃得再远，也在朕的土地上；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他再躲着朕 ,也是朕的子民。卫青 ,他是你的朋友吧 ?他如再找上你 ,就把朕的这番话告诉他。”

公主令卫子夫再入室整妆。公主说 :“子夫 ,此去当勉承雨露 ,强饭为佳 ,将来如果能得尊贵 ,请勿忘引路人。”卫子夫跪倒相谢扶持之力。待她整妆完毕 ,席已经撤下去 ,卫青也一同入宫。

平阳公主见失了卫青 ,不免喜心顿释 ,卫青上前拜别时 ,她几乎流下泪来 ,见曹寿在皇帝身边便说 :“愿君勿忘平阳侯府的春风蝴蝶 ,桃花树红 ,勿忘玉楼相思 ,暖香惹梦。”

卫青想不出话说 ,又是一拜 ,上马自去。

一路燕语莺啼 ,入宫时已经日暮 ,刘彻正做着今夜再与美人儿续一番欢情 ,重谐鸾凤的美梦。谁曾想早有一位拈酸吃醋的女人在宫里候着她 ,她就是皇后陈阿娇。



### 第三章 吃醋的皇后给皇上出了个难题

刘彻不怕皇后却怕太皇太后，卫子夫一进宫就被打入冷宫，太皇太后喜欢黄老，刘彻却不喜欢“无为而治”。她老人家没法不让刘彻做皇上，就只能拿老丞相卫绾出气。

正是冤家遇对头，陈阿娇一眼便看到了眉目如画的卫子夫。

“皇帝陛下这次可算是不虚行呢，携着美人儿归来，敢问这位娇滴滴的美人儿是哪人氏？”她见刘彻要代为回答，便又道：“我身为皇后，她下车来见见我，也不为过吧？”

卫子夫急忙下车，向皇后参拜：“平阳卫子夫见过皇后。贱妾是平阳公主府上的家奴。”

“既是阳信那丫头的家奴，”陈阿娇转头问刘彻，“却怎么跑到皇宫中来了？”

刘彻勉强笑着说：“大姐说这孩子懂事听话，又唱得好歌，特叫她入宫充役。”

“噢，充役，原来不是做妃嫔，一个下贱女人也配与陛下同辇么？”

“她不惯骑马的……”

守着卫青、公孙敖一帮人，皇后这样咄咄逼人，实在让他无法下台，他的脸真有点搁不住。但自己能坐上皇位，长公主实是居功

至伟,当今太后也让她们母女三分的。一个掌握天下生杀大权的皇帝,却要看别人脸面,虽说是荒谬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陈阿娇丝毫不假辞色,竖起柳叶眉,转过桃花面,只说道:“好!好!”竟忿忿地去了。只留下她的丈夫,汉王朝的掌舵人立在那里呆呆发愣。

刘彻决想不到陈阿娇竟会来这么一手。他那只掌握着最高权力的手不由自主地搭在了剑柄上,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冲动,他希望自己能毫无顾忌地把长剑刺出去,就像用长矛刺入野猪的头颅,看着新鲜的血液濡湿这片有些显得僵硬的土地。

可他知道自己的时机还没有来临,他还要对那些站在他背后指手画脚的女人去堆起笑脸,哪怕是在心里悬藏着一柄无形的长剑。

刘彻把卫子夫安顿在别宫,又让公孙敖带卫青去安歇。卫青把皇帝的窘迫都一一看在眼里,他开始为自己的姐姐担心。卫子夫在随宫女离开时竟用惊恐的眼神看着他,那是深深的恐惧。如果说皇宫是口深潭,那卫青便是她惟一可依赖的不致溺下去的稻草。在皇宫中每一步都是荆棘,没有人可以说自己能太太平平地活到明天。卫青是这么想的。他更加怀念平阳侯府的日子。“做个小骑奴也很不错,还有公主做你的情人。”他在心里暗自这样想。

刘彻强压着不满去见皇后。

“陛下还记得昔年金屋藏娇的话么?”皇后劈头这么问。

“我怎么会忘呢?”刘彻一副委屈的样子:“阿娇,你不是皇后么?”

“皇后是可以废的。”

“阿娇,我可以对天发誓,我能废掉朝廷所有的官员,也不会伤害了你,我还要让你为朕生个龙种,让他来继我坐这江山,那时你便是太后。等到他的儿子再继承大统坐江山,阿娇,你可是太皇太



后了,长乐宫不永远是你的吗?”

陈阿娇这才破涕为笑。“我只愿陛下万寿无疆,却不愿做个什么太皇太后。陛下那个卫子夫怎么安置?”

“朕把她再送回平阳侯府好不好?”刘彻试探着说。

“为什么送她回去?难为了阳信那个丫头一片忠君之心,给她个脸面,把卫子夫留在宫中吧。只是陛下得要答应我,把她锢置冷宫,不得再和她私下相见。”

刘彻虽然舍不得,但也无计可施,陪着笑说:“但凭你说,朕都依了你,明日就把卫子夫锢置冷宫。”

“我还有一事请求陛下答应,阳信那个丫头最爱搬弄是非,听人说她惯常在宫外毁谤臣妾,我不愿再见到她,请陛下不要再准她踏入皇宫如何?”

“阿娇,阳信的嘴没遮拦,我也有耳闻,不见她也未尝不可。”刘彻嘴上虽然柔和,心中却在冷笑:“只是她入宫来叩见太后她老人家,我若不准,却只怕不妥。”

陈阿娇一想,自己的要求果然有些过分,也便不再强求,眼中就有了些温存的内容。刘彻虽然读得出来,却只是见到她那张使人老大不自在的脸,便全失了兴致,便强自一笑道:“阿娇,丞相今晚与我共商国事,我先去一些时辰,处理完毕再来陪你。”

刘彻抽身便走。丞相卫绾今晚要见他,是真,但他却要先去见一见卫子夫。让美人儿受了委屈,他要去赔罪,况且明日要把她禁锢在冷宫,这也须费些解释的话儿。陈阿娇自然不放心刘彻,便吩咐一个太监偷偷跟上探个明白,再回来禀告。

再说,别宫中卫子夫正孤灯下独坐愁思,偶然低首时,又看到那方玉珮,便叹息着忧伤地想起朱安世。昨日,她还对平阳公主说要给朱安世做妻子,今日却已进了皇宫,偏生入宫第一天便看到了凶险。

正自怨自艾,蓦然见皇帝前来,卫子夫强作笑脸上前见礼。刘彻情不自禁地搀扶起卫子夫,细细端详片刻,便把她抱在怀中,看了一下面孔。一想到明日要把她禁入别宫,实是大大地不忍心。但也别无良策,只得对她说:“子夫,朕本来要你待在我身边,早晚相伴的,只是皇后妒心正炽,朕也要好歹让她一些,明日且先把你锢置冷宫。你休要伤心,朕不过是做些样子给她看,等过些日子,皇后的心松动了,朕自会接你出去。冷宫能禁住别人,能禁得住朕么?你不能出来,朕自会常常去看你。”

卫子夫听到入宫的第二天便要被打进暗黑不见天日的冷宫,当真是五雷轰顶。尽管皇上有宽慰的话,可那又能怎么样呢?真不知这一进去还有没有出来的日子。怨皇后吗?怨命运吗?可这皇宫不是自己要走进的么?刘彻见她忧伤,便又拿话儿宽慰她,初时还有些与她温存的意思,但见佳人不欢,且又恨着陈阿娇,也就没了心情。只是让卫子夫再为他唱那《静女》。

卫子夫明白,皇上让她唱《静女》,不过是叫她欢快些,可此时此刻,她又如何能笑得出呢?只得强颜欢笑吧,遂唱了个悲悲切切,凄凄惨惨,终于落下泪来。

刘彻才答应过陈阿娇不私见卫子夫,因此不敢久留,只说明日再来看她,便匆匆离去。

丞相卫绾、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已等候在偏殿了。丞相卫绾曾是他的老师,刘彻直到现在还习惯地称他作“太傅”。魏其侯窦婴是太皇太后兄长的儿子,他这个爵位可没半分是凭太皇太后的裙带关系得来的。吴楚七国之乱时,窦婴为大将军平叛有功,封为魏其侯,显贵于朝廷,群臣不敢与之同礼。其实太皇太后并不怎么喜欢这个本家子侄,她甚至有点儿恨他。武安侯田蚡虽相貌丑陋,却是王太后同母异父之弟,刘彻继位后,于同年三月封他为武安侯,实在说来,那是王太后的意思。



“朕来得晚了,该罚。”

“罚苦茶一杯。”田蚡一本正经地端上茶来。

这苦茶是什么呢?便是茶。喝茶是三国时才兴起来的,韦曜酒量不过三升,常以饮酒为苦,吴主孙皓密赐茶菴以代酒。但三国时饮茶之人甚少。至东晋时士大夫们尚以饮茶为灾难。陆羽在《茶经》中讲: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可知饮茶之风起于南方无疑。南北朝佛教兴盛,僧人打坐诵经,很容易困乏,因为饮茶能提神醒脑,便把茶传播开来,至唐代,饮茶已在南北方大兴。

古时茶有苦茶、檟、穀、菴、茗等多种名称《周礼·天官·浆人》载:浆人掌供王之六饮,水、浆、醴、凉、医、酏。”六饮中无茶。茶在汉朝非无饮者,但多作药用。田蚡从一商贾那里学着开始饮苦茶,刘彻和王太后在他建议下偶尔也饮。

刘彻就饮了一杯苦茶。

“我们也是前脚才到。”窦婴说。

“不是陛下来迟了,只是我们几个急脾气来得早了,陛下恕罪。”卫绾似是想来点幽默。

四个人便一齐大笑起来。

丞相嘴中是难得说出这种玩笑话的。他是代地人,看上去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头,但驾得好车。为人忠厚老成,循规蹈矩,乃三朝的老臣。文帝时便已得宠,由郎官迁受中郎将。景帝为太子时,曾召文帝身边的侍臣去宴饮,惟有卫绾不买账,因此深得文帝的器重,认为他忠心不贰,临驾崩时对景帝说:“卫绾忠厚,你应好生看待他。”景帝继位后,他做河间王刘德的太傅。在他的引导下,河间王酷爱古书,修礼乐,好儒术,为人行为端正,恭敬节俭,仁爱下人,山东的儒生都乐于跟他交友。吴楚七国之乱时,卫绾因参加平叛立有大功,被升为掌管宫城外禁卫军的中尉,封建陵侯。

刘彻先行止住笑声说:“朕登基一年有余,每思做一番事业,因

此今晚请三位爱卿来 ,伴朕谈谈黄老之学和儒家之说。说来也是惭愧 ,我朝以黄老之学治天下 ,然则高皇帝何以用黄老 ,朕却始终没有想得太透彻 ,还请三位为朕一解困惑。”

卫绾道 :高皇帝得天下时 ,因多年战乱 ,穷困饥荒 ,百姓流离失所 ,人丁生少死多 ,土地没人耕种 ,到处荒草连天。臣曾翻过我朝初年官府的户籍簿 ,那上面登记的户口数竟比先秦一朝减少了十之七八。经过战火 ,死里逃生的人已经不多了 ,更有不少人聚集在山林中不肯出来。据老臣所闻 ,有一次 ,高皇帝去秦时有三万户的曲逆县巡视时 ,才知只剩下五千户了 ,竟是减少了十之八九 ,饶是如此 ,高皇帝仍要称曲逆县‘壮哉’ !何来之壮哉 ?依臣猜想 ,其余地方只怕尚不如曲逆矣 !活下来的人又怎么样呢 ?苦难仍深啊 !高皇帝乘的车竟然凑不足毛色如一的四匹马 ,大臣们更加不用提了 ,萧何丞相便乘牛车。如此窘迫之相 ,何堪一想 ?那时天下虽得太平 ,但如一重病缠身的弱汉 ,急需调理 ,才能恢复元气。”说到这里 ,卫绾竟至唏嘘起来。

魏其侯窦婴便接上说道 :“黄老之学讲究无为而治 ,不扰民 ,故从高祖开始 ,孝惠皇帝、吕后、孝文皇帝、先帝都采取‘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措施 ,尽量少扰民 ,少用兵 ,以使百姓安心耕种。可是如今……”

就在窦婴略有些迟疑的当儿 ,刘彻却微笑着轻轻一弹飘着翠绿茶叶的小瓷碗儿 ,说道 :“黄老之学的好处 ,朕已经看到了。今日我去霸上祓祭 ,听人闲谈 ,说当今皇帝是有福气的 ,只须守着祖先们创下的偌大基业来个萧规曹随 ,便自有享不完的清福。他们还说 ,高皇帝‘无为而治’ ,那是因为秦时暴虐苦民已久 ,当今皇帝‘无为而治’更是应该的 ,只因天下大治了 ,他无需再做什么。太皇太后也数次对联这么说过 ,她老人家的话我还牢牢记着 ,然则丞相却到底另有何高见呢 ?朕倒很想听听。”



“陛下可知臣学儒？”卫绾迎住刘彻的目光。

“朕知。”刘彻又微微一笑。

“先帝想必亦知臣学儒？”

“先帝是知道的。”

“陛下可曾想到吗？”卫绾的声音竟有些高起来：“我朝以黄老之学治天下，先帝亦用黄老之学处理国事，然而何以用我这个老腐儒来侍陛下读书呢？”

魏其侯急忙接过话语说：“丞相过谦了，丞相老是不假，腐却未有。”

“先帝自然大有用意。”一直默不作声的田蚡看看皇上，又看看窦婴和卫绾说：“以臣想来，先帝所以用卫丞相来侍陛下读书，怕是另有苦心。何以见得？老臣以为，只怕先帝已经察觉黄老之学中未尝无弊，但当时制约甚多，使得先帝不能马上改弦更张。因此，微臣的意思是，先帝寄大希望于陛下。”

“舅父是说先帝对黄老之学也并非全都满意么？”

“先帝之意，臣不能尽得，但不满只怕是有的。”

卫绾沉吟着说：“陛下，武安侯的推测确有其理。黄老之学诚有功于社稷，但无为而治确也为我朝造成了诸多大弊，不可不察。”

“丞相说来。”

“臣以为，无为而治的第一个弊端是诸侯王骄横不法。有的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目中再无朝廷，出入拟于天子，不听天子诏。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三年之后，又有淮南王刘长步刘兴居之后尘，举兵谋反。先帝时，吴王刘濞招纳天下亡命之徒，即山取铜铸钱，煮海水为盐，尔后，豁免国中赋税，以收买人心。先帝三年，吴王终于按捺不住，联合楚、济南、胶西、胶东、淄川、赵地六个诸侯王树起反叛之旗。七国之乱，促使先帝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决定抑损诸侯，如改王国丞相为相，废除王国御史大

夫、廷尉、宗正、博士等官，裁减大夫以下官吏，王国官吏任免收归朝廷，但朝廷仍不能有效地控制诸侯王的势力。”

“丞相是说诸侯王仍对朝廷有不臣之心？”

“正是。”

“请丞相继续讲下去。”

“陛下，豪强大族横行乡里，是谓第二个弊端，那些富商大贾，当地豪族，还有不法之游侠，多是凭我朝初年‘无为之治’之际滋生起来的。富商大贾凭借财力称雄乡里，游侠儿则凭借勇力纵横一方，他们富侔王侯，势倾郡县，没有官爵却有王侯不及的威风。他们可以左右当地政令之执行。先帝时，曾对豪强大族进行过抑制，但老臣以为尚远远不够。近日长安城中盛传有一伙游侠以‘探丸借客’的名目专以杀害朝廷官吏为乐，不可不慎。”

卫绾说完这番话已有些气喘，便示意身边的魏其侯替他说完未尽之言。

魏其侯窦婴欣然应允：“陛下，微臣以为，老丞相关于‘无为而治’的种种弊端说得一针见血。上朔前明，秦失其道，中原兵危战乱，匈奴人不断入侵我中原边界。高皇帝二年，匈奴冒顿单于又统兵南下。次年，高皇帝麾兵三十余万，御驾亲征，结果却出战不利，被围困于平城的白登山整整七天。高祖迫于当时的情势，只好采用刘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但寇略如故。至先帝时原可一战，但先帝心地仁慈，时时怕以陷百姓战苦，不愿轻启战端，故此忍让至今。可我朝虽不断忍让，匈奴却咄咄逼人，边地百姓屡屡饱受虏略之苦。由此以臣等看来，今若不倾力一战，恐不能劝其收敛寇掠之心。丞相，我说的是么？”

卫绾连连颌首，深以为然。

“陛下，不制服匈奴，我汉家天下便无一日可得安宁啊！”田蚡慨然说道。



“匈奴！”刘彻大叫着跳起来，抽出长剑刺向身前的柱子：“朕有生之年，当让匈奴不敢再南下牧马半步。”

三位重臣也不禁慷慨激昂。

一个太监轻声轻脚地走进来跪拜于刘彻面前，刘彻认得他是太后身边的张让。

“陛下，太后请你过去。”

刘彻一皱眉头：“不知太后她老人家让朕过去有何劝教？”

“小人不知，太后只是说，陛下如果没有要事，请务必过去一趟。”

刘彻无奈，悻悻地对卫绾等三人说：“太后有召，朕不敢怠慢。你们且退下吧，咱们改天再谈。”

卫绾三人告辞去了。

皇太后面色不悦地等在那儿。

“孩儿见过母后。”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见你么？”

“孩儿不知。”

“阿娇来见过我了，好一通哭闹，真真让人烦死了。怎么，阳信那丫头送给你一个女孩子？不像话！”

“不过是个宫奴。”刘彻陪着小心说。

“你何必在我面前说谎！我真是想不通，宫中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偏偏去阳信那里寻个宫奴，惹得阿娇吵到我这里来。我知道你想要一个孩儿，她又不争气，可你纵然对她不假辞色，总须顾到长公主的面子。你能坐上皇位，她可是出力甚多。”

“总是孩儿自己不小心，却让太后挂心了，孩儿心下甚为不安。”

“不要说你，就是你母后也得对阿娇吹着捧着，谁叫长公主只这一个宝贝女儿！太皇太后可是最宠爱长公主……你回去要好生

安抚阿娇,万不可让她闹到太皇太后那边去。再忍个几年吧,等你娘进了长乐宫,任你在未央宫闹翻天,也没有人敢过问你了。”

“母后说的是。”

“才来的那个女孩你怎生安置?”

“孩儿想把她锢置冷宫中。”

太后点点头:“你想必有些舍不得,但小不忍则乱大谋,谁叫先帝没给你立辅佐大臣呢,总须谨慎才好。天下好女人多的是,阿娇想怎么着,就随她便。你忍一些吧。”

“是……”

“还有,你要勤去长乐宫那儿请安,太皇太后眼是不灵光,可那颗心却记得清楚着呢,不要让她找出话来说。她从来不认为应该由你坐皇位。”

“孩儿铭记。”

“那你回去歇着吧,回去好生安慰阿娇。”

刘彻闷闷地回到中宫。也真亏了他一个刚武的性格,见了陈阿娇居然堆起了笑脸。

“陛下,不去陪伴新来的美人儿,却怎么舍得我这儿来打发工夫。”陈阿娇仍不罢休。

刘彻本就不快,见陈阿娇又说风凉话,心底里的那股怒气就怎么也压不住了。“哼!朕已答应你,明日便将她锢置冷宫再不相见,你如何又跑到太后那里去哭闹?”

“你答应我不私见那个卫子夫,怎么转身又去会她?”

“你敢叫人跟踪朕?”刘彻的声音大起来:“朕要明明白白告诉你,你要识大体,咱们还则罢了,如果再没完没了,传到太皇太后那里去,朕自要和你慢慢计较。”刘彻说罢,拂袖而去。

翌日,刘彻和老丞相晤面时,犹自为昨日之事郁悒难平。

卫绾便问:“陛下莫不是有什么事萦在心中么?”



刘彻就把皇后陈阿娇取闹一事诉说与丞相。卫绾正色答道：“陛下，这事虽让人气恼，但却不是当务之急，万望陛下放开这些蝇头小事。老臣敢问陛下，是要做个守成之君呢，或是有为之君？”

“自然要做有为之君！”

“‘无为治国’怎得出有为之国君？”

“丞相教我！”

“治国之道，最重要的就是尊贤使能，先贤墨子有言‘尚贤者，政之本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又有荀子云：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

“朕将往何处求人？”

“依老臣愚见，此等贤良不可在朝廷中求，须向天下求。陛下可下一道诏书，诏令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和各诸侯国之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那时自可贤良盈朝，何愁无人！”

“好！”刘彻击案高喊，“朕要亲自出题，策问治国之道。现在就叫人拟诏书下去，鼓励天下吏民直接给朕上书。”

他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先前在丞相卫绾心目中，刘彻既是一个皇帝，又是一个有点放荡的不羁少年，但现在他身上的成熟和练达让老丞相吃惊。

“陛下，你可曾听说过陆贾其人么？”

“他写过《新语》十二篇，朕没看过，但久闻其名。”

“当年，陆贾曾多次在高皇帝面前称道《诗》、《书》，直至聒噪得高皇帝厌烦不堪，指着陆贾的鼻子骂道：你老子！我是在马上取天下的，读什么劳什子的《诗》、《书》！”陆贾却反问高皇帝：在马上

打天下,难道也要在马上治天下么?’老臣以为,陛下可以《诗》、《书》轰百官,以礼乐教化民众,使风气俗成。”

“不,不,”刘彻摆着手,“这一步还太早,那会惊动太皇太后。我们只能慢慢来,不要急,那些‘清静无为’的话还要再说几遍。”

“老臣以为,陛下应专设一个管理上书事务的官职才好。”

“这个果然应该。”刘彻沉吟着,随即有了计较,“朕的看法是,就在司马门外设一公车令衙署,负责上书好了。”

两人又详细讨论了诏书下达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太皇太后可能有的反应。等两人拟好那道下达天下贤良方正、策问治国之道的制时,已经是晨光熹微,两人竟是一夜未睡。刘彻看看天色颇有些歉意地说:“丞相年高,如此熬夜,只怕身体有些吃不消,朕现就叫人把丞相送回去好生安歇。”便吩咐内侍去备车送老丞相出宫。然后伸个懒腰,走出殿外,只见东方有一线红光已涌上楼檐飞角,像波浪般吞吐浮动。再过片刻,那轮红日就要升起了,那时天地间的薄雾就要冰释,东方旭日将要把一种天地间至刚至阳的磅礴喷洒出来。

刘彻让内侍取过长剑,剑指东方,一声长啸。他知道,这中气十足的啸声一旦远远传出去,长乐宫的那个老女人是会皱眉的。这不是那种她喜欢的声音,这种声音里隐藏着太多的冲动,而过盛的冲动又意味着什么呢?

天气是这样冷,冬天到了。刘彻把颁布诏书的事一直拖延到十月份。就在他有所行动前,先接到了长乐宫的邀请。刘彻通常在私底下把老太太的召见称为“邀请”,并苦笑着说自己是战战兢兢,受宠若惊,因为老太太的召见是稀有而无尚荣光的,听她老人家的一番教诲,胜似寒窗十年的苦读。

就在他有点恶作剧地遐想老太太的那张老脸上的皱纹是怎样



堆垒而成的时，卫青和公孙敖跪在他面前。

“仲卿，公孙敖向朕推荐你，朕甚欣慰，证明朕没看错了你。这么着吧，你先在建章宫作驯马的小吏，若有长进，朕再另重用你。不懂得就多问公孙敖。”

“小臣能不能见一见阿姐？”

“你先不要见了，皇宫规矩多，不比平阳侯府，你姐姐也是皇宫里的人，若有时机，朕是会让你们姐弟见面的。”

刘彻在这么说时，却觉得自己的话竟有些滑稽。可不是吗？卫子夫她究竟又算什么皇宫中的人？是皇后？是妃嫔？是侍女？她什么都不是！她只是一个呆在冷宫中的平阳侯府的歌女。皇帝自从她进冷宫后，也没再见她，真是有点遗忘了。她还唱歌么，又唱给谁听呢？皇帝的脸上露出一个不为人所察的苦笑。

“仲卿，”刘彻苦笑着转了话题，“阳信公主让朕告诉你，你二姐少儿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霍去病。”

“她嫁人了？”卫青有些惊讶，“还有一个儿子？她丈夫是哪一个？”

“朕哪里知道，你外甥的父亲也许是平阳侯府的一个家奴吧。”

卫青忽然想到了平阳府上的那个小吏霍仲孺，必定是他。又一个平阳侯府的家奴，卫家的人似乎天生要和平阳侯府联系在一起。

卫青要退下时，刘彻忽然问他：“仲卿，你又见到那个朱安世了么？”卫青疑惑地看着皇上。刘彻随意地挥挥手说：“朕不过随便问问。”卫青放心地退下后，又感激得向公孙敖施一大礼。

公孙敖执住他的手说：“不必客气，我们性情相投，是亲如手足的好兄弟，以后还须互相照顾才是。走，咱们再去认识几个新朋友，都是能喝酒、善击剑的好汉子。”

看卫青和公孙敖说笑着离开,刘彻的心情又突然地坏了起来,他是多么不甘心情愿地去那个他不愿去的地方拜见太皇太后。一路上他在想着,此时的太皇太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神情。而此时的太皇太后正静静地坐在帘后沉思。等刘彻来到她跟前的时候,她老人家的眼帘正低垂着。其实刘彻知道,就算她老人家把眼睁开,她也看不清站得如此靠近的刘彻。她看不到,但她不糊涂,只听声音,她就知道这是个什么都想自己拿主意的孩子。自己拿主意,她不反对,她从不认为自己该替一个皇帝决定一切,但她不能让这孩子偏离了自己丈夫执行的路线。刘彻与他的父亲、他的祖父、甚至高帝,都不太一样,她时常听人称赞说年轻的皇帝又赤手杀死了凶猛的野兽,自高祖皇帝之后,刘家已经很久没有出过这么好武的孩子了。

刘彻常常在想:“太皇太后恨我!”这虽有些偏颇,但太皇太后至少是不喜欢他,她喜欢恭顺听话的孩子,譬如说栗姬生的原太子刘荣和自己的小儿子梁王刘武。刘荣有什么不好,为人仁厚,被他父亲废为临江王之后在江陵抚治年余仍留下了颇佳的政声。他从不刻意去做什么,但结果往往不错。被废也就罢了,做父亲的为什么仍要逼死他?书上不是说虎毒不食子么?他要作书向老爹谢过,可酷吏郅都却一心要讨好皇上,竟连纸笔都不肯借给他,还是魏其侯闻悉情形给了他纸笔,想不到这孩子竟是用来写绝命书的。他为什么不派人来找我,我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护佑他。这个可怜的孩子是悬梁自缢的。太皇太后每次见到刘彻都要想到刘荣,那时总禁不住眼泪如珠。那个孩子笑得像阳光,由他做皇帝,天下百姓不会吃苦。

她又想,我叫皇帝杀郅都为荣儿报仇,可他竟不肯,还说什么郅都是忠臣,外言不足轻信!可我知道杀荣儿是他老子的意思,郅



都这个人不过是一只忠心的恶狗,他只知道效忠皇上。我大声为荣儿辩解说临江王便不是忠臣了么?为什么非要置他于死地?皇帝找不到证据给荣儿栽赃,只好把狗腿子郅都置诸死刑。其实我何尝不知荣儿是死在他父皇手里,还有那个口蜜腹剑的王姪!他们合谋杀了荣儿。他不让荣儿做皇帝也就罢了,却要来个斩草除根,真舍得下手呀。

其实,说到皇位,有谁比梁王更合适呢?荣儿死后,皇位应该传给他。太皇太后又由刘荣想到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刘武。他是最孝顺我的,我给他数不清的赏赐,听说他建了一座美奂美轮的园林,叫东苑,方圆三百余里。他每次出猎、出巡,都有千乘万骑相随,刀枪映日,旌旗蔽空,马嘶犬吠,弓响连声。他用着天子才有的法驾,打着天子才有的旌旗,浩浩荡荡,出言“辟”,止人清道;入言“警”,严禁喧哗。那时,他一定像一个皇帝那样威风,可惜我看不到。

皇帝曾经亲口说要把皇位传给梁王,可他口不应心,这也就罢了,怎么梁王说要请求留在京中侍奉我,他也驳回了。他害怕,他的臣子揣测他的心意就四处散布谣言,说梁王意图不轨。他们合着伙逼他,终于把他逼疯了,一连发了六天的热症,也离开了我。从那以后,就再没有人孝顺我了,他们嘴里不得不呼我太皇太后,可在心里却巴望着我这老婆子快点死掉。有人急着要占据这座长乐宫啊。

“所幸,我只是瞎了眼,可我的心明白着呢!”太皇太后愤愤地几乎要喊叫出来。

一颗柔心对临江王刘荣和梁王刘武的爱,很快又变成了对另一个站在她面前的皇帝刘彻的恨。她始终认为坐在皇位的那个人不应该是他。

“太皇太后,这几天贵体还安康么?”刘彻小心翼翼地问。

“还好,只是入冬后,总觉得有点闷。”太皇太后的话有股冷冰冰的味道,“听人说皇帝陛下这几天一心处理朝政,竟致终日不歇,可别伤了身体才好。”

“还好,其实也没忙什么。”

“我朝以清静无为治国,总以不扰民为上,既不扰民,也别太扰自己才算长生之道。有什么事让大臣们去做。”

“太皇太后说的是。”

“现在的丞相还是卫绾么?”

“你哪里会不知?”刘彻心中冷笑,却赶忙回答:“正是代地人卫绾。”

“他有一把年岁了吧?”

“老而弥辣,忠心可嘉。”

“既是老人家,也该歇一下了,回家莳花种草,享天伦之乐才好。我们刘家可不能欠一个老人太多啊!”

刘彻心中叫苦不迭,只好说:“正是!”

“听说陛下要颁布一道诏书,诏令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国相等,推举贤良方正、敢于直言极谏之读书人,到朝廷做官,有这回事么?”

“我与丞相、魏其侯,还有诸位大臣商量过,总是孩儿才疏学浅,常觉治国之际无从措手,故下一道求贤的诏书,让那些有学识的人来辅佐孩儿治理天下。”

“这未尝不可行,只是希望陛下休要忘了我朝治国之本。”

“我无为而民自化。”刘彻小心翼翼地回答。

刘彻说完,抬起一直恭顺低垂的头颅,看着那对无神的眸子,心中一声咒诅,也悚然自惊。我的诏书还没有颁布,她就听到风声



了 ,她的耳线好广 ,我要亲自去查一下 ,把那些嚼舌根子的多杀几个才是。我还是要小心一些。

有分教 ,这一道诏书颁下 ,刘彻真正开始了自己的执政生涯 ,引出了无数风流人物。也似乎要昭示着儒家的春天要来了。

## 第四章 公车载贤进长安

公车载贤进长安的路上 ,董夫子邂逅名剑客 ,却也见识了颗同行的人头 ,狂放不羁的东方朔求仕投田府 ,虽受武安侯的冷遇 ,却招来皇上男宠的另眼。

微言既以绝 ,一变为纵横。  
下以游侠权 ,上以刑名衡。  
六国何蚩蚩 ,汉兴亦攘攘。  
不有董夫子 ,大道何由明 ?  
孝武尊六经 ,其功冠百王。

这是清人顾炎武的一首《述古》诗 ,意思也清楚得很 ,是说自圣人孔夫子不无遗憾地带着他那一套绝顶美妙而规范的微言大义离去后 ,这个世界变得更加让人沮丧 ,真理不存在了 ,只剩下纵横家、道家、法家、游侠等等乱舞乱跳。战国为何乱 ?那是诸位大君未曾把夫子大一统之道行之于世也。汉朝就在扰攘纷乱中建立了 ,但它最初没有行夫子之道 ,不能说它已经找到光明 ,虽然也做得不错 ,但圣人之论会使它更好。直到孝武皇帝确立《六经》之学 ,这个世界才算是安稳了。孝武皇帝诚然也做了许多 ,但他因为确立六经的一统地位 ,所以他是历代帝王中最好的一个。

顾炎武先生这首诗与其叫做《述古》 ,莫如叫《颂儒》来的确切。他把儒学看做拯救此世的法宝 ,无怪乎是那样诚惶诚恐地拜倒在



刘彻的脚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刘彻所给予儒家的,是孔夫子做梦也不曾想到的吧。虽然刘彻本人实在并不怎么尊儒。

汉初承秦制,以冬十月为岁首。年轻的皇帝在太皇太后那没有光泽的瞳仁里窥视到了自己的野心,在执政的第二年,刘彻迫不及待地颁布自己登基后的第一篇“制”,策问治国之道(皇帝颁布的文告称“制”,下达的命令称“诏”)。这一年,董夫子恰好四十岁,孔夫子有言不惑之年也。董夫子,名仲舒,广川人,善治《公羊春秋》,景帝年间被立为治《春秋》的博士。

“季明兄!”

“哟,原来是长生兄,多日未见。”

两个相熟的人寒暄上了。被称做季明兄的,姓方,单名一个颐字。

“季明兄何处去?”

“我要去董夫子处听学。”

“原来季明兄在董夫子处治学,真是让人羡慕。”这个长生兄脸上便多出一抹苦笑,“季明兄好福气,我只能在夫子高徒步舒先生那里受业。”

方季明便安慰他:“步舒先生是夫子第一高徒,得夫子真传,长生兄勿须难过。”

“咦,你手里拿的什么书?”

方季明兴致勃勃地说道:“这不是什么书,乃是当今天子下的一道制,策问治国之道,听说是当今天子亲自出题。还下了一诏,诏令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和诸侯国之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还在司马门外设一公车令的衙署,接受天下的贤良上书。我正要把这制带给夫子,看他是否有心作答。不瞒你说,夫子是有心出仕的。”

“当今天子重黄老，夫子却治《春秋》，只怕道不同不相为谋。”

“不然！”方季明摊开书卷，指着其中几句说：“长生兄请看；五百年之间，那些虔奉礼乐的君王和当权掌政之士，一心要效法五帝三王大道治理此世者甚众，然而依旧不能得返大道于本真，反而日益微茫。难道是因为其所做偏离了大道之要旨的缘故？如今虽然是百家争鸣各有微旨，但能言五帝三王大道不是我儒家又是哪个？若论当世大儒，也只有夫子才算得执牛耳者。你看天子之制上又道；三代圣王之受天命，其符兆安在哉？灾异之变化，由何缘而生起？而夫子又开闭阴阳专爱讲灾异之事，这篇制便像是专为夫子写的，夫子要出山了。”

“未必呢，”长生笑着摇摇头道：“长乐宫那一位只怕不喜欢的居多。”

“长乐宫是怎么回事？”方季明显然不知道长乐宫所指为何。

“季明兄难道真是不知道吗？长乐宫的那位太皇太后却是专笃信黄老，向来把其它学派视作谬种邪说。”他顿一顿又道：“兄可记得先朝的那个辕固生么？辕固生曾是先朝治《诗》的宏儒，却为太皇太后所恶，竟然让辕固生以七十之残躯去兽圈斗野猪。还幸得先帝念他忠心，偷赐他一柄短剑，又当真上天护佑，他老人家用一柄短剑竟然就杀死了青面獠牙的巨兽，真乃劫后重生，得脱大难啊！”

他只说太皇太后凶残，却不知那日她是备足礼数请辕固生去讲《道德》五千言的。谁知那辕固生已经老得成了一块顽石，一时书呆子气发作，守着太皇太后就说君子不谈邪说，那只是一些僮仆奴婢的话罢了。孔夫子尚问道于老聃，到了他的徒子徒孙这儿已自觉地维护为正统。老太太听他出言不逊，才让他去杀野猪的。

方季明双掌一拍，面露喜色：“着啊，若非这辕固生一心治先王之道，又怎能得上天垂怜？白发苍苍，步履踉跄的老头子杀死了野



猪,正是上天的符兆。”

这一番话说得长生一时无法辩驳。

方季明更来了兴致：“长生兄可听过夫子遇狐的异事么？”

长生摇头表示未曾听过。

“上个月,夫子独自在水边吟哦玩味《春秋》大义,正是入神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五旬的客人姗姗而至。这人高冠峨带,意气潇洒,修饰整洁,声音清越,夫子未曾在广川见过这么好气度的人。这人与夫子一同讨论五经之微言宏旨,同夫子所思甚合。夫子与他素昧平生,问之姓字又是未尝听过,便对这位饱学之士颇起怀疑之心。长生兄,你以为这人是谁？”

“想是一位不出世的奇人。”

“夫子深得灾异之旨,又能开阴闭阳,有役使自然之神功,便怀疑它不是我类,就说：穴居地下要防雨也,巢居树上知防风也,君若非洞中的鼠怪,必是林中老而成精的狐狸。那人闻言色变形坏,化成一只老狐逃入林中去了。长生兄请看,就是林中卑贱的精灵也要到董夫子那里学圣人之言,这不是说夫子要登鸿途么？”

长生连连点头。

两人到了夫子讲堂,只见从东边过来一个人,年岁甚轻,不过双十,既无丰神也不俊朗,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情,一对眼珠子却滴溜溜地转,单看他不戴冠,可知他是庶人,又加一顶绿帻巾。看官不知,帻巾乃是卑贱执事不戴冠的才用,一般是黑色,最低贱的才是绿色。但这个人脸上的神情却是戴天子通天冠才有的。他看了几眼垂帷讲堂,就问：“兀那小子,我来问你,这是董夫子讲学之处么？”

方季明见他无礼,便冷眼看他,说道：“董夫子讲学处是不假,只是吾师交的都是知书达礼的人,如先生这等模样,只怕不敢交。”

那人又道：“不长眼的势利家伙,你莫见我戴一顶绿帻巾,便瞧

我不起，我是来送你们夫子一大功业的，快快让他出来迎我。就说平原厌次人东方朔有天大发现，原来那《春秋》竟不是圣人所作，他只怕尚还蒙在鼓中呢。”

方季明大吃一惊，急忙进去对夫子讲。转眼之间，便有一群人从讲堂中走出来，当先一人头戴两梁进贤冠，身着皂色褒衣大裤，足穿麻布乌履，脸庞白皙，三绺长髯胸前飘洒。一双略显细长的眼睛，目光温和中见有神，好一派儒者风度。那个叫东方朔的见前面的人戴进贤冠，上前便是一揖：“这位想必是董夫子了，久仰。”但脸上却无久仰的神态。

“请教先生何方人士？”

“不敢，在下平原厌次人士东方朔，表字曼倩，少好读书，自谓可以以天下苍生为念。现虽与鱼鳖为伍，正所谓如龙之未升，及我有一日升上九霄，鳞不可睹。”

这个人大言不惭，让在场弟子一时大哗，实在是忍俊不禁，正襟危立的董仲舒也不禁莞尔，此人好大的口气。

“先生见董某有何见教？”

“见教是有的，”众人进屋，东方朔鞋子也不除，径自上席坐在董仲舒对面：“夫子不问在下《春秋》之事么？”

董仲舒一笑：“只要《春秋》符合先王之道便可，至于是否圣人之笔也不必强求。”

“东方先生是不是先除了鞋子？”一个弟子忍不住说道。

东方朔两手满不在乎地随意一摆：“不敢，非是在下有心不敬，实在是我的脚臭得很，若是鞋子一除，只怕室无余人，哪里再能够和董夫子坐而论道。还是不除的好。”说着他眼珠四周一转，脸上是一副活见鬼的神情：“各位正襟端坐，平时读书论道也这般模样么？”

众人说是。



东方朔大摇其头，嘴里发出几声惊叫，说道：“我东方曼倩是说什么也做不来的，兄弟读书的本事惟靠三上中来。”

“何谓三上？”

董仲舒也不禁好奇。

“一为车上，长途远行，若无良朋在身旁，好不闷人，惟靠读书打发时日；二为厕上，兄弟出恭喜欢持久战，非有一卷书不可熬过；三为枕上，兄弟生平最恨危坐观书，只喜在枕上斜倚，漫不盈心地看。兄弟生平才学惟从三上中来，各位道友也可一试。”

董仲舒最是讲究礼仪，但对这厚脸皮的东方朔却有些无可奈何，其实他也并不十分讨厌这种洒脱的性格。

“我近日在广川游玩，适才听得当今天子一篇策问治国之道的制，故此前来寻夫子，我愿为夫子诵来。”不等董仲舒应答，东方朔先已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朗诵起来：

朕承获先帝极尊之位和至美之德，欲传之久远无穷之世，施之遥远极边之地，任大守重，是以朕夙夜无暇安乐也。朕处理繁杂的朝政总是不免犹疑，反复掂量，犹恐有误。为此，朕广延四方豪杰俊彦，并诏令各郡守和诸侯国相等，公正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朕欲向他们讨教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如今子大夫们才智出众，朕甚嘉之，子大夫们应精心致思，朕将垂听而致问焉。

据说五帝三王治理天下之大道，是改制作乐而使天下人洽和。有虞氏之世，其乐莫盛于《韶》，有周一代乐莫盛于《勺》，及至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雅音虽然没有尽衰，可是王道却已沦丧。五百年之间，那些虔奉礼乐的君王和当权掌政之士，一心要效法五帝三王大道治理此世者甚众，然而依旧不能得返大道于本真，反而日益迷茫。难道是因为其所作所为偏离了大道之要旨的缘故么？亦

或是上天不怜此世，使先王之道不得复兴，须完全衰败之后再至滋息么？呜呼！那些想效法上古圣王之道者，不知道如此做还有用没有？三代圣王受天命的兴起，其符瑞安在哉？灾异之变化，由何缘而生起？人之岁有寿夭，天之性有好坏，究竟是何道理？朕如何做才能使膏露普降，百谷丰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普照，四季平安，受天意之福佑，享鬼神之音响，德泽洋溢，施及化外，延及天下苍生？

真难为了东方朔，这么一大篇文章他一口气背诵而出，无一字有停顿，当真熟极如流。

“东方先生是想与董某一论这篇天子之制么？”董仲舒问他。

“非也！鄙人无意同夫子论道，只是我见汉廷广求文士，也想乘时干禄，光耀我东方氏之门楣，乃思西入长安。”

“那先生找上我董某又是何道理？”董仲舒仍然想不出他要找自己做什么。

“在下闻我朝制度，由卫尉管领公车，置有令史，凡征求四方的名士，可用公车往来，不需私费。不怕夫子笑话，东方曼倩这次是想借夫子的光，坐个不须费钱的公车，同入长安。钱呢，我是没有的。”

董仲舒很奇怪地问他：“你也看到了，我处又何来公车？”

“我东方曼倩才学是有的，只是身在广川，又算不得一个名士，可惜平时没沾一些贤名。总之，公车是不会找上我的。夫子是先帝册封的博士，治《春秋》卓然可观，你若算不得是一个名士，当世更无一人可算得是名士。郡守载夫子入长安的车，不出数日，必到。”

董仲舒也不得不承认这番话大有道理。

“先生知我一定西入长安？”



“夫子不去么？”东方朔笑着反问。

董仲舒这才回头去想那篇制，他没有东方朔过耳不忘的天赋，但有几句记得甚是清楚，夏商周三代圣王其符瑞安在哉？灾异之变化，由何缘而生起？他觉得这简直是天子专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这几年来，他苦心思考的除了仁、义、礼、智、信外，不就是这两个问题么？可是他仍然犹豫着，当年先帝也曾对他大加赞赏，可除了策封一个博士，就再无下文。他闷闷不乐地走出讲堂，正巧有一个仆佣持一面青铜镜走过，他要过来，捻须揽镜，头上不知何时已有了几根白发，他暗想：“我该悲这白发么？”

这时东方朔走到他身边，说道：“夫子忘了圣人的话么？时不我予，吾将仕矣！”

“对，”董仲舒豁然想通了：“吾将仕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及天下。”

五日之后，郡守果然遣公车送董仲舒上京，随行的有董门的两个得意弟子，其中一个就是那方季明，自然也少不了冲公车而来的东方朔。这个方季明虽一心向儒，但所学甚杂，天文地理，医卜星相都爱学一点，通得多精得少，很合东方朔的胃口。东方朔也明告他：“你是成不了一个醇儒的，不如改换门庭，投在我门下，我一生将只收你这个弟子，像我这样有学识的人，不会没有富贵的。”东方先生说这番话时是躺在车上的，其他人都正襟危坐。

“君子不谈利。”方季明说。

“哼！”东方朔一副不敢苟同的样子：“君子不言利么？为什么君子便言不得利？孔夫子不是说过仁、义、利、智、信么？”

“是‘礼’，而非‘利’，我的东方先生。”

方季明笑着纠正东方朔的话。

“什么是‘礼’非‘利’，等你穷到我现在这样子，虽不言‘利’，又

能奈何？”

东方朔竟然篡改圣人之言，这让董仲舒很不高兴，尤其是他躺在车里，占去了两个人的位置不说，还哼着一些平原小调俚曲，让你不得安宁。董仲舒苦心思对天子那篇治国之制，但有这位东方先生的喋喋不休，思路随时都被打断，他隐忍着不去发作，为了这点小事生气显然不太符合孔夫子规范的礼数。

看看还有三两日的路程便可到达长安时，这天忽然下起雪来，纷纷扬扬，如鹅毛般大，车外恍然如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东方朔心情甚好，正要再给董夫子唱几句平原小调时，只听车外有一个人纵声高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声音苍凉激越，可响遏行云。

董仲舒掀开车帘去看，只见前边雪地里迤逦行着两个人，身上都落满了雪，宛若两个会活动的雪人。董仲舒让把车靠近那两人，只见都是四十左右岁数，一个担着长担，像落魄的儒生；另一个戴斗笠着蓑衣，像一个渔翁，身材五短，两只眼睛炯然有光，歌是他唱的。董仲舒问清两人都是入长安的，都邀上车来。

互通了姓名，才知道扛扁担的是吴人朱买臣，表字翁子。那个是朱买臣路上才结识的，是河内轵县人郭解郭翁伯，这人不喜欢说话，说完姓字便不再开口，手中提一革囊，像一颗人头那般大。

朱买臣说自己性好读书，不治产业，蹉跎到四十多岁，仍旧食贫居贱，困顿无聊，只好带妻子一同入山中刈薪砍柴，挑往市中去卖，易钱为生。朱买臣喜欢读书，肩上挑柴时，手中常持一卷书，嘴里咿呀不停，就是在集市上也是行歌如故。

董仲舒听了这番话，不免感叹：“先生此志可嘉呀！”

朱买臣却是一个苦笑：“我那婆娘却说我一个卖柴的人热衷读书，是不务正业。又因我家况越弄越糟，单靠一两担薪柴，无法度日，有了早餐，没了晚餐，她苦不过便向我求去。”



“此是妇人常态，实不足怪，朱兄却是怎么说的？”东方朔颇有兴致地问。

“我说：我年五十之前当有富贵，今已四十余岁了，不久便可发迹，你随着我吃苦也有二十多年，难道这么几年的光阴，你就不能等了？我要给你大富贵！”

“妙啊！这番话回答得深得吾心，你那妻子却又如何说？”

“她说随我苦楚已尝遍了，一心要让我晓得读书无益，我自然不听她胡言。她苦口求去，我没奈何，只得应允与她离婚，便写了休书，让她自去。如今我听得天子诏令举贤，吏民皆可上书诣阙，我有一个同乡庄助在朝为官，我希望能得到他的引荐。如果不成，我便仍扛长担去担我的柴卖，行歌如故。”

东方朔和董仲舒安慰他放宽心。朱买臣善治《春秋》和《楚辞》，他和董仲舒谈的是《春秋》，和东方朔却可论《楚辞》。

他们说得热闹，却只见那叫郭解的汉子从怀中取出一只带盖顶的碗，金光夺目，富有王气，竟是黄金打就的。这金碗方唇直口，浅腹平底，碗腹上部有两个圆环钮，底附三足，足作倒置的凤首状。口沿下有一周蟠螭纹。碗盖隆顶，顶面饰蟠螭纹、稭纹和勾连云雷纹，盖顶中心为圆形提手，提手上饰一周涡云纹，盖口外缘有三个小卡鼻，刚好卡住碗口外沿，使盖难以滑落。想不到这看上去好生寒伧的乡下老儿竟有这样的宝贝。只听他自语道：“看上去也不是一些蠢材，可讲的话却其蠢无比，我还是吃酒求醉，来个不闻不问。”他抓过东方朔带上去的那一坛酒，倒上一碗，他又从怀中取出一只镂空的金漏匕，好整以暇地清除酒内微呈绿色的漕沫。经过一番细心的滤沥，这才放心饮开来。众人一时不明他深浅，倒是不敢多问。

方季明忍不住问他：“这可是金碗？”

“不是金碗，是金盏，”郭解又吃一口酒，若无其事地说着：“这

是淮南王最爱的酒具，我借来用用。”

就是最蠢的人也能听出这金酒盏来历可疑。郭解拿酒盏倾满酒请董仲舒饮，董仲舒谢却了。朱买臣和两个董门弟子也示意不饮。东方朔嘻嘻一笑，劈手夺过：“待俺也用淮南王的金盏吃碗酒，看是什么滋味！”一饮而尽。

郭解道声“好”，把带的革囊托起，解开系扣，赫然露出一颗滴血的人头，死去时间不长。众人大吃一惊，不由都向车厢后边靠，郭解对东方朔说：“我生平有三恨，第一恨便是儒家的先王礼法，什么人之性有男欢女爱之情，所以要有迎娶聘定之礼；人伦有长幼上下之序，所以要有乡饮之礼；人情有哀愁悲苦之绪，所以有丧葬之礼。还说什么，可以借人粮食赊以酒钱，却不可一日无礼，真是一派胡言。我在路上投宿一个叫朱纲的大儒家中，此人最善治《礼》，无时不宣圣人之言，有门徒数百。可就是这个朱纲却又勾引人家妻室，又有谋害人家丈夫的意思。翌日，我向他告别时，顺便带走了他的脑袋。哼！腐儒可恨！”

众人一时作声不得。

“非也，非也！”东方朔爬到郭解面前，对那人头恍若未见。“这位仁兄，儒者固有点迂，却并非全是腐儒，广川董兄便有济世救国之心，我是很佩服的。圣人讲礼数，但自有大智识在，又有洒脱的性格，所以跳得出，他的徒子徒孙不解为国为民的苦心，只是寻章摘句做那枯燥的学问，一颗心也做得迂了。岂不闻先贤日有三省么？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最后才是传授之学可否有温习。先贤三省未曾盯在礼上不放。另有邹人孟轲有言道：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此言非有为国为民的大胸怀不可道来。”

郭解击车壁长叹：“好一句‘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人之天下也。说得好，来，东方先生，咱



们再痛饮几盏。”

两人号呼饮酒，意兴甚豪，全不把董仲舒等人放在心上。董仲舒眼观鼻，鼻观心，静坐独思，毫不理会。看看行到日暮，郭解忽然说到：“我去了！”也不作别，飞身下车，自踏着皑皑白雪远去，又唱那支荆轲刺秦王前在易水作的歌儿，慷慨激昂，就是董仲舒也不禁喟然长叹。但他却把一颗人头留在了车中。

“快快扔将出去！”朱买臣道。

方季明却道：“夫子，这姓郭的恶徒枉杀无辜，实是可恨，我们葬了这人头吧！”

董仲舒摇摇头：“游侠之类，虽以武犯禁，倒也不是一些大奸大恶之徒，若他说的不假，这被杀之人原是我儒门之败类。葬他作甚，扔将出去罢了。”

东方朔大笑着“啪”地拍一声巴掌：“好，夫子，你能这般想，我东方朔是大大的佩服。”

说着，这一日已到了长安，由东边的霸城门入。董仲舒平静地抬头望去，只见不远处有一片辉煌巍峨的宫殿群，飞檐山脊，画栋雕梁。四面各设有一个司马门，东面两司马门外各有一阙，称做东阙和西阙。董仲舒告诉第一次进长安的东方朔这就是长乐宫，原本为秦朝的兴乐宫，项羽焚秦宫后破败不堪，萧何丞相重新修缮，现今是太皇太后的寝宫。汉高祖十年，须眉不让男儿的吕雉皇后就是在这座宫殿中处死了淮阴侯大将军韩信，萧何丞相就躲在某个大柱之后，看着这个由他一手提携起来的一代名将在月光下被剁成肉泥，淮阴侯有没有罪，萧何丞相比谁都清楚。韩信为了自己的性命交出了钟离昧的脑袋，萧何为了自己的富贵不得不交出了韩信的脑袋。那一夜，每个长安人都能听到淮阴侯凄厉的呼叫。

朱买臣自要去投奔同乡庄助，先行告谢离去。东方朔和董仲舒则去投旅店，在店中又遇上了菑川人公孙弘，会稽人严助，也是

被各郡举荐到京中的贤良 ,虽然此前并不相识 ,但都是学儒 ,因此很快相熟了。

公孙弘是个六十岁的老儒生 ,浑身透着一股寒酸气 ,一张圆圆的胖脸 ,无事也有三分笑。东方朔对他所学的《春秋》不感兴趣 ,也耻笑他的杂家之说 ,但对老先生曾在海边放猪为生却颇感兴趣 ,不免多问了几句 ,公孙弘也不以为丑 ,慢条斯理答来。

东方朔对自己的才学大大炫耀一番。

公孙弘眼珠一转 ,问东方朔道 :“东方兄可曾听说过武安侯田蚡么 ?”

“听说过 ,他是皇太后的异父弟。”

“这位武安侯最敬有才学的人 ,府上宾客数千 ,锦衣玉食 ,优礼相加 ,东方兄既有这一肚子的锦绣文章 ,何不投谒一试 ?”

“说的也是。”

东方朔向店主借来竹简笔墨 ,略一思索 ,挥笔立就 ,遂拿给董仲舒三人看。三人面面相觑 ,惊讶之极。公孙弘怪声怪气地问他 :“东方兄打算用这个去武安侯府么 ?”

“有何不可 ?”

“可敬 !”

东方朔纳书入袖 ,又吃一盞酒 ,问明武安侯府便率兴前去。到了武安侯府 ,东方朔把书呈上门吏 ,门吏知道武安侯最礼敬贤士 ,不敢迟误 ,立即携书去呈给田蚡。田蚡正与皇帝身边的第一宠幸韩嫣共话 ,见了门吏呈上的请陈 ,不由大怒。只见书上云 :

平原厌次人东方朔 ,谨拜言武安侯足下。鄙人少失父母 ,长养兄嫂。年十二学书 ,三冬文史足用 ;十五学击剑 ,十六诗书 ,诵二十二万言 ;十九学孙吴兵法 ,战阵之具 ,钲鼓之教 ,亦诵二十二万言。凡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 ,又尝服子路之言。朔年二十二 ,长九尺三寸 ,目若悬



珠 齿若编贝 ,勇若孟贲 ,捷若庆忌 ,廉若鲍叔 ,信若尾生 ,  
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闻武安侯好宾客 ,好圣人之言 ,  
朔不揣冒昧 ,渎冒尊威 ,惶恐无已。

朔再拜。

书中虽有“惶恐无已” ,田蚡却没读出半分“惶恐无已”的味道。  
他怒问门吏 :“来的是何等一个狂生 ?”

“他戴一顶绿帻巾。”门吏答道。

田蚡更加生气 :“僮奴仆役之辈也敢大言 !”

“我去把他赶走 ?”门吏试探着问。

“且慢 !”田蚡不怒反笑 :“我府中宾客数千 ,无才混饭者亦不下  
几百 ,就把他留下吧 ,闲来无事与这等狂生戏耍一番 ,想必有趣。  
让籍福领他安排。”

一会儿 ,门吏又来禀报说才来的东方朔讨酒喝 ,田蚡道 :“给他  
酒便了 !”

门吏去不一时 ,又回转来说那东方朔嫌食中无鱼 ,韩嫣听了不  
由哈哈大笑 ,田蚡无奈道 :“鱼也给他 !”

韩嫣道 :“只怕这位平原人还有话说。”

果然 ,大约有一顿饭的时间 ,那个门吏又进来了 ,田蚡问他 :  
“又是为那个平原人东方朔来的 ?”

“是 !”

“他又求什么 ,你斟酌着给他便是 !”

“他请求离去 !”

“什么 ?”田蚡怔住了 ,“难道我待他还算薄么 ?他说什么 ?”

“道不同不相为谋 ,平原人这样说。”

田蚡击案而起 ,喝道 :“好一个狂生 ,来混白食吃也还罢了 ,怎  
么竟敢目中无人 ,去给我赏他一顿棍。”

韩嫣取过东方朔的上书自陈 ,哈哈笑着站起来 :“有趣 ,有趣 ,

这个人狂得有趣。武安侯何必与这等狂生斗气,我替你去看一看这位‘天子大臣’。这自陈之书,我还要带去给陛下一看呢。”

韩嫣是上大夫,向来随在皇帝身边,不离左右,有时竟至同寝御榻,皇帝宠幸他,赏赐最厚。韩嫣坐拥资财,任性挥霍,与武安侯田蚡在脾性上最为合得来。

东方朔出了田府,却只见里面又出来个前呼后拥的贵人,生得宛若女孩儿一般风流俊雅,手里持着一副弹弓。韩嫣仔细看东方朔几眼,遂问:“你就是那个‘目若悬珠,齿若编贝’的东方朔?”不等东方朔回答,便去袋中取出一粒弹丸,阳光一照金灿灿的,竟是金丸,只见他搭弹弓射出,府角处有一只小雀儿展翅逃走了,金丸在壁上一弹,滚到东方朔脚下。

韩嫣见没有打中雀儿,甚是扫兴,问道:“你在武安侯府上要酒要鱼,武安侯都答应了你,待你也算不薄,你如何反要离开?”

他随即又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武安侯好儒术,一府俱是治儒的学士,你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莫非你是学黄老的?看你一篇自陈满书大言,又有些纵横家的味道。”

不待东方朔回答,韩嫣便笑了。他自以为懂了东方朔的意思,便不再问他,只说:“东方朔,我自会把你给武安侯的上书自陈带去给陛下看的,你且在公车令处待诏等候消息吧。”也不捡回金丸,带领随从上马簇拥而去。

东方朔被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通,不由一个苦笑,把脚下那粒金丸捡起来,心道:“这一粒金丸怕不值数十缗。”他身边有一个领着小儿的老翁盯着东方朔手中的金丸眼露贪色。

“老人家可知那贵人是谁?”

“你定是才来长安的外地人,否则怎么不知长安人的歌谣:‘苦饥寒,逐金丸’。他是皇帝身边的一个宠臣韩嫣,官拜上大夫,向来用黄金为丸,弹取鸟雀。长安的小儿们,一看到韩嫣出宫,往往随



着他的马跑,他每一次弹射鸟雀,多半不去觅取金丸,哎呀,这一个金丸抵得上数十缗呢。”

东方朔一笑,就把金丸递给老翁。

“先生是要给老儿么?”

“拿着吧。”

老头儿连连道谢。

东方朔长叹一声,喃喃说着“苦饥寒,逐金丸”,自去旅店投宿。忽然间他的自信不那么强了,他对明天那个日子茫然若失。

## 第五章 “贤良之首”殿前献策

皇上钦点董仲舒为“贤良之首”，董仲舒不负圣望，在殿前力陈“圣人法天而立道，天不变而道亦不变”的治国之策。馆陶长公主冒天下之大不韪，假传圣旨，着人去建章宫抓卫青。

夜深了，皇帝还没有回中宫就寝的意思。皇后陈阿娇如愿以偿地看到卫子夫进了冷宫，可皇帝对她的冷淡也日甚一日。皇帝想要一个孩子，但这位金屋里的姑表姐除了擅宠骄贵，似乎根本就没有回报皇帝那些雨露之恩的意思。当年那个满脸稚气的小丈夫，如今已经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皇帝，他不满意陈阿娇始终没有反应的肚皮，也更愤怒陈阿娇背后的馆陶长公主和太皇太后。陈阿娇以为她们会给自己带来更有力的保证，可她根本不会想到她们那种透露着威胁的味道更让皇帝反感。

他刚刚看过韩嫣带回的那篇东方朔的自陈，田蚡不喜欢，可他喜欢。他打算几天后见见那个狂生。

他又拿起一篇，是讲“我无为而民自化”的，他扫了几眼便扔到案下，心里骂道：“一派胡言！什么‘无为’，朕偏要有为。”

再拿起另一篇，论的却又是“我无事而民自富”，他一拍书案，气哼哼地对内侍说：“民不为不劳何以富？国不为不治何以强？民不富，国不强，何以尊君攘四夷？”



他又看过几篇,但凡是些“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的,便统统掷出去,心中说道:“等明日我让人把这些满篇荒唐的对策拿去长乐宫,太皇太后也许喜欢的,她老人家眼虽看不了,但可让内侍去读给她听。这些陈词滥调是她的神仙药。”

内侍见他扔出去的多是宗黄老的,就挑了一卷递上去,刘彻略略浏览,乃是一份阐发申不害、商鞅、韩非等人论法、势、术之学的文章,进言以权术御臣,以酷法治国。刘彻点头赞许:“治国不可无法,御臣不可无术,有道理。”

“还有什么?”他问内侍。

“有一篇纵横家之论。”

“苏秦、张仪之徒,都是些靠三寸不烂之舌谋取富贵的小人,游说诸侯背叛天子都是这种人所干的,还配称贤良么?”

“尚有广川人董仲舒的对策在。”

“董仲舒?”刘彻若有所思;“丞相对我提起过他,就是那个为悉心研学,三年不窥园的《春秋》博士么?”

“正是他。”

刘彻取过来,只见文章汪洋捭阖,句句剥笋,字字珠玑。

陛下问天命和情性,这不是愚臣能力所及的,臣谨按《春秋》记载,看到天人相应情况,确实是可怕的。国家如有乱事,上天必会用灾害怪异来进行谴责;不知自省,上天再出怪异的现象来使君王警惧,如果还不知道改弦更张,那国家便要伤败。由此可见天心仁爱人君而打算助他止住败乱的。只要不是大无道的世代,上天还是愿意扶持成全的,不过君王自己也要强力勉励才行。我们强勉于学问,则闻见博而智益明;强勉于道,则德日隆而功日大。这是马上可以见效的事。《诗》上说“夙夜匪懈”,

《书》上说“茂哉茂哉”，这都是强勉的话……

刘彻看到妙处，不禁拍案称绝，这正是他想要的文章！于是立刻手批“贤良之首”四个字，对内侍说：“你给朕传旨下去，擢广川董仲舒明日到正殿，朕要当面策问。”内侍恭记。

刘彻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对策，便无心再看别的。又看看夜色，正要到中宫去安寝，走到殿口，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便问内侍：“朕前日说过宫女过多，欲察视优劣，分别去留，那名单你可列好了？”

内侍说已经拟出，呈上给刘彻看。

第一个人名便是：卫子夫。

卫子夫？自她第二日被打进冷宫，刘彻便没再见她。本来他也打算放下旧情，蹉跎过去，一看到这个名字，他的心又不平静了，她的美貌，她的声音，她的柔媚，无一不牵动着他。她现在怎么样了？不去中宫了，他忽然决定去会一会卫子夫。

皇宫中多的是以泪洗面的女人，而且人数每天都在增加，卫子夫在这群痛惜青春日逝的女人里并不是显眼的，但她掉的眼泪却是最多的。窗明月碎，泪光莹莹，从春滴到秋，从秋滴到冬。不掉泪时，便对着一盏孤灯想那不尽的往事，挥之不去的却总是那个狷介淡泊的人。

她有时向主宰此世的太一神祈祷，希望自己能在美貌依旧的时候再回到他的身边，消受着炉中一炷香的闲适。深宫中幽禁的日子使她有了特别多的幻想，有时一天到晚恍惚不安，现在她透过灯光又看到了他舞剑的身姿。

前日，卫青偷偷来看过她，告诉她二姐少儿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霍去病。卫青还告诉她自己见过朱安世，朱安世问到她的情况，他还爱着她。可她人在皇宫里，她走不出去，而他也不可能进来。

她问卫青见没见过平阳公主，她知道卫青和公主的私情，她也



不明白一个做姐姐的为什么问弟弟这种事情。

卫青是这样说的：“我见过她，是在建章宫中。那一夜，我正与公孙敖闲谈，就走进来一个小太监，问清我是卫青后，扯着我的衣袖让我不要多问且随他走。我满腹疑惑地随着他，竟到了建章宫。那建章宫是别宫，皇帝不常来临幸，有些宫女耐不住寂寞，经常和宫中的侍卫做些幽期密约的勾当，这我是知道的。走到一座大殿前，小太监把我推进去，里面没有灯光，这时从柱后出来一个女人抱住我，那时我才知道她是平阳公主。她真是好大的胆子，我忘了问她是怎么进去的。”

卫子夫一想到平阳公主竟然偷情偷到建章宫去，就更感到忧伤，就更感到寂寞。她听得两腮发烧，她渴望着朱安世会像平阳公主那样义无反顾来到自己身边。

她还从卫青那里听说最近宫中要裁掉一部分宫女，她幻想着自己能被遣出宫去，再回平阳侯府做歌女，皇帝或许会首肯的。

她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这个“或许”上。

有人敲门。

她疑心是听错了，因为她知道是不会有有人敲这扇门的，何况已经午夜时分。

“剥剥剥”，门敲得更急了。她站起来，没来由地感到恐惧，难道是鬼怪作祟？“子夫”，一个熟悉的声音呼喊她。是朱安世，她激动起来，她跑去打开门，希望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朱安世，佩着长剑懒洋洋微笑着的朱安世。门打开了……却是皇帝刘彻在怜惜地看着她。在平阳侯府时她像朝阳里初放的牡丹，现在她却像一株清瘦的梅花。

他温柔地执着她的手说：“子夫，你瘦了许多，朕对不住你……”

多少女人渴望着皇帝在晚上的临幸呢，可她却在惊疑中多了

一份失望。

皇帝想把她抱在怀中，可她挣脱了，然后拜倒在他的面前，呜呜咽咽地哭着说：“臣妾卫子夫拜见陛下。”

“子夫，何必这样。”刘彻又惊又愧，又怜又爱。

“陛下，臣妾有一事相求。”

刘彻道：“朕知道你要求什么，朕委屈了你，朕这几日便想法接你出去。”

“臣妾求的不是这个，臣妾听说陛下因为宫女过多，要放一班人出宫去，臣妾自知蒲柳之姿不足以侍候陛下，请陛下允许臣妾出宫。”

刘彻想不到她请求的竟是这个，他还道是她心有委屈说些气话给自己听，便哈哈一笑，上前搀起她，搂在怀中，柔声说道：“子夫，我的美人儿，朕负了你，朕一定会补偿的。在宫中这些人里，朕最爱你。况且昨夜我得了个梦，见你立处，有梓树数株，梓与子声息相通，我尚无子，莫非你在你身上可为我生子么？你放心，朕舍不得放你走呢。”

卫子夫想不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心中如打翻了五味瓶。

“你近来还好么？”刘彻温言问她。

“起初好似罪犯下狱，出入俱受人管束，近来已稍得自由，只是一个人处在冷宫中，天高日远，毫无趣味。”卫子夫含泪实话实说。

“苦了你了，朕要向你负荆请罪。”

他觉得自己这句话很有趣，一个皇帝说出这四个字会制造一个强烈的效果，他希望她听了会感动会笑起来。她果然笑起来，但笑得有些勉强。

他把她抱到床上，伸手去解她的衣裙，卫子夫坚决地挡住了他的手，幽怨地说：“臣妾不应再接近陛下，倘若被中宫得知了，臣妾会死无葬身之地。”



“有我在,她会把你如何?”

刘彻的话里立时充满了怨恨和愤怒,但都不是针对卫子夫。卫子夫的话戳动了他的痛处,他不能容忍别人怀疑他作为帝王的神圣权威。但卫子夫却可以,自己最爱这个女人,却不得不把她带进宫第二天就打进冷宫,对他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件让他痛苦让他感到丢失颜面的事情。

卫子夫看到了他脸上的那种细微的变化,她知道自己的话起了作用,她希望能挑起他的怒火,而又不让这种怒火烧到自己身上。

“我死不足惜,恐陛下也有许多不便!”

她这句话说的很大胆,但为了脱出冷宫,她必须要冒风险触犯龙颜。刘彻的脸顿时涨得像生猪肝一般的颜色,卫子夫一把火烧掉了他的犹豫,他跳起来,一拳击在床上,厉声道:“你莫担心,朕明日便接你出去,看她能奈何你!”他心中的怒火腾腾地燃烧着,也没了云雨巫山的心情,气忿忿地去了。

司马门外公车令的衙署内,熙熙攘攘,有道、儒、名、法之士,有阴阳、纵横之徒,有在官任职之吏,有山野布衣之士,有刚刚及冠的翩翩少年,也有年已花甲的皓首老翁,或者前来上书,或者引首待召,好不热闹。

公车令有五旬年岁,已届知天命,背已经伛了,脸上的皱纹也堆得深了,正一脸苦相地坐着。自从皇帝陛下下了那道诏令后,这小小的衙署内就再也没有清闲过,每天像集市般热闹,一个离去两个进来,每天用公车向宫中呈递的奏简都有几百卷。他揣着袖子,眯缝着一双见风流泪的老眼自言自语:“这可什么时候才算完呢?大禹治水是三过家门而不入,那又怎么样?那也不及我这么忙啊。这么年轻的一个皇帝,不好好过他风流快活的日子,却来个什么公

车上书,不是没事找事吗?倒好,却把我弄成长安城中最闲不住的人。再这么折腾一个月,我可真是挺不住了。”再看看大街上驰过的王公贵族的高车驷马,无奈地摇摇头。

忙了整整一天,一坐下来反而觉得浑身那么不得劲儿,腰也疼,腿也酸,肚腹之中也添出诸多的不自在。他扯过一个才来的小吏给他捶背。

董仲舒、公孙弘、严助就在人群中,他们三人的对策已呈上数日,但只是不见消息,因此便每日来公车令衙署内等待。公车令处给那些上书的人发放只够一日三餐的钱米。董仲舒颇为沮丧,暗暗思索:“天下贤良如潮,每天转达到禁中的对策有上百卷,皇帝怎能看得了这许多。看来我又是空欢喜一场,也罢,再等上几日,只好仍回广川垂帷讲学吧。”

董仲舒正在愁眉不展,只听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说道:“各位请高抬贵足,容俺平原厌次人东方朔上前一步说话。”

只见东方朔用力闯到里面,走到公车令身前微微一躬,说道:“平原厌次人东方朔字曼倩,有当世无双的对策呈上,烦转达禁中。”董仲舒见他已换了一顶黑帻巾。

公车令这几日好一通奔波,有些上火,又见他不戴冠,不过是个庶人,心中也自慢了,喝道:“你一个庶人也要上书么?”

“大人此言差矣。当今天子鼓励吏民上书自荐,言兴衰得失,东方曼倩自谓有王佐之材,正要辅佐君王承先帝至美之德,传之无穷,而施之罔极,大人岂可因在下是庶人便横眉冷对?岂不闻圣人有言: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也。”

公车令被他一番话说得头昏脑涨,不敢再托大,忙陪着笑脸说:“先生是教的正是,小老儿失礼了,请先生把文章取出,我自会为先生把它转呈禁中。”

东方朔却颇为歉意地说:“实在过意不去,晚生文章颇长——



只因晚生几日苦思,实在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精心作下来,竟有奏简三千之多。鸡肋之躯不堪繁重,还请大人想法儿找人随晚生去取。”

公车令瞪着两只小眼睛,溜圆地像一只斗鸡。他喃喃地问道:“有三千之多?”

“晚生这些奏简,或是诤谏当今天子长短,或是评论大臣行政之得失,或是陈述国家之利害,皆是励志竭精之作。”

衙署内现无公车,只得挑了两个健壮的小吏随他去取。看着东方朔的身影,他袖着两只手连连颌首:“好家伙,竟然有三千多奏简,这位平原人只怕真是有些才学也说不定。皇帝这一道诏书让那些山野村夫都想做官吏了。想我先帝朝制度,须具备十万钱以上的家资,方可候选入仕。后元二年,才降为四万钱,有市籍的商贾不得入选,如今这世道毕竟是大大的不同了。”

约有一炷香的工夫,两个小吏用一扇门板抬着那三千多奏简来了。一时之间引为奇谈,天下士子都争着来看才思泉涌的当世奇才。东方朔大袖飘飘,面不改色。可不免苦了那两个小吏,被累得气喘吁吁。

公孙弘向东方朔打招呼:“东方兄,好才气,兄弟是万万做不来的,可敬!”

这边,东方朔的奏简尚未被抬入公车令,那边,宫中却来了两骑,从马上下来两个内侍,一个内侍高声喝道:“哪一个广川人董仲舒,陛下钦点为‘贤良之首’,擢令即刻入宫回答陛下策问。”

董仲舒听得这个喜讯,心中酸甜交集,希望这次能得偿所愿,宗儒术而斥百家,使朝廷重修先王之道。公孙弘、严助和董门弟子急忙向他祝贺。围在东方朔身边看热闹的人也都抢过来争睹御笔钦点的“贤良之首”。

内侍又道:“还有个叫东方朔的平原人可在这里么?”

公车令把手一指,东方朔正带了三千奏简走到里面,一揖到地:“不才正是平原东方朔,敢问是皇帝陛下召见我么?”

“陛下只召见广川董仲舒,”内侍冷冷一笑,“却不曾有东方先生。只是陛下另有口诏,要平原东方朔待诏公车,它日自有召见。”

东方朔好生失望,但有皇帝陛下这一句话也算吃了一颗定心丸。

内侍立即带董仲舒进未央宫,到正殿叩拜少年天子,在侧的尚有丞相卫绾、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柏至侯许昌、武强侯严青翟。刘彻见董仲舒虽面色谦和,但举止从容,毫不忙乱,进退跪拜极有礼节,好一派儒者的风度,果然与众不同。刘彻心中赞叹:“真不愧是我朝宏儒!”就这样,一位对儒学和灾异流变都非常感兴趣的少年皇帝和一位善谈礼乐教化、阴阳祸福、天人感应的当世大儒坐在一起。

董仲舒叩拜已毕,刘彻遂说道:“卿德才出众,所论精深。朕昨日读过你的对策,深相契合,故以卿为贤良之首,朕甚嘉许。不过,朕还有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想烦请说明。”

“臣知无不言。”

“朕更望你言无不尽。”

“是!”

“卿在前日对策中说,人君是奉天命来统治天下的,请再为详说。”

董仲舒的天人相应之说是让迷信天命的刘彻最感兴趣的,自己的高祖是赤帝子转世,斩了白帝子,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打败项羽而有天下,这是天意。自己是赤彘转世,前面已立有太子刘荣,但结果刘荣被废为临江王,自己成了太子,这不是天意吗?母后说过,那日凌晨父皇先是在红光耀眼中看到一条硕大的赤彘自云中飞腾而降,直入母后居住的崇芳阁中;他起床推窗眺望时,又



看到在缭绕的晨雾中 ,朝霞辉映之下 ,正有一条蜿蜒蠕动的赤龙 ,那是整个崇芳阁中的人都目睹的。就在同时 ,自己的母亲还曾梦到一轮红日入怀 ,过后不久就有了自己。

这岂不是天命 ?

董仲舒说道 :“陛下所言正是。人君受命于天 ,所以天下人归之如父母。人君承天意以从事 ,他所作所为的根源都在于天。天为万物的门户 ,万物的根源 ,无所不包无所不容 ,故此圣人法天而立道 ,天不变而道亦不变。”

“道不变 ?道无敝么 ?”

“陛下 ,道是万世无敝的 ,有敝的便不是道。”

“有敝便不是道 ?朕却有一个疑问 ,先生教我 ,孔夫子最礼敬先王之道 ,那周何以在幽王、厉王时衰败了 ?”

“陛下 ,臣以为周在幽王、厉王时出现衰败 ,不是治国之道衰败了 ,而是由于幽王、厉王不遵循道以使国走向大治。到了宣王时 ,他仰慕先王之德 ,恢复已被世人淡忘的善政 ,改化近世之敝政 ,阐扬文王武王之功业 ,周之王道粲然复兴 ,上天佑之 ,为之先贤佐 ,后世称诵 ,至今不绝 ,由此可见王道无敝。”

“人君法何 ?”

“人君法天。”

“法天 ?”

“正是 ,法天者崇尚德教而次刑罚。”

“国治乱兴亡在谁 ,天 ?抑或人君 ?”

“国治乱兴亡在于人君 ,”董仲舒肯定地说 ,“只要不是天意要改朝换代 ,人君便不会失位。失位者 ,天意也。”

“如何不失其位 ?”

“为人君者须先正己 ,尔后才能去整肃朝庭 ,整肃朝廷后才能整肃官吏 ,整肃官吏后才能整肃万民 ,整肃万民后才能整肃四方之

夷狄。四方夷狄正，天下远近莫敢有不归于正者，没有邪气冲犯天地之间，就会阴阳谐合，风调雨顺，群生安和相处，万民繁衍生息。此时，象征幸福的各种祥瑞之物莫不毕至，王道大兴。”

“祥瑞之物”是刘彻最为感兴趣的，他深信不疑。于是问董仲舒：“朕的祥瑞之物为什么尚未出现？”在他看来，这是个最重要的问题，他要问个明白。

董仲舒知道皇上会这样问，不慌不忙道：“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品德高尚，圣明爱民，尊重贤士，可称得上是贤德之君。但祥瑞之物至今未现，实因陛下未施行德教，百姓尚在愚昧之中未走上正途。古代圣明之君无有不把施行教化作为南面而治之大务。”

“朕如何行教化？”

“京都建太学，邑城设庠序。”

董仲舒的回答这样平白，刘彻不免有点大失所望，这和祥瑞之物似乎相差甚远。

董仲舒敏感地觉出了皇帝的失望，他急忙又说道：“陛下要想求得国之大治，就要养士求贤，选拔贤能的人为吏。而养士求贤，没有比兴建太学庠序更为重要的了。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聘请学识渊博之人为师，以培养天下士人，则朝廷何然不得英俊之才；英俊之才毕至，何愁国不治。国大治，河出图，洛出书，何愁祥瑞不至。”

丞相卫绾听了董仲舒一番话大生知己之感，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心者董夫子也。便对皇上说：“陛下，董夫子此话大有道理，和臣所想大相契合。想秦王立国，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梏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不过十四年已亡。可遗毒余烈，至今未灭，百姓口不言忠信，心不怀德义，置朝廷法令于不顾，嚣张凶顽，抵抗犯上。京都建太学，邑城设庠序，使百姓皆习教化，教化行，便



可以礼乐制民众,如此习俗可大美,祥瑞至矣!”

魏其侯不甘落后,也说:“臣也听过,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之言,开导百姓浸润仁义,兴礼乐,这大有深意。”

刘彻也就点头称是。

董仲舒又趁机道:“臣以为我朝选官吏之法也有不当之处。”

“给朕讲来。”

“我朝官吏更多是从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中选出的,贵选郎官以富于资财为条件,这些以官以财选出的人未必便是陛下所需的贤能。且官吏的升迁,不是按政绩之好坏,而是以任职时间之长短,这更造成了廉耻不分,贤能与不肖混杂。臣认为应该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等官,各自在所辖的吏民中,选拔贤能,每年向朝廷贡举二人,充当天子的宿卫,并向诸大臣学习治国之道。贡举贤者有赏,贡举不贤者当罚,夫如是,诸列侯、二千石必能尽心贡举贤者,朝廷便可遍得天下贤人。这样三五年,盛世必可再现,尧舜的美名必能重冠陛下的身上。”

“好!”刘彻兴奋地叫道。

董仲舒最后这句话竟至把他刺激得忘乎所以了。

皇帝的兴致很高,武安侯觉得自己也该说些什么,治国之道他说不来,可《诗》上的话他可记得。

“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

这是说君子靖忝其位直道行之,神灵会听到也会看到君子的所为,将助以大福。田蚡的诗选得很对头,尤其是“神之听之”,简直和董仲舒的对策、皇帝的想入非非浑然一体。

“武强侯默坐半日,无一言可说么?”刘彻忍不住问严青翟,严青翟好黄老。

“臣听说前朝时,有人曾说儒家泥古不化,只知株守古礼。臣

虽然并不鄙薄儒士,但认为三王不同礼、五帝不同乐,礼是因时世和人风变化而制定出来的,就连夏、商、周三代之礼,有因循也有损益,决不是简单的重复前人之礼。”

刘彻点点头：“武强侯也说得有理。”

刘彻又问了董仲舒几个问题,董仲舒凝心静对,一阐毕生之学,阐微言而发大义。丞相卫绾最是满意。

不觉间已过去了半日。

刘彻年少气盛,更想做一番大事业,振古烁今。董仲舒投其所好,提出修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改正朔,易服色,明尊卑,别贵贱,从上应天命,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士,以及在地方设庠序以为教化民风,最后进说《春秋》大一统的楷模,可谓深得刘彻想言未言之意。其实董仲舒还有一番话未说,未尝不想说,实在是关系重大,他怕掀起自己无法预料的惊涛骇浪。在几番对策之后,他开始看清了这个皇帝好其名而不知其实,慕其华而废其质,但他还是相信这个年轻好学的皇帝会成为儒家的坚决的支持者,在他身边已经有了一帮好儒的大臣,这是个有利的条件。

卫绾却看出了董仲舒的犹豫不决,他知道董仲舒定还有话想说,他要给董仲舒鼓气。他问：“夫子似乎还有话说吧？”

皇帝也看着他。

他决定说。那种局面是他梦寐以求的,如果成功了,他知道自己便可能名列孔子之后,进入大贤的行列。

他说：“陛下,臣闻《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则人人异论可知,百家殊方,各自指意有不同,是以使下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群臣吏民不知所以守。愚臣认为凡不在《礼》、《乐》、《书》、《诗》、《易》、《春秋》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如此,则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吏民自会明白遵从上意,不会再产生不应有之混乱。”



这就是历史上极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谁知，董仲舒话语刚完，便有一人站了出来，且有些忿忿。

“陛下，”武强侯严青翟大声说，“臣以为董仲舒此人不可重用。”

“你说。”刘彻很不高兴地看着他。

“陛下认为始皇帝焚百家之书如何？”

“不妥。”

“臣以为岂止不妥，实在是流毒甚深。可董仲舒现在又要陛下只许天下人读一种书，这和始皇帝焚百家之书有何不同？”

“自然有不同，”丞相卫绾也毫不相让，“始皇帝焚百家之书，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故此天下黑暗，不久而亡。如今董仲舒进言规定一尊，斥逐申韩，是崇正黜邪。好苏张言论者，无关盛治，反乱国政。”

“好了，好了，两位且慢吵，董卿所言朕自会慎重思虑。”

“陛下。”一个内侍进来禀报。

“什么事？”刘彻问他。

“建章宫骑郎赵一婴求见陛下。”

刘彻很不痛快地一皱眉头：“他一个骑郎见朕能有什么事，你不会斟酌轻重么？”

“陛下，臣也曾问过他，他说有人在建章宫假传圣谕捉人。”内侍说。

假传圣谕？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刘彻着实吃了惊，便让内侍把那个赵一婴传进来，赵一婴从来没进过未央宫，也从没和皇帝陛下离得有如此近，自不必说是怎样的胆战心惊。刚进入正殿，腿一软就跪下来，一时间连“参见陛下”的话也说不出，一张脸被逼得通红，伏在那儿抖个不停。

“快回陛下，说说那边是怎么一回事！”内侍轻声提醒他。

刘彻见他慌得不成样子，倒是不好再过分吓他，就把声音放缓一些：“赵一婴，建章宫那边到底出了何事，你须给朕如实说来，是谁假传圣谕？”

“陛下，是……是有人假传圣谕去捉小吏卫青……”

“卫青？”刘彻不免一怔。卫青在皇帝眼里虽然因为卫子夫而有些与别人不同，可他只是建章宫一个驯马的小吏，谁会难为他呢？赵一婴此时也已镇静下来，就把事情清清楚楚从头讲来。公孙敖所以让他见皇帝，原本就是因为他口齿伶俐。

因为姐姐卫子夫，卫青从平阳侯府的一个骑奴摇身一变成了上林中的小吏（建章是上林宫名）。初时还有些意气风发，以为可以平步青云，凭着本事来个马上取功名。谁知事情却是大大的不如意，先是卫子夫被锁入冷宫，他每日在建章宫中也无事可做，又少自由，反觉不如在平阳侯府做骑奴来得爽快，又有一位娇滴滴的公主每日相伴，心中自是说不尽的苦楚。看看一年又过，好在身边交了公孙敖几个朋友。这几个人都是精于骑射的好手，卫青凭着一张硬弓，在他们当中很有些威信。而且他能读《孙子》、《孙臆》、《吴起》诸书，也很让那些汉子服膺。当公孙敖偷偷把平阳公主与卫青的暧昧关系说出来后，这些人都认为卫青会有大富贵的一天，都死心塌地地围在他身边了。

且说这一日，卫青正与公孙敖调驯一匹烈马，这马来得蹊跷，没有一个人能说得上它的来历，也是这几天才出现在马群中。它性情暴躁如烈火，奔跑长嘶，没一刻安宁，时常有马被它顶翻在地。卫青认为这匹黑色骏马可与朱安世的踏雪乌骓相媲美。

公孙敖想把它据为己有，可他选择了用皮鞭去对付它，结果被从上面摔下三次，只好自认无福。卫青却认为这等好马实不可与凡马并提，骑上它后，反而由着它的性儿奔跑，竟一连被摔下来五



次，黑骏马终于屈服了，乖乖地像一个婴儿，让公孙敖大流馋涎。

卫青正与黑骏马亲热时，只见东边来了六骑，都是宫中侍卫模样。一个面相凶恶的汉子问：“你们晓得哪个是卫青么？”

“我便是！”卫青不敢迟疑。

那人看他两眼，勃然变色，怒喝道：“好你个卫仲卿！有人告诉私通妃嫔，罪在不赦，陛下有谕差咱们来拿你去，你还不束手就擒？”

这真是罪从天降。卫青一惊非同小可，他还道自己与平阳公主在宫中私会被人误传了，也不敢辩解。那些汉子一齐下马，先把他三拳两脚打翻在地，尔后被五花大绑，由两个人架在马上便要离去。公孙敖已在宫中多年，又多次随皇帝出游，觉得这伙人出现得有点反常，说话行事不似禁宫中人，便拦上前去：“这几位是未央宫的大哥么？小弟公孙敖与未央宫卫尉程不识程将军可是极相熟的朋友，诸位是在程将军手下做事么？”

领头的那一个双手抱拳：“我们正是程将军身边的人。”

他想套个交情，却未免露了馅。如今的未央宫卫尉是上郡太守李广，程不识却是长乐宫卫尉。卫尉掌管宫廷禁卫军，属于有公车司马令、卫士令、旅賁三令丞，又有诸屯卫侯司马二十二宫之属。公车司马令掌殿门，夜巡宫中；卫士令掌征调入宫之卫卒，旅賁令掌膂力之士。他们给卫青定的罪名是私通妃嫔，皇帝不可能让禁卫军来捉人。公孙敖曾呆在皇帝身边，知道这种事情多半由郎官们去办。郎官是皇帝的贴身侍卫，宿卫宫闱，给事近署，多是由官吏和贵族子弟来充任。

公孙敖知道事情有诈，不及多想，取出长剑拦住去路，大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好大的胆子，竟敢冒充未央宫的人来捉人，眼里还有王法在吗？快快把人放下，下马就擒！”

那领头的人知道露了马脚,但他背后有大靠山,因此并不惊慌,冷静地说:“这位兄弟,差我们来捉人的也是一位贵人,皇帝陛下也让她三分,你快快让开了,休得坏了事!”

公孙敖心中充满了惊疑。



## 第六章 杀恶奴搅起宫中风云

刘彻怒杀五恶奴 ,才知失之轻率 ,白白丢了个活口 ;  
平阳公主为情所驱 ,堂皇上殿为卫青讨封 ,一个不起眼的  
骑奴由此平步青云 ,成为太中大夫 ;双眼失明的太皇太后  
老谋深算 ,逼迫年轻的皇上罢相 ,还让其有苦难言。

这些人见公孙敖只是不肯放开去路 ,怕时间拖得长了 ,另起不  
可测的事端。互相丢个眼色 ,一齐取出长剑拍马冲上。这些人身  
手矫捷 ,又有人数上的优势 ,公孙敖只挡了两剑 ,便被一人在背后  
一剑刺中 ,他大叫一声让到一边。这伙恶奴拍马冲将出去。

公孙敖不甘心就此将他们放走 ,急忙去找平日交好的骑士。  
这些人听到有人假传圣谕捉走卫青 ,一个个摩拳擦掌各取弓箭上  
马追去。卫青才驯服的那匹黑骏马未系缰绳 ,见主人被捉 ,居然紧  
紧跟着不放。

公孙敖这些人都是驯马骑射的好手 ,所骑的都是精选的良骏 ,  
脚力好快 ;又加是从两侧抄了近道 ,不一会便截住了恶奴们的去  
路 ,一个个取弓箭在手 ,叱喝连天 ,气势惊人。那帮恶奴中的领头  
者一望大叫不妙 ,对身边人说 :“太主要我们来捉人 ,无非是要卫青  
人头 ,索性快快把他砍了 ,免得被劫了回去 !”话音刚落 ,一支雕翎  
箭射来 ,正中与卫青共骑的人身上 ,一头撞于马下。卫青双手被  
缚 ,无法控马 ,也被摔将下来。原来是公孙敖追来的骑士射出的冷

箭救了他。

“相好的，还想逃么？要是识相，快快把人送过来，咱们还则罢了，如有异动，咱们乱箭射出，管叫你们成了刺猬！”呼喊间，公孙敖一帮人已扇字形排将开来，跑得慢的人也从后面追赶上来，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恶奴们见已无路可逃，也就不再想无端为主人送命，遂乖乖下马，把卫青的绑缚解开。卫青得了自由身，回身一脚把身边恶奴踢倒。这时，一声嘹亮的马嘶，才被驯服的黑骏马冲了进来，以头颅摩擦着卫青的身体，甚是亲热。卫青拍拍它的脑袋叫道：“好马儿，你果然不负我！”马儿好似懂得了主人的赞赏，又长嘶一声，把前脚拳起立了起来，好不威风，众人眼里不由露出艳羡之色。

“马儿不负你，难道我们便负你么？卫兄弟！”公孙敖笑着叫道。

卫青双手抱拳，向来救的众位骑士行一个大礼：“在下这里谢过各位兄弟的救命之恩，卫青没齿难忘！”

公孙敖走到那个领头的恶奴身边，问道：“小子，你们受了谁的指使？快快从实招来！”

这五个人只是不开口，公孙敖冷笑道：“好忠心的狗奴！”好好地说着话，反手便是一剑，竟削去了一个人的耳朵。那个家伙捂着脑袋痛叫着扑倒在地，血从他的指缝间流将出来。另四个人见公孙敖如此凶恶，脸立时变了颜色。

“好，我说，”那个领头的汉子说：“我们是窦太主的人，你们不要胡来，皇帝也要让她三分的。”

窦太主就是景帝的妹妹刘彻的姑姑馆陶长公主，因为女儿是皇后而加号，从母亲称姓，所以被尊为窦太主。

“我可不认识窦太主啊。”卫青闷闷地说。

卫青自然不认识窦太主，其实窦太主又哪里认识他这个建章



宫的小吏。事情还要从昨夜说起。刘彻去见卫子夫后,并未去中宫处就寝,陈阿娇第二日就从内侍那里拷问出原由,知道皇帝又见了卫子夫,恚恨异常。对陈阿娇来说皇帝临幸别的妃嫔,她虽然怨恨也还罢了,但卫子夫迥于常人的美貌却不能使她掉以轻心。这日,她的母亲又进宫来见她,她便与母亲密商,怎么除去情敌。窦太主自然想为女儿除去眼中钉,肉中一刺,但一时之间也想不出什么好的计策。忽然听人说建章宫中,有一个叫卫青的小吏,是卫子夫的同母异父弟,眼睛便亮了。所谓最毒妇人心,又一次在窦太主身上得到了验证。她在卫子夫身上暂时想不出妙计,就想砍落卫青的头颅给女儿消消气,回府后就嘱咐人去捕捉卫青。

去建章宫捉人,窦太主的想法真是大胆得很。但她自恃身为皇帝的姑姑,又有母亲太皇太后在长乐宫撑腰,全不知什么叫大胆妄为。堂邑侯陈午为人仁厚,便劝她不可莽撞行事,窦太主却骂他是缩头乌龟,没用得很,堂邑侯一气之下也不再问,由得她任性胡闹。

卫青问公孙敖下一步该怎么办,公孙敖略一思索,便下令把五个人捆了,再让能言会道的赵一婴去未央宫见皇帝。

赵一婴把自己所知的事一一禀上,刘彻已知定是因为卫子夫,窦太主才去加害卫青。因年少气盛所使,不由大叫起来:“反了,反了,竟敢到建章宫捉人!”当下差赵一婴回建章宫,传话给公孙敖和卫青诸人带被捉的恶奴来未央宫见皇帝。

卫绾等人听到事情牵扯到窦太主,自感无法进言,三十六计走为上,一个个向皇帝陛下叩拜后相继离宫。董仲舒是聪明人,也向皇帝请辞。刘彻正在气头上,挥挥手,任他离去。

人很快被押过来了。刘彻让内侍去请皇后。陈阿娇匆匆赶过来,见了阶下跪着的人,一眼便认出是母亲的家奴,知道不妙,心中不迭地叫苦。

“皇后识得他们么？”刘彻生硬地问。

“臣妾……不识得。”陈阿娇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哼！”刘彻直盯着她的脸，“他们说是奉了窦太主的命去建章宫捉卫子夫的小弟。朕也觉得这样的招供实是匪夷所思。”

“公孙敖！”皇帝大声叫。

“臣在！”

“去把他们的脑袋砍了！”

卫青虽然恨这些人让自己险些丢了性命，但见他们要被砍头，还是有些不忍，他想为他们求情，但见了皇帝那愤怒的样子，终于没敢上前开口。

公孙敖奉了命令，长剑飞起，立时五颗人头落地，眉头皱也不皱。之后，还在尸体上拭去了剑上的血迹。

“去让人找五个匣子，”刘彻对内侍说，“装上人头给窦太主送去，就说有人冒充她的家奴到建章宫滋事，被朕斩了。”

他看着皇后那张略显惊慌的脸，还觉得不够解气，想一想，又说：“卫青！”

“小臣在！”

“你在建章宫也呆了快一年了吧，公孙敖多次对朕说你的才能，朕不能太委屈了你，从即日起，朕封你为建章宫监，加衔侍中！”侍中是宫内近侍官，在皇帝左右伺应杂事。有文学之士，也有武将，也有皇室、外戚，都是皇帝最为信重的人。侍中不是正式职官，也无定额，只是在其官职以外所加的称号，表示恩宠。

“谢皇上……”卫青在惶惶中连忙叩拜。

“公孙敖！”

“小臣在！”

“你救卫青有功，朕不会亏待你，起任你为太中大夫！”

“谢陛下！”



公孙敖做梦也没想到一夜之间便成了太中大夫，飘飘然好不痛快，暗想：“我早就知道结交卫青必有好处，果然没有看错，想不到今日却托了窦太主的福。”这时真恨不得那个没长脑袋的窦太主来未央宫捉皇帝才好，那时自己定然会义无反顾大展雄风，还怕不被封侯么？

皇帝还赏赐每个前去救人的骑士黄金五十斤。

他本来是愤怒的，等见了皇后那哭丧着的脸，心中遂充满了恶意的快感。

随后，刘彻又一不做二不休，入夜之后索性差内侍传旨宣召，让卫子夫来侍寝，重叙一年离绪。刘彻向她说了日间窦太主无视王法入宫捉人的事，卫子夫花容失色。刘彻故意骇她一跳，这才又笑着搂紧美人儿，告诉她无妨，卫青已被救出，且被封为建章宫监，加衔侍中。还笑笑地说，她窦太主得了这番警告，还有胆再敢以身试法吗？卫子夫这才破涕为笑。

刘彻与她携手上床，再圆久别春梦。

昨日刘彻做了那件大快人意之事，只觉神清气爽，第二天老丞相卫绾上奏牍时，他还不能掩饰住内心的得意。

卫绾见刘彻对董仲舒“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的对策虽未曾嘉美，但也不曾呵斥，知他定是有施行之心。便回去苦思一夜，决定迎合上意，上一本奏牍，请求皇帝把那些专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之贤良罢免回家，使他们没有机会再搬弄是非、扰乱国政。

这个奏疏正合刘彻的心意，立即批了一个“可”字。着从朝廷到各郡国，立即按这个要求去推举贤良，准备进京对策察问。当朝黄老之学固然盛行一时，然儒家也卓然可观。文帝时便开始设立经学博士，多达七十余人，百家杂陈而儒家独多。儒家的《书》、

《诗》、《春秋》以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等都有博士。当时已有诸侯王将儒学作为家学。

卫绾‘罢黜百家’的奏牍，虽然明言是罢逐法家之士和纵横家之徒，但实际上却是暗指黄老，但黄老尚为一些朝廷权贵所尊，尤其是窦太皇太后，所以卫绾没有直言。刘彻自然看得出来，也避而不谈。黄老侈谈的‘无为’虽然满足不了他年少多欲的心，可在没有十足把握之前，他不能去挑战它，那是个马蜂窝。

“老丞相有话只管说好了，”他看出卫绾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陛下，董仲舒就在丞相府的客馆里。”

“呀，丞相很赏识这个人。”

“他学富五车，品行端正，且有王佐之材，不是那种只会阅经的腐儒。”

言外之意，这样的宏儒只做一个垂帷讲堂中的博士，未免有些委屈了。

“你跟他又谈了些什么？”刘彻随口问道。

“回陛下，老臣与董夫子不过是谈谈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的事。”

卫绾虽然轻描淡写，但却是蛇中七寸，句句是要害。作为聪敏之极的刘彻，岂不知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是儒家最为重视的盛事吗？

明堂，是天子朝见诸侯、正尊卑之位、宣扬政教之堂。既是朝会之所，也是举行祭礼、学礼、习射、尊贤、庆赏及颁布政令、历法、度量等等政教之所，体现天子受命应天，代天行道。改朝换代，新王朝必须改定正朔，颁行新的历法，同时更换车马、服饰之颜色。正是一年之始，朔是一月之始。正朔就是一年中第一个月第一天开始的时候。秦用《颛顼历》，以亥月为正，刘邦建汉，庶事草创，因而袭用秦朝正朔。易服色源于战国时齐人邹衍的“五德终始”



说”始皇帝据邹衍之说,确认秦为“水德”,颜色尚黑,衣服、旌旗均用黑色。刘邦出身无赖,不精于五德终始那套玄之又玄的说法,加之匆忙建国,不及制定新制,也认为是获水德遂承袭秦制,色尚黑。

皇帝东拉西扯了老半天,才把话题又扯回董仲舒身上。“董仲舒,我朝宏儒,就让他去做江都王国相吧,朕听说江都王骄傲勇武,飞扬跋扈,就让董仲舒去用礼义纠正他们的错误!”

这是个让卫绾完全想不到的提拔,他一直认为皇帝会把董仲舒留在京都。那是因为他永远不会看到在董仲舒的对策下另有一份皇帝更感兴趣的东西。这篇文章是他在看董仲舒对策前发现的,进言以权术御臣、以酷法治国。

老丞相尚未告退,平阳公主就来了。刘彻没想到她会来。自从卫子夫进宫后,皇后对她恨之入骨,一见面就剑拔弩张。平阳公主心里知趣,也就甚少进宫,就是这个皇帝弟弟也见得少了。“大姐,你可是稀客呀,”皇帝对她说,但他也看出姐姐是带着怒火来的。

“皇上,窦太主欺人太甚!”

“她也惹你了?”刘彻有些意外。

“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卫青是子夫之弟,是我的家人,这不是分明没把我这个公主放在眼里么?也更没把皇上放在眼里!她们欺人太甚,总要给她们一个教训才是!”

“噢!”刘彻更有些意外,“原来大姐是为卫青而来……”

他虽然不知道姐姐和卫青有什么私情,但看姐姐这份关切之情,那确是不同一般的。

“朕已经把那几个恶奴砍了脑袋。”刘彻笑着说。

“只怕还不够。”平阳公主仍恨恨地说。

“朕又封卫青为建章宫监,加衔侍中。”

“可窦太主气焰太盛,皇上须得好好弹压一下才是,免得再弄

出事端来。现在她入建章宫捉人之事已传遍长安,人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情,真成了朝野的第一笑谈。”

“有这么快?”刘彻不免有点吃惊。

“坏事传千里,皇上不信吗?”平阳公主冷笑了。

刘彻本想搁下这件事不再过问,但经平阳公主这么一说,知道事情已经传到了宫外去,遂又感到了事情的严重。

“依你说怎么做?”他问平阳公主。

“把卫青的兄弟姊妹,也一并加恩,俾享富贵。叫窦太主知道自己杀卫青不成,反弄巧成拙,让卫家兄弟姐妹远近亲朋并登显要,那时只怕她悔恨不迭,无从诉苦了。”

刘彻觉得有道理,就依了平阳公主的意思。卫青的兄长受职侍中;大姐卫君孺已嫁给舍人公孙贺,夫因妻贵,升官太仆;二姐卫少儿与霍仲孺私通生下霍去病后,又看中了曲逆侯陈平的曾孙陈掌,他封邑被削,现寄寓都中,不过充个寻常小吏,只是生得面庞俊美,颇有高祖之风,受官詹事。这陈掌才白白得了个风骚少妇,又复沐异荣,平白地一夜醒来成了当今天子的姐夫,最重要的人物卫子夫立即接出冷宫,封为夫人。

皇帝一一封置之后,笑笑地看着大姐:“卫青呢?”平阳公主犹有不足地问。

“朕昨日才封他为建章监侍中。”

“卫青文能坐而论道,武能驰骋战阵,将来必成栋梁之材,平阳侯常常对我提起他。”平阳公主一本正经地对着皇上夸起卫青来。

“朕看,”刘彻把话一顿,看看姐姐,脸上露出颇怪异的笑:“姐姐比姐夫更赏识那个卫青吧?”

平阳公主一心为了情郎,却未免做得露骨,终于被精明的刘彻看破了内情,自己的姐姐是打着挫窦太主锐气的旗号来为卫青讨封的。



刘彻素来亲近这个大姐,再说封个官职又不是什么难事,遂是一想,然后问平阳公主:“朕封他太中大夫,你看如何?”

这真是意外的惊喜。平阳公主连忙替卫青谢过了。姐弟两人遂对坐闲聊起了杂琐事。不知不觉中看看日近中午,平阳公主便请离去,说要到长乐宫去见太皇太后。她一提到太皇太后,正提醒了刘彻:“哎呀呀”一声,重重拍拍前额。“我好糊涂,昨日竟忘了去长乐宫禀明这件事情,如今只怕反给窦太主抢了先机去恶口伤人。”

不能再拖了,刘彻传令摆驾,同平阳公主齐去长乐宫。就在太皇太后那里,刘彻很意外地见到了武强侯严青翟。他是太皇太后一边的人,应该没错,刘彻思忖着。他由此怀疑朝臣中只怕有几个不来长乐宫献媚的。

太皇太后是何等有心计的人?她会猜不透皇帝的心思?遂笑笑,武强侯是被邀来谈黄老之学的。“是呀,武强侯对黄老之学是颇为用心的。”刘彻的脸恭敬地向太皇太后垂着,却拿冷冰冰的眼神去斜严青翟。

严青翟是无法再呆下去,便讪讪地告退。

刘彻看看平阳公主,一个会意的眼神之后,就把窦太主胆大妄为派人去建章宫捉人的事说出来。太皇太后冷漠地听着,直待他说完,才道:“皇上,你错怪长公主了,那哪是堂邑侯府上的人,不过是些无赖侠少借机闹事罢了,想必是那个叫卫青的小吏惹上了他们。长公主已来对我说过了,连连对我说那五颗人头收得冤屈呢。”

刘彻此时叫悔不迭,都怪自己一时气恼,把人随随便便杀了,这时已是死无对证。若是带几个活口直接到长乐宫来,且看她们如何收场。这一下,刘彻是真的笑不出来了。

平阳公主也暗暗为皇上着急,为卫青着急。

“皇上，你可记得高祖以何治国么？”太皇太后却话题一转，问道。

刘彻不由一怔，一时说不出话来，倒不是无法回答，而是搞不清太皇太后究竟要在这句话后引出什么。

“以黄老无为。”他喃喃地答道。

“文帝呢？”

“黄老无为。”

“那么景帝呢？”太皇太后步步紧逼。

“也是黄老无为！”刘彻有些明白了。

“治国如何？”

“秦皇暴虐，民不聊生，如今是太平盛世，万民安居乐业，孙儿也依样画葫芦。”

“好一句‘依样画葫芦’！”太皇太后用无神的眼珠正视着他，“那你诏令广举学儒的贤良又为了什么？我更听得广川有叫董仲舒的儒生，公然在未央宫叫嚣诸不在六艺之科者，孔子之道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还说黄老之学为邪僻之说，可有此事么？”

“太皇太后说的是这事呀，”刘彻看看平阳公主后，做出一副释然的样子，容孙儿细细说来。那些腐儒只会株守古礼，一开口便是什么先王治国之道，全不知变通，孙儿也是久闻儒家有志济世，这才广延贤良。谁知一见却大大地不然。孙儿听他说先王之道，就质问他，那夏、殷、周三代为何亡了呢？他便回答不出。”

“那董仲舒甚是可恨，胆敢提什么‘罢黜百家’的话。”太皇太后恨恨地说。

刘彻早有动作，因此回话之际胸有成竹。“孙儿见这等儒生只会侈谈古礼，决心让他吃些苦头，已下旨封他为江都国相，我大哥素恶儒生，不出三天，董仲舒便会跑回广川去了。”

“皇上这样做，老身就安然了。”



平阳公主原也为刘彻很捏了一把汗，现在也放下心来。

“现在的丞相还是卫绾么？”太皇太后又问。

刘彻松弛的神经顿时又紧绷了起来。他忽然想到几个月前自己在长乐宫，她也问过同一句话，还劝刘彻罢免了他。刘彻虽然答应下来，但只是虚与委蛇，并没去做，老太太也一直没另作逼，这事就拖下来了。现在她又说起此事，仍会是罢免的事罢，我该怎么应对呢？刘彻思忖着。

果然，太皇太后又重提让卫绾告老还乡一事：“我看卫丞相也是老了，还是让他回家颐养天年吧。”

刘彻冲平阳公主无奈地摇摇头，平阳公主给他一个鼓励的眼神。

“老丞相虽然年迈，但能忠心赤胆。”刘彻鼓起勇气说。

“忠心赤胆也许有的，但头脑只怕老糊涂了。听说在先帝生病期间，他身为丞相主持朝政，却敷衍塞责，不认真去检查案件，滥杀了一些官吏，许多人对此不满呢。”太皇太后的口气生硬了起来。

刘彻一时无话可说了。

“卫绾一去，”他挑战似的抬起头，“请问太皇太后该由谁接任才好？”

“你是皇上，却来问我！”太皇太后摆出一副斥责的口吻。

刘彻是乘兴而来，却是败兴而归，不但未给窦太主迎头一击，反而丢了一个忠心耿耿的丞相。他欲哭无泪，想到自己身为一言九鼎的九五之尊，更觉荒谬。

忽然间他有点想那个侈谈天人感应的董仲舒，因为就是那个董夫子不厌其烦地敦促世人维护“三纲”，认为天地之合中，地必须上从于天，君臣之合中，臣必须服从君；父子之合中，子必须服从父；夫妻之合中，妻必须服从夫。在任何礼数中都没有一条“孙儿必须服从祖母”，而这个孙儿还是天下人的皇帝。

他知道太皇太后很喜欢幼时的自己,他那时曾经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可现在一切都变了,自从他成了皇帝那天起。

因为他不再想俯首贴耳。

可她却时时处处以行动以教诲让他明白:你要听话。

这真是最让刘彻无奈的事了。

时已进正月,从时间上说,现在已经进入春天,但放眼仍旧是冬天一副萧瑟的模样。老丞相卫绾站在梅花树下,拈髯独思。一树寒梅本如雪,前几日又恰才下了雪,雪把梅树妆成了白玉条,也不知哪些是雪,哪些是梅花。

董仲舒就站在他身后,明日他便要从京都长安直去江都王封地为国相了。

“冬日的余威虽在,这春天毕竟是来了,”董仲舒看着梅花若有所思地说。

卫绾已向皇上递交了辞职书,无非是说年迈无德,疲弩无以辅治陛下,愿交回丞相侯印,归老泉林,乞骸骨回,避贤者路。因为太皇太后向刘彻下了最后通牒后,刘彻不好直言,就让内侍们把太皇太后的话传出宫庭,半个月后已到卫绾耳中,他已明白皇帝的意思。耳顺之年,心情恬淡,一笑坦然,并未有丝毫介怀。其实他已经早已在向往故乡的山山水水了。

刘彻不免含泪应允,反倒是老丞相又说了些鼓励的话。

府中宾客都知道主人已经失势,早已风消云散,多半到武安侯府上去了。现在人人传言这相位是非武安侯来坐不可了。田蚡也曾来看望过丞相,言谈之间每以丞相自居,看来是觉得那相位是囊中之物了,单凭身为天子的舅父,这相位便大可做的。

“仲舒,那江都王为人暴横,不易相处,如不称意,那国相不做也罢!”老丞相对江都王刘非素来知底,这时便提醒他。



“老大人,我先去那江都走一趟,希望能传我儒家礼义,如其不然,也决不做有背仁义之事。”

“我只担心那江都王的脾气,你总是凡事小心些。”

“谢老大人明告。”

“也不是什么明告,”卫绾笑笑;“不过是让你心中有数吧。其实江都王那人脾气是坏了点,但并非大恶之人,你试着用孔子之术慢慢劝导他,也不是全无希望。”

“老大人,董仲舒突然想起一件事;仲舒有一事相求,还望你能答应。”

卫绾哈哈大笑起来:“我的丞相金印已被人拿走,却不知还能为夫子做些什么?”

“晚生想请老大人去街上喝一杯水酒。”

对这话,卫绾颇有突兀之感,他没想到董仲舒求的竟是这个。

“你请我去街上吃酒?”

“老大人可赏脸么?”

“自我任相以来,从未去长街上吃过酒。好,我如今也试试布衣的乐趣。”

“老爷!”府上的老仆杜忠气喘吁吁地跑进后园禀报:“有一伙骑马的恶少也不通报姓名,一定要硬闯进来见老爷。”

“可恼!”卫绾被迫辞去相位本就有些不能平息的怨气,这时又听有恶少竟敢闯上相府来,当真怒发冲冠:“我不过辞去相位一日,便有人来落井下石,欺我老迈么?我还能驾得战车呢。杜忠,去把仆佣召集起来,随我去斗那帮恶少!”蓦地在衰枯的心中反生一股不曾有的豪气。

“不用了,老丞相,我们这不是闯进来了!”

只见十余骑直闯进后院,人人锦衣,骏马如龙,为首之人不是刘彻又是哪个。

“皇上！”老丞相正要施礼，刘彻已跳下马来，捧住他的双手。

“老丞相和夫子正谈些什么？”

“我们正要去街上吃酒。”卫绾说道。

“去街上吃酒？”刘彻眼中一亮：“好，这个主意甚好，朕也要同你们一起去。老丞相已归相印，一身轻如沙鸥，我微服在宫外，夫子也未曾去江都赴任，好，我们大家不要拘于礼节，去随便喝一杯酒。”

刘彻只带了三骑，一个是卫青，一个是公孙敖，另有一个郎官，余者在相府候着。行到一条繁华街上，却只见一面酒旗悬挂，店中有三个酒保做活，一个美丽的妇人当垆卖酒。董仲舒深得儒家“非礼勿视”之戒条，因此只看了一眼便静心凝气，但心里已觉得这个妇人非但美貌，更有一种小家碧玉不及的娴雅气度。刘彻却未免多看几眼，心道：“这妇人若再小得几岁，须不让我的子夫。”遂大叫可惜。店中生意倒也不错，很有几个浪荡子弟。

一时，肆中又走出一人，着旧缁袍，携壶涤器，看似佣保，行动之间又像是个饱学之士。董仲舒指着他道：“老大人，这个酒保是我辈中人。”卫绾也觉得大有可能。

众人正要进肆，那个儒生模样的佣保却拦住了，只听他说：“诸位共有六人，小肆不敢接待。”

“怎么，你有酒不卖？”刘彻不免糊涂了。

“原来是这样，”老丞相却已经知道原由。

上古时，尽管桀纣一类君王酒池肉林，庶民饮酒的机会是很少的。大禹便已“恶旨酒”。周公更是颁布了第一部禁酒的法律《酒诰》，规定“群饮，尽执拘，予杀”；“禁饮于市，不可禁则缚而戮之”。《秦简》则记载不准村民卖酒，不以者有罪。文帝时有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

据《诗·豳风·七月》载，周时的农夫们只是到了十月农事完毕，



才能喝上一次酒。统治者们为争取民心,有时也特许百姓聚会饮酒,叫做“酺”。历代帝王凡登基、册立、大捷、丰收、大赦等均赐天下大酺,由郡县赐牛酒,与民同庆,时间一般三五日。

公孙敖走上前来,好言说道:“我看你酒肆中人已不少,还差我们几人么?你放心,我们总不会让你被罚了,酒钱加倍给你。”

这佣保见来人俱气度不凡,听他又酒钱加倍,也便动心。如今太平盛事,年景大好,虽有文帝的规定在,但已宽容许多。众人进肆,见铺的是蒲草编的席子,自有那酒保打酒上来。刘彻先吃一口,只觉酒味有异,便问酒保这是什么酒。

酒保说:“这叫秬鬯,是用黑黍和郁金香草酿的酒,远近知名。”

只见那个著旧缁袍的汉子洗涤酒器已毕,自去那美妇人身边坐下,持一卷书看将起来,时有摇头晃脑吟诵之状。看到得意处,便指简牘让美妇人看。那妇人用一种爱怜的目光看着他,两人时有悄悄话说,神态甚是亲热。

但无法听到他们说些什么。

董仲舒拽住一个酒保,问那人是谁。酒保低声说:“那是我家主人,蜀郡成都人,也曾着季糜裘,也曾有一琴一剑,一车一马,现在只有琴剑和这酒肆了。”

酒保说了一通,却独独未提主人的姓氏,董仲舒只好再问。酒保才说:“我家主人复姓司马,双名相如,字长卿,他最爱慕战国时赵人藺相如。”

司马长卿?是他。这个人可是写得一手好赋,董仲舒是久闻其名,但从未谋面,已有几年不见消息,想不到竟躲到天子脚下卖酒了。他少学技击,注重文字,先帝朝时被蜀郡太守聘为教授,在市中设立官学。后来,他曾干谒梁王刘武,被优礼相加,与梁王身边的邹阳枚乘诸人琴书雅集,诗酒逍遥。他撰得《子虚赋》誉重一时。

“那个妇人又是谁，莫非是他的妻室？”董仲舒又问。

“那正是主人妇，名唤卓文君，弹的好琴，又有美貌，是临邛一等一的人儿。在临邛他们二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酒保脸上多出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态，董仲舒一眼便看出来，又觉得他后面那句话别有含义，猜不透司马长卿夫妇在临邛做了什么不容世俗的事。

刘彻与卫绾互敬了一盏，心中藏着一事，不可不问。“老丞相，我今日见你，还有一件要紧的事相问，望老丞相教我。”声音自然是压得低低的：“你走后，何人继相位？”

“朝廷上人人都说相位定会由武安侯田蚡大人来做。”

刘彻不置可否地摇摇头。

“太后也希望武安侯做了丞相，可他资望尚浅，恐人不服，我心中另有他人。”

“我也有一人。”卫绾笑着说。

“不知我们所举是否为同一人？”

“那好办，”卫青插话道：“皇上和丞相大人只须各自写出，再印证便可。”

两人首肯，各自用指蘸酒在桌上写来。写毕，再去各看对方的，却原来果真同是一人，魏其侯窦婴。两人会心一笑。

在刘彻看来，用窦婴为丞相，有三种好处，第一，魏其侯喜欢儒家的治国之本；第二，用魏其侯为相可以安抚太皇太后；第三，魏其侯虽然是窦氏一族，但不为太皇太后所喜。先帝朝时，在一次欢迎梁王到京的酒宴上，景帝为讨太后高兴，便对梁王说：“我百年后，皇帝由你来做。”窦太后与梁王都大欢喜。在一旁侍宴的窦婴却站起来说：“天下乃是高皇帝的天下，父子相传是祖上的规矩，陛下醉酒失言，罚酒一杯。”经窦婴提醒，景帝遂连称醉酒，将立储之事，搪塞过去。从此后，窦太后视窦婴为仇。



## 第七章 太皇太后没想到会用窦婴为相

刘彻在酒肆里意外地遇见剑客朱安世,又戏剧性地得到舅舅送来的狗肉;在东宫,一个荐相,一个点相,太皇太后知道皇上是在往自己心上楔钉子;申公八旬入朝掌管议论,却一眼看出了操之过急的皇上背后隐藏着危机。

刘彻正要叫公孙敖去把店主人请来攀谈,却只见那班狂言乱语的浮华弟子忽的一时住口,竟像见了妖魔鬼怪,纷纷扔下酒钱,惶惶走出酒肆,四散走开。刘彻这才注意到酒肆外的又一声嘹亮马嘶,就见好一匹宝马,高八尺,长一丈,身如墨,四个蹄却是雪也似白。马上挂着一柄剑,却没有人,马的身边也不见人。

只有一匹没有主人的马。难道那班天王老子也不放在眼中的浮浪子弟竟是害怕一匹没有人骑的马吗?

卫青却识得这马。

刘彻不由拊掌大笑:“妙哉!此马已然雄壮,主人定然更加不凡!”

司马相如显然识得马的主人,抛下书卷走到骏马身边,轻拍马的肚腹,马也似见了久别的老友,温驯得很。当垆的卓文君嘴角上也多了一个浅浅的笑。她笑得很好看。

“那主人是如何一个暴烈的人物呢?”

自有酒保把酒放到空案上,不用说,是给马的主人备下的,一

石有余。汉人吃的酒不过粗有酒气,因此能多饮,但这人能饮一石有余,可算海量。

当乌骓马又一声长嘶时,马的主人来了,竟让刘彻颇吃了一惊,不是以游侠自居的朱安世又是哪个?他戴一顶高得出奇的切云冠,自屈原大夫投汨罗江后便极少有人去戴它;身上着一袭最是昂贵的狐白裘,这狐白裘是用狐狸的白腋毛拼接而成,古人有云“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可谓千金难求。他外加一层罩衣,昂贵的狐白裘自然要以锦衣为裼衣,这裼衣却并不把裘完全包住,如披风,无袖,拿丝条系于颈上任其飘拂,愈显狐白裘之美色。他形容颇见憔悴,一双眼睛却比那次见他时更加有神。刘彻喃喃自语:“人人都说先帝朝的酷吏郅都都有一双苍鹰眼,可郅都的眼与他相比简直像温和的小兔子。”

朱安世与司马相如把着臂进入酒肆,他没有注意卫青这边,直行到卓文君身侧,躬身一礼,卓文君也还了一礼。

只见朱安世自怀中取出一颗珠子说:“此珠乃夜明之珠,是皇帝的礼物,权送给嫂嫂。”卓文君夫妇深知他的脾性,但凡把话说出来,便从不收回,也只得收了这份大礼。

刘彻见他把自己的赠物随随便便就送了出去,也不禁有些恼怒。

且听得司马相如说:“朱兄什么时候也去宫廷上走了?竟然又得了皇帝陛下的大礼。”

“他自做他的天子,我自做我的庶民,井水不犯河水。这珠子嘛,是他输给我的。我本不要,就弃置在朋友府上,前日去时,他无论如何劝我取走,说是见珠如见人,我只好带了来献给兄嫂。”

一段时间里,平阳侯府本是他最愿留恋的地方,有美貌少女的多情,有知交好友的拳拳之心,有吃不完的美酒,有赏不完的舞。随着刘彻把卫子夫带走后,平阳侯府就成了他最伤心的地方,他时



常说,我该忘掉她,可他无论如何也忘不掉。卫青的离去也让他颇为遗憾。

前日他偶游平阳侯府,曹寿便竭力说动他带走夜明珠,他只好应了曹寿,把夜明珠带来给卓文君。他虽是游侠,但与司马相如同样雅好文词,一人以文,一人以剑,竟成莫逆。

“我怎么谢你?”卓文君问他。

“只求嫂嫂能用绿绮琴再弹一曲《凤求凰》。”

他话中有话,乃是影射司马相如以琴音挑逗卓文君的事。只惹得司马相如哈哈大笑,卓文君不免一抹酡红,但回想到那段风流往事,也不由醉了。

朱安世似有意似无意地向刘彻这边扫了一眼,浑没在意地又转过脸去,因为刘彻、卫青、公孙敖几人都背对着他。

他用大碗吃酒,说道:“酒实在是佳物,我不知道造酒的是哪位贤者,如果知道了,我会把他像太一天神那样供奉。”

“古书有云: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献之于禹,禹饮而甘之,看来仪狄作酒醪是无疑了。另有逸文称杜康作秫酒。古来盛传的酒神总不外乎这二人。”司马相如说。

“好!”朱安世以箸击案,“古有仪狄作美酒,劝世人忘忧,今有长安朱安世以长剑一柄为世人解忧,可叹,可敬!”

“你一柄剑又能救得多少世人?”

“依司马兄的说法呢?”

“孟子有云:达须兼及天下,这天下是非达无以济的,故孔子也要就仕。”

“为什么要救那么许多?圣人以天下人为刍狗还算罢了,若是他们自己也甘于做刍狗,为何还要救他们?有多少大人物,如始皇帝,莫不是抱济世救民之心来入世的,到头来,扰攘一场,却只给世人带来更大的灾难。想秦宫已是衰草萋萋,却不知百年之后,汉阙

又会是什么情形。”

“不要管那许多了，吃酒！”

“吃酒！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吃酒！”

话里有那么一股子浓浓的宿命情绪。

刘彻比朱安世更信天命，更惧怕世事无常，但他同样也相信自己是受命于天的赤虬。他前面的几个皇帝做得都不错，休养生息，给他留下了一个相当好的局面。可他不甘于再这样维持下去，以至到自己的儿子，他要学前无古人的始皇帝，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那时自己会重新变成一条赤龙，乘云车，入云蜺，游微雾，骖恍忽，以天为盖，以地为舆，纵志舒节，以抚四方。刘彻想得出了神。

忽听朱安世叫道：“咦，他们找上我了。”

“谁？”司马相如抬目四望。

“武安侯田蚡大人的家奴。”

“武安侯的家奴？”司马相如好生紧张，“你是怎么惹上他们的？”

“哼！”朱安世冷笑着，“有一条恶狗在街上伤人，有人把狗打死了，而有人却要那杀狗之人为狗偿命，而狗么就是田蚡大人豢养的。”

“是你杀了狗，这狗杀得好！”司马相如拍案说道。

“你把我的剑看成了屠狗刀了么？狗可不是我杀的，不过是我救了那杀狗之人罢了！不过，现在勿须害怕了，我们有了评理的人，一个大大的贵人。”朱安世撇下听得越加糊涂的司马相如，来到刘彻身前，作势要跪。刘彻怕他惊动了路人，挥挥手让他免开尊口，只说：“这事好说。”卫青、公孙敖都过来与他见礼。

几个人刚刚寒暄完毕，果然一群提剑挺矛的恶奴赶过来。朱安世不等他们靠前，先自走出去，大声喝道：“你们这帮狗奴才，可



知道这店中坐的是谁吗？大中大夫卫青、大中大夫公孙敖、丞相卫绾俱在此，还另有一位贵人。你们乖乖回去对武安侯说，那位贵人让他把狗烹来下酒，不得迟延。”

那些家奴气势汹汹地纠集人手赶来，且听说酒肆中多了这么个大人物，一时狐疑不决。看酒肆中几个人果然不同凡俗，不敢轻举妄动。就选出一人回武安侯府去请示，另有一些人则围在酒肆前。刘彻见他们为了一条恶狗如此兴师动众，心中甚为不快，回头问卫绾：“丞相猜猜看，武安侯会怎么做？”卫绾摇摇头，表示无法猜测。

刘彻对朱安世说：“卫青已得我重用，你想好了么？”

“朱安世只求做个山野村夫。”

“你还是不想留在我边。”

“山野村夫疏于礼义，怎能同高人雅士同班。”他说话的姿态很是谦卑，就像一个家奴面对自己的主人那样，可他的回答却丝毫没有拖泥带水的地方，就像他那柄很少出鞘的剑。

“我就知道你不会答应我，”刘彻对他的回答早在意料之中，这正是他向往中的那类游侠。对此他生气，但也尊重。“侠以武犯禁，你喜欢做侠，我的责任是把你们这类人绳之以法。罢了，我不想强你所难，终有一日，你会自己来求我的，那时我们再谈该让你做什么。”

司马相如诧异地看着这个年轻的贵族，但他很理智地没有去问谁什么。

不过，终于让刘彻和朱安世诧异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武安侯田蚡让人送来了狗肉，香喷喷的狗肉。

武安侯最喜爱的狗成了一锅狗肉，谋士籍福建议他这样去做：“没必要为一条死狗坏了别的事。”

田蚡有点不乐意。籍福就对他说,那个要求把狗煮了送去的,不是卫绾,不是卫青,也不是公孙敖,你认为那贵人是谁呢?

“总不至于是皇帝陛下吧。”

“就是皇帝陛下。当然那人也可能是一位王子,可有哪一位王子会让卫青、公孙敖陪着出去呢?”

田蚡细细一想,果然觉得那贵人大有可能是皇上。

等送走了煮好的狗肉,籍福问田蚡:“将军以为卫绾退位,由谁来继相位?”

“我做不得么?”田蚡对他的问话很不高兴,田蚡想做丞相,世人皆知。

“将军,我以为丞相之位做不得。”

“我做不得?”

“岂止做不得,即便做得也要双手送出去。”

“送给谁?”

“魏其侯窦婴。”

“此话怎讲?”

“将军自问与魏其侯孰为贵?”

“不分伯仲。”

“谁贵得久呢?”

“窦婴在吴楚七国之乱时做过大将军,立有军功,若问贵得久,我不如他。”田蚡只得承认这一点,虽然这让他很痛苦。

“魏其侯得贵已久,普天下之士人都归向他。今将军初兴,大不如也。”

“难道就白白相让于他,我好不苦心。”

“不然。将军可曾听说皇上又要复设太尉一职?”

“那又如何?”

“太尉一官,前时或设或废,惟有周勃、周亚夫父子两任太尉,



及迁为丞相后,并将太尉一职停罢。皇上如今又要复设此职,将军可觉出此中之微妙么?”

“皇上欲命我为太尉?”

“只怕就是这样。如今东宫专权,皇上事事请示,而魏其侯为太皇太后兄长之子,将军乃是太后之弟,若从常情上说,这相位也应该让魏其侯去做。皇上既有此意,又不好向太后有交待,故此又搬出太尉这官职。”

田蚡听他果然说得在理,不由默然。

“将军何必不快,太尉掌管军队,不输于丞相。尊贵上同一等。”

“话虽如此,总有先后。所谓丞相,上承天子之命,助理万机之意。丞相是百官之长。秦始皇创三公九卿制度,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丞相为三公之首。他有权任命二千石官吏,有劾奏百官与执行诛罚之权,有主管郡国上计与考课之权,有统领百官朝议与奏事参决之权,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呢,怎么是这个太尉能比得了?”

“来日方长,将军何必只争朝夕?”

“百年之身,倏忽已过。”

“何必如此长久,太皇太后去日,便是将军独握朝纲,莫敢有人比肩之时。”

“依你说我如何去做?”

“先见太后,再见皇上,表明传言武安侯凯觐相位,俱不足信,自惭德薄,力主魏其侯为相。皇上正在左右为难之时,将军如此深明大义,必是感激。小人再把将军让贤之事传遍长安,将军必能得让贤大名,不失反得。”

“也罢,只便宜了魏其侯。我便进宫去见太后,让她告知皇上。”

田蚡去见太后,正巧刘彻、平阳公主、修成君都在。田蚡索性当众直言,自惭德薄不能胜大任,极力推举魏其侯为相。刘彻不免欣喜,太后不免赞叹。事情就这么定下来。田蚡依照籍福的话力主免御史大夫直不疑的官职,直不疑是学纵横术的,早就为刘彻所不喜,如今又有了舅父这番话,更为了能推行儒术,便觉得直不疑这个官职果然要免。

“何人可以接任,舅父有人选么?”

“魏其侯好友代人赵绾,儒士出身,为人耿直,这监察百官正需要这种人。”

“好,我明日见他。”

刘彻告退时,太后不免又叮嘱一番。太后也知道他冷落中宫一事,皇后虽有不对,但终归是皇后,何况还有个太皇太后,因此不宜宠那个卫子夫,一门皆富贵,似乎过于恩宠。但皇帝告诉太后,自己如此宠卫子夫,是因为她一宵承恩之后,已怀妊在身。皇太后听了这才释然。刘彻尚年少,但似乎特别在乎子嗣,一定程度上,陈阿娇不争气的肚皮特别让他窝火。他在卫子夫身上做的梓树梦,奇迹般地应验了。

再说皇后陈阿娇,自从前些日子母亲着人去建章宫抓卫青的事发生后,便更加感觉出了皇上对自己的冷落。近日忽又听说卫子夫已有孕,不禁连连叫苦,思虑再三之后,索性打起精神再去见皇上,以求寻机再挽回点什么。

刘彻这几日正是意气风发,又恨皇后和窦太主眼里没有他这个天子,因此便不像往日那么温言劝慰她,话儿反倒有几分生硬。“我身为帝王,妃嫔美女如云,这几年来专寄于你,从不临幸她们,可你却不能为朕带来一子半女,朕有什么办法!只好另幸卫子夫,求育麟儿。庶人尚知无后为大,不孝之首,何况我万民之君呢。”

这一番言词只说得陈阿娇哑口无言,垂泪退下去。之后,便一



面出重金求医,屡服宜男的药品,一面和她的老母多方设计,想把卫子夫除掉。

刘彻自馆陶长公主派人去建章宫捉人后,知道她还不会罢休,定会再做些什么蠢事,因此格外小心地保护卫子夫。卫子夫也留了心,每次饮食,必有宫女先试,果然有一个宫女中毒死去。刘彻的怒气是不消说了,但又没有证据是皇后做的,只好暂时忍下一口怒气。卫子夫日处危地,虽几番遇险,却在皇帝的保护下终得平安。

皇后与窦太主咄咄逼人,刘彻又不好采取强硬的应对措施,就这样,那位至高无上的太皇太后还是满心的不高兴,三番五次地批评刘彻不该冷落了阿娇。刘彻只要一听是太皇太后召见,就头皮发紧。

“孙儿也不是有意要冷落了她,只是为了子嗣,才宠上卫子夫,她已怀妊在身。”一次在受到太皇太后的数落之后,刘彻鼓足勇气辩解道。

“卫子夫有孕在身固然可喜,可阿娇毕竟是皇后,怎么能拿她与阿娇相比?”太皇太后质问道。

“您老人家可是冤枉孙儿了,孙儿向来没有拿她们二人相比之意,总是阿娇多心吧。”

“你别是埋怨我这老糊涂多心吧,”太皇太后不高兴了;“你是皇帝,要宠谁便宠谁,哪里是我们这些人能规劝的。”

“孙儿哪敢埋怨您老人家呢。唉,细想想,孙儿也有不对之处,阿娇脾气不好,我还是应该顺着她一些。”

“这就对了,”太皇太后的话语也缓了许多;“你可千万不要忘了,她们母女助你可是良多啊。”

刘彻见太皇太后又搬出当年的事情,不免愤愤起来。他最是听不得有人说自己的帝位来得侥幸,什么“金屋藏娇”助他为帝,窦

太主从中斡旋功高无比等等。不，我是赤髯转世，我是命中的帝王，我受命于天，是真龙天子。他盯住太皇太后有点恶意地看了片刻，冷笑了：“你这瞎了眼的老人家，难道你就不能把你的嘴闭上，别再喋喋不休吗？我是皇帝，你是太皇太后，你也是我的臣子呢！君臣之言中臣必听从于君，你们这些人难道没听过？”由太皇太后想到了黄老，刘彻几乎要诅咒起来。都是那两个混账老儿惹的祸！什么“无为而治”，扯他妈的蛋！儒家讲过《春秋》中有“一元”之说，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一是万物的开始，一元就是万物始于大，只有开始于大，才能正本清源，而帝王——我刘彻毫无疑问应该作为这个一元，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正四海。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不待我！”刘彻几乎要喊叫出来。

“代地人走了？”太皇太后却没头没脑地问了这么一句。刘彻竟一时没能反应过来太皇太后是在问什么。

“唉，真难为那个老卫绾……”太皇太后又一声叹息。

刘彻怔住了。太皇太后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她老人家下令把卫绾的相位去掉的吗？别是假惺惺吧，遂来了个答所非问。

“御史大夫直不疑也被免官。”

“我不是问这个，我是问丞相由谁继位。”

“孙儿认为魏其侯是老臣，先帝朝时立有军功，丞相一职非他莫属。”

“魏其侯？”这回是太皇太后惊讶了。她早听到过外面的传言，说皇帝属意武安侯，难怪嘛，武安侯是他舅舅。可太皇太后并不担心，武安侯虽然是皇帝的舅舅，可他一样要听东宫的金轮玉旨，反倒是这个本家侄子窦婴，真有点叫人不放心。先帝废刘荣为临江王，窦婴据理力争，倒是站在她一边，可在梁王继位的问题上，他却公然跳出来横加反对，使梁王的皇帝梦成为一枕黄粱。就为此事，太皇太后一怒之下寻机除了窦婴的门籍，不许他上朝言事。



虽然如此,但平心而论,在自己娘家子侄晚辈中,就这个窦婴还算个人物。吴楚七国之乱时,皇上发现宗室中没有一个人比窦婴贤能,想拜他为大将军,可他坚决辞让。自不必说,那是做给自己看的。最后皇上急了,说:“如今天下方急,王孙(窦婴字王孙)你还要让到什么时候?”他这才肯回到朝廷。他是个大将之才,能进贤,轻财货,所得赐金,都陈在廊芜下,军吏走过时,任其取用。窦氏一门,没有人能胜过窦婴啊!可遗憾的是,他却与自己离心离德。

“他是外家,用他为相怕被人冷言。”太皇太后以格外平静的语调说。

“不用,用窦婴是众望所归!”刘彻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听到太皇太后又一声叹息,刘彻竟有了无法言说的高兴。他就是要把这根钉子钉到长乐宫的肝脏里,让她难受。皇帝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为了扩大这种效果,刘彻又说:“晋平公曾问于祁黄羊,南阳无令,谁可为之,祁黄羊举了仇人解狐。晋平公又问于祁黄羊,谁能为尉,祁黄羊举了儿子祁午。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所谓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长也。您老人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狡猾的刘彻竟把这个问题扯到了公与私的上面,并引用了好大一段黄老之言,巧妙地把太皇太后所能提到的问题都挡回去。

老太太脸上微笑着,心里却在叫苦,只好看着这个被她开除门籍的窦氏子孙轻松地站到了相位上。她看到了,刘彻利用的将不只是魏其侯的才能,还有他对儒术的推崇,他的强硬,他和自己的矛盾。她敏感地觉察到刘彻要用一场行动来无声地反抗自己。她冷笑了,她并不惧怕,她知道自己是怎么做上皇后的,她也记着孝文皇帝是怎么从吕氏的腥风血雨中杀将出来的。她有足够的冷静。

“我素好黄老，不悦儒术。”太皇太后又把话题一封。

刘彻只好耐着性子，由太皇太后把她的话题继续下去。

“我不像那些儒生那么尖刻，从前那个博士辕固生因为尚儒，便一力绌老，说什么是家人常言无足道哉。辕固生与黄生争论汤武，黄生因与他所言不合，他便劝皇上赶走黄生。我不会那样做，只要是为了江山社稷，儒术何尝不可用。只是儒生尚文，徒事藻饰，不可不戒。你听明白了吗？”

刘彻知道该告辞了，便连连应允，脸上虽笑着，心中毕竟有些不快。在退出时，恰有个小太监不知为了什么乱跑，一头撞翻随着刘彻的内侍。小太监知道闯了大祸，忙跪下请罪。刘彻蓦地恶向胆边生，一脚踢去。你想他年轻力壮，又曾追逐熊豕，这好好一脚踢出，一个娇嫩的孩子哪里受得了，哎呀一声，翻身便倒。长乐宫的人个个吃惊不小，但却不敢轻动，等皇上去远了，才去看那孩子，已是出气多入气少。人人不免感叹君威难测。

代地人卫绡终于去了。

御史大夫直不疑免官。

可有魏其侯为相，武安侯为太尉。

两人都举荐代人赵绡继御史大夫任，并又荐入同是儒生出身的兰陵人王臧，此人原为太子少傅，这次授为郎中令，掌管宫殿掖门保卫。儒家最看重繁文缛节，董仲舒对策中要立明堂，辟雍，改正朔，易服色，赵绡、王臧也要来这一套，不可有违古制。

刘彻早有此意，在奏疏上批“可”。叫他们详考古制，采择施行。儒士们都说明堂者乃明诸侯尊卑，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于六年在明堂受诸侯朝贺，制礼作乐，颁度量，它能把天子那独尊地位充分地显示出来。刘彻梦寐以求的就是这个。可赵绡、王臧虽然热心古制，却又告诉刘彻古制已失传，详考却难。

刘彻不免问：“然则可请教何人？”



两人乘机把自己年已八旬的老师鲁地宏儒申公搬出来。申公原是故楚国遗臣，吴楚乱时，楚王刘戊响应吴王刘濞，申公极言不可，刘戊大怒，一气之下把他与一个白生系在一起，穿赭衣，就市司舂。楚王刘戊兵败自焚，申公自然免罪，便回老家设帐授徒，桃李满天下，门下有弟子千余人，赵绾、王臧在他门下专门治《诗》。此时，两个学生无计可施，便决定不顾恩师步履艰难，请他出山指点迷津。

刘彻甚为高兴地说：“申公其人，朕已久闻其名，就请教于他。”即刻就让使者以最隆重的礼节，束帛加璧，安车蒲轮，去迎接申公入朝做太中大夫，此职掌管议论。

使者到了鲁地，读了皇帝诏书，献上礼物，申公听说皇帝要兴先王之道，自然大大地高兴，但对于让自己出山，却是有些踌躇。这毕竟开不得玩笑，年龄不饶人啊！人到八旬，双脚已经迈近了棺材，那可真是老眼昏花，腿脚不知深浅。可是天子的旨意能违吗？况且又是门生举荐。申公在经过一番权衡之后，装着先王之道的那颗心终于又躁动起来，遂收拾一番，告别家人，西行入京。

月余的风餐露宿，终于到了长安。刘彻见申公须发皆白，道貌高古，比董仲舒又自不同，因此格外尊敬。当下传谕赐座，访问治道。他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最感兴趣，也想从申公嘴里掏些另一些意思。

申公安坐着，沉思片刻，缓缓说道：“为治不在多言，但视力行何如。”说完这句话，便即住口不言。刘彻再问他，他就哼哼哈哈。

待了老半晌，刘彻仍不见申公要说什么，初时还以为他在思忖言辞，最后才看出老头儿根本没有口若悬河的意思。

“难道我备了厚礼，恭恭敬敬把他请到长安，就是为了听他两句废话了事？”刘彻一时大失所望；他老糊涂了，他根本已经无法回我的话，八十多岁的人了。”





心中虽然是大大的不快,但刘彻念他有大儒之名,又年迈德高,且是赵绾、王臧的老师,究竟不好动怒质问,也不好随意打发了他,便苦笑着摇摇头,决定让他做个太中大夫,安置在鲁恭王刘余在京都的官邸中,让他去和二位高徒共商明堂、天子巡狩、改正朔、易服色等事情。

送走了申公,一个呵欠之后,刘彻忽又觉得老头儿不开口似乎另有玄机。他问上大夫韩嫣:“朕问他数言,他却不过回两语,你说他是老糊涂了呢,还是另有计较?”

刘彻和申公交谈,上大夫韩嫣一直在侧,也算是旁观者清吧,所以径直答道:“依臣看,申公似乎是不愿来答,而不是回答不上。”

“他为何不愿回朕的话?朕待他亏了礼数么?”不等韩嫣回答,刘彻先自说:“那肯定不是。朕待他甚厚。”

韩嫣嘻嘻一笑,便不再说什么。

刘彻看着嘻笑的韩嫣,脸上一时有了笑意,但在心头却仍笼罩着一层迷雾。

再说那申公,告别皇上之后,在两个高徒赵绾和王臧的引导下,乘车赶到由皇上指定的鲁恭王官邸安歇。老师刚被安置落座,学生便问皇帝向恩师询了些什么话,申公一一说来。两人又问老恩师是如何作答的,申公便嘿嘿一笑。待赵绾和王臧得知恩师对皇帝的叩问竟是敷衍了事,不免惊讶,遂叩问申公明堂辟雍古制,老头儿又拿出对付皇帝的手段,微笑无言。

申公不回答高徒的问题,却问起朝中情形,赵绾、王臧倾其所知详细讲来,把东宫擅权的事也一并说出。申公听到太皇太后一手遮天又笃信黄老,不由把两道白眉皱起,他问赵绾:“那你说皇上此时抑邪僻之说独兴儒术时机合适么?”

“合适。”赵绾看看王臧,不假思索答道:“虽然我朝用黄老,但终归不合先王之道,文帝时已设立经学博士,广招弟子受业,影响



甚大。景帝又使卫绾为太子之师，如今朝廷中的许多大臣都倾向儒学。当朝丞相魏其侯，太尉武安侯也莫不尊儒，又有天子扶持，何然不行先王之道。天子已下诏诏令各郡守举荐贤良罢逐申、商、韩法家之徒和苏秦、张仪之辈，我儒教大兴当在今朝。”

“太急，太急！”申公捻髯说出心中的隐忧。

“夫子，急在何处？”

“急、急、急！莫、莫、莫！冒昧进阶，自取祸殃。”

这是申公对高徒说的最后一句话。赵绾、王臧未免大大地诧异，只道是申公远来辛苦，不便遽问，因此请师尊先自安息，两人带着一肚皮的疑惑退出。

黑夜来了，一盏灯下，八十岁的申公犹然坐着。他的心情很沉重，正和刘彻及两位高徒地过分乐观鲜明的在对立着。春天来了，虫儿的叫声已透过窗纱传进来。此行是福还是祸呢？这些人总认为儒家治先王之道，先须立明堂、辟雍，这岂是我辈所急？赵绾对那位太皇太后言辞尖刻，一味地责她不循古礼，事情哪有那么简单的？但愿他们能小心啊！不小心可不好。也许我真的老了，怎么总有一种不详的感觉像迷雾一样把我罩在里面呢？也许我说的少了，可我说的多了，就能议事而成么？疑问和不安折磨着这位敏感而多虑的老人。

也难怪申公多虑，以他这把年纪，他经见的还少吗？况且七十知天命，人到了八十，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成败荣辱都成了过眼的烟云，还有什么看不透呢？他已经不像他的弟子那么执着地探求行先王之道后的那种大光明了，他开始用老年人特有的宽容和平静来审视各种思想派系之间的对抗和融合。

“是福是祸，春梦一场，我还有什么好忧虑的。”他笑了笑，吹灭了灯。这令人可怜的初春之夜浸透在飘渺的月光里。

武安侯府上的籍福求见丞相窦婴。窦婴一向对武安侯和他府上的人无甚好感,他也从不假以辞色,而是冷着一张脸,不苟言笑地接见了一副奸相的籍福。丞相很不喜欢这个人,他认为这个人的眉宇之间隐藏着一种奸诈。

“太尉差你来的?”

“晚生素钦敬大人,特此过来拜访。”

“碌碌之辈,有什么好让人钦敬的?”

“君侯资性喜善疾恶,故方今的善人皆誉君侯,君侯至丞相位决非靠了虚名。”

“你说你家太尉吧。”武安侯田蚡向皇帝让贤一事已传遍长安,这让窦婴很不乐意,他始终认为无论田蚡有否让贤,丞相之位都应该是自己的。而狡诈的田蚡在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使出这么一手,极其卑鄙。

籍福笑笑不答,又说道:“善人虽誉君侯,然而恶人也毁君侯,恶人又总是要多一些的。”

“你究竟要说什么?”窦婴冷冷地问。

“管仲有病,桓公去问他,仲父病得这么厉害,让人心伤,你走后谁人助我理国政?桓公说出鲍叔牙,他认为鲍叔牙和管仲是至交,所学有相同,管仲定是高兴的应允。管仲却说,不可。他又说,这个人我很尊敬他,他为人清廉正直,有口皆碑。但是他也有致命的弱点,不如他的,他从不亲近,一听到别人有什么过错,就会终身不忘。桓公又问隰朋如何。管仲说隰朋是可以的,这个人,上志而下求,并不以比不上黄帝为丑,对那些比不上自己的,只觉得忧伤。他治理国政,有些事装作听不到,对于事物,他不强求都去了解,对于人的过错,他有时装作没有见到。故而隰朋可以为相的。”

“你究竟要说什么?”窦婴颇不耐烦。

“君侯能兼容,则为相可久,如果不能,不日便可毁去。”籍福也



直言不讳。

“黄老之徒专爱说些什么水至清则无鱼，误国之言！我既然为相，就得为皇上分忧。对那些专门兜售误国之言者，就得要狠下虎狼药，让他们三缄其口，不如此，难得有个朗朗乾坤。”

“他果然不听！”籍福心里暗道，脸上却是一笑，又说：“如今宗室和窦氏家族中颇有一些品行不端者，丞相该如何做？”

“禀明皇上，一律纠察！”窦婴毫不含糊地：“我早就心中有数，但只求不要落在我的手中。我为人臣，不求智而用私，只想愚而用公！”

“这样的话永远不会从武安侯的嘴里说出的。”籍福这样想。无话可谈了，他说：“君侯此话，让人可敬。告辞。”

他走了，只留下窦婴的冷笑。

籍福回到太尉府，田蚡适才寻他商量事情没有找上，便问他去了何处。籍福告诉他自己去丞相府了。田蚡倏然变色，冷笑一声，“去向新丞相祝贺了么？”

“我是为太尉而去。”籍福不慌不忙。

“怎么反而是为了我去？”

“我去劝他兼容。”

“他必不答应，他这个人自诩清白如镜。”

“他是不听。”

“那你又为我做了何事？”

籍福没有直接回田蚡的话，只是说：“我另探听得丞相欲纠察宗室及窦家不肖者。”

“老窦这事可做得莽撞，我可得劝劝他。”田蚡冷笑着说。

“窦婴被太皇太后除了属籍，一向愤愤，这回必借丞相之位、天子之信任以雪前耻。”

“这会触怒太皇太后的，对我们未必有什么好处。”

“岂但有好处,而且还大大的。何以见得?太尉您想,窦婴只知道自己与太皇太后有隙难平,必欲向诸窦开刀。却不知唇亡齿寒,那是摆明自己与窦氏决裂了,而且还会得罪宗室。他这丞相是做不长的。”

“谁希望他坐长呢?”

两人不由笑起来。



## 第八章 魏其侯不通权变失之过急

魏其侯上任初始 ,锋芒直指外家宗室 ,武安侯知其在不捅马蜂窝 ,兴灾乐祸。除掉属籍的窦氏子孙自恃有太皇太后做靠山 ,有恃无恐。

窦婴心里一直有股怨气。他至今念念不忘自己是怎么被太皇太后排斥的 ,排斥也便罢了 ,竟把自己开除属籍 ,自己姓窦 ,却在姓窦的人中得到的白眼最多。还是先帝垂怜自己 ,这些年来 ,他一直等着一个机会去向太皇太后报复 ,现在他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 ,他认为机会终于来到了。他还要做给皇帝看看 ,自己荣登相位 ,并不是田蚡的推让。

他原本是个冷静的人 ,可现在他的心被一种火烧着 ,他本来还该忍耐一些 ,他却等不得了 ,他要走一条激进的路。

窦婴写奏疏直到深夜 ,他的夫人郑氏来到室中。“夫人还未睡么 ?”窦婴搁笔问。

“相爷不睡 ,我哪里睡得着 ?你还要写到何时 ,夜这么深了。”郑氏不无幽怨地说 ,“自你拜相以来 ,每日彻夜苦思 ,过度操劳 ,我看你头上白发又添了许多。就算国事要紧 ,也该爱惜身体才是。”

窦婴颇为感动地看着夫人 ,伸个懒腰 ,笑道 :“夫人 ,你就甭为我担心了 ,看我一餐斗米 ,肉数斤 ,虽不比廉颇 ,却也无累垮之忧。昨日我还随天子持长矛入苑博野猪呢。”

“相爷又写什么？”

“我正在考虑，怎么让皇上减少卫士一万人，停止喂养苑马，将苑地赐给百姓耕种。举谪外家宗室无行之徒，除去他们的属籍。再使留在京城的王侯就国，勿使留在京中整日价花天酒地。如此可兴太平。”

“相爷，有一句话，贱妾不知当讲么？”

“但讲无妨。”

“贱妾私以为，检举贬谪诸窦宗室无行之徒，似乎太急。相爷何不再等一些时间，或者只是先传出话去，探听一下太皇太后的意思？”

“我是一国之相！”

“相爷一片忠心为国可敬，可姑姑却难免认为相爷要和她分庭抗礼。她对你疑心太重，但凡有事情牵涉到她，她定会认为是你……”

“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因为他肯直言相谏。我一心为国报答圣上知遇的恩德，何惧宵小的冷言。谅太皇太后也找不到陷害我的理由。我窦婴为人不以私心、不贪财货，夫人何尝不知，你不必多心了。”

“相爷……”

“夫人《鸿范》有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夫人不必多言，先去安歇吧，我一时便好。”

郑氏见夫君听不进去，也不敢再说什么，只好回房歇息，只是一颗心却不能安静下来。

窦婴费了一夜的时间写好洋洋万言的奏疏，第二日上朝，先让内侍呈上去。刘彻细细看罢，半晌无言。太尉田蚡却开口说道：“陛下，丞相奏疏臣可一看么？”刘彻让内侍递去给他。

等田蚡看完，刘彻问道：“丞相这兴太平的奏疏，所言甚广，太



尉认为如何？或者有轻重缓急？但请直说吧。”

田蚡先看窦婴一眼，慢慢说道：“这振兴教化、施行恩德，大可即行。古来确立教化，乡里论年龄，朝廷用爵位，扶世导民莫过于恩德。此所谓治道之始。丞相说年满八十者可免除两个人的口赋钱（十五岁至五十六岁的百姓每人每年出一百二十钱），如此甚好。老臣以为，何不再添一条，年满九十者，还可免除他家中的口赋钱（七岁至十四岁的儿童每人每年出二十钱），这才算得恩德之重。”

“太尉言之甚是。”赵绾表示同意。

“太尉看我这奏疏中何不可行？”窦婴面色阴沉地问。

“举谪诸窦宗室无行者除其属籍，非不可行，只是不可操之过急。陛下何不为外家宗室下一道诏书，就说陛下欲推行儒家礼义，治先王之道，外家宗室放浪子弟宜深自收敛；一年之后，但凡有人仍不知悔改，那时再除了他们的属籍，谅他们再无什么话好推诿。如此骤然施来触动必多，不算上佳。”

“太尉说的有道理，”刘彻觉得田蚡的话很合自己的意思；丞相以为太尉之言如何？”

“臣看不必。”窦婴反驳道：“陛下，以臣看来，现在的情形不是操之过急，而是失之已晚。如今天子欲行教化，外家宗室应首当其冲。天子不重则不威，不威则不坚决，不坚决则令难行。宗室外家向来缺少管束，无行者众，为害甚重，若只用礼义去纠正他，实是无用，白白耗费许多时间，又会给他一个天子无心的错觉，便会越发恣意猖狂。”

其实，窦婴还是认为田蚡的话是有道理的，但他一心要斗过田蚡，田蚡的每一句话都刺耳之极。便仍极力敦促刘彻施行自己的上疏之策。

刘彻又何尝不觉得窦婴贬谪外家宗室有点儿太急，正如田蚡所言，会触动甚多。他打算先和东宫打个招呼，看意思再行。但他

正当意气风发之际，最容不得那句‘天子无心’的话，这很像是窦婴在讥讽他在与太皇太后之争上是有心无力。他不能忍让，他要做给丞相看，皇上才是万物皆统一元的那个“一”。

“就依丞相之话去做吧！”刘彻发话了。

“陛下，臣有一事要奏。”田蚡说。

“太尉奏来。”

“陛下自继位以来，招贤纳士，贬谪豪强，这固然重要，臣以为另有一件事更是不容忽视，否则为祸不远。”

刘彻听他说得如此严重，也不禁动容，赶紧问他：“太尉说的是何事，朕竟忽视了？”

“匈奴！”

他把‘匈奴’两个字重重吐出口来，满朝文武大臣果然莫不现出一种忧虑之色。匈奴带给汉王朝最深的屈辱，那是没有人能忘记的。匈奴是一个居住在汉王朝北部的以游牧生活为主的民族。秦汉之际，冒顿单于拥有骑兵三十余万，东灭东胡，北服丁零，西逐大月氏，南降楼烦、白羊河南王，统一大漠南北。把当年秦朝大将蒙恬略定的散地，悉数夺回，兵锋直达燕、代两郊。刘邦建国六年，匈奴发兵攻马邑，次年十月，刘邦亲率大军三十万北伐，由于轻敌冒进，被围于平城的白登山七天七夜，若非陈平用了难以启齿的奇计，刘邦只怕无以突围。自此以后，汉廷不敢再战，采用了建信侯娄敬的和亲之策，实际上便是献女、进贡，屈辱求和。

刘邦驾崩、吕后专政时，冒顿单于致书吕后欲娶她为妻，来中原做皇帝，可说是尽施侮辱之能事。吕后那样狠辣的人物，对于如此的挑衅，也不敢轻启战事，只好忍辱致书作答，称自己已年老色衰，发齿坠落，配不上单于，以卑躬屈膝换取休养生息的环境。

吕后那封让每个刘氏子孙脸红的回书被刘彻深深记在脑海里，老丞相卫绾做太子太傅时常常以剑击柱长叹。他对刘彻说：



“敌得过敌不过匈奴确是大事，可我们被匈奴吓破了胆是不应该的。现在朝中之人一说到匈奴，都会说和亲，认为那是最好的办法。可老朽以为这终不是长久之策。北方苦寒，匈奴人认为中原是气候宜人、物产丰盛的地方，他们的铁骑会不断地南侵入犯，直到踏过长城。单于致书吕后相辱，吕后欲发兵征讨，舞阳侯樊哙欲将十万大军出击匈奴，中郎将季布却说樊哙当斩，理由是高皇帝三十万大军尚且被围七日，区区十万兵马，却不是以卵击石吗？季布还说什么，夷狄情性野蛮未化，我邦何必与它计较，他有好言，不足为喜，他有恶言，也不足为怒。但今老臣却要讲，当斩者非舞阳侯，乃是季布。老臣若是生于高祖时，当以颈血溅季布小儿。”

卫绾与刘彻说到后来，一老一少都一齐痛哭。

如今田蚡一说到匈奴，刘彻的心上便像被划了一刀似的生痛，他一闭上眼，便会想起老丞相当年痛哭流涕的样子。他口中竟至喃喃念起了那首因为白登之围而流传的歌谣：“平城之中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

“太尉！”柏至侯许昌站起来，他显得相当激动：“匈奴未乘少主登基，南下骚扰，你此时提出只怕不当。”

“何为不当？”田蚡反问。

“惠帝年间，舞阳侯樊哙自称可以十万大军出击匈奴，中郎将季布认为他大言不惭，当斩。吕后明智，不用舞阳侯计。如今太尉轻举妄动，不是明智之举。”

田蚡冷笑道：“柏至侯，你未免性急，我只提到匈奴，并未向陛下说要出兵进攻，何来轻举妄动？你说匈奴未乘陛下登基之时犯边，可你担保它不会再次出兵么？和亲虽未中断，可在文、景二帝时，匈奴仍然屡屡入侵，攻掠城邑，杀戮边地吏民。文帝十一年、十四年，匈奴入侵前锋竟至深入至甘泉，和雍，火烧回中宫。文帝后六年，军臣单于率兵由云中、上郡大举进攻，在汉境掠夺烧杀数月

之久,所经之地,人、畜、财物洗掠一空,城邑、村落变成废墟。景帝时,匈奴在边地骚扰加剧。老臣每念当年我朝凌辱,常为之愤然流涕。”

“匈奴狼子野心,岂是一和亲所能围。”窦婴也说。

“太尉说怎么做?”刘彻很不高兴。他不高兴是因为柏至侯许昌那番话,他认为许昌这番话代表了朝廷中大多数人的意见。

“文帝时下诏鼓励民间饲马,还在边境设立牧马所三十余处,用官奴婢三万人从事牧养。景帝年间用晁错之计,募民迁徙塞下,屯田戍边,大大加强了边境的防御力量。臣以为,陛下宜再下诏勿使此二事中辍,再遣使出使匈奴,一探虚实,以备它日之患。”

刘彻连连点头,遂问:“何人出使?太尉可要推荐一人么?”

窦婴见田蚡连连献策,正中皇帝下怀,心中不快,不愿落于人后,急忙说:“老臣愿保举一人,博士公孙弘可用。”

公孙弘善治《春秋》,很得丞相窦婴的赏识,因此力荐他出使匈奴。他的任务很明确,去刺探虚实。

退朝时,武强侯严青翟快走几步来到窦婴身边,说道:“丞相,圣人处理事情,似缓而急,似迟而速,以等待好的时机。文王被困羑里,如此大丑,而不急于雪耻,是因为时机不到。武王复事纣夙夜不懈,也不忘先父所受的耻辱,可他等了十二年,才成甲子之事。我还听说,水结冰之时,后稷是不会去种地的,他种地必待春天。丞相,我不得不提醒你,你虽一片赤诚,但所为不遇时只怕无功。三思而后行,岂非孔子说的话么?”

“你说的都是圣人,可我窦婴不是圣人!”窦婴扔下这么一句话,拂袖而去。

严青翟万料不到他竟会拂袖而去,只好自嘲似的笑一笑:“只怨我多嘴。”

“君侯劝得好啊,”有个人在严青翟背后搭言道。严青翟回头



看到时,却是太尉田蚡,田蚡的目光正盯着远去的窦婴,脸上是一种说笑不笑的古怪表情。严青翟想:“这就是皮笑肉不笑吧。”

“劝是劝了,好却未必。”

“苦口的是良药,逆耳的是忠言,魏其侯听不得别人的话,可我们还是要想讲的。他这个人呀,弄不好是要死无葬身之地的。”

严青翟没有想到田蚡会说出这么重的话,心里一惊,想开口说什么,只是喉咙里像卡上了一根鱼刺,终究没有能说出来。现在是春天了,如果严青翟说的是史实,那后稷要开始种地了,这是他等待的季节。

因为是太平盛世,长安城的酒肆似乎总有吃酒的客人。这天下午在直城门大街的一家酒肆内,来了两位酒保认为是非常之特别的客人。一位是翩翩的公子,他骑了一匹黑马,四个蹄却是雪白的,酒保听某些老人说起过,西楚霸王项羽骑的就是这么一匹马,纵横天下向无敌手。这位客人奇怪之处是他不系马,这样一匹好马就被他随随便便搁在酒肆外,还那样老老实实呆在那里。和他同来的客人是个瘦小的中年汉子,他用一只金碗吃酒,还用一把小金漏匕去捞飘着的绿蚁,听他和那公子谈话中可知道,这金碗竟然是淮南王最喜爱的。淮南王现在悬赏一千两黄金来寻这只金碗,一千两黄金不知能造这样的金碗多少个。淮南王悬赏的是自己的面子。

酒保不认识他们,可那些以游侠自居的少年认识他们,因此远远地躲开了。自不必说,那两人一个是朱安世,另一个是郭解,两个最出色的剑客。

朱安世很忧伤,只是沉默地吃酒。

他等的人来了,一脸喜色的卫青带着一个同伴驰马而来,这人虎背熊腰,身高膀阔,很有豪气。卫青笑着介绍这个人,是郎官张

蹇 汉中成固人。朱安世也把郭解介绍给他们。众人闲谈吃酒间，忽听酒保说：“有人偷马！”众人回头去看，只见一个小贼正跨上那匹乌骓马想离去。朱安世哈哈一笑，却并不起身，只见那小贼骑上马才要离开酒肆，那乌骓马居然奋然扬蹄，把那偷儿摔下来。偷儿跛着脚进入人群，乌骓马却又慢慢踱回原处。

“你急着寻我为了何事？”朱安世问卫青。

“我要成亲了，”卫青说，“这杯酒你难道不要吃么？”

“何时？”

“后日。”

“我明日便要与你去终南山，这杯水酒是无法吃了。”

“去有急事？”

“我去终南山不是因为有急事，而是长安让我觉得气闷。”

“何时回来？”

“不知道，或许我很快会厌倦了浪游，就会回到长安，或许我再也不会回到长安了。”

卫青发现在朱安世的眉宇间有种解不开的忧愁，知道好友不能前来贺娶新妇，让他很不痛快。“又有个不长眼的家伙去惹那匹马儿，”酒保自言自语。朱安世抬头去看，只见乌骓马身边站了一个胡儿，虽穿汉服，但高鼻深目虬髯须张，与中原人大是不同。这胡儿很是懂马，乌骓马那样通灵气，经他抚摸却不生怒发威。

朱安世却兀地生了一肚子怒气，大喝一声：“兀那胡儿，快快让开！”没等卫青与张骞伸手相拦，已抽剑跃了出去，二话不说，挺剑便刺。这胡儿竟也是个击剑的好手，也取剑相迎。朱安世攻了十二剑，他也封了一十二剑，竟然滴水不漏。朱安世豪兴大发，大喊道：“好个胡儿，好手段，再接俺几剑看看！”

“朱兄住手，自己人！”卫青急忙喝止。

朱安世杀兴正炽，又遇上了这样的好敌手，怎肯罢手，仍旧出



剑如风，一面对卫青喊：“就是朋友，也要与俺分个胜负。”出剑更快似前面。那个胡儿见他狂喊争斗好生无礼，也不禁有气，打起精神，凝心出剑。胡人长于膂力，故不以灵巧取胜，大开大阖，十分稳健。郭解就站在卫青身后，见了朱安世使得一路剑，不由大为赞叹：“古人说，有越女得剑真髓，天下无双，只有白猿公可与之斗剑，俱臻妙境。安世这一路剑莫不就是白猿登枝么？”卫青与张骞仔细看，果然朱安世纵高伏敌，身动如猿猴。

“着！”朱安世低叱一声，一剑正刺在那胡儿左肩上。

“我不如你，甘愿受罚！”那胡儿向来自负击剑之技高妙，如今输给一个少年，颇为不欢。

“来吧！”朱安世笑着换起他的臂：“你接了我三十四剑，不错，这也就不算丢脸了。咱们吃酒去！”

“我是个家奴，不配与各位共饮。”

“我从前也是人家的家奴。”朱安世并不介意。

“我是个匈奴人。”胡儿又说。

朱安世没有想到他是匈奴人，不由心中迟疑。但他是个不拘小节的人，并不像那些读书人那么恪守着界限不放，转瞬释然，笑着说：“你现在不是人在长安么？又不是所有的匈奴人都是敌人，走，吃酒去！”

“我瞧着匈奴人有气，我先走了！”郭解见朱安世邀请胡儿吃酒，脸色一变，也不向卫青作别，起身自去。

“他是牛脾气，不理他。”朱安世说。

“我叫甘夫，是堂邑君侯的家奴，卫青他们都称我为堂邑父。”他吃杯酒后说。

“你是怎么来汉土的？”朱安世问他。

“我性喜游历，几年前在龙城听说有月氏国，便动了去寻找月氏人的心思。因为三十年前，月氏国在敦煌和祁连山一带，人多势

众国力强大,素来不把匈奴人放在眼中。后来老上单于带领匈奴男儿再次击败月氏,而且还杀死了月氏王,把他的头颅做成酒器扬威。月氏人不能报仇雪恨,又不堪忍受匈奴人的奴役,就被迫离开了世代生息的土地,离开的叫大月氏人,留下的叫小月氏人。大月氏人最后迁到妫水,在那里,他们征服了大夏国。我听族人讲说月氏之事,觉得非常气愤,把月氏王的头颅做成酒器是对月氏人的极大侮辱,我又不愿加入匈奴人的军队去作战,所以我决定去寻找月氏人。”

“你找到月氏人了吗?”朱安世问。

“找到了。我在那里住了半年,就从那里开始在你们汉人所指的西域内流浪。我去了鄯善、于阗、莎车、无雷、疏勒、休循、焉耆、龟兹等三十多个城邑小国。它们最大的约有六七十万人,龟兹人数在其次,八九万人,人口少的也只有二三百人。”

“我这样流浪来流浪去,也不想回家乡,一时兴起,一心想到中原看一下,就从安息国至葱岭,越过葱岭至莎车,沿昆仑山北麓东行,经过鄯善,就到了阳关,自玉门关进入汉境。谁知才到汉境两天就被汉当敌人捉了来,押到长安,后被我的主人堂邑侯陈午买了去。主人待我甚厚,赐我汉姓。”

“西域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卫青好奇地问。

“我听人说,那里沙漠无边无际,红蚁巨似大象,黑蜂大如葫芦,”说到这里,朱安世停下来,因为堂邑父和张骞哈哈大笑起来。“我说的很离谱么?”他问。

张骞笑着说:“我还听人说那里五谷不生,滴水不见,谁要是去了那里只能是自寻灾祸。我还听人说黄河的源头昆仑神山就在那里,那是日神和月神的归宿,有一万一千里一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高。在昆仑山西边有不死树。山上有四百四十门,山上有一条溪叫白水,饮了可以让人不死。上面还有西王母的瑶池,从前周穆王



有幸去做过客。不是还有一首歌说这件事么？”

卫青抢着说：“此歌名叫《白云》，说的是：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

“堂邑兄，你去过昆仑山么？”张骞问他。

“我没能找到。”

“西域真有这么好吗？”朱安世很不相信。

“哪里有他们说的这般好，如果真有这么好，匈奴人就不会一心要攻过长城了。”堂邑父又说：“不过那里确有一些奇特之物。安息国有一种大鸟，颈长，鹰一般的身子，举头高有八尺，张开翅来一丈有余。还有巨象、狮子等异物。”

张骞接着说：“朱兄你是喜欢马的，你的这匹乌骊马在中原也算得上也神骏，可在西域，就不值一提了。”

“张兄又没去过，怎知我这乌骊在西域就不值一提呢？”朱安世自然不信，自己这匹马乃是千里挑一，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张骞竟然说不算什么，难怪他认为张骞大言。

“西域有国大宛，最是善产良驹，随便拉出一匹马来都可以同周穆王的八骏相媲美。张骞绝无大言，此话由堂邑兄印证可知。”

堂邑父点点头：“大宛确实善产良驹。朱兄如果能到西域去，定会大开眼界。”

朱安世在不胜神往中又掺加了更大的失望，他摇摇头说：“我自然想去，只是我单剑独马怕是不行，如果能有堂邑兄相伴，那就会轻松许多。”

“我也有心到西域去一游。”张骞也说。

堂邑父说：“到西域去果真不易。自匈奴兴起后，已于汉初年把势力伸展到了西域，国家大半被征服，受到匈奴人严厉的统治。匈奴的日逐王在那里设置了‘僮仆都尉’，经常率几千骑兵，往来于焉耆、危须、尉犁一带，征收赋税，抢掠财物。匈奴使者在西域可以

为所欲为,沿途各国均需供给一切用度,不得有丝毫的怠慢和为难。蒲类国王得罪了我们,单于便派兵将其国六千余人放逐到匈奴境内的阿恶地。”

卫青把剑指着天说道：“匈奴这样暴虐,真是让人可恼。倘若天子能用我卫仲卿为将,我必使匈奴胆破,有生之年,我当挥师直捣它祭天的龙城,夺得祭天金人,使匈奴鼠辈不敢再南下牧马半步。”

朱安世大笑起来。卫青勃然变色：“朱兄,若是单人独剑格于平地,我不如你甚多,若是论指挥千军万马纵横于大漠,我不如我甚多。”

“仲卿,你误会了。我不是笑你大言,我是喜悦,我朱安世交的朋友必是当世无双的奇男子,我没看错了你。你将来须为我们汉室人民多立巍峨如山的战功才是。”

张骞不作声地扯扯卫青的衣袖,并用手一指堂邑父,只见他低头吃闷酒。卫青立即想到是自己那番“匈奴鼠辈”的言语刺伤了他。他端起酒来,对堂邑父一揖,说：“堂邑兄,我卮酒为寿。兄弟方才那番话说得急了,我可没想到要讥你来着,你不要往心里去。”

堂邑父与卫青吃了一杯酒,苦笑一声：“卫兄,我不是为了这个苦恼。你知道我是为什么离开匈奴的吗?我喜欢骑射,我喜欢平原射雕的生活,可我不喜欢无休止的争战。若是别国犯边,我第一个加入单于的军队,可如去侵扰别国,我做不来。我没读过你们的圣贤书,可我还是不愿看到累累的白骨埋于荒野,使多少闺中少妇流泪,使多少父母儿女痛断肝肠。我认为我的家乡美得很,有很好的马匹,有很好的酒,有很好的女人,可单于却一直对我们说中原才是最好的。几十年前,有个大秦国的智者去见他,对他说‘战争是万物的父亲’,他就更加疯狂了。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成了战马下的尘土。”



卫青说：“以战止战并非上策。我们中原有个大将孙子说过：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还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善之善者也’。”

张骞问卫青：“卫兄，我朝几任天子对匈奴均不曾用过兵，你说如今在位的天子会继续和亲呢，还是会向匈奴用兵？”

他问的是卫青，回答的却是朱安世：“我同皇上见过一两面，我感觉到他会做他父辈都不敢做的事情。”

几人说完匈奴，又把话题扯到当天子身上，说他喜欢剑，说他喜欢马，说他喜欢女人，说他喜欢去和野兽搏斗，更何况还有一个凌驾于他之上的太皇太后。他成了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他们这边说得热闹，那边酒保也和一个醉鬼吵得厉害。那个醉鬼不知在哪里喝醉了，却又要来这酒肆吃酒，要了酒，却又不痛痛快地吃，只是一个劲地说些含糊不清的疯话。又或者拿一柄剑在面前的柱上乱划。

这个醉鬼忽然走到卫青身边来揪他的衣衫，卫青也不动怒，随力站起。这醉鬼把他拉到那柱边，指着柱子大叫道：“你来看，这就是我的丞相！”卫青这才看出他是用剑在柱上划出了“窦婴”二字。卫青心中疑惑，又不耐烦，略一用力把手一挥，那醉鬼已跌到地上。这个醉鬼爬起身来抽出长剑，卫青疑他要动武，冷冷一笑，后撤一步。却不然，那醉鬼并不是用长剑来寻他的麻烦，而是用剑猛刺柱上的“窦婴”二字，号呼跳跃，状如疯魔。

“这倒有些怪异！”张骞说。

卫青叫过酒保，问他可知道醉鬼是什么人，怎么会和窦婴有偌大的仇恨。他认识的那个魏其侯人是有点清高，平常人入不得法眼，可在长安城中向来有极好的名誉。

“客官，我来问你，在长安城中一个人姓什么最好？”酒保问卫

青。

“自然姓刘最好，刘是天子之姓，这姓最为尊贵。”卫青不假思索答道。

“不然，乃是姓窦最好。”酒保说。

“姓窦？”

“你不信是不是？客官你听了，东宫有太皇太后她老人家，朝中又有万人之上的魏其侯，难道不是姓窦好么？”

“这个……倒也有些道理……”卫青兀自笑了。

“可是谁会知道天有不测风云呢？唉，这世事啊……”酒保没来由地叹息起来。

你想卫青是何等聪明的人，他已经听出点眉目来了。他忽然间想到了一件事，不禁顿生兴致地问酒保：“这个人是不是也姓窦？”

“客官果然厉害，”酒保咧着一张大嘴哈哈笑了，“这个就是姓窦的。自从相爷要举谪贬迁外家宗室以来，被开除属籍的姓窦之人怕不有个五六十个了。”

那个醉鬼虽然暴躁，却并不滋扰别人，只是拿剑在柱上击刺。店主人苦着一张老脸，心想：“这柱莫不要被砍断才好。自从他被开除属籍，便天天来吃酒，虽然酒钱并不曾有短少，但总是让人心中不安。”

张骞他们经卫青一点拨，也明白了内情。张骞说：“自兴太平以来，丞相的措施实是开罪了不少外家宗室。还好，太皇太后老人家圣明，对那些去找她苦诉的外家宗室子弟说，莫怪魏其侯贬谪你们，都是你们自己不争气，一味儿贪求荣华，全不知有社稷在。我朝制度列侯原该回到封邑，这是老祖宗定下的。还有你们这些窦姓人真让我生气最多，我多次告诫你们莫只贪玩，要务正业，你们何尝听得进？魏其侯贬谪的好，要不然，老身的脸也被你们丢尽



了。你们在外面打着窦氏的旗号作威作福,以为我不知么?我的眼看不到了,可我的耳朵、我的心清楚着呢!你们莫要欺我!这真是给皇上和丞相吃了一颗定心丸。那些浮浪子弟只好作罢了。”

“作罢?”卫青摇摇头不以为然。

“卫兄怎么说?”张骞问他。

“张兄,他们会作罢?你说那些养尊处优的侯爷们,不是刘姓,便是尚了公主的,长久住在长安,吟风戏月,好不惬意。如今要他们回到那些鸟不拉屎的封邑去,他们哪里吃得那种苦?他们就算要去,那些公主们又哪里消受得了?”

“卫兄说的是。”张骞同意他的看法;我听人说,前些日子被封在山阳单父的单父侯刘标,曾气冲冲地拿剑到丞相府上去找人决斗,两人果真动了手,幸好皇上听说了,派了内侍去喝止,这才没闹大了。单父侯就说,要我离开长安,我把脑袋寄了单父去罢了。说起来,单父还是吕后的家乡呢。”

又吃了几杯,那个醉鬼筋疲力竭,趴在那里只像一条狗般哼哼不止。这时有几骑从街南驰过来,马上人都是锦衣的达官贵人,有一人驻马往酒肆里张望,看到那个醉鬼后,就招呼另几个人回来。

“窦兄,躲在这里吃闷酒呢?”来人说。

“不要叫我窦兄,我不姓窦了,太皇太后也偏着窦婴那个狗贼。”

“哼,你真是没脑筋,谁不姓窦了?你说太皇太后偏着窦婴?可笑,你敢情忘了窦婴早被姑奶奶开除了属籍。”

“那又如何,现在姑奶奶还不是袖手旁观么?”

“你这样一个人吃闷酒,就能让姑奶奶可怜你了?我们哥几个这几天一直在活动,你猜怎么着,姑奶奶已对太后说,皇上做得太多了,似乎不合‘清静无为’之旨。皇上也刚刚被她老人家叫进了长乐宫。”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另有一人说：“我早就说过，莫看太皇太后她早些时候没有说什么，但决不会容窦婴这般胡乱来的。要说在姓窦的人中还有一个被老人家恨之入骨的，除了窦婴更还有谁？”

这些人兴冲冲地拉起醉鬼就走，边走还边嘀咕着什么。卫青听了他们的话却不免心中一惊，知道太皇太后在沉默几个月后又发号施令了。这个双目失明从不出长乐宫半步的老女人有着异乎寻常的威权，只要她动动嘴，朝廷就会有一场像地震那样的震动。

卫青要离开时，把朱安世叫到一边，劝他留下来等他娶完新妇再走不迟，朱安世只是不答应。卫青便说：“我叫你你不肯留下来，可有个女人想在我成亲的那天见见你，不知你肯留下来么？”

朱安世紧盯着他看，眼睛一亮，但随即又黯淡下去，淡淡地说：“我猜不出会有哪个女人会劝我留下来。”

“你会不知？”卫青看出了他心思。

朱安世没有接着再说什么，却走到酒肆外，他不会忘记和卫子夫在花前月下的日子。卫青也走到他的身边，对他意志消沉的样子很困惑，他猜不出朱安世是否为姐姐才变得如此呢，还是另有内情。

“你姐还好么？”

“好得很，还怀上了孩子。”卫青才说出口就知道把话说错了。

“咦？是一个凤胎呢，还是一个龙种？听说当今天子还没有孩子，你姐姐要大贵了。”

卫青讷讷地说不出话来。

“我的薛佩兰自杀了，”朱安世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而这一句似乎打开了一个锁在他心中的闸。“自从我离开了曹寿府上，我就一直住在薛佩兰家中。她以为我会永远地留下来，她洗却铅华闭门谢客，过一种她向往的日子。她忍不住了，就问我何时娶她



过门。我说我这一辈子不会娶任何一个女人,她也就没再问什么。她一向比一个男儿还要洒脱,从来不作小儿女之态。有一天,她梳妆完了,回头问我:“三郎,我是不是成了一个老女人了?”她说完后就用我送的凤钗插入了咽喉。”

眼泪流将出来时,朱安世赶紧拭去,但随即狂笑几声,说道:“大丈夫当哭便哭,当笑便笑,何必做作?”随之,那眼泪就像决堤的江水再也无法收住了。

这个时候,刘彻正在长乐宫中如坐针毡,这是他今天讨好的第四个女人。一个是他的皇后陈阿娇,一个让他头痛又暂时无法奈何的女人;一个是卫子夫,她美丽可人,怀妊在身,是他的钟爱;再一个是王太后,他慈爱的老母;还有一个就是让他敬畏,让他痛恨的太皇太后,她就坐在他的面前。多少次,他愤怒若狂在心里喊着:“老人家,见你的鬼去吧!”但这时表现在他脸上的却只能是更多的恭顺。

## 第九章 赵绾斗胆与太皇太后叫板

阿娇皇后求子心切，难坏太医淳于工，张骞出妙计，让太医献催情药与皇后，御史大夫赵绾一心为国，斗胆来闯长乐宫，直言反对太皇太后干政。太皇太后忍无可忍，命程不识带禁军闯建章宫捉拿敢与她叫板之人。

刘彻昨夜寝在中宫。自卫子夫有了身孕后，他一个月中十之八九都是寝在中宫的，寝是寝下了，但总是云疏雨淡，让陈阿娇不免觉得自己如一个深宫怨妇。

是啊，她毕竟是皇后，她身后又有那么两个不同寻常的女人，刘彻虽然讨厌她的喋喋不休，但有时也实在拿她没办法。

卫子夫不过是一夜留情，便有妊在身，这对几年来广受雨露之恩的陈阿娇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当年先朝的薄皇后因没有生育，景帝就毫不留情地把她废掉了，这事窦太主说给女儿听过，给陈阿娇留下了极重的阴影。可能怪谁呢？她只能抚着如此不争气的肚子哀声叹气罢了。

因为这一点，太医淳于工最先成了皇后看重的人，但在寻宜男之药三年不成之后，皇后开始恼怒他。几年来差不多进遍了他所知道的所有秘方，也还是对皇后那不给面子的肚子无计可施。

“这如何是好呢？”他哭丧着脸对张骞说：“这么下去，我只得用自己的脑袋来配秘方了。”



“皇后用过宜男之药？”

“是啊，你想，皇后这几年来女儿也不曾生出一个，却一个劲地催宜男之药。若是真有宜男之药，我淳于工何必生五个女娃子。”他说到这里，不禁想到了文帝年间的同姓齐太仓长淳于意，那个救父的缙萦，他叹口气：“他可是有个好女儿。”

“我有一方可用。”张骞胸有成竹地说，脸上还多一抹怪异地笑。

“张大哥，你莫诓我，你又不懂医术，”话是这样说，淳于工仍不禁心动；也不妨说来听听。”

张骞贼忒忒地笑着，俯在他耳上如此一番说来。淳于工一听之下惊诧莫明：“张大哥，这哪里使得？”

“你这个人总是糊涂得要命，她们宫中人知道什么？”他瞪淳于工一眼：“什么宜男之药，那不和长生之药一样不可求么？依俺说，但只要皇后多和皇上做几番襄王神女梦，也就保不得十月欢苗从兹布种。”

淳于工虽然知道荒唐，但又无良计可寻，没奈何照张骞的话配了一丸药进上去。陈阿娇等刘彻宽衣后，便和水吞下，只觉情思荡漾，欲火焚身，便骑在皇帝身上，大演锦阵花营，把刘彻服侍得欲仙欲死。自不必说，当时的感觉是极好的。陈阿娇暗自庆幸这药可能还行。谁知一宵梦醒，刘彻却仍是冷漠地离去了，是去会他的心肝宝贝卫子夫了。在和卫子夫调笑的时候，刘彻仍在想，昨晚皇后是不是有点反常，要是子夫那样地情思荡漾就好了。

然而王太后却刚刚在太皇太后那里生了一肚子闷气。回到宫里，正巧刘彻过来请安，便冲儿子发起了脾气。她说：“你刚刚坐了皇位，席子还没坐热，大臣尚未尽都归附，你何必急着去兴建什么明堂辟雍，广招儒士。这也罢了，又听窦王孙的话去得罪外家宗室，太皇太后好生恼怒呢！还有，你和阿娇的关系也要注意点，宠了卫

子夫,岂不是又招惹了长公主么?长公主这个人的手段你是清楚的,谁敢进皇宫捉人?可她却敢!”

“孩儿一直小心着她。”

“她岂是一个小心就能打发了的?”王太后对馆陶长公主也是很不满的;你要好生记着,先帝并非只有你一个儿子,你还记得刘荣怎么被废为临江王的么?他何尝有大过失?”

刘荣有没有过失,刘彻和他的母后比谁都清楚,从前娘儿俩为刘荣被废高兴,可现在看来,竟是个十分不好的参照物。

“其实,想让妇人高兴起来是件容易的事,不用我来教你吧?”

刘彻点头说“是”。

“你只要能让阿娇服帖了,就算是过了长公主这一关,过了长公主这一关,谅想东宫不会拿你怎么样。记住,彻儿,阿娇是个挡箭牌,不要去撤掉它,那不上算。”

刘彻认为母后这番话大有道理。他觉得自己过去是意气行事了些。何必非要把不满亮在脸上呢?作为一个根基尚未稳的国君,这样做是不是不够明智呢?母后说的对,想让妇人高兴起来不是很容易吗?特别是那个陈阿娇,不就是容忍一下她的嫉妒心吗?

谨慎,再谨慎,起码在根基完全巩固之前应该是这样。

刘彻暗暗告诫自己。

他决定明堂、辟雍暂缓,贬谪外家宗室无行者也不可过急。他为此召见了王臧。他不便把话说得过于明白,就问:“不知你和御史大夫从申公那里详考古制进展如何?”

“回陛下,进展要慢一些,明堂古制久已失传,须得思虑再三。”

王臧答得虽从容,心中却暗暗叫苦。原来申公住进鲁王府邸后,几乎天天闭目养神,对明堂辟雍朝廷之事漠不置一词,简直成了没嘴的葫芦。问得急了,老头儿只会说:“为治不在多言,先视力行。”



再问,又微笑无言。

赵绾、王臧心里着急,还急不得,想生气,气还生不得。看看日子一天天过去,只是没有法儿撬开老师的嘴巴。

王臧见皇帝问这事,只道怪他们进展缓慢,要来催促。他心中正自惶惑,但皇帝却说出一番他想不到的话:“那就先搁下吧,古制固然遵循,只是要从长计议。”

“陛下是怪我们办事不力吗?”王臧是这样认为的。

但皇帝没再多说什么,王臧闷闷地退出。他和赵绾向来把明堂辟雍看做治国之本,本立道才能走,现在一听建明堂辟雍的事要夭折,心中竟充满了忧伤。他急忙出未央宫,去鲁王府邸,赵绾就呆在申公那里。他见了赵绾把事一说,赵绾自登副丞相之位后只劳心这事儿,忽然间听皇上说要拖下去,茫然若失。

只有申公却淡淡一笑:“我也该回鲁地了,吾乡小子正等着我呢。”

“事出总有个原因吧?”赵绾问王臧。

“我问过太尉了。”

“他怎么说?”赵绾急不可耐地问。

“太尉说只怕是太皇太后从中作梗。”王臧忧虑地说:“陛下事请命东宫,如何能成大事呢?”

“万民之君,何忧一老妇?”赵绾说话要直率痛快得多,申公多把他比之于子路。

“老师怎么说?”王臧执礼问于申公。

“冒昧不得。”申公的回答就这四个字。

“窦太后巧言乱德!”赵绾大义凛然地说:“古礼妇人不得干政,我要上奏疏,劝劝陛下。”

“这不妥吧?”王臧有些迟疑。

“为人臣者需得敢于直言相谏。”

“你们难道忘了孔子绝四么？一毋意，二毋必，三毋固，四毋我。毋心者，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故无专必。道不行，孔子尚要乘槎浮于海，何必强求？”

申公不开口时，赵绾、王臧无时不盼着他开金口，如今开口了，赵绾却半句也听不进。一个皇帝，一个丞相，一个太尉，一个御史大夫都好儒，这给赵绾造成了错觉，他固执地认为满朝文武都是儒士，大局已定，何惧一个盘据在东宫的半朽之身睁眼睛子？

申公见他们一意孤行，只好祈求先圣保佑两个徒儿。他还清醒记得，吴楚时，自己与白生谏楚王刘戊不成，被就市司春，这还算好，当楚相张尚、太傅赵夷吾再谏阻时，脑袋也没能保住。

赵绾那坚持古礼不问现实的牛脾气涌上来，九头牛也拉不回。王臧临事要冷静一些：“此事非比寻常，是不是同丞相通声气？”

“虽万千人吾往矣！”赵绾大声说。赵绾写好奏疏，径去未央宫。内侍告诉他，皇帝去了长乐宫。赵绾一不做二不休，也去了长乐宫。

刘彻正毕恭毕敬地坐在帘子的前面。隐在帘子后面的，就是太皇太后。她老人家自从双目失明后，就一直是这样与被召见的人谈话的。刘彻已记不得自己有多长时间没有看过祖母的面容了，他认为自己只是与一种从宇外传来的声音在打交道。

“皇上，不知接替直不疑做御史大夫的是何人呢？”太皇太后第一句话就是冲赵绾来的。

“是代地人赵绾。”

“御史大夫位到三公，是秩禄万石的大任。赵绾是何许人，能代直不疑去监察百官？你登帝位尚短，更须塞侯这样的三朝元老辅佐。”

“总是因为塞侯先自上书请归，他一再以病身推托，我只好准了。”



“不是魏其侯的意思吧？”太皇太后很需要一个能烧到窦婴身上的话题。

“魏其侯与塞侯相交莫逆，这个赵绾也是塞侯推荐上来的。”其实，直不疑从来就不知这个代替他的赵绾是何许人也。

“是吗？”这种话骗不了太皇太后她老人家，她得到的消息迅速而准确：“魏其侯这个人在先帝时立有军功，又是外家，在满朝文武中，以他的声望大可坐得丞相位。”她要说什么，刘彻警惕着。“可我记得，你父亲在位时，桃侯免相，他问我谁可为相，我说魏其侯或许能胜任。你父皇说：魏其侯这人能力是有的，但容易沾沾自喜，多轻薄之行，为丞相似乎不够持重。故此你父皇用卫绾为相。”

“难道她要我罢免魏其侯？”刘彻想道。

可太皇太后却接着转了话题：“听说你请来了个申公是么？”

“他是鲁地名士，赵绾、王臧一力推荐，我因此请来问道，不过是欲借儒生的词藻，以文致太平罢了！”

“却不知老人家献了何良策？”

“都是我少年喜事，”刘彻对申公一肚子不满正是实话：“却不知申公已经八十有余，人老得糊涂了。”

说到“老得糊涂了”时，他别有用心地抬头去看帘内。

太皇太后只道他是有感而发，并未留意，仍旧说：“你身边的名士，谈论经书在行，但若说到躬行实践，只怕比不得万石君这样起自小吏人家的能勤慎供职，那家规也非常严肃的。”

她口中的“万石君”又是谁呢？乃是河内人石奋，少侍刘邦，历事数朝，累迁至太子太傅，有四个儿子，景帝时，官皆至二千石，皇帝遂赐号万石君。这个石奋虽然不学儒，但在礼数上却比儒生还讲究，子孙既出为吏，归谒时都穿朝服相见，怪异和庄严都有。儿子有了过失，老头儿也不明说，但在吃饭时却不食，以此来让子孙们反省。直到子孙们肉袒在席间痛哭流涕深刻反省后，才肯罢休。

老头儿靠这一手段赢得了“孝谨”的门风。

就在昨日,田蚡还给皇帝讲了一个笑话。某一日,石奋长子郎中令石建接到皇帝批发下的奏牍复阅,原奏内有一个马字,失落了一点。这个郎中令守着同僚惊呼:“马字下有四点,像四足形与马尾一弯,共计五画。今有四画而缺一,倘被主上觉察出,岂不要受谴么?”惴惴不安了好几日才平静下心来。

老头儿少子石庆原为内史,在太皇太后授意下被任为太仆,这次刘彻到长乐宫,便由他御车来的。

正在说着万石君,太皇太后的话题忽又一转:

“你和阿娇究竟怎么了?阿娇说你待她冷淡得日甚一日了,有这事吗?”

又是那个混账娘们!刘彻又紧张起来。“冷淡,哪里有的事?”刘彻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可惜老太太不会看到。

“那个卫子夫又是怎么回事?听人说她一门皆得富贵?”

“我也没如何宠她,只是她有妊在身,自然要多过问一些。”有妊是个好借口,刘彻也这么对母亲说过。

“我也知你想要孩儿,但阿娇虽然未孕,但她毕竟是一宫之主,又是你姑姑的女儿。你不是还有个‘金屋藏阿娇’的誓言么,言犹在耳,人就要凉了么?你们正青春年少,来日方长,何愁子嗣稀少?”

“什么子嗣稀少,我是未见子嗣。”刘彻气忿忿地在心里说。

刘彻一个劲儿地答应着。太皇太后又何尝听不出他是敷衍了事。

“说了这半天,我也累了,这几日那些孩子三天两头来我这里申冤诉苦。我是不胜其扰,虽是有祖宗律令在,也勿须这么急。他们爱留在长安天子脚下,就多留一些日子,只须多加拘束就是了。”太皇太后的话题又转了。



“我会把这话告诉给丞相的。”

刘彻告退,长舒一口气出了永寿殿,也不顾天子威仪,快步上了御辇。见了太仆石庆,想到太皇太后的话,就问:“听别人说郎中令每在万石君五日休浴时回家,私取万石君衣裤来亲手洗濯,再悄悄拿给仆役,有这事么?”

“臣兄至孝,我所不如。”

“郎中令果然朴诚。”刘彻也不免赞叹:“你昨日受罚又是怎生一回事?”

“啊,陛下也知道了,真惭愧。”

“他们不过随口说说,说不真切,朕倒想听听。”

“昨日我与几个要好的朋友相聚,酒后忘情,回过里门,竟然忘记下车。偏被臣父得知,竟又不食不语。我酒醒之后,只好肉袒跪伏,叩头谢罪。”

“这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刘彻很有些同情石庆。

“臣父只不开口,还幸得郎中令在家,同集男丁一齐肉袒,代我乞情,臣父才诘责了我了事。”

刘彻想到那一家男丁老小都肉袒了伏在席间,实在滑稽不过,差点儿笑出来。“太仆,你说朕的御车驾有几匹马?”刘彻忽又没头没脑地问道。

石庆哪里会不知御马有几匹,但这个问题实在出人意料,不敢马上回话,遂胆战心惊地用鞭子指着一匹一匹点来,而后才回皇帝说有御马六匹。脸也被惊得煞白。

“好!”刘彻大叫一声,石庆这才松下心弦。“你遇事小心,虽然迂拘,但也是人生要务。果然家风醇谨。”

后来,刘彻果然委石庆以丞相大任。刘彻在位五十余年,有窦婴、许昌、田蚡、薛泽、公孙弘、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田千秋十二人为相。其中窦婴离任后被杀,李蔡畏罪自杀,

严青翟、赵周下狱被迫自杀，公孙贺死于狱中，刘屈氂腰斩于市。许昌、薛泽被罢免，仅有田蚡、公孙弘、石庆、田千秋四人死于任上。石庆在相位十年，竟然免于一死，自有他免于一死的诀窍，把六匹马数来数去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至石庆为相时，丞相的客馆已久闲不用，变成了废墟。

“陛下！”

刘彻没想到御史大夫会候在长乐宫外。

“大夫见朕何事？”

“臣有奏疏上。”

自有内侍把奏疏呈给刘彻。刘彻看着赵绾的奏疏，正是字字契合自己心意。赵绾更奏道：“古礼妇人不得预朝政，朝中之事俱决于天子。陛下已亲理万几，不必事事请命于东宫。如纯为孝道，自然无碍，如关系国政，陛下自可决于朝臣！”话语之间，竟有些慷慨激昂。

刘彻万料不到他竟然跑到长乐宫门外如此奏疏，一时说不出话来。那太仆石庆，侍在身边的卫青、公孙敖脸上都堆出一个苦相。谁不知道妇人不可预政，但汉以“孝”治天下，在景帝临朝时已对窦太后言听计从。太后不喜辕固生，景帝只得让他去杀野猪，郅都为人虽阴辣，但能忠心为国，太后恨他逼死刘荣（她虽然也知道那是景帝授意），景帝只能处死他。太后好黄老不悦儒术，景帝在位十六年，始终不重用儒生，这似乎已成定制。

当窦太后更成了太皇太后时，已没有人会愚蠢地在这事上挑毛病，让皇帝去违忤祖母。

然而赵绾就敢，而且又是在这等地方。这个赵绾啊！

“摆驾回宫！”

皇帝愣怔片刻走了，没有说一句话。



刘彻被赵绾这么一搞一时乱了方寸。他悲观地想：“也许只用一天，太皇太后就会知道这事，我怎么做呢？”立即差人召丞相、太尉两人马上进宫。

窦婴、田蚡急匆匆地来了，去传的内侍只说皇帝很是焦虑。等皇帝把赵绾的奏疏拿出来后，两人看罢，一样地作声不得。窦婴想：“赵绾好大胆，太皇太后我们避之尚恐不及，他怎么还去挑她的毛病。”没有人乐意看这种奏疏，就是从窦婴口中说出，田蚡也决不会幸灾乐祸的，而只会吃惊。

“陛下的意思是……？”田蚡试探着问。

“意思？朕有什么意思？”刘彻的声音大得震耳；他就那么在长乐宫附近钻出来，大庭广众之下向朕说不要事事请命东宫。朕被他杀个措手不及，不知是要说他勇气可嘉呢，还是要骂他是个蠢货！”

“东宫未必知道。”窦婴说。但事实上他一点也不相信自己的话。

“只怕没有东宫不知道的事。”刘彻心事重重地说。

“那就抢在窦太后出手之前，我们先有动作。”田蚡果敢地说，“把他免官，以离间亲属的罪名付与廷尉。”

“这怎么行？”窦婴不同意这样做；赵绾也没做什么，若是窦太后根本不知这事，我们先自乱阵脚，把这事宣扬出去反为不妙。”

“你是说先听听风声？”田蚡问他。

窦婴点点头说：“正是！”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被太皇太后捉到了把柄，那时万事皆休，赵绾将性命不保。”田蚡说出自己的意思。

卫青也来了，但他自知人微言轻，并不托大，只是静静地听他们三人讨论这事。刘彻虽然担心纸包不住火，但终究不愿无端端

地废了赵绾,不只于心不忍,更是良心难安。听了窦婴的话,决定先听听风声,采取以静制动。

他让窦婴去找赵绾,让他说话小心些。等窦、田二人退下后,又独自一个人闷坐了一会儿,刚才稍安的心情又郁闷起来。太皇太后的身影老在他眼前晃动,脸上似乎还带着冷笑。他知道,所谓先听风声,不过是出于无奈罢了。“仲卿,你回建章宫吧,如果没事,可去你姐那里闲聊几句。自她有妊在身后,脾气也坏了许多。”

卫青刚刚从卫子夫处来,不过是告诉她,朱安世也已离开了长安,不能再见她。一个皇帝宠爱的女人却去思念另一个男子,是一件大危险事,卫青很劝了她几句。他也搞不清她与朱安世是旧情难了呢,还是一时心血来潮。

“陛下,”卫青见刘彻闷坐不欢,忽然想到一物,认为定能让他开心,便说:“建章宫很添了几匹好马,都是陛下未曾见过的,更有一匹小驹被公孙敖称做马中之龙。”

“喔,”卫青这番投其所好的试探果然生效。刘彻一扫脸上阴霾,来了勃勃兴致:“有这等好马怎么不早说,走,咱们去建章宫耍子去也。”

刘彻生平有四好:

一是好神仙之道。神仙者,无非是想求个长生不死,皇帝比寻常人更留心此道。事实证明刘彻犹胜始皇帝甚多,最后由神仙至鬼巫,他不惜杀掉了自己的儿子。

二是好女色。他嗜色如命,曾对东方朔明言:“朕大可三日不食,但不可一时无妇人。”说此话时竟一副亢奋之相。汉初诸帝崇尚节俭,戒贪女色,宫女不过十余人,至刘彻时,诸宫美人已有七八千之多。他有这消疾之渴,且至老不衰。偏生陈阿娇想独霸龙床,这种不度是他夫妇不谐的根源。世上何来一夫一妻的帝王?

三是好大喜功。对外则不止征伐开疆拓土,在内则恣意兴作,



辟建苑囿，巡游四方。秦始皇封禅，他也要封禅；秦始皇有阿房宫，在刘彻的意感不足下，未央宫几番改造，与阿房宫相比，已不逊色，何况更有千门万户的建章宫。更在宫中按传说中的东海仙境，建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四座仙山，以慰寻仙不遇相思之苦。

四是好马。这好马一条似乎不该包括在他好大喜功的脾性中，或许他真是迷恋战马身上那股野性难驯的味道。也就有了后来李广利发大军征大宛求汗血宝马的故事。君王的穷奢极欲使万千士卒无端抛尸他乡。

“好马！”

“果然好马！”

刘彻见了卫青降伏的那匹大黑马赞不绝口。

“仲卿，你说这马是你捉的？”

“正是！”

“那让给朕吧！”

卫青故意做出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

“这马既然进了建章，那便是宫中之物，宫中之物哪样哪件不属朕有呢？如此说来，这马儿也该是朕的了。你若爽爽快快地让，朕赏你黄金一千斤；如若不舍得，朕立时便掠了来，让你一无所得。”刘彻一本正经地说。

“那我为什么不卖个好价钱？”卫青嘻笑起来。

“这马儿可曾有名？”

“无名。”

“依朕看就取名‘追影’吧。”

“这名儿大佳。”公孙敖拍掌说道。

刘彻正跑马畅快，建章宫却来了个不速之客，乃是平阳公主。刘彻觉得蹊跷，笑问：“大姐，你不会是来找我吧？”

“正是要见皇上，”平阳公主毫无拘谨地说：“我去未央宫寻你不着，便来建章，闻说仲卿娶新妇特来相贺。”她横卫青一眼，眼中却尽是幽怨。如果皇帝不在，那根葱指早指上卫青额头，道声“冤家”了。卫青娶新妇，只有平阳公主不为他高兴。

卫青明日成亲，为什么今日还呆在宫中呢？原来古礼云：不乐不贺，迎女是迎阴气到家，必夜行，车服尚黑，执着蜡烛前去迎回合卺。合卺即夫妻“共牢而食，合卺而酹”。就是夫妻两人共食那口祭祀用的小猪，各执一瓢酒漱口便可。可谓简单之极。卫青到女家送彩礼时见过姑娘，好生美丽，心中满意得很，什么“不乐不贺”，他只觉那规矩如粪土一般。

刘彻是个一点就明的人，自然看出姐姐那非同寻常的举动，遂浑不在意，反替卫青高兴。

在汉代，两性间不似唐代以后那般压抑和拘谨，理学家眼中的“礼教大防”，在汉时却习见不怪。班固先生便在《艺文志》中毫不见羞涩地说：“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极。”完全是一种健康的态度，比不得那些满嘴仁义道德天理人伦的道学先生一肚子男盗女娼。

在那时，女子改嫁也是平常事，并不被人拿来嗤笑。秦汉之际阳武人张氏，先后嫁了六个丈夫，最后相守终身的是大名鼎鼎的曲逆侯陈平。当今皇帝刘彻生母就是离异女子，居然改嫁给景帝，刘彻还公然把母后与前夫的生女带入皇宫。无怪乎，他对大姐青睐卫仲卿毫不在意了，反而对大姐的泼辣很是欣赏。

刘彻也识趣，知道平阳公主有话要对仲卿说，便有心相避，遂带公孙敖去闲玩，并说卫青可不必相陪。他上马时，把卫青叫到跟前，扭住了他的耳朵，压低了声音说：“好你个贪吃的小贼，是不是天子的小舅子做得腻了，想讨便宜改做皇上的姐夫啊？你小心些！”



“陛下，你……臣不过是个入幕之宾。”卫青嘻嘻笑着说。

“去你的！”刘彻踢了卫青一脚，催马而去。这些玩笑话听上去惊世骇俗，但却是他们惯常说的。刘彻经常在如厕时同他这个信任有加的侍中谈论国事，完全不顾及历代帝王避讳的真龙天子的威严与神秘。如果被董仲舒先生听到了，又不知该把脑袋摇成什么样子了。

目送皇上走后，卫青的脸顿时板了起来。

“你越发没规矩了，”卫青埋怨道：“大白天跑到宫中来，被皇上知道了成何体统？”

平阳公主却并不理他的埋怨，吃吃荡笑着偎在他怀中，咬着他的耳根说：“我哪次进建章宫你都摆出一副不愧礼数的正经样子，可离开时，你哪次又不在床上软成一摊泥？”

“你……唉，真拿你没办法。”

建章宫中充满了温柔旖旎的风光。

汉立国后，丞相萧何对高祖刘邦说：“天子都以四海为家，如不让宫殿壮丽无比，恐怕不能立威。”把宫殿华丽与否提升到关乎国威的高度上，委实都成了君王喜欢听的话语。于是才有了未央宫。

它周围二十八里，因龙首山而制前殿，前殿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利用山势层垒而上，依临长安城。刘彻登基后，常感不足，于是又用香气四溢的木兰为栋椽，以带花纹的杏木为顶柱，以金、玉雕成鸟兽龙蛇之形，以黄金为壁珥，间以和氏珍玉。微风吹来，整个偌大的宫殿群中会凭空生出一种清脆悦耳的响声。

那或是天帝太一在拨动他的五弦瑟。

刘彻很高兴听这种悠远的天籁，常有些与他年龄不符的出尘之想。

未央宫卫尉李广也很喜欢这种无凭无迹的声音，当他手上没

有弓箭时,他就一个人默默地去听,在那神秘的声音里去体味人生的际遇。他的三个儿子当户、椒、敢都站得远远的,不敢打扰他。上大夫韩嫣也和他们在一起,韩嫣用一种可称之为奇怪的眼光看着那个被典属国公孙昆邪称为“将军才气,天下无双”的人。韩嫣侧耳听了听,这种声音他天天听得到,从没觉得那里面有什么奇异处。

你问宫中人皇帝最宠谁,他们会告诉你那个人是韩嫣,而不是卫子夫。如果你问韩嫣他最敬重谁,他会说那个人是李当户,而不是待他最厚的皇帝。去年,韩嫣在众人面前戏耍了李当户,李当户就在天子面前把韩嫣饱揍了一遍,让韩嫣好多天不敢进未央宫。后来,他和李当户成了好友,两人都爱骑射,但李当户嘲讽他只会用弓箭射鸟雀,李家子弟的箭则是来射平原上的恶雕的。

韩嫣才向李敢问了将军当年那个最负盛名的战例,是景帝年间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大事。一次景帝派亲信宦官到上郡,协助李广训练军队。某日,宦官率数十骑兵出营,不期遇上了三个匈奴人。三人连发数箭,射翻了那数十个骑兵,宦官被射伤了,带伤逃回报信。

李广一听,断定那是匈奴的射雕手,便带一百余骑兵追上去,一口气便是十余里。李广射死两人,又纵马活捉一人,却不料在回营路上,相遇匈奴几千骑兵。将军手下骑兵都十分恐慌,拍马欲逃。将军制止他们说:“我们百余人远离大营,若惊慌逃窜,匈奴大队人马抢杀上来,我们便会尸骨无存。现在休慌,听我号令,切要镇静,匈奴人定会以为我们是诱敌之兵而不敢上来。”他下令下马卸鞍,兵士们坐卧在草地上状似悠闲,匈奴人果然不敢轻举妄动。

一时,匈奴中有白马将领前来看虚实,李广飞身上马,一箭射死那将领,然后又从容回到草地,与士兵谈笑自如。

这样一直对峙到半夜,匈奴人怕遭到汉军的袭击,便撤军离



去。翌日凌晨,李广率军安全返营,并不曾折去一人一马。

韩嫣听得直咋舌。

李广正看着一头雁用手拟弓作了欲射状时,卫士令李翊跑上来。“怎么了,令丞?”李广知道他是个遇事沉着的人,今天却有些忙乱。

李翊禀报:“将军,长乐宫卫尉程不识将军带数百人在宫城外,要求进宫捉人!”

“长乐宫卫尉进未央宫捉人,真是天下奇谈!”李广简直不敢相信耳朵。

“奉谁之命?”

“太皇太后。”

这事情就严重了。长乐宫卫尉奉皇帝之旨进未央宫捉人只有些滑稽,但如是奉太皇太后的命令,那就棘手得多了。太皇太后不是皇上,无权让未央宫禁卫军听令,但她又胜似皇上。

“要捉谁?”这要先问清了。

“郎中令王臧。”

“王臧乃是九卿之位,怎能随便捉的?”

李广带人去宫城外。韩嫣和李当户三人更巴不得有事发生,如果程不识犯上造反那更是大妙,正好一展身手。因此一个个带弓带箭跃跃欲试,李广见了不禁笑着摇摇头。

程不识也是一代名将,景帝时以直谏而任为太中大夫,为人廉洁,谨于文法。与李广同年进长安,一为未央宫卫尉,一为长乐宫卫尉,互相之间也很有惺惺相惜之意。他骑一匹白马,盔上有雉翎,面相儒雅,浑不似李广那样雄赳赳如一头西域狮子,但自有一种俗辈所不敢仰望的气度。

“李将军,程不识见李广迎出来,催马上前见礼;某奉太皇太后之意来未央宫捉拿朝廷逆臣郎中令王臧,请将军予以方便。”

“哼！程将军，你这话从何说起？”李广低沉着声音说道：“我不知宫中有没有逆臣，若有，自有未央宫来处理，或是付于廷尉，或是待决于皇上。你来长乐宫捉人，似乎有越俎代庖之嫌呢。”

他这句“越俎代庖”在程不识听来便宛然是“狗拿耗子”，他只好苦笑着摇摇头。“李将军，那些话就不要说了，某家也只是奉命行事。那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乃新垣平一党，为祸甚深，如今赵绾已捉拿在案，望李将军方便，容某家好去向太皇太后交待。”

“你要闯未央宫？”

“不敢，”程不识赔笑道：“某家哪里敢，只是在此等候，请李将军交出人来。”

“交人？”李广一声冷笑：“程将军，那王大人位列九卿，和你我同样一般地秩禄中二千石，这人你我都捉不得。请拿皇上圣谕来，我自容你进出未央宫。”

程不识听了太皇太后的命令后，便知大大地不妥，就说最好能请得圣谕才好去未央宫。太皇太后脸便一沉。说来也难怪，自老人家听人说了赵绾的大胆无礼后，一把无名火已烧得熊熊不止，现在听说刘彻出宫，便思来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她一意孤行，程不识也只好硬着头皮来到未央宫，果然就李广这一关便无法过得了。

“李将军，某家乃奉太皇太后的钧旨。”他再一次点明：“是太皇太后！”

“我只听圣谕！程将军，你捉不到人，你无法交待，我若容你捉人，便是我失职。自我第一日到未央宫我便知道，如若没有圣谕，胆敢有人要闯，那便是造反，格杀勿论！”

他一挥手，身后一队精兵冲出，弯弓搭箭，只要程不识敢闯，那便乱箭齐发。

程不识大为踌躇，策马不前。想想只能再和李广理论。李广的三子李敢性烈如火，大叫道：“你还啰嗦什么，让你知俺的厉害！”



轻舒猿臂，一箭射出。程不识有领军之才，身手却不像李广家门那样敏捷，一箭竟然避不过，盔上雉翎被一箭射下。

李广见儿子莽撞，不由大怒，回头狠瞪他一眼。便道：“程将军，小儿没有体统，恕罪！”那边早有一卒把雉羽捧给程不识。程不识接在手中，淡淡一笑，并不生怒，只是说：“将门虎子，果然名不虚传！”那气度很让李广心折。

韩嫣拍马到李广身边，轻声说：“将军，守宫是你职责，可太皇太后却也不便顶撞。王臧、赵绾一位到九卿，一位到三公，可谓贵矣，又正值陛下垂青。太皇太后要捉人，陛下不可不给，但陛下或许又有明鉴，这内里错综之处，不是我们做臣子的所能自专。如今陛下在建章宫，可派一人去见，告诉他这边情形，由陛下降决好一些。”

李广是大将，但那是在战场上，朋友是朋友，敌人是敌人，朋友相交一碗酒，若是敌人便赏他一枝雕翎箭。对这些宫廷中的风云变幻，他很不在行。韩嫣怕他闹僵了，须于皇帝和太皇太后那边都不好看，因此提醒他。

李广一想，果然站在哪一边都不牢靠，由皇上决定最好不过。他决定不搅混水，让卫士令李翊快马去见皇上。

“程将军，咱们暂且下马，静请圣谕。如此在宫城外剑拔弩张，有损国威。”

程不识也宁愿见皇上，自然求之不得。

卫士令李翊带回了太中大夫卫青。卫青在区庐内向程不识宣了圣谕。谕说，既然有人检举赵绾、王臧，但自有祖宗法度在，治狱贵平，请二位大人到廷尉处待质。程不识无不谨遵，好好把赵绾交出，自带兵回长乐宫复命。

李广等人都走后，自把李翊带进周垣下的一所区庐内，悄悄问他见皇上的事情。

“我见了陛下后，把事一说，陛下大叫：朕这皇上还要做他什么！就让卫青、公孙敖随他杀将回来，还说看看程不识有几个胆子。可等陛下上了御辇后，却又作罢了，而是去了长乐宫。”

李广叫声“好险”，只是不明白个中道理。



## 第十章 祸起萧墙自除肱骨大臣

皇上还是被太皇太后逼到了死角,无奈中耍了个手腕,着忠贞大臣在狱中自断,又接连罢相,解除了太尉的兵权;卫仲卿喜得美妇,新婚缠绵之夜却为皇上所召,陪同去终南山出猎解闷游玩。

刘彻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那种愤怒掩藏起来的。当他初闻程不识到未央宫捉人时,他真想拿剑去斩下程不识的人头,就像对付窦太后那次,照样把人头送回长乐宫。“她也许会真的能气疯了。”他想。可很快他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想起了母后的谆谆教诲。他很不满意自己一遇大事就这样毛躁。他决心平气和地到长乐宫去一趟,去见他的祖母。

窦太后对他的到来很诧异,她看不到他的脸,可从声音中她能听出他平和的恭谨。“难道他还不知程不识去未央宫捉人?”她不禁问自己。

“请太皇太后恕罪!”皇上重重地说。

“咦?”窦太后颇感意外。

“程不识去捉人被我喝止了,不过我已令赵绾、王臧去廷尉处待质。”

“你知我为何捉人么?”

“孙儿不知。”

“你不知么？”窦太后步步紧逼：“赵绾的奏疏你没看过么？”

“她的消息好快，那奏疏她也知道了，怎样才能救得赵、王二人呢？”皇上暗自沉吟着，这事让他大为伤脑筋，待心绪略作平定后说：“我已呵斥过赵绾，这些人涉世未深，不谙世事，只凭一股书生意气去恪守古礼，不免闹出笑话来。”

“怎么，皇上认为这是笑话么？赵绾既崇尚儒术，当知汉以孝为先，怎得来离间皇上与袁家？这明明是导主不孝，应该重惩。”

刘彻似乎没有想好怎么来答，一时遂沉默着。窦太后让太监宫女到殿外去，只剩下刘彻后，帘被掀起了，一年多了，刘彻是第一次如此真切地看到了这个只用声音便能摧毁一切的老女人。窦太后的面容没有他臆测中那般狰狞，甚至仍能看出她青春时的娟秀，发都白得尽了，就像山后的雪。她说：“你坐得再近一些，我还能模模糊糊看出你的相貌，你生得像谁呢？”她努力挤着眼，从那两只快要合上的眼睛里射出那么两道逼人的光芒。刘彻可以对视着最凶恶的熊，并用沾血的青铜长矛去刺到它的眼上，可他却在回避着这位老人的眼。

“你生得像谁呢？”她喃喃地说着，又像在思虑着。“你不像你的父亲，也不像你的祖父，和孝惠皇帝更没什么相像。”她又顿一顿，像是又要想一下：“你像高祖皇帝，我见过他的，我进宫那一年，他中了逆贼英布的箭，整天躺在榻上，可每个人还是都敬重他。”

刘彻听得心中怦怦直跳。“孙儿哪里及得上高祖皇帝的万一。”皇上小心地回答。

窦太后不理他，仍旧说着：“是的，你像高祖皇帝，你们一样地不安分，喜欢酒色，喜欢马上生涯。可你的高祖皇帝一生从没有敬重过儒生，他会夺下那些腐儒的冠，去撒上一泡尿。他不强迫别人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他也不会为了一个空洞的东西去推动不切实际的条令。那些庸俗的儒生，跳不出书的章句，只知有古，不知



有今,这种人怎么可以跟他共谈治国经邦的大计?伊祁放勋那一套难道可以维持千秋万世?”

“儒生固然迂腐,却未尝不可用。”皇上嗫嚅着说。

“就像赵绾、王臧这样的儒生么?他们上任以来,除了明堂辟雍古制,还做过什么?除了教你视我为仇,还有什么?”

刘彻沉默着。

“你派人去了匈奴?”窦太后忽然换了一个问题。

“这事怕是吓着她了,”皇上在沮丧中猛然有了那么一点得意,“是啊,匈奴狼子野心,不可不防,孙儿派博士公孙弘去探视虚实,好做准备。”

“你做得好,”这是一句让刘彻大感意外的话,他甚至认为她是说反话。“你是不是以为我会反对你决定的任何事情?你没见过孝文皇帝,他总是很谨慎、很节制的。十四年,匈奴连续入侵,前锋深入到甘泉和雍,火烧回中宫。他问大臣们该如何,没有几个人说反击。他回宫后对我说:‘朕要反击匈奴。’并问我的意思,我说可以。他告诉我他要御驾亲征,那时他像极了高祖皇帝,他见我支持他高兴得很,披发跣足持剑狂喊杀匈奴。可薄太后不同意,为了阻止他出兵,她率全宫妃嫔跪在他的脚下,用眼泪哀求他。他无可奈何地作罢。他对我说;或许时机未到,我要留下一个大好局面,让我的儿子或是孙儿去完成大业。’薄太后那一跪,让他冷静了,他更加慎重,对匈奴开战,毕竟关乎国家胜败存亡。可如今似乎有些不同了,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是完成他事业的时候了。”

“孙儿谨记。”刘彻头一次在窦太后面前感觉这么好。

“咱们再回到正题,”然而窦太后话兜了一个圈子又绕回来,“赵绾、王臧你怎么处置?”

“孙儿会革去他们的官职,下狱论罪。”

“他们是新垣平!你祖父一生总是慎重地不让手上沾血,对付

妖人却不手软。”

新垣平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须得交待一下。文帝十五年，赵国人新垣平诣阙长安，说能见气，并说见长安东北角上有神气氤氲，结成五采。文帝听信了他，筑造庙宇，祭祀五帝。十六年，拜新垣平为上大夫，并打算仿唐虞古制，行巡狩封禅礼仪。

后来新垣平又见文帝，说在阙下有宝玉之气。他话音大约刚落，就有一人手捧玉杯入献，杯上有“人主延寿”几字，实让文帝喜出望外，说新垣平望气有验，特加赏赐。新垣平捧着赏赐又上言曰：当再中，有些史官也随口附和。文帝信以为真，下诏改元，汉史中叫做后元年。

后元年元日，文帝下诏大酺，与民同乐，这时却有人上书奏劾新垣平欺君罔上，并历数其罪行种种，这就不由文帝不信了，就把新垣平革职交廷尉审讯。新垣平受不住刑苦，把鬼蜮伎俩和盘说出。廷尉上书说不但新垣平死罪，他的一家老小也应该一体骈诛，来抵欺君的大罪。文帝批准，那是文帝年间第一件族诛的大血案。

刘彻细细一想新垣平的案件，不由出了一身冷汗，知道太皇太后的本意竟是非诛死赵绾、王臧不足以示惩戒泄恨了。

“我且先假装顺从她，把赵绾、王臧下狱，俟她怒气稍解，再行释放罢了。”

窦太后一心要诛死二人，但这两人一为御史大夫，一为郎中令，非比寻常官吏，皇帝不下旨，诛死赵、王无由。但又不好先开口，落个干预朝政的名声。只好同意先将二人下狱，再寻处死的理由，因此也不苦苦逼刘彻就范。

“你恨我是么？”窦太后语出惊人。

“太皇太后怎么同孙儿开这种玩笑？”刘彻心里也不禁有点惊慌，疑心她又要做什么事来为难自己。

“你心里一定在说我和吕后一般。”



刘彻心里正是把她和吕后并列的,也不禁赞叹她心思过人,一猜便着。“太皇太后,怨孙儿的不逊言论,吕后擅权操纵惠帝,一朝大权尽在吕氏,实已危及我高祖皇帝打下的江山社稷。太皇太后却从不宠礼外戚,只有魏其侯在朝为相,而 he 已被太皇太后除了门籍,并不得到长乐宫朝请。孙儿登基时日尚浅,自当多来请命。”

“看你这孩子,现在殿中没有外人,何须把话说得这么冠冕堂皇。”她一语中的,刘彻脸上一阵发热。“我是不是到死也从你口中听不到一句真话了?”刘彻还没有回答。窦太后又抢先说:“罢了,罢了,这长乐宫你以后不必频频朝见。你知道我不想见你,你再也不用违心地跪在我的脚下。”

“别人会说孙儿不孝,那于礼不合。”

“这我倒是忘了,长乐宫有许多宫殿,你总可以随便看一下,再离去。”

刘彻见她把话挑开了,也不用再编织漂亮话语,只说:“太皇太后怎么说,做孙儿的无不凛遵。”这话听似恭敬,却极是含糊。

这时,程不识回长乐宫来复命了。他见皇上在,着实为难了。许久,太皇太后挥挥手,待程不识出殿后,她又说:“你回去向太一神日日祷告吧,替你的娘亲也罢,为你自己也罢,祈求长乐宫快快换了主人。那时随便你会怎么做,也没有人敢拦你。可只要我活着,你不能乱来,已经发生的事,现在都平息下来吧!挫其锐,解其纷,同其尘,湛然安静,长存不亡。不知道你何时才能懂得这话?”

“孙儿会尽力去懂。”

“你可以开心了,从此你不用再为见我这老太婆犯愁了。你知道,我也很头疼见你,你父皇一十六年来不敢违逆我半分,可你从来就不打算听我一句话。我不想面对着一个貌合神离的人。”太皇太后说完此话,便不再言。

“我会再见你,”刘彻呆坐片刻,心里在恨恨地说:“不过是在你

闭上那双已瞎掉的双眼前,我会笑着看你吐出最后一口气。”太皇太后她老人家话都已到那份上了,皇上能不在心里诅咒吗?

回到未央宫时天已向晚,阵阵昏鸦归暝,牧童也驱黄犊返,精壮汉子快意地催着马,一侧是弓箭,一侧是猎来的禽兽。御辇行进在专为皇帝开辟的御道上,除了马匹的响鼻声,人的脚步声,车轮的辘辘声,没有一个人敢出声,简直是死一般沉默。

他满腹的怒气,真恨不得披甲上马一阵驰骋。一天两次到长乐宫,每次他心里都是如此的不痛快,让他无端觉得自己这一生似乎只有长乐宫这一个敌人。“快点!”他捶着车壁怒吼,吓得御者魂儿也丢了,只管把马催跑起来,警蹕全乱,人人都有大祸临头的感觉。

这条复道是孝惠帝刘盈修建的,他时常去长乐宫朝见娘亲,出警入蹕,固然威风凛凛,但实在扰民甚深。孝惠帝就紧傍武库(未央宫至长乐宫中间是武库)修建了这条只能让人体味孤独的复道。刘彻有时会想,孝惠帝行进在这条道上有过快乐么?这道还是高祖皇帝衣冠出巡的。皇家礼仪:高祖生前所穿戴之衣冠,须得每月一次都要从陵墓捧至祭庙,是谓“游衣冠”。就这么用了几十年后,王臧才站出来说,此乃高皇帝衣冠出巡的道路,子孙的车马在上面肆无忌惮地驰行,大不合礼,当止。换道么?不,王臧又有高论,人主不应有过错,索性死人为活人让路。刘彻依言在渭水北岸为老祖宗建了第二座祭庙。扩大了祭庙,此为大孝。

这条道两面统置围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条与世隔绝的道路,当銮驾经过市巷,刘彻听到外面笑语喧哗时,更觉得不自在。但这种不自在帮助他转化成另一种渴望。

“大地在我的脚下,国事也会最终掌在我的手中!她现在有很多权威,可我却有时间,这就足够了!”

窦太后不但未让他灰心,反而更让他向往一个毫无顾忌的明



天。

刘彻回未央宫,不及进膳,便召见卫青和田蚡。他本来要召见申公的,但想他年老体弱,受不得惊吓,就让卫青去鲁王府见他,告诉他事变猝来,不如谢病免职,仍归林下。田蚡去见赵绾、王臧,宽慰他们暂且忍耐。

“陛下……”田蚡欲言又止。

“舅父何妨直言。”

“太皇太后只是要将二人免职下狱么?”

“她是‘非杀不足严惩’。”

“陛下以为尚能救得么?”

刘彻无法回答。

“太皇太后把他二人定为新垣平妖党,陛下可听说孝文皇帝是怎么族诛新垣平的么?也不知我记得对是不对,似乎文帝年间只有这一个族诛。”田蚡与皇帝关系非比寻常,因此有话便说。“辕固生只因说老子之言是家人常理,东宫便要杀,他不过是靠上天护佑才活下来。如今赵绾直刺她的痛处,焉有活理?”

刘彻也只能承认这其中道理。“依你说,如之奈何?”

“这人只怕是救不得了,这还不是关键,只恐东宫要在这二人身上大做文章。”田蚡把话挑明了说。

刘彻也想到了这一点,只拿眼看田蚡,自然希望舅父再说下去。“既然救不得,早晚是个死,不如早死。只要他二人一死,纵有诸般不是,也该消解,免得东宫要在陛下身上寻出诸多话柄来。”田蚡这样说,也是存了私心的。赵绾、王臧由自己与窦婴共同推荐,这二人恶了太皇太后,自己和窦婴又一向是东宫不喜见的人,他不能不早做打算。

“这未免草率!”刘彻白田蚡一眼,觉得他这么说很是不够妥

当。倒不是他舍不得赵、王二人，而是他觉得很有些未雨绸缪的意思，而田蚡却一定要让他作为大利害事去处理，非他本意。但他未尝不动心思，因此又问了一句：“难道要让朕去下旨赐死二人，朕能这么做么？”

“陛下，以臣之见，如你同意，单凭我一言，便可让赵、王二人自裁在狱中，何须让鲜血溅到陛下身上。”

“能不着痕迹？”

田蚡很有把握地连连点头。于是刘彻长叹一声，算是默认了舅舅的建议。这就是刘彻的过人之处。他已能在最平常的事物中看到利害关系，能在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物中寻出阴谋，只要是不利于自己的，哪怕是一根蛛丝那么轻微，他也要挥戈去斩断。

田蚡去了。

刘彻一张脸藏在阴暗处，像尊石雕。

卫青去了，不一时便已回转来，刘彻问申公怎么说。

“申公说了，他这大中大夫不做也罢，但他肯求陛下能容他在长安多留一些时日，只因他要……”卫青对后面的话颇为犹豫，申公叮咛过他最好不要说给皇上听的。

“仲卿，吞吞吐吐做什么？”

卫青也就不再隐瞒：“申公说要等赵绾、王臧二位大人入土为安后，再回鲁地。”

刘彻矍然一惊，怪问道：“怎么，他竟然认为赵绾、王臧必死么？怎么讲？”

这个“怎么讲”，卫青可讲不来，只因他也没有从申公嘴里问出。刘彻也不再问这事，却忽然诡笑着问平阳公主去建章宫找他做什么，他是明知故问，见了卫青忸怩不安的样子，也不禁好笑。他这人就er这样，对偷香窃玉一向有兴趣，不由得对卫青也刮目相看。他岔开了话，问卫青新妇如何。卫青说新妇姓薄，是一个老儒



生的女儿,别的不会,却把他老头子那一番伦理纲常牢牢记住;卫青几次向她求欢,她却说非要等新婚之夜,否则不能给他身体,相貌倒是一等一的。刘彻同他取笑一番,又说起卫子夫的那个尚在腹中的婴儿,他说他盼着是个龙种。

刘彻在跟卫青闲谈着,又在想田蚡用什么话能劝得赵绾、王臧二人自杀,对这事他还没有十分把握。

田蚡却是胸有成竹。原来自贾谊献《治安策》以来造成的传统是培养臣僚节操,王朝高官们一旦有罪,都自我了断,而不再接受审讯。

不知怎么,贾谊对高官们在狱内所受的屈辱,特别重视。他的提议是,士可杀不可辱。拘为辱,引决自裁,才是待臣以礼。文帝时,薄太后之弟将军薄昭擅戮帝使,文帝要治他罪。于是令朝中公卿,至薄昭将军家饮酒,都劝他保全颜面,自己拿剑来一下得了。薄昭不肯就死。文帝就想了一招更绝妙的,让群臣都穿了素服到薄将军府上哭祭,当他死人一般,薄昭看看实在无法再苟且偷生了,就在同僚似真似假的哭泣声中,服药自杀。

田蚡想到了这一点,就以一副哭丧相出现在狱中,言明陛下实是无奈才下旨,免去赵、王二人官职,作为新垣平妖党一类论罪的。

“太尉,我们受不得这种屈辱。”赵绾大声说,“新垣平以方术行骗,自己堂堂三公之列,怎能受这奇耻大辱!”

田蚡正是要他受不得这屈辱。那时,受到诬告的官员,不允许申辩,只允许自杀,那拒绝盘水加剑闻命自驰的人,是要被人瞧不起的。

“太尉,欲借取纸笔一用,不知可否?”王臧这样问。

田蚡知道他是要作书谢过,自杀了事,难得他这么痛快。就让人把狱吏寻来,着他讨了纸笔。赵绾又着狱吏借一柄剑来。田蚡不动声色地看着。王臧写就一封绝命书,递与田蚡,托太尉转达

陛下,在下将不胜感激。”田蚡连声道:“好说,好说。”取过略看一看,遂纳入怀中。

“太尉,我另有不请之请。”赵绾道。

“但请直说。”

“希望太尉援手,全我二人家小。”

田蚡心中有愧,也觉得做这一件义不容辞的事可以略抵罪过,便一口答应下来,拍着胸膛对他二人说:“两位敬请放心,我田蚡对天发誓,如若不全其家小,必遭天谴。”说完了又不免后悔誓言太重,可也无法改了。

赵绾取剑在手,回首前尘,只觉虚妄,说什么先王之道,说什么治国安邦,都化成不可寻的梦影,遂弹剑作歌,慷慨激昂,田蚡也不禁动容。赵绾又唱又笑又哭,折腾了好一时,向北跪拜,感谢皇恩,高呼着“陛下”,引剑自决。王臧看着好友颈血长流尸体扑地,长叹一声,也拿过那剑,消受了事。

“好了,两条人命,她该满意了。”田蚡向两具尸体拜了一拜,离开自去。他似乎觉得高枕无忧了。却不知武强侯严青翟、柏至侯许昌正受太皇太后之召赶进长乐宫。

这时,整个长安都已落入暗夜里。

有个齐人叫主父偃,是去年冬天来到长安的,本想趁此干禄。但他早年学的是《战国策》,钻研的是纵横游说之术,自比苏秦、张仪。他兴高采烈地上了书,却不曾想刘彻正尊儒术,把苏秦、张仪比做靠三寸不烂之舌谋取富贵之徒,认为他们游说诸侯叛天子不配称贤良,结果是不重用。

主父偃是个很狂傲的人,乍到长安时,也是意气干云,与公孙弘、严助、东方朔之辈高谈阔论,大有惟我可辅明主治天下之意。可到后来,公孙弘、严助,包括穷得一塌糊涂的朱买臣都被应召得



用,惟有他还是一个人在长安的市巷中胡混。

初时,还有东方朔来酒垆中与他吃酒谈心,互相宽慰,后来东方朔也来得少了,现在已有个把月不见人影。东方朔还曾得了一道待诏司马门的令,每日去盼星星盼月亮,并支取一点够一天日用的钱粮。他是个乐天派,虽有忧愁,但尚能笑得出。主父偃可就不同了,恃才傲物的人最受不得窘迫,又老境侵寻,独在长安举目无亲,心情糟得很。天天到酒垆吃酒,一吃半天。

他机敏博学,能言善辩,曾游说于齐国诸侯王子之间,但他学说庞杂,遭到儒生们的蔑视和排斥。没办法,齐地是呆不得了,一腔热血来了长安,仍旧不得其门而入。

他潦倒落拓,狂性难改,没有人爱理他,但卫青是个例外。卫青赁了一所小小宅院,就在这市巷里,因此时常来吃酒,见他谈吐不凡,就有心结纳。主父偃见他气度并非常人,也居然肯共言。

这天,时已近午,主父偃饥肠漉漉,就取出口袋,拿炒米充饥。时人称这为“糒”。想起自己的境况,也只有叹了口气了。虽然店主人给他一双白眼,可他还要等。因为卫青让他等,说有物相赠。

主父偃吃了几口炒米,也便走出酒垆。看看日头,正徘徊着是不是还要等,只听后面有人在叫:“主父兄,慢行。”

转身一看,不是卫青还有哪个,手里提一包裹。见着了他的面,主父偃的气也消了一些,便问他:“如何让我久等了?”言语之间,对这个一向赞助酒资的朋友并不客气。

卫青也不生气,只是脸上表情很是严肃,似乎有什么不顺心事。主父偃道:“卫兄,你今天娶新妇,虽然是迎阴气至家,也不用如此不乐吧?”

“哪里?”卫青叹口气摇摇头:“咱们进酒垆中再说。”

“出了什么事么?”主父偃看出有些不对。

卫青把头低一些,把声音小一些,苦笑着说:“未央宫中热闹大

了。”他像卖关子一般，却又不接着说下去。吃一口酒，却又说另一件事：“公孙弘出使匈奴回到长安了。”

“难道是公孙弘闹了乱子么？”

“自然不会是这个，不过，他也够乱的。”主父偃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皇上让他去匈奴探虚实，可公孙弘此行探听的却很不能让皇上满意。”

原来，公孙弘是在窦婴推荐下出使匈奴的。这位能读通《公羊春秋》的博士，却没能很好地领会皇上的意思。所呆的时日既短，也没能从匈奴人那里得到什么有价值的讯息。公孙弘回报皇上，匈奴虽勤修战备，但决无南下之意，还说什么圣明的君主应当有包容天下的气度，不应以私怒而坏了天下的大公；认为还应效法先帝，以和为上。

刘彻刚刚失去了赵绾、王臧，心情抑郁，这二人的命虽多半是他授意夺去的，但乃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不得已就足让他发疯。待听了这位春秋博士的高论后，怒发冲冠，居然是一个字，拖下去“斩”。

还幸得丞相太尉求情，皇上才消了一些气，只免去了他的官职，仍打发他回菑川国薛去放猪了。可怜公孙弘以六十耳顺之年，以为可以凭一部掺杂着法、道、阴阳诸家之说的《春秋》能有个好前途，以慰老景，想不到险些丢了脑袋。千恩万谢辞谢下殿，近几日就要离开长安。

“那你说的热闹是怎么一回事？”主父偃问他。

卫青摇摇头，说道：“赵绾、王臧二位大人自裁狱中，皇上认为也该告一段落了。可他还没有派人去见东宫，东宫却先来了书。”卫青想到刘彻那张煞白如绫的脸，不禁替他难过，两人既为君臣、姻好，又是知心的好友；一封让朝廷震动的书。”

太皇太后既不愿见刘彻，索性下书，容不得他半句申辩。书上



说,她已知晓赵绾、王臧两个匪人是丞相太尉一同荐入。丞相是百官之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太尉是金印紫绶,掌武事,都是一等一的重臣,可如今却荐用如此匪人,迷惑视听,诱离皇上背离孝道,罪不容赦,当免去二人,另寻贤良辅国。太皇太后举荐的贤良是柏至侯太常许昌,内史石建,武强侯严青翟。

刘彻也有些赌气的意思,心道:“我求个清静吧。”既在朝中传旨,免去魏其侯丞相之职,免去武安侯太尉之职,以侯居家吧。另立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严青翟为御史大夫,石建为郎中令,太尉一职罢置不设。这样三公一齐换班,朝中文武不知内情,无不战战兢兢,害怕那厄运也来到自己头上。

最感意外的还是窦婴、田蚡。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退朝后相约去鲁王府见申公,刘彻还另赠重礼。

“你不要指望我的推荐了。”卫青对主父偃说:“皇上现在是意兴萧索,什么明堂辟雍,什么推荐贤良,都停下来了。他现在没心思去看什么对策了。”

主父偃一声长叹:“既是如此,长安住不得了,暮随肥马的尘土也非我所愿,我索性临菑也不回了,托公孙弘带个口信回去吧。我要四处游历去。”

“我也这样想。你有盘缠么?”

“借贷无门,局促一身。”主父偃老老实实地交待。

“我替你想到了,”卫青哈哈一笑,把那个包裹提到案上:“这里面有黄金十斤,钱数千,小小意思,希望主父兄收下,聊表寸心。”

主父偃愣住了,一下子心里发酸,完全想不到卫青这么够朋友。他和卫青并没有深交,他也很敌视这位皇亲,认为他不过靠了裙带之结才做上了太中大夫,所以从没正眼看过他。“收下吧,主父兄,我相信你是终要腾飞的蛟龙,比不得那些池中物。”卫青诚恳地说。

“仲卿兄，皇上喜儒术是不是？”

“是啊，广川董仲舒说：‘诸不在六艺之科者，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前进。’皇上说这话有理。”卫青想了想又说：“主父兄，我明言吧，你才气横溢，我推荐也尽力了，但始终不被圣上法眼看中，便是因为你是钻研纵横家游说之术的。圣上厌恶这个。”

“公孙弘是个乖巧的人物，他学儒也是取悦皇上的。我与公孙弘彼此知底，他长于言谈雄辩，精通刑名之学，杂以法、道、阴阳诸家之说，他虽处处以儒术为掩饰，可他并非孔、孟之道的醇儒。真难为他把一部《春秋》也啃得烂透，居然直追广川董仲舒。”

“你何不也学一些？”卫青提醒他。

“你不是说皇上已罢免了学儒的重臣么？”

“那是太皇太后的意思。”

“儒家之书我也开始看一些。”主父偃吐了实情。“有什么办法，现在举世之人莫不言儒，如果不看一些，真有点寸步难行。前天才弄来几部书。”

“哪几部？”

“《易》、《春秋》，另有百家之言。”

但是，主父偃还是提着卫青赠送的小包裹走了。因为他知道，以朝中情形，暂时是无法谋得大富大贵的，只有长吟着去国行。幸好有了卫青赠予的钱粮，底气壮了许多。他打算北游燕、赵、中山等诸侯国。临走前，他还没忘了询问卫青结婚娶妇的事。他觉得暂时是无法回报卫青了，只能多些人情味了。

“仲卿兄，今夜迎娶的新妇漂亮吧？”

“也还过得去。”卫青说得随意，心中却乐滋滋地开了花。新妇名叫薄姜，一双小手像初春的小草那样粉嫩柔软，皮肤像凝结的油脂那样细腻光滑，颈项像蝥蛴那样修长白净，牙齿像葫芦的籽儿那样洁白整齐，小蝉样的前额，蛾须般的眉毛。卫青有时会想《诗》



中写的那位卫庄公夫人也不过如此吧。

他巴不得天黑蜡烛燃起来,那时他就要去迎娶了。婚为阴礼,娶新妇迎阴气至家,而乐为阴气,因此婚礼不用乐,表明思父母养育之恩。嫁女之家,整夜不息灭烛火,表明思相离之意。

《礼记·昏义》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故君子重之。”又云:“昏者,礼之本也。”

婚姻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除纳徵外,其他五礼都有雁,取鸿雁群飞之序,来去有时之意,叫“五雁六礼”。现在卫青在酒垆中想到的便是幽暗之中,衽席之上,那一片缠绵美好的辰光。

卫青别了主父偃,心绪难平地等到了日暮,车、衣服都用黑色,执烛前往。那边父母告诫过了薄姜,卫青就把她迎回家中。共牢而食,合卺而酌之后,公孙敖领一帮人闹新房。公孙敖拿着棍子督察,那帮相好的朋友便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污言秽语戏耍新人。卫青只是嘻嘻笑着,薄姜却未免被戏弄得珠泪盈盈。

客散人空,卫青见薄姜脸上兀自留着泪痕,不禁哑然失笑:“傻孩子,公孙敖他们也不是存心如此,风俗嘛。”

“他们话讲得好丑,怎么说得出口……”

这时人都散去,房中只剩下她和卫青,再回头想想公孙敖他们的淫秽话语,便另有一种滋味,不由羞红了一张俏脸。“青春之夜,红炜之下,息心静默,柔情暗通,是人伦之礼,怎么能说丑呢?”他上前搂住她的纤腰。薄姜有点儿羞涩,又有点半推半就之意,卫青吻了她一下。

他说:“怕什么羞呢,像黄帝那样生而神灵,弱而能言的人,他不但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还曾巴巴地向玄女问房中九种技巧呢。”

“我不信,”薄姜羞红着脸说:“都是你编出来的。”

“我骗你遭天雷。玄女告诉皇帝，九种技巧是龙翻、虎步、猿搏、蝉附、龟腾、凤翔、兔吮毫、鱼接鳞、鹤交颈。”他的嘴说个不停，手也毫不客气，三探两摸，就把薄姜惹得情思大动。卫青摸着她的胸前，盈盈一膜，滑腻柔软，心道：“真面南背北不易之乐也。”

“谁对你说的那些疯话？”薄姜娇嗔追问。

“什么叫疯话？”卫青说道：“师出有名，公孙敖从一部《天下至道谈》中看来的。”其实，那是平阳公主教给他的。

“薄姜，咱们试哪一种？”卫青涎着脸说。

薄姜却不说话，回首吹灭了灯火。“哪个要跟你试？”

“不试哪来得娃娃？”

如此纠缠了半夜，薄姜才被他的冲破防线，让他得了手，枕上交头，花间接步，成为夫妇，合乎阴阳。

鏖战后正睡得甜蜜，却有人击窗：“仲卿，仲卿。”听声音是公孙敖：“不要贪睡了，快快起身，陛下在宅外等你。”

卫青大奇，就问他：“你莫闹，陛下怎么会在外等我？”

“我不敢骗你，张骞大哥和期门军的兄弟都在。”

在宫廷的禁卫军中，除了守卫宫城的南军外，还有一批贴身侍卫，称为“郎”。刘彻另外又设立了期门军。执兵器迎送、随行皇帝，多是选自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的良家子。所谓“良家子”即是非医、巫、商贾、百工之家的子弟。六郡地处边境，人多勇猛善战。这支禁卫军，在刘彻出猎、出巡时，总是先期待于诸殿门，故称“期门军”。期门军精于骑射和格杀，经常伴随刘彻左右。

“天这般早，陛下带期门军出了宫城？”他安慰了薄姜，梳妆已毕，出了家门，果然是刘彻带了二三十人，都是寻常装束，看样子要微服出门。他行了礼，问道：“陛下要去打猎么？”

“不是打猎，是游猎。”刘彻特别强调了一个“游”字，虽然是一



字之差,但却大有学问。“仲卿,随我们去,不要用才娶了妇人来推三推四。”

卫青还没开口,公孙敖就在他身后说:“陛下想去终南山驰马弯弓。”

“去终南山?”卫青吃了一惊,这一去恐怕不是一两日所能尽兴的。他才娶了新妇,正是卿卿我我的恩爱时刻,自然不想去。但他知道刘彻的性格。尤其是他的眼中隐含着一股恶意,他不在乎惊扰别人的好梦,从别人的伤口中他能舔出快感。

“仲卿,昨夜你与薄姜演练了哪种姿势才降服她?不会是把玄女教给黄帝的九种姿式都用了一番吧?”

这分明是自己昨晚与薄姜床第中的私房话,怎么竟从刘彻口中说出来。他随即恍然大悟,回头指着公孙敖说:“定然是你这厮躲在墙下听夜!”

公孙敖连连摇头道:“天大的冤枉,绝对没有在下,要不你问张骞大哥……”说罢,公孙敖又看看皇上。

刘彻与张骞只是嘻嘻地笑。卫青就明白了。

一个堂堂的皇帝半夜跑出宫来听小舅子的墙根,有点难以置信。卫青有点不快地回到新房之中,告诉薄姜要随皇上去终南山游猎,让她不必担心。薄姜拿青、赤、黄、白、黑等合成的五色丝系在他的手臂上,这叫“长命缕”,又叫“百索”,是五月五日那个恶月恶日才系在臂上辟兵、除邪、驱瘟的。卫青拗不过她,只得依从,看她楚楚可怜的样子心中大是不忍。

“我回来会好好陪你的……”他牵马出了宅门。

刘彻看看天际,叫道:“快走,快走,我们要在日出时到终南山脚下。”

这一年是建元二年。

## 第十一章 皇上出猎惹出了小麻烦

东方朔为见皇上，出妙计怂恿众侏儒拦御驾，皇上出猎，践踏了庄稼，惹恼了县令，期门军侍从交手斗官兵，夜宿小店，皇上召幸农家女，朱安世智退郭解除围困。

昨天那个阳光很好的上午，实是个吞噬人心情的地狱，让正在人生之旅中意光徜徉的刘彻感到了异常的苦闷。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的死变得毫无价值，因为他的丞相、太尉很快也被人免职了，身边已换上了一帮太皇太后喜欢的大臣，他们开口“清静无为”，闭口“以无事取天下”。而偏偏这时博士公孙弘回朝复命，可结果却让他更加恼怒。

他望着四周高高的宫墙，重重紧闭的城阙，身居九重，他却认为自己不如一个行在阡陌上的农夫。他徘徊不安，他想离开大内。“我是个囚徒！”他感叹着。

下午，他在宫门外遇上了一班侏儒，刘彻很宠他们。他们等了数日才得如所望。他们一齐至车驾前跪伏叩头，请求皇帝宽恕死罪。“怎么回事，慢慢说，朕何时说要诛死你们？”刘彻毫不知情。

其中一个说：“是平原厌次人东方朔传言的，他说臣等将尽受天诛，故来请赦死罪。”

“东方朔？”刘彻记起这个人了，他还留有很深的印象，那一纸递给田蚡的自陈还在自己案头，那三千片竹简自己用了足足两个



月才看完。

原来刘彻见了东方朔那大言不惭的自陈后,就把他当奇人看待,就令他待诏公车。可他的上书实在卷帙浩繁,刘彻耐着性子一天一天地看,急切之间哪里看得完,又加上朝中多事,就把天纵奇才的东方朔忘在了脑后。

东方朔每日去公车令处领取钱米,只够一宿之餐,此外就没有什么俸金,累得东方朔囊资俱尽,心急如焚。偶然出游都中,见着了一班侏儒,打听到皇上对他们优宠,就眉头一皱上前恐吓!“你们就要死在目前,还不知么?”

侏儒大惊之下问其中缘故。东方朔就胡诌道:“我打听到朝廷把你们招入都中,名义上是侍奉天子,实际上却是设法歼除。试想你们不能为官,不能为农,不能为兵,无益国家,徒耗粮食,何如一概处死?天子已经腻了,你们死在目前。”

听他这样出言,无不大惊失色,有的甚至涕泣交零。东方朔见已收效,就又佯装着劝他们道:“你们哭也无用,我看你们无罪受戮,很觉可怜,来,我替尔等出一计。”侏儒们遂一齐问计。东方朔说:“你们便到宫门外去等御驾,叩头请免死罪。天子若问起来,就推到我东方朔身上,包管尔等无事。”说完偷偷笑着去了。

侏儒们信以为真,逐日在宫门外候着,终于等到了天子。

刘彻一听哭笑不得,便告诉侏儒朝廷并无诛死他们的意思,是东方朔胡说八道罢了。等劝说侏儒们退下,又让人去召那“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的东方朔。东方朔欣然来见。刘彻先不开口,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他身长有九尺三寸,便一沉脸问道:“你造言惑众,难道目无王法么?”

东方朔却毫无惧意,不慌不忙。“臣东方朔生固欲言,死亦欲言,侏儒身长三尺余,每次却领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身长九尺有余,也只领得粟一囊,得钱二百四十,侏儒快要撑死了,而臣却快要

饿死了。臣私下以为陛下求才,可用即用,不可用即令归家,不要使在长安索米,活得好不辛苦。”东方朔跪拜道来。

刘彻听罢,不禁哈哈大笑,仿佛阴沉的天又成了晴空,遂让他待诏金马门。金马门就在宫内,东方朔这样就算是宫里的人了。刘彻和这个平原人一谈之下颇为投机,便说起自己呆在宫中甚为苦闷,东方朔便指点刘彻何不猎游。现在是太平盛世,朝中事少,大可游猎逸乐。刘彻深以为是,就点起公孙敖、张骞、东方朔、郭舍人及十余名期门军,改换装束,于亥时悄悄出了未央宫。

这样的行动少不得卫青,又恰值他新婚之夜,张骞便说去听夜,刘彻一时兴起,就与他翻墙而入。卫青正在情浓,哪里听得到有人进宅中。刘彻本意是听着便走,张骞却道娶亲之夜带走郎君似乎过份了些。刘彻这才容卫青小憩一番。

刘彻是第一次到终南山来,但见林木苍苍,茂草莽莽,山峦叠翠,溪水淙淙,百鸟婉唱枝头,麋鹿游玩水边。刘彻生在也不知终究深几许的深宫,听的是朝钟暮鼓,看的是亭榭楼阁,与他打交道的又尽是会察颜观色耍手腕的厉害角色。如今能抛开国事,抛开东宫,完全置身于天然心境般的地方,自然魂飞不禁,如脱笼之鹤。恰巧前面有鹿群经过,他呼啸一声:“你们注意了,听我号令,一齐冲上去。”呼哨才毕,自己先自纵马冲上,侍从们也散开队形,从四周包抄过去。

他们名虽“猎”,实则“游”,猎的不过是种迥然不同的心情。因此也不讲什么狩猎阵法,也不弯弓搭箭,只管纵马狂呼,把野兽追逐得四散惊逃。

狐突鹿奔,刘彻看一只小鹿儿顺眼,紧追不舍,已然到了山脚下的农田里,众侍卫也自然紧随。卫青是家奴出身,深知稼穡的不易,忙驰马到刘彻的身边劝他:“陛下,莫践踏了庄稼。”

刘彻正在兴头上,哪里听得下。“仲卿,你真扫兴,我难得有这



样心情。我自会赔偿他们的。”遂又箭飞马驰，十余骑马冲了进去。卫青带住马，在田埂上叹气。回头只见东方朔也驻马不前，把头大摇特摇。

农夫们不知从哪里闯来了这群该杀的恶少，只见把好好的庄稼践踏得七零八落，那心疼更胜过恼怒，就高声叫骂呵叱。叫骂无济于事，数十农夫便挽挽袖子上前拦阻。公孙敖笑骂道：“让开，不长眼的家伙！”指挥几个人冲上去恐吓，一个个胜似凶神恶煞，嘴里吆喝道：“不怕死的留下来！”一齐撒马冲上去。农夫们避之惟恐不及，哪里还敢去拦。

刘彻这伙人都是一些不知稼穡之艰难的纨绔，哪里肯理会卫青和农夫们的阻拦，见了那些人慌急无主的神态，反而更觉得有趣。因此照旧追赶他们的猎物，一时在山脚下循环往来。

“仲卿，好不有趣，快和东方先生撒马过来。”刘彻唤他二人。

两人只是迟延着不肯前去。

农夫们见无法阻拦他们胡闹，一齐焦急万分。“去找亭长，”一个年老的出主意：“他或许会有办法。”

说到亭长，得须作些交待。西汉时，仍循秦制，有县令掌治一县，万户以上为令，秩有千石或六百石。万户以下为长，秩有五百石至三百石，都有丞、尉，主理县内，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有亭长这一职务，掌判断里人狱讼，遇有大事，就详报县中。亭长是不入流的小官，刘彻的高祖刘邦就是从亭长发迹的。

汉有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座。

农夫们所要找的那个亭长是个聪明人，知道这事很麻烦，便与闻讯而来的里正一合计，寻一匹快马差人去县里详报。

鄆县与杜县的两县令是秦晋之好，正在一起闲谈。一听居然有这种事，便摆起为民父母官的架式，点起一百多名精干的兵丁、





衙役赶到山脚下。农夫们见县太爷带人来了,真个喜出望外,一齐上前禀报说,那伙无法无天的人打猎累了,正在那边山林下烤野味吃,一个劲儿地请大老爷给讨个公道。

鄆县县令让农夫们也操起来耜锄叉助阵,向那边山林下逼进。早有期门军发现情况,立即向皇上禀告了。刘彻更来了兴致,说:“来人了?好嘛,公孙敖咱们何不来个假戏真做,斗上一把玩玩?”公孙敖和期门军都是好事之徒,又自恃精于骑射冲杀,因此无不摩拳擦掌。

张骞向卫青递个眼色。“陛下,这样做恐怕不妥。”卫青劝他,“他们人多势众,倒在其次,只是我们践踏了庄稼,有错在先,他们要捉捕法办乃是依天子律令做事,我们怎可难为他们!”

“难道任由他们把我捉去么?仲卿,你这个人,总是喜欢为他人着想,有点儿婆婆妈妈。你是梦想做大将上阵杀匈奴的,这样子可不像个胸有大志的人。”刘彻虽然听他说得有理,但仍想闹点事来寻开心。

“仲卿,不要扫大家的兴,反正又不会伤了他们,不过是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的手段。”公孙敖见皇帝有意,自然顺从为是。

兵丁和衙役越逼越近。刘彻不再理会卫青,手一挥,喊道:“上马!”众人上马,一个个抽刀亮剑,严阵以待。“大家自保为上,不可伤了对方性命。”刘彻又加了这么一句,众人称是。

公孙敖有一个取自匈奴人的号角,接了刘彻的圣谕,猛然间吹起,众人吆喝着一齐冲出,当真是人如猛虎马如龙。期门军众人的手段那是不消说的了,乃是六郡的精英,都有以一当十,甚至当百的勇力。就是刘彻、卫青、张骞诸人自然也是勇武过人,只有“十五学击剑”的东方朔似乎对这种“玩耍”的方式颇有难色。

有人把秦汉时的中国称为“尚武的帝国”,这固然有中国在那个时代曾经东征西讨的原因,但汉王朝的“尚武”却不仅仅是表现



在对外战争上。崇武尚武是汉代世风,习武的习俗遍及社会各阶层,上至天子,下至凡夫走贩,尚武之风极为炽烈。刘彻能持长矛杀死野猪,广陵厉王刘胥在王家兽园中学习格熊之术,不久便能赤手空拳与力大无比的野熊格斗,那些野熊竟不是他的对手,莫不被他折颈而死。这就不难理解,刘彻及他的手下一听打仗就来了精神。尤其那二十几个军士似乎找到了用武之地,竟在一百多人中如驰平地,不一时已把衙役打倒一地。刘彻高声喊:“公孙敖带人捉住县令。”

两县令只看得目瞪口呆。正在惊愕之间,只听“匪首”喊要捉自己,又见两骑马冲来,猿臂一展,自己已被提到空中,如小鸡一般。首领被擒,刘彻登高一呼,兵丁和衙役们只好乖乖地抛了兵器,只有农夫们拿着耒耜锄叉呆呆发愣。

亭长搔着脑袋自言自语:“这是怎么回事?”

两县令被掷到地上,被跌个昏头昏脑,只见“匪人”围在一匹马周围,料想他是头领,抬头一看竟是个锦衣王貌、气度不凡的公子。哪里是什么恶少,分明是个王公贵人。

“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冒犯我。”刘彻故意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我是平阳侯曹寿。”

平阳侯曹寿是当今天子的姐夫,鄠杜二县令都是知道的,看这气度,已信了八分。鄠县县令甚是惶恐,杜县县令却昂然不惧,挺身抗议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这话说得好!”刘彻不敢再小觑他,点点头,深以为是。“这个给你罢,”说着从怀中掏出一块玉掷在地上。

这是块昆山之玉。昆仑山东南就是盛产玉的于阗,东有白玉河,西有绿玉河,又西有乌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异。每年秋水落下去,国人捞玉于河。宝玉映月精光而生,所以国人沿河取玉的,多在秋天明月之夜。

于阗更有一地叫望野,玉最多,当地风俗是女人赤身入水取玉,传说阴气可以召玉,玉可以留住不被水冲走,容易捞到。

刘彻这块宝玉一面刻有“朝神之宫”,一面刻有“光耀宙宇”,是他心爱之物。

杜县县令拾起一看,颇然吃了一惊。他是个识货的人,知道这玉颇有来历。心中便暗自嘀咕起来。“你收留好了,这玉对你未尝无用。”刘彻说罢,呼哨一声,带人远去。

鄠县县令见围猎的众人们远去,劈手夺过那玉,双眉一轩,喃喃地道:“此玉已是价值连城,有谁居朝神之宫,有谁能光耀宙宇?这两语之后莫不隐有一‘日’字。”

这话提醒了杜县县令,连连叫道:“可不是吗!皇,煌也,从日有光,皇之本义有日,犹帝之本义有日。日为君象,故用为帝王之称。难道他竟不是平阳侯?对了,他是天子!”

杜县县令说罢这话,自己先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忙向远去的背影伏地请罪。鄠县县令素服他的才学,也跟着跪下,兵丁和衙役们自然以老爷惟马首是瞻。田地里就乌鸦鸦跪了一片。

那个亭长更加搔着脑袋说:“这又是怎么回事?”

农夫们看着被糟踏得不成样子的庄稼,心里却只有苦楚。“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可是真正的老鼠能吃多少粮食?农夫们再回头看官老爷们诚惶诚恐的膜拜,心中又说不出该是什么滋味了。可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回遭遇的竟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这一次游猎,使刘彻非常开心,一切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也不再记得东宫里那双没有光泽却凶鸷的眼睛。不高兴的只有卫青一人。他不只是因为皇上他们无缘无故毁了人家庄稼,还有就是觉得新婚别离,有亏薄妻。刘彻看出了他的不快,就准他十天不用进宫。

从此,刘彻尝到了微服出宫游猎的乐趣,便一发不可收拾。那



些走马善射的少年也乐于出宫寻欢,不断怂恿皇上。因此在那些清风明月夜,漏下十刻时,期门军守候门外,众人相约悄悄纵马同往。这其中缺少不得东方朔、郭舍人、公孙敖,时或还有卫青、张骞。

刘彻已经不满足只在终南山游猎,他们北到池阳,西到黄山宫,南到长阳宫,东到宜春宫,范围越来越大,路程越走越远了。

转眼已是建元三年的秋天。

太皇太后的身体仍旧很健康,这是最令刘彻失望的。为了避人耳目,他有时或去长乐宫,但从不进永寿殿。随便找个宫殿坐上一时,就摆驾回宫。太皇太后早就耳闻皇帝大多时候不在龙廷,而是忙于游猎逸乐,她也从不过问。

她满意这种状况。

刘彻则想走得更远一些。这一日又是漏下十刻,刘彻带领十余个期门军将士和张骞、公孙敖等,悄悄出了长安。刘彻对公孙敖说:“我要走远一些,朝中无事,咱们大可在外多呆几天,不必披星戴月地赶路,让人困顿不堪。”公孙敖等人哪里有不答应的,自然满口说是。

跟随刘彻出猎的人论骑射,那都是一等一的,但要说到谈论国事,就只有张骞还能应付。行到第二日时,张骞给皇帝讲起堂邑父说的那个月氏人与匈奴人仇恨的故事,直把皇上听得心驰神往。

“你说月氏王常常怨恨匈奴?”刘彻眼前一亮,像火烧亮了他阴沉的心。

“是啊,”张骞连忙回答,“我那个匈奴朋友在月氏住过,知道他们把匈奴恨之入骨,时时想寻机复仇,只是苦于无人相助。”

“月氏国势如何?”

“现在倒不好说,不过,在二三十年前,月氏人口多达四十余

万，人多势众，国力强大，素来不把匈奴放在眼中。”

刘彻便沉思起来，他那从不安于现状的心中猛然间冒出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脸上立时飞荡起笑意。

“陛下莫非有意联合月氏？”张骞看出了皇上的心思，但他觉得有点儿匪夷所思。

“这真是天赐良机，我正想和匈奴人开仗，不想也有人和匈奴作对，而且是个死敌。”刘彻亢奋地击了一下马鞭：“如能联合月氏，共同对付匈奴，使其腹背受敌，何愁不断其右臂，最终将它击败呢？”

“陛下说得有理。”张骞其实颇不以为然，但不敢说。

“你那个朋友叫堂邑父？”

“是一个匈奴人。”

“回宫后，我要见见他。”

“是，陛下。”张骞恭敬地说。

“张骞，”刘彻亢奋过去后，又冷静下来：“你说，我是不是有些异想天开啊？”

“陛下，实话说罢，我认为联合月氏去击匈奴，实在有些渺茫。怎么说呢？一者月氏人虽然仇恨匈奴，但未必与我天朝联手；二者我们未必能到月氏那里。我们没人出过西域，如今西域诸国已先后被匈奴征服，并受匈奴人的严厉统治，听说匈奴有日逐王设置了‘僮仆都尉’，经常率几千骑兵往来于其间，想通过甚难呢。”

“这么说是不可能之事了？”

“那也未必，”这个汉中成固人可不是个轻易认输的汉子：“陛下，不妨去试一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嘛。”

“对，对，”刘彻被张骞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要在不可能中杀出一条血路来，才算得真本事。好，我一回宫，便招募使者去西域。”



“陛下，大臣们未必肯去，”张骞说出了自己的担忧：“西域对我们来说那样陌生，此去无疑是一条充满艰难的路。”

刘彻认为他说得有理，点点头问：“你愿去么？张骞？”

“臣愿去。”

听他说得这样痛快，刘彻注视张骞片刻，又问：“你为什么愿去？是不是说欢喜话给我听？”

“不是的，陛下。好男儿当带吴钩剑马上取功名，岂能久居人下，报国之时不敢人后，况且我听人说日月的家昆仑山就在那里。”

“说吧，你对昆仑知道多少？”

“古书上说，昆仑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避隐之所，是天中柱，气上通天。是天帝太一的下都，山有木禾，面有九折，以玉为槛。面有五门，门有开明兽镇守，是百神的所在。在昆仑墟中又有增城九重，有木禾、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在它西边，沙棠、琅玕在它东侧，绛树在它南侧，碧树、瑶树在它北边。”

刘彻听得悠然神往，就问：“张骞，你说世上果真有不死树么？”

“想必是有的，古书上言之凿凿。只是昆仑山从无人找到。”

“我一定要派人找到昆仑山。”刘彻说。

第三日午后，他们已到了离长安三四百里远的柏谷。在经过田陌时，刘彻看到了一个提笼不知采些什么的姑娘。乌黑的秀发，大大的眼睛，皮肤有点黑，但让她更加俏丽。这是个美得和卫子夫完全不同的女人。自卫子夫有了身孕后，他一直疏云淡雨，和陈阿娇只是虚于应付，在宫中碰别的女人又怕被她吵闹不休。

他“吁”一声勒住马，看着那姑娘呆呆出神。我们这皇帝性喜渔色，公孙敖等人是知道的。那姑娘也是情窦初开的年华，早已在梦中盼情郎不知几百次，希望他能穿锦衣，希望他能骑高头大马，希望他能英俊潇洒。这时，忽然间有个更超出她想象的年青公子不顾礼节地贪看，让她心慌意乱。但她喜欢，就只是提着笼如风摆

杨柳般地向前走，那腰肢更扭得有十二分动人。

“真是我见犹怜。”有个侍从说。他猴急着一双眼，简直要流出口水来。“瞧那细细的腰肢！老胡，把她抱在怀里可不知有多惬意呢。朱雀街上你那个小婊子也算一个人物了，可是与她一比就如粪土了。”

那个老胡没作声，算是默认了。

“陛下，”有个侍从看出了皇帝的殷殷之意，有心巴结，“你若喜欢，咱们把她抢了来。”

刘彻还没作声，东方朔先道：“胡说！光天化日之下，哪能公然抢人呢。依我看那小女子对陛下颇有一番恋恋之意，想成好事必得想点办法才是……”

期门军等都是粗豪汉子，没有润淫儒法，开口说话都是直通的，有时未免有点刺耳。而同样的话叫东方朔一说，就不尽然了。刘彻眼中顿露嘉许之意。这些都被郭舍人看在眼里，忙上前道：“陛下，这等好事若交于公孙敖去办必然成功。”刘彻闻言一笑。谈论国事有东方朔和张骞，要说到偷鸡斗狗，偷香窃玉，那就非得请花都里的班头公孙敖出马不可了。

“不要露了我的身份。”刘彻这样说道，又取出一块软玉递给他，看能否用上。

众人自去一树林下驻马少留，且看公孙敖能否功成归来，其余众人不过是要看好戏，刘彻却不免猴急，空咽馋涎。

公孙敖去了足有半个时辰才回转来，但却是一个人。“你没得手？”刘彻失意之情便露了出来。

“陛下，这等小事还会失手吗？”公孙敖得意地说。

“她怎么说？”刘彻急急地问。

“她说天黑后愿随陛下出去。”

“你说我是谁了？”



“我说你是平阳侯。”

“平阳侯？”刘彻笑起来，“我们这一路着实有不少荒唐的勾当，都扣在平阳侯的头上，实在有点过意不去。我的大姐或许不免要棒拷无情郎了。”

众人也都笑起来。“你用了什么手段，竟然降伏了她？”刘彻又有点好奇地问道。

“这个……”公孙敖一张生铁般的脸居然难得地红了。刘彻知道他有难以启齿的话，也就不再多问。“陛下，天黑后，我需要几件值钱货去迎她出来，咱们去五里外的一家旅店吧。”

刘彻便让侍从多出珠宝付给了公孙敖。果然在入夜之后，公孙敖把那女孩儿接了出来，她娇羞不胜。刘彻与她共骑，好在天黑无人看见。刘彻问出她叫巧儿。那旅店很快到了，公孙敖叫出店主人道：“喂，快给咱家多来上房。”

这店主人也是个火爆脾气，自娶了新妇后，才嗓门安静了些。听他们说得无礼，双眉一乍，就要发作，还好记着内人的话，才压住火气。刘彻迫不及待地带巧儿进了房间。

烛光照着巧儿那张白红分明的鹅蛋脸儿，看她憨憨地笑，那番风韵，着实撩人。刘彻捧住她的脸吻了一下，顿时烧得一张白白的脸如染上满天晚霞。刘彻不可再等，扶巧儿上床就是一番绿惨红愁，春意十分。

东方朔、公孙敖在店堂坐下，便拍案要酒吃。有一位弟兄见店主人怠慢，竟踢翻了案子。

店主人瞧这伙人骑马带刀，背弓挎箭，气焰惊人，又不伦不类地带了一个女子进了房，心中顿起疑虑，就问一个店伙计是如何看法。这店伙计想了想说：“主人，我看他们不像是好人。”

公孙敖见店主人只是拖延，不由大怒：“你这厮是怎么回事，还不上酒？”

“要酒没有，”店主人火气又上来了，“尿倒有的。”

这不像话，分明是挑衅。几个侍从便围上去计较。几个店伙计见势不好，上前劝解，被侍从们推搡到一边。公孙敖一拳把店主人打倒在地。“你这厮快去拿酒上来，再要多话，我们把你这店也给拆了。”

店主人摸着被揍青的脸颊，不敢再蛮横，走到门外，一个店伙计上前说：“主人，这伙人不是无赖便是强盗，我听小四子说，近几日有一伙人在柏谷地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县令几次派人去捕，却总是落空。莫非便是他们？”

“八成是他们。”

“却怎么办？”

“主人先上酒稳住他们，我去村中召人，来收拾他们，再去县衙领赏。”

“快去，快去。”

店主人给上了酒，就去见妇人，把自己的怀疑与打算说出。店主妇比主人年少许多，也是个齐整的人物，清纯少妇，笑得有风韵。刘彻初进店时曾与她打过照面，也有些眉目留情的意思。店主妇又见他带一女子早早歇息，心中猜到几分，正做些鸳鸯蝴蝶的春梦。听丈夫如此一说，吃惊不小。她是个有主见的妇人，便道：“我看那为首的年青人不像常人，准是个贵公子。况且，他们又带刀带箭，不可鲁莽行事。”

“怕什么？可以鸣鼓聚众，共击群盗，何愁不擒。村中人一时便会到的。”店主人挨了打心中愤懑，定要讨回公道来。

“先不要惊动他们，等他们都睡熟后，再动手不迟。”店主妇看劝不下丈夫，便帮着出主意道。

房里有人密谈，墙外却不防有耳偷听。期门军看似无赖，却心细如发，早发觉他鬼鬼祟祟，就尾随着偷听，果然有所得。他嘻嘻



一笑,去找公孙敖,公孙敖也道不能惊破陛下好梦,认为不如言行镇静,若无其事,或许可以缓解。众人依旧吃酒。看看夜深,村中人手拿弓、矢、刀、剑,把旅店围起来,准备收拾他们。

早有期门军窥视了店外情况,众人也各取刀剑,一面让人去见刘彻。刘彻和巧儿一番缱绻后,正在与她调笑,听说外面有情况,便连忙收拾装束出房,让巧儿呆在那里莫动。“捉强盗!”村中诸人吆喝着冲进店中,公孙敖手一挥,众人护在刘彻身边。

“什么捉强盗,”公孙敖冷笑着说,“我们可曾短你们酒钱吗?我看,你们开黑店是真。”众人各挥刀剑杀在一起。这些村夫不过身强力壮,却哪里能敌皇帝身边的期门军。刀光掠处,已有数人倒下。“莫要取他们性命。”刘彻却没忘了自己的身份,便大声吩咐道。

这时,后面客房中走出一人,他是被喊杀声吵醒的,瘦短精悍,却是郭解。他对房中同伴说:“他们喊捉强盗,我去看看。”同样也懒洋洋地起床来穿衣裳。郭解正遇上个挂彩的店伙计,待问清情形,便拔剑在手,前去相助。

张骞曾见过郭解,但那已是去年之事,又不过是萍水相逢并无深交,早不记得了。郭解单人独剑挑战十余位期门军侍从,居然游刃有余,不一会儿,已有几人躺在地上。刘彻不禁耸然动容。

“陛下,咱们先走。”公孙敖见势不妙,便提醒他。

刘彻恼怒地一挥衣袖,不由自主地把剑握在掌中。郭解的同伴便是朱安世,两人在外游历一年有余,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昨日也到了柏谷,准备由此返回长安。朱安世眼尖,一眼便看到了众星拱月般的刘彻。他暗叫不妙,取剑在手,飞纵过来,攻向郭解。郭解大感错愕,亟亟封挡。“那人是皇帝,你快快逃走,这乱子闯得大了。”朱安世低低地说来。

郭解自然吃惊非小,急忙收剑,叫声“好厉害”,便退到门边,又

盯刘彻一眼,就狂步往山野中跑去。再说那些站在一旁围观的村人和店伙计正看得痴醉,忽然间竟是出现这种局面,斗志早消,也学着郭解逃个干干净净。只有期门军众人莫名其妙地看着朱安世。公孙敖、东方朔、张骞都识得他,一齐微笑着颌首致意。

“参见陛下。”朱安世冲皇上一礼。

“我是微服而出,不要大礼,被人见了反为不妙。”刘彻急忙让他起身,“谢你的援手,回宫去,我重重赏你。”

“不敢,不敢……”

刘彻冷笑一声,面容又郑重起来。朱安世几次三番拒绝他,使他很不痛快。“告诉我,要杀我的是谁?”

“他看出了,好毒的眼。”朱安世并不惊慌,也料他并没证据,“草民不认识他。”

“是么?那人好手段,我想结纳他。”

“可是……”朱安世不再说下去,那意思是很明白了。

“可惜,”刘彻顿了一顿,“你还是跟我走吧。”

“陛下,您是知道的,草民散漫惯了,实在过不惯那种日子,希望陛下开恩。”

“你也算是救过我的性命吧。”

“我不出手,有这么多侍卫在,他也决近不了陛下的身。”

“我只是觉得你这样可惜了!”刘彻一声轻轻的叹息,“你名叫安世,却不愿助我安世,只愿浪荡江湖之上,你的先人也不会答应。你改名吧,不要叫安世了。”

这话说得很重,朱安世笑了笑说:“那我叫朱安吧。陛下,我却有一个请求。”

“说吧。”

“如果有一天,匈奴来犯,请求陛下准许我为国效力。”

“你这个朱安世啊,不,你这个朱安,我的手中有百万精兵,猛



将如云 ,难道非要用你才能打败匈奴么 ?你做你的游侠吧 ,庙堂之事 ,你不用多问了。”

刘彻冷冷地转过身去。朱安世也不禁黯然 ,便向刘彻行了大礼 ,转身退出 ,解缰上马。这时张骞容皇帝准许了 ,也追出来 ,叫道 :“朱兄 ,慢走。”

“噢 ,张兄 ,有何指教 ?”

“我记得朱兄说过有意去西域一行 ,不知还记得那话么 ?”

“西域 ?”朱安世一怔 ,随即也想起来了 ;“言犹在耳 ,张兄什么意思呢 ?”

“皇上陛下有意招募人出使西域 ,已问我是否愿去。我已向皇上请纓 ,如我能成行 ,不知朱兄可愿结伴西出阳关 ?”

那次 ,朱安世说愿去西域一游 ,并非一时戏言 ,听他一说大为动心 ,就说 :“如张兄能成此行 ,我算一个。”

“不知到时何处寻朱兄 ?”

“卫仲卿能找到我。”

朱安世拱手作别 ,又一手牵着郭解的马匹也驰进暗夜里。刘彻此时已让人去见店主人 ,说明并无恶意 ,愿意修好。他又到房中去寻巧儿 ,却已踪影不见 ,他持红烛只在枕上找到了她几茎秀发 ,或者还有他臆想出来的留在被上的她处女的芳香。他重新躺进柔软的黑夜里 ,仿佛又再次感受到她清新而温香的、或者还有那么一点点稚嫩的娇躯。他感到了怅惘 ,一种天涯游子才有的怅惘。

## 第十二章 谏也白谏 ,还是建个上林苑

为安全游猎 ,皇上要建上林苑。东方朔上殿力谏 ,还是白费了一通唾沫 ,张骞受命出使西域 ,谁知出师不利 ,半道就做了匈奴骑士的俘虏。

刘彻回到宫中 ,立即派人去召店主夫妇。他对店主说：“不知者不罪 ,朕的侍卫也有无礼之处。这样吧 ,你就到羽林宫去做一名侍卫郎官吧！”

店主夫妇先是吓得体若筛糠 ,正不知有何大祸将临 ,却料不到反是喜从天降 ,白白拣了个能在皇帝面前走动的宝贝官儿 ,便激动地跪下连连谢恩。

皇帝微服出猎的事很快传开来 ,丞相许昌、御史大夫严青翟等人屡次劝谏。窦太后虽然不管不问 ,但太后却多次训责。母后生了气 ,刘彻也只得收敛。丞相许昌下令在刘彻出猎的范围内 ,建立了一些供食宿歇息的行宫 ,从宣曲宫至南共建有十二处 ,并在各处组织当地民众做好供应。从此以后 ,刘彻再出游猎 ,就住在长阳宫、五柞宫等处。

这不合刘彻的口味。过了一段时间 ,他就向丞相抱怨 ,这样游猎不但道路遥远 ,御体劳苦 ,又给百姓增加了负担 ,让他另想新法。

太中大夫吾邱寿王阿承意旨 ,就建议重建上林苑。上林苑在长安之西 ,原是秦朝所建的大苑囿。始皇帝三十五年营建朝宫于



苑中 阿房宫即其前殿。汉初荒废 ,高皇帝十二年 ,准许百姓入苑开垦 ,已经变成了各县所辖的山林农田。吾邱寿王请拓造上林苑 ,直接南山。

刘彻很满意他的提法 ,如今国库盈饶 ,并不想吝惜 ,就让他估计价值 ,圈地偿民。

皇上要建上林苑 ,消息被人传出后 ,朝野大哗。其时正逢全国许多地方遇灾 ,黄河在平原郡泛滥 ,大片农田受淹。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不在少数 ,甚至出现了饥荒 ,朝廷中还流传着至今未得确实的说法 ,平原郡某些地方有人相食的现象。

呆在金马门的东方朔毅然说：“我要进谏。”

狗监杨得意适逢路过 ,冷笑着说：“曼倩兄 ,皇帝留下你 ,是因为你恶谏有方 ,你要是也学大臣进什么谏 ,那回平原厌次的日子不远矣。”

东方朔不去理他 ,径直去见刘彻。

“你也要进谏？”刘彻既感意外 ,又颇有些兴趣 ,他要看看东方朔怎么进谏。“朕洗耳恭听曼倩的直言。”

“臣以为上林苑不可建。”

“如何不可建？”

“不可建有三。”

“何为一？”

“夫终南山天下之屏障 ,我朝建国 ,离开三河之地 ,在灞、浐水之西 ,泾、渭二河之南建都 ,所谓天下陆海之地 ,百工之所取资 ,万民之所仰给。秦凭它征服西戎。这一带出产玉石、金银、铜铁 ,还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等物 ,是出了名的肥沃之地 ,臣闻此地一亩可市黄金一斤。如果建造苑囿 ,可谓绝陂池水泽之利 ,取民膏腴之地 ,上乏国家之用 ,下夺农桑之业。这便是不可之一。”

“何为二？”

“坏人冢墓，毁人家庐，使幼童忧戚地怀恋故土，使耆老痛哭而悲伤，此为不可之二。”

“何为三？”刘彻不敢再嘻皮笑脸地对待了，因为东方朔很严肃。

“那里多有深沟大河，陛下策马东驰西走，驭车南追北逐，不过为了求一日的乐趣。这不值得天子涉险犯难。此为其三。”

“说的好，没有第四条了吧？”

“陛下，”东方朔正色道：“臣闻，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皆叛，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逃亡，始皇兴阿房之殿而天下大乱。陛下不可不慎。”

刘彻沉默，他脸上有一种很奇怪的表情。“卿谏得合情合理，朕封你为太中大夫，加衔给事中，赐黄金百斤。”

“谢陛下。”

“退下吧。”

“陛下，那上林苑的事……”

“容朕再想一想吧。”

但皇上想的结果让东方朔很失望，仍依吾邱寿王的奏请拓造上林苑。而且工期苛急，一年便须完工。

“进谏不成，不是还有官做么！”东方朔苦笑着对自己说。但他骗不了自己，他知道在天子心目中自己和郭舍人是一样的。他从郭舍人又想到侏儒，心情更加沉重了。

上林苑固然是刘彻所急，但他也没有忘记在去柏谷路上从张骞那里听来的一番话。他怦然心动。别人看似不可能，可他却定要从开辟出一条荆棘路。如他所想的，他在丞相、御史大夫那里碰了钉子。但他请来了以侯闲居在家的魏其侯、武安侯，武安侯觉得过于虚渺，而魏其侯却认为何不一试，然后才可断言。

何不一试？这更坚定了刘彻的决心。他要招募勇士出使西



域 张骞或可为副使 ,正使要由大臣来担任。他不顾丞相许昌的反对 ,颁下诏去。

丞相许昌在晚上去了一趟长乐宫。

“你说他会成功么？”太皇太后问。

“臣以为此实属渺茫之举。”

“那你有什么好顾虑的？”太皇太后不动声色：“他是一国之君，他总要去决定些什么，就让他多碰几次壁也是好的。”

太皇太后这一关是过了，但诏令下达多日后，竟没有一个大臣敢前往。卫青倒有报国之志，可卫子夫坚决不同意，刘彻也就罢了。他睥睨群臣，知道在这些人中没有自己可以依赖的人。他令内侍：“召郎官张骞进殿来见朕吧，你就说朕让他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

张骞喜出望外，进殿领旨。刘彻见他坚毅的面容，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气势，心中大喜，就说：“张骞，朕希望能依靠你去西域踏出一条路来。此去路途漫漫，凶险难知，朕为你在长安向天帝祈祷。你有什么人可推荐做助手么？”

“胡人堂邑父来长安多年，是臣知交，他又素来不耻匈奴人暴虐，臣用他做助手，另可兼做向导、传译。”

“好，朕要见见那人。”

张骞知皇帝恶朱安世，因此没敢提出他来。出了未央宫之后，他立即去找堂邑父、朱安世。他只对堂邑父说奉旨出使西域，拜会大月氏王，并不说真实意图。堂邑父久有回西域一游之心，但他身为堂邑家奴，报恩未尽，因此只有一颗心能飞回去。这时，听张骞欲携自己出使西域，自然欢喜无限。只要天子发话，堂邑君侯那里便不是问题。

卫青突然听到朱安世要去西域时，第一个感觉是劝劝他，劝他留下来。“你为什么不试着娶个妻子，安下一个家来呢？往者已

矣,何必再耿耿于怀?”

“你认为我是为了忘记忧伤而去西域的么?你错了,”朱安世吃一盏酒后淡淡的说:“其实,我又何必辩解呢,逃避也罢,寻梦也罢,这西域我是一定去的,我的踏雪乌雅会在沙漠中听到驼铃的歌唱。”

“我知道没有人能改变你的决定。”

“你知道么?”朱安世要逗他开心:“听说鄯善的姑娘美得很呢,或许我会带一个回到长安来。”

就这样出使西域的一行人定下来了,行程也很快定下来。刘彻简直一日都不能等,就像早一天联络到月氏人,匈奴就会早一日被消灭一样。皇帝在未央宫城中向出使西域的一百多位英雄敬酒。风吹来,他又听到了那个无凭无迹的声音,在他听来,那就像西域美女遥远的低吟。他拍着张骞的肩头说:“希望几个月后,或者几年后,朕能在未央宫里为各位壮士接风。”张骞想说什么,却流下泪来。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壮哉!壮哉!”东方朔吟着,满饮一觞。

建元三年的深秋,张骞一行人出了未央宫,出了长安城,在城外朱安世也骑着那匹踏雪乌雅马加入进去。这个锦衣玉食的公子向长安作别,向他过去的生活作别。平阳公主夫妇,卫青夫妇,郭解、司马相如等人都来送行。卫青看着他说:“帝乡日远,大漠孤烟,你踏上漫长的西行路后,此一去也不知能不能回转来,且尽了眼前一杯酒,知我男儿方寸心。”两人一饮而尽,众人又与张骞饮过了。天空中的孤雁啊啊而鸣。

“走吧!”队伍上路了。

他们艰难地跋涉在渺无人烟的漠海之中。朱安世过惯了繁华日子,乍吃这种苦头,自然吃不消,但他不会让人笑话。几个月后



他真正成了队伍的一员，狐白裘换成了发着膻味的兽皮，冠被抛掉了，簪也不用了，只用布条把头发绾在脑后，像一根晃动的马尾。他开始喝乳酒，有时也去尝尝草根。他很快喜欢上了这种挑战。他还从堂邑父那里学会了吹号角。

不久，队伍来到了出入西域的惟一通道。这是祁连山以北，合黎山和龙首山以南，乌鞘岭以西的一条狭长的地带。河流纵横，山岭相连，沙漠、溪谷和山地点缀其间。在水草茂密的天然绿洲上，可以依稀地看到匈奴人的稀稀落落的帷幕和畜群。

“匈奴的浑邪王和休屠王就控制着这个咽喉地带，”堂邑父出神地看着那些帷幕，眼眶有些湿。“各位，自此后多加小心，真正的艰难和危险开始了。”

他们寻找着人畜骸骨和马粪以辨认前进的道路，小心地躲避匈奴的骑兵。但三天后的上午，他们正在歇息时，终于与匈奴的骑兵遭遇了。随着堂邑父一声喊叫，他们透过马蹄卷起的沙尘看到，来者竟有几千之多。朱安世毫无惧色地看着匈奴的勇士们，看他们骏马如龙，个个剽悍雄壮时，也不禁心折。这是一群和中原人完全不同的汉子，不仅说话不同，面容不同，眼神也不同，只有鹰才有那样的眼神。

“快逃。”有人说。

“慢着，”堂邑父制止他们；“你们不知匈奴人骑射的厉害，况且敌众我寡，若是逃必无生理。”

但有人不信，也不顾张骞喝止，上马逃逸。谁知不过丈余，匈奴的羽箭便已射过去。再看时，只有一匹空鞍马在奔驰。可谓箭无虚发。张骞看着堂邑父暗含相询之意。堂邑父摇摇头说：“按兵不动，再另寻良策。”张骞只好紧握汉节，听从匈奴人从四面围了上来。

“我去唬他们一下，让他们不敢轻动。”堂邑父走到首领面前，

叽哩咕噜,也不知说些什么,但他的神情越来越暗淡。谈了一会,堂邑父沮丧地回来说:“没用,他不放我们,但他也不敢杀掉我们。”

朱安世已经按捺不住,蓦地大吼一声,兀自冲向前去。只见转眼间,便已拳打脚踢放倒两人,又有人来拦他,被他持长矛虎虎生风逼得闪让不迭,竟无人能进身。他来到踏雪乌骓身边,翻身上马,疾驰而去。匈奴人自然不肯罢休,数十骑去追,朱安世连发一十二箭,射翻十个汉子,神威无比,匈奴人竟不敢追得紧了。

匈奴骑兵押着张骞等人前行。“我们要被押送到何处?”张骞问堂邑父。

“王庭。”堂邑父说:“我们会在那里见到军臣单于,由他来决定大伙儿的生死。”

行不出数里,只见朱安世骑马拦在前面。见了匈奴人后,他竟然出人意料地抛掉长矛,也下马投降。匈奴人反倒吃不准他的意思。“你既然能够逃走,又何必回来,白白送一条性命!”张骞埋怨他。

“大伙儿同出西域,同生共死,我怎能抛下大家。”

“你杀了他们许多人,”张骞说出隐忧;“只怕他们不放过你。”

“无妨,”堂邑父却不担心这点;“匈奴最敬勇力过人的汉子,朱兄这一阵,小试身手便放倒十数人,他们反倒敬他。”

“让人猜不透的匈奴人!”

张骞看看手中的汉节,再看看远去的飞雁,心里想也不知还能否回到长安,回到父母妻儿的身边。

第二年的春上,辽阔的上林苑建成了,东南至蓝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傍南山而西,至长扬、五柞,北绕黄山,濒渭水而东,周围三百里,内有离宫九所,皆能容千乘万骑。苑内养百兽,容刘彻秋冬射猎。君臣和各地献上名花奇树三千余种,都植在苑里。



不是射猎的季节，皇帝也爱呆在苑中。

这一日，他把那群侏儒招来取乐，东方朔、郭舍人、卫青等人也脱却君臣形迹，放肆谈笑。刘彻让内侍取过一盂，把一只守宫藏在下面，却让几个术士来做射覆游戏。这几个术士连猜不中，只有东方朔虽然不说话，却吃着酒只是冷笑。

不一时，卫青、公孙敖等也败下阵来。

“曼倩，你来试一下。”刘彻说。

“此事易猜，”东方朔不屑地说：“臣尝研究易理，能射此覆，易如反掌。”

“猜不中如何？”

“愿依军法处治。”

“何必酷虐自己，你猜来再说。”

东方朔命术士取出蓍草，他挽起长袖，就在席上布卦，颜色庄重。卫青等人都围上来笑吟吟地看，他们知道东方先生是惯于装神弄鬼的。只见东方朔把玩蓍草上上下下，来来回回，众人不明所以，他却忽然间奋臂直呼：“陛下，臣已依象推测，射得此覆。”

“说来。”刘彻兴致盎然地说。

东方朔站起身，不慌不忙地答出四语：“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无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

竟然让他猜中了。内侍取去盂，众人看到果然是守宫一只，无不鼓掌称奇。“妙哉！奇哉！”刘彻命左右赐帛十匹。再令他别射他物，无不被他射中，辄有帛可得。

卫青等人只觉惊奇。刘彻宠优郭舍人向来雅善口才，因技见宠，今日竟被东方朔抢得光彩全无，不免妒火大起。他进白刘彻道：“陛下，东方朔不过侥幸猜着了，未足为奇。臣愿令东方朔射覆，如他再能射中，臣愿受笞百下，否则他也要受笞，臣当受陛下赐帛。”

“想是你臀上肉痒，自愿求笞。”东方朔揶揄他。

刘彻哪里有不答应，让他们二人相斗，乐得悠哉观战，之余又不免替郭舍人担心。郭舍人这次学乖了，只见他竟拿孟到一殿内去密放上一物，来让东方朔射覆。东方朔依旧摆蓍草布卦求问。郭舍人倒有些心虚，不断地在他身旁打科插诨，让东方朔不能静下心来。众人见他使用这等伎俩，都不觉好笑。

东方朔布卦完毕，左看右看，似是自言自语：“这不过是个窰数呢。”说得甚是含糊，显见心中无底。

“我原知道东方朔不能射中，还敢谩言，这下有你受的。”郭舍人笑逐颜开。

“小人得志恣猖狂，”东方朔对卫青说：“竟然说我不能射中，笑话。生肉为脍，干肉为脯；著树为寄生，盆下为窰数。喂，兀那小儿，我射得可中么？”

“快打开来看，”刘彻催促郭舍人。郭舍人却支吾着只是推三挡四。公孙敖性急，推开郭舍人，揭孟审视，不是树上寄生又是什么？

刘彻笑嘻嘻地把头大摇特摇，郭舍人一脸乞求之色。他摊摊手道：“朕爱莫能助，卿暂受一回。”郭舍人不免受笞，只得趋至殿下，俯伏席上，褪下长衣，露一个白白的臀部。刘彻叮嘱监督优伶的官吏手下轻些。那人心领神会，用着竹板，笞责连连，也不忘叮嘱郭舍人一声：“嘴里叫得要大些。”这就出现了呼痛声大，喝打声小的场面。饶是如此，这百下也尽够郭舍人受的了。

他在受笞，东方朔倒背双手过来细看，见郭舍人叫声连天，他反倒拍掌大笑：“咄！口无毛，声嗷嗷，尻益高！”

郭舍人受笞已毕，就一蹶一突地向殿阶来哭诉东方朔毁辱天子从官，也该受罚。刘彻不免招东方朔来问。东方朔道：“臣不过是随形赋物，口无毛是狗彘形，声嗷嗷是鸟哺穀声，尻益高是鹤俯



啄状 ,都是实情 ,无关毁辱。”

郭舍人只不消气 ,一定要寻出事来 ,就又说 :“臣另有一隐语 ,如东方朔不知 ,该当受笞。”

“你且说来。”东方朔不惧。

“令壶龠 ,老柏涂 ,伊优亚 ,狝吽牙。”他信口胡说 ,不愁东方朔再能对上来。

东方朔一笑 ,并不加思索。“令作命字解 ,壶所以盛物 ,龠即邪齿貌 ,老乃年长之称呼 ,为人所敬 ,柏是不凋木 ,四时阴浓 ,为鬼所聚 ,涂是低湿路径 ;伊优亚乃未定词 ;狝吽牙乃大争声。有何难解。”

郭舍人信口胡诌成词 ,谁知被东方朔一一解释出来 ,也只得叹服 ,这才知道论才思自己逊他太多。也就去了争宠之心 ,老实去一边呆着。自此之后 ,刘彻逐渐加宠东方朔 ,两人时常脱略形迹嬉戏 ,并直呼东方朔为“先生”。

会当伏日赐肉 ,例须由大官丞分给。东方朔入殿等候赐肉 ,肉是摆在那儿 ,可大官丞却迟迟不肯前来。如今天方盛暑 ,这一年又似乎出奇地热 ,众人只为了一块肉 ,便在殿中挥汗如雨。

公孙敖心中已是不满 ,就向东方朔抱怨。东方朔说 :“抱怨的是。”也不再等 ,就走到肉案前 ,见没有牛刀 ,就从怀中取出佩剑 ,割下肥肉一方 ,举示同僚道 :“三伏天热 ,应早归去休息 ,如此等下去 ,人还无事 ,这肉会不会腐谁知道。我已自取了肉去 ,现在受赐回家 ,并未多割 ,各位作个见证。”宣讲一通 ,提着肉便出了殿门。公孙敖心中赞叹 ,却终究未学他 ,只得再忍。

大官丞翩翩来迟 ,宣诏分肉 ,早有人告诉他东方朔已割肉自去。大官丞当然恚恨 ,就去见刘彻奏明东方朔专擅。

刘彻记在心里 ,翌日御殿 ,就问东方朔 :“昨日赐肉 ,先生不待诏命 ,就擅自割肉而去 ,似乎不合礼数。先生请向朕言明此属何

理。”

东方朔并不慌乱，整整衣冠跪了。

“先生请起，朕也没有问罪之意，但你于礼有方，尽可自责罢了。”刘彻说道。

众人都要看东方朔如何辩解。只见他又拜一拜起身，当即自责开始。“东方朔！东方朔！你好生胆大，受赐肥肉却不待诏命而去，为什么无礼？拔剑割肉，志何甚壮！割肉不多，节何甚廉！归遗小妻，情何甚仁！纵然如此，你敢说自己无罪么？说来，说来！”

“好你个平原东方曼倩，”刘彻不觉失笑；“我让你自责，反成了让你自誉，罢了，罢了，这事不提了。”

刘彻见他回答得巧妙，心中高兴，让左右赐酒一石，肉百方，说：“先生自称学书三冬，文史足用一生。好，朕倒要考你一下。”

接着，皇上便让人取出一卷书，说：“先生请看。”东方朔接在手中细看时，皇上又发话了。“扬节而上浮，陵惊风，历骇飙，乘虚无，与神俱，此赋如此佳构，可惜朕不知乃何人所作，先生能为朕解答么？”

“臣东方朔正好能知。”东方朔看完后说。

“咦？”刘彻一惊，“可是时人么？那样，朕定要与他同游。”

“这赋是蜀郡成都人司马相如的手笔。”

“他现在何处？”

“寓居天子脚下，与夫人当垆卖酒。”

刘彻曾在司马长卿酒肆内吃过酒，但并不相识，这时听他竟在长安卖酒，极感奇怪。“这样的雅人会去卖酒？”

“这其中有一段雅事，在临邛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更关联到他的夫人卓文君。”

“讲来，讲来。”

司马相如曾与枚乘、邹阳等人同在梁王刘武府中为宾客，诗酒



自娱《子虚赋》就撰在那个时候。梁王辞世，同人风流云散，司马相如也只得离开睢阳归成都。但已家徒四壁，父母亡故，一个人穷途落魄，郁郁无聊。

临邛多富人，第一家要算是卓王孙，以冶铁致得大富。汉初冶铁税从宽，卓王孙又极是经营得方。某日，卓王孙大宴宾客，临邛县令王吉受邀，就带多年好友司马相如同去。司马相如已经落魄，但去赴宴终须要衣冠整洁些，便从囊中取出梁王赠的一件季糜裘。王吉也赠他新的冠履，又从县中复派车骑仆役供他使唤。弄得金玉其外，宾客们都不知深浅。

“长卿先生要钓名誉，莫非没成么？要不哪会跑到长安卖酒？”刘彻问东方朔。

“不是没钓上，”东方朔诡异地一笑，“是钓得太多了，让卓王孙大失颜面。”

刘彻只得耐心听下去。

司马相如雍容大雅，文采风流，王吉又故意抬举他，使他在众人中如鹤立鸡群。卓王孙延他上座。王吉又对众人说司马相如本不愿莅宴，是赏他薄面云云。卓王孙自然感激，觉得面上光彩大增，也满口恭维，什么大驾光临，陋舍生辉等等。入席时，众人都推司马相如去坐上位。

山珍海味，宾主都添了三分酒意后，王吉又说司马相如善抚琴，希望他能一劳贵手。司马相如也假装推辞，结果盛情难却。卓王孙就说：“我舍下有古琴，请司马公一奏。”

“不必，不必。卓公不知，司马长卿那琴、剑从不离身的。”王吉就让人去车上取来。

司马相如这琴名为绿绮，是用古冢中败棺杉木制成，声音极为劲挺。瑟瑟徽碧，纹石为轸。这琴是司马家传之宝。他抚琴调弦，按指成声，雅韵铿锵，抑扬有致。初始还有些一本正经，抚到后来

想家事国事自身零落,不禁悲从中来,真情流露,变换指法,弹成一套《凤求凰》,乃是为亡妻所感。借弦上宫商,度送心中无限怅惘之意。他这一有意,不免惊动了—个性情中人。她就是卓王孙之女卓文君,年方十七,聪明伶俐,妖冶风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只可惜嫁得—年,便没了丈夫。正是为欢未久,即悲死别。

“朕知道了,朕知道了,长卿定是钓上此女。”刘彻先已猜到几分,接着又大摇其头。“不对,不对,卓文君嫠居度日,长卿谋上此妇,卓王孙该当高兴,大赠财货才是,怎么容卓文君当垆?”

所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司马相如不过凭悼亡人,卓文君那里却成了勾魂摄魄。她是个解人,侧耳静听,已念出了词: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凤兮凤兮从凰栖,得托子尾永为妃。交情通体必和谐,中夜相从别有谁!

等念到“中夜相从别有谁!”时,不由痴了。她心中旌摇,情不自主,就缓步走出,藏身到外堂屏风后面,看司马相如究竟乃何等模样的人物。想那司马相如乃何等聪明之人?他听到屏风后的环珮声,便知道有人偷窥,也十分留意着。等卓文君再次探出头时,司马相如天缘辐凑,同她打了一个照面。呀,这绝世佳人,不正是五百年前的风流冤家吗?当下便意荡神驰,方寸大乱,只盼她能再探出头来。—曲既罢,她也没有再探出头来,司马相如茫然若有所失。

再说那卓文君回到绣房后也不言不语,茫然若失。有一个机灵的侍儿早看了出来,就去打听,回来告诉卓文君说,贵客叫司马相如,都中做过显官,有妻已亡,未再择偶,目下路经此地,在县令处留玩,不久便要归去。卓文君听他也是嫠居,更是心有戚戚焉,仿佛那是天帝在无形中的安排。



这侍儿与文君最是知心,文君便向她诉情思之苦。侍儿已是见过司马相如的,司马相如也向她暗露了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意。但卓文君在喜欢之余,又不禁兀自发愁。愁在何处?愁在老父。临邛多富人,卓氏第一,程、郑次之。卓王孙要给女儿再寻好亲事,必得是门当户对,对程家次子颇为中怀。卓文君也见过那公子,印象并不怎么上佳。这回见了司马相如之后,便觉得非司马相如不嫁。

侍儿胆大,就说:“要说良策,莫若夤夜私奔!”

“什么?”卓文君不禁失声;“这万万行不通,若被人知道了,我颜面何存?”

“那又有什么法子?”侍儿反问她;“司马相如才貌学问俱佳,主人虽赏识他,但要说到做卓家女婿,只怕有些难处。”卓文君知她说得有理,便动起心来。以如今的观点来看,卓文君毕竟不是等闲妇人,又记起琴心,被情魔困扰,不顾什么名节也是意料中之事。遂便草草装束,天晚之后,带了侍儿,偷出后门,趁着夜间皎好的月色,去都亭寻司马相如……

“妙哉!”刘彻听东方朔讲到这里,不禁击案高呼起来;“原来竟不只是司马长卿钓卓文君,卓文君竟也钓司马长卿,有趣,甚妙。好一个卓文君!”

都亭与卓家相距极近,一里左右的路,顷刻间便走到了。司马相如也正在孤灯之下思念着那人儿,听到有敲门声,便剔亮灯光,开门一看,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卓文君索性大方地说:“特来拜会司马先生。”司马相如让进两个美人儿,鞠躬三揖,显得笨手笨脚。因为大喜过望,反让司马先生一时之间不知所措。侍儿在后面掩袖笑他。

侍儿就向司马相如说起小姐之意,司马相如哪有不答应的。他既知求婚可能不成,就觉逃之夭夭可行。遂向卓文君坦言说起

自己虽然衣着华美,但实在是家室荡然,只有几间敝屋可以容身;她若能吃苦,就可以共效鸿飞。卓文君毫不介意,只觉得躲进他的怀中便已幸福得很了。

侍儿走后,司马相如在灯下看卓文君,但眉如远山,面如芙蓉,一时情浓,相携帟帐,绸缪彻夜,终于成就一段传为佳话的姻缘。天明后,司马相如便带了卓文君先回成都,也不告诉王吉。

成都也不能多呆了。这不仅因为他在成都只有几间弊屋,更重要的原因是成都离临邛太近,卓王孙会很快寻来,见面时反不好说话。便当即决定远离成都,到长安去生活。他在那里有几个能依靠的朋友。卓文君拔钗沽酒,脱钏易粮,他卖掉了用来炫耀的季靡裘,凑了路费,便来到长安,悬挂起了酒旗。司马相如改服犊鼻褌,携壶涤器,与佣保合作。卓文君则淡妆浅抹,当垆卖酒。

日子虽然苦,但他们都没有想到去恳求卓王孙,卓王孙生气女儿私奔丢丑,也不再相认。人在异乡,难免情伤,但好在两人恩爱,司马相如始终保留着一琴一剑。琴代表了他们不渝的爱情,剑代表了司马相如的个性。

“陛下,卓文君如何?”东方朔讲完卓文君、司马相如私奔的故事后问刘彻。

“当世奇女子,可敬。但又可惜,可惜!”

刘彻在“可敬”之后,连用两个“可惜”,郭舍人可猜不透。刘彻看着他说:“你是猜不透我为何说‘可惜’的,”他又去看东方朔:“先生或许知道。”

“可敬是卓文君,可惜也是卓文君。”

“此话怎讲?”

“只可惜陛下不是司马长卿,世上也只有卓文君。”

刘彻对这种风流艳事最为心仪,咀嚼之下,回味悠长,只觉得那司马相如是非见不可的了。一方面觉得他是性情中人,另一方



面,刘彻对辞赋的兴趣也不下对游猎的爱好。他很重视倡行风雅,以文治国。在他即位的次年,他就用安车蒲轮征召枚乘入京,可惜枚乘年老体衰,竟死于途中。但他的儿子枚皋却因《平乐馆赋》而得刘彻赏识,授职为郎。像吾邱寿王、严助、东方朔、朱买臣也都能作赋。

皇帝自己也作赋。他才思敏捷,下笔即成,但他自认不如司马相如之高超精妙。后来,他曾与司马相如开玩笑说:“以朕之快来换你之迟,你肯换么?”司马相如落笔不苟,因此成文缓慢。

“臣自然乐意,只怕陛下不肯。”

当司马相如到得上林苑,看到景象繁华,觉得应该进谏,就作成了《游猎赋》。他把这数千言呈上后,刘彻用了七日时间,才能尽得其妙,称之为“满纸琳琅”,遂拜他为郎官。这就是说,司马相如的文章起了一个相反的作用。天子读后更有一种丽靡烂漫、云布雨施的豪荡之气,对那隐含的劝谏反而不放在心上。

后人不免讥刺司马相如的赋,只助飘飘逸气多。那也许是司马相如的憾事。

当然,这是后话,不提。

## 第十三章 时间给了他露峥嵘的绝佳机会

无情的时间 ,太皇太后终于不能垂帘听政。少了几分忌惮 ,皇上毅然拍板出兵救东瓯 ;卫青初次受命赴会稽 ,当断则断 ,立斩司马调军兵。

上林苑的日子 ,有堕落 ,也有清醒。

他在酒中求醉的同时 ,眼睛还机敏地看着身边和长安外面。身边自然是指东宫 ,在这个世上没有人能比他更关注太皇太后的康健与否了 ,当然那里面不会有关心 ,只有恶毒的诅咒。在卫青和公孙敖面前 ,他从不掩饰对祖母的仇恨。他有时会说 ,为什么不发生一场天火 ,把长乐宫从长安城中消灭掉 ,就像一个梦魇 ,醒来后一切化为乌有。

多年宫廷中的勾心斗角 ,使他变得像一条蛇——他自己也这样认为 ,平时会懒洋洋地丑陋地盘踞在那里 ,可它从没有消除过回击它的敌手的警惕。它忍耐着。它也许会以在你胸前取暖来维持生命 ,但当恶毒的本性复活 ,它定会用毒牙齿咬进你的灵魂。

他知道 ,在地府没征召她之前 ,对她的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天下臣民朝拜未央宫 ,而未央宫却去朝拜长乐宫 ,一个瞎掉双眼的老太婆。

但在那些长乐宫懒得过问的事上 ,精力充沛的他还是要迫不及待地显示作为一个帝王的雄才大略。



这一天,在上林苑中与侏儒游戏的刘彻,接到了东瓯向汉廷求救的上书。

越人居住东南地区,秦时本属秦朝直辖。汉初以来,居住在东南地区的越人分为东越和南越。秦末楚汉相争,逐鹿中原。越人的君长无诸和摇支持刘邦,共同击败西楚霸王,居功至伟。因此,刘邦称帝建国后,封无诸为闽越王,以闽中郡中南部地区封国,都于东冶。汉惠帝时,可能觉得只封无诸有失公允,又下诏封摇为东海王,以闽中郡北部地区为封国,都于东瓯。无诸和摇都是越王勾践的后裔,以驹为姓。

闽越、东瓯虽名为汉属国,但天高皇帝远,朝廷懒得过问。越人各部落之间,经常在闲暇之时凭着那一点未开化的血气,拿起刀子走上原野,让血白白地流上一阵。汉廷出来做和事佬,与越人各部订立约法,不能擅自兴兵,互相攻击,因此平安无事了几十年。

景帝朝时,东瓯在吴王刘濞拉拢下动了心,参加七国之乱。七国兵败后,刘濞逃亡到东瓯,在此招兵买马,企图有朝一日杀回中原去。东瓯见刘濞父子势穷力尽,仍蠢蠢欲动,心中藏了一点不安。太尉周亚夫听说刘濞有不臣之心,在禀过皇帝后,遣使者带重金去见东瓯王,叮嘱他杀死吴王。东瓯王乐于听命,便诱吴王到城中劳军时,东瓯军士突出,在酒宴上杀死吴王,把六十岁老人的苍首传到长安去;儿子刘驹活下来,逃命到闽越避难。现在东瓯的困难便是刘驹搞出来的。

刘彻召问群臣出兵如何。丞相许昌奏道:“陛下,臣以为东瓯曾助吴王叛国,反复之心可见,况且地远国偏,没有相救的道理。”

许昌的话代表了朝中多数文武大臣的意见。

刘彻不满意他的话,可这毕竟是有生第一次出兵,他不能不慎重。他心里也没底,决计再找几个心腹大臣商量一下。受邀的是闲居在家的魏其侯、武安侯,还有卫青,不过三人。

“不可，”武安侯田蚡并不同意皇上的想法；一者，太皇太后不会同意出兵；二者，越地辽远，既无足为患，又有没好处，不足劳师。”

魏其侯则持相反的看法：“小国有急，信赖汉室，投书求救，天子不救，怎么还有威信抚宇万方？”他认为这兵一定要出。

刘彻心中已有了定论，见卫青欲言还休，知道他顾忌职位不便大言，便开口道：“仲卿，你对发兵东瓯认为如何？”

“臣同意魏其侯的看法，天子抚宇万方，当有救守之心，”卫青似乎有些不安地扫了田蚡一眼：“不守无道而救不义。”

“不错，”刘彻很满意他的回答；古圣王不就说么，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好，这兵朕一定要出！”

“可是，”田蚡不无隐忧地说：“太皇太后要是不同意出兵怎么办？”

果然，田蚡说得对，东宫那边真是不同意大军去救东瓯，这像一瓢凉水劈头泼下来。“天子当有救守之心，没错，可我也听说，凡救守者，太上以游说，其次才在于用兵。”太皇太后的声音只是隔着重重深帘虚心地传出来：“皇上，先让人去游说吧。”那就是明说不能用兵了。

“太皇太后说不便大举用兵，”刘彻又召来了窦婴三人商量对策，他不相信朝中的大臣。不是怀疑他们的能力，而是怀疑他们的忠心；如之奈何？三位教我！”

窦、田二人没有好主意。刘彻觉得卫青的眼中有一种胸有成竹的光芒在闪动。“说吧，仲卿，你有何良策？”

“臣以为，太皇太后说不便大举用兵，但也没说不能用兵。可派命臣持节东行，至会稽郡调发戍兵，不然东越之围不解。”

窦、田二人听卫青之言连连点头，都说可以一试。刘彻急召中大夫严助晋见，严助不是东宫那边的人。他还要问问严助对于出



兵有何看法。

严助对答说：“小国有危难，向天子求助，说明他们对汉廷的仰慕。我们为什么要弃置他们于不顾呢？若说秦时，他们不仅顾不上越人相互攻击之事，甚至后来连自己的都城咸阳也没有守住，怎么能以秦为榜样呢？现在，一个小国告急，若汉廷不顾，以后若再有小国危急必不会来归附我主。”

“好，”刘彻很高兴他的回答。“此言甚合朕意，就这么定了。这使者由你来做。”

“臣自然遵命，不过，”严助觉得应说出那种担心：“臣不通军事，若是两军对垒，非臣所长，请陛下为臣派一位善用兵的大将辅佐才好。”

这个要求合情合理，皇帝连连点头。“你说要谁做副使才好呢？”皇帝要看看他有无人选，再作决定。

“臣希望能让程不识将军随行。”

田蚡先笑起来。“严大夫，你竟敢打长乐宫卫尉的脑筋，不怕太皇太后把你削职为民？”

一句话把严助说愣了。是啊！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程不识不行，还有谁呢？李广父子倒是良将，可是他们父子的脾气都如烈火，自己是万万制不住的。无奈之中，严助只好把皮球又踢给了皇上。“既然程不识不行，那就请陛下为臣指派一人罢了。”

“我有一人好用。”窦婴说道。

“君侯用谁？”刘彻问他。

“仲卿不就是现成的人选么？”窦婴对卫青的提议很赞成，觉得此人可用。

正在田蚡摇头时，皇上拍板了。“好，就让仲卿去。”

卫青自然又高兴又激动，遂跪拜受命。在他看来，这可是难得的机会，他精于骑射，也贯通兵法，却一直无用武之地，现在机会大

好，抓住了会对宦途大有裨益。

严助知道他姐卫子夫是皇上宠爱的人，以为窦婴不过卖他人情，口中虽然答应得痛快，心中却不免嘀咕，领军出征岂是儿戏？

严助等人退下，皇上身边只剩下卫青侍坐，便问：“仲卿，有信心么？”在所有臣子中，皇上在卫青面前最自在。

“陛下，您就放心好了。”卫青毫不犹豫地回答。

“可你知道，如果此行不利，会丢谁的脸么？”

“丢陛下的脸。”

“不错，”刘彻重重地说：“好多人在等着看朕出丑呢，你要争气才是！”

“陛下勿忧，臣会尽力的。”

“勿忧？”皇上又忧心忡忡了：“朕能轻松下来吗？这是朕首次出兵呢。严助有才学，可他未必能做大事。他自己也说不懂用兵，我全靠你了。这次去会稽不用虎符调兵，必有点麻烦，远隔重洋我也鞭长莫及，你自己见机行事好了。”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断则断。”

“不错。记着，别丢我的脸，我的脸没几次好丢的。”

“陛下放心，”卫青很坚定地笑笑：“我还要用我这张脸去打匈奴，那才是倾注我心血的地方。”

刘彻又坐起来：“有你这句话，我宽心了。”

卫青、严助起程的日子就要到了。前一天夜里，卫青和薄姜彻夜嬉戏，权当小别的赠礼。因此他显得很憔悴。严助的心情更不轻松，直到现在，他才清楚此去会稽竟然不能用虎符调兵。虎符用铁做，铸成虎形，分为两半，执掌的双方将两半相合，即可发兵。

“没有虎符，怎生调兵？”严助很沮丧，但见卫青嘻笑自若，还道他不明就理。



他们终于启程了。严助拿着使者节杖一副悲壮的样子。说实话,此时刘彻心中也没有底,或者寄希望于上天的开眼。

严助一行人马到会稽都是一天的午后。卫青久在关中,从来过这种温山柔水的秀美地方,不由心旷神怡。只见越女皮肤白腻,容貌娇柔,又兼那口吴侬软语,一听下来骨头也轻了十分。他暗叹道:“也只有这种地方才能出西施那般的美人儿。”

严助指着五湖对他说:“越王勾践大军灭吴还至五湖,范蠡范大夫便向越王告辞,他说:‘君王请勉力吧,臣不会再回越国了。越王自然惊问其故。他却说:‘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昔者君王在会稽蒙受大辱,臣不死,是为了等今日的复仇,如今事已济,请从会稽之罚。越王诚心劝他,甚至胁迫他,但他终究还是用小舟载着西施没入五湖烟雨中,莫有人知其所终。’”

卫青听得悠然神往。严助指着一山说:“那就是会稽山,有越王为范大夫所铸铜像,是为了朝见他,向他行礼。越王每十天便命大臣朝拜一次。”

“听说越王还把围绕会稽山三百里的地方作为范大夫子孙的封邑,皇天后土,地主正之。”

“有这事,我们的脚就踩在范大夫的封邑之上呢。”

“越王对范大夫倒礼敬得很呢。”

“不然,”严助摇摇头;“莫如说范大夫见识得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这不是范大夫的话么?你看,文种大夫终不听他的劝诫,不就落了个身首异处么?”两人看着五湖山水不免又感叹一回。

会稽郡守迎二人入府。远道而来,不宜谈国事,先上酒席歌舞。晚上,卫青房中还多了一名越女,那是水一样的躯体,卫青真要感叹自己是土做的了。翌日,严助不敢怠慢,召郡守和掌握军队的司马前来共商如何出兵。

“请大夫出示虎符。”郡守听他说未曾有虎符后，颜色大变；大夫朝廷有刑法在，无虎符，只怕有点儿麻烦。”

“我有节杖和圣旨也不行么？”

那司马本就不愿交出兵权，见严助又没有虎符在手，心下更慢了。“没有虎符，休想让俺交出兵权。”

这种局面严助早有所料，已想了一路，哪知临到事前，仍旧无计可施。“各位稍候，”严助扯卫青退入后堂相商；“如之奈何？”

“郡守倒还好对付，”卫青来回踱着；“那个司马有点儿棘手。”

“我也这样看……”

“那就当断则断。”卫青一拍案。

“如何断？”

“斩了那司马。”卫青亢声说道。

“他是朝廷命官，此计凶险。”

“难道违抗圣旨罪名还小么？”

“再想一想。”

“不必想了，这梁子由我来扛。”

严助心中苦笑：初出茅庐的小子，不知天高地厚，你能扛得下么？事成还有话说，事有不成，谁都别想活命。”但此次东行，他是主动请缨，毫无退路。纵然明知有些不妥，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做。

到了厅中，卫青说：“请司马近前说话，我有一密件可作虎符之用。”司马听了将信将疑，就腆着肚子走上前来。严助不由攥了一把汗。卫青也凑上前去，俯在司马耳边轻声说：“密件上写着借你人头一用，便有虎符之威。”他故意说得含糊，司马没有听得甚清，又问了一句“什么”这时，卫青的剑就出鞘了。

这一剑好狠，把人头直砍出一丈开外，那尸体兀自未倒，只有血从那腔里咕嘟咕嘟涌出来。郡守离得近，被血溅了满面。

厅中人无不震惊。严助拍案而起，一扬手中节杖，大声道：“此



杖由皇帝陛下交由我,说我在外,大可便宜行事。这司马渺视国法,罪不容赦,我已代皇上斩了他。”

“还有哪个不服?”卫青厉声问。

郡守虽没见虎符,但在发兵问题上只是犹豫而已,并没像司马那般抗命不办。司马一死,他只有乖乖从命,即把兵权付于严助。严助心中大喜,大笑三声,点起会稽郡军队渡海去救东瓯。他知道离功成只有一步之遥了。

但事情比他想象得更容易解决,会稽兵马未到,东瓯王已派人来见,言称闽越已退兵。兵不血刃,大功告成。

严助带东瓯王返回长安。东瓯王害怕汉军走后闽越再来攻打,请求把整个国家迁入内地。刘彻经过廷议,答应了东瓯王的请求。于是,东瓯王带领四万军民迁入江淮之间。东瓯取消国号,其故地归汉廷直接统辖。

东瓯王的疑虑是大有道理的。建元六年,闽越王郢乘南越王赵佗死,新君刚刚即位之机,又出兵攻南越,企图一统南方。

南越王赵胡想到了东瓯王,也派使者向汉廷求救。这次,刘彻没有再犹豫,因为他的祖母已重病在身,奄奄一息了,自然已没有精力来管她这个孙儿了。早上,他还喜气洋洋地去长乐宫探望她,卫尉程不识完全看得出他脸上的笑,他就要像鹰一样高飞了。

“太皇太后,孙儿来见您。”

窦太后遣出了内侍和宫女,室中是药味和一种腐朽的味道交织着,而未央宫中和上林苑从来没有这种气息。她的口齿和头脑依然清晰无比。“是什么在支持我,是对他的恨么?”她喘息着,声音依然冰冷有力;“你的脸上没有笑么?”她开门见山地问。

“孙儿难过得很。我在东郊祀句芒神时,祈求他保佑我太皇太后麟凤之寿。”

“你装出一副苦相在脸上,可你的心里都是笑。”

“孙儿何必在脸上写一副苦相呢？我听说得道之柄的人，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太皇太后，你可是天天诵黄老之言的。”

“你这么得意么？”

“太皇太后，我仍旧谦卑地活在你的身后。”

“我的眼看不到了，我出不了长乐宫，但只要我开口……”

刘彻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她的话：“太皇太后，你的话说重了，我是你的孙儿呢，我天天向神祈祷你寿比昆仑，你却对我只有恨。”他像个伶人那样挤眉弄眼，表情丰富；“我知道你还念着临江王和梁王，可他们不是我杀的。”

“他们比你强一万倍。”她竭尽气力地吼着。

“太皇太后，你知道现在是几月么？”

“季春。”窦太后不知他要玩什么花样。

“是季春。”他大声说：“其帝太皞，其神句芒。桐树开花了，鸣鸠拂着它的羽毛，戴任已降到桑树上叫着，那些女人在田陌上提笼采桑。我着青衣，服青玉，乘鸾辂，驾苍龙。这一月啊，”他一字一字地吐，好让他的祖母能听清楚；“生气方盛，阳气发泄，生者毕出，萌者尽达，什么都阻止不了那股升腾的气。”

这后面一句话终于深切地刺痛了她。是啊，没有人能战胜时间，他像园中的青葵，阳光晞干了上面的朝露，那尽是春天的德泽和光辉。而自己只能躺在这里，外面鸟儿的啼鸣，像送丧去的哀歌。

她没有听到他什么时候离开了大殿，远处有个脚步声在响，那也许是他。不管是白天，或是暗夜，在长乐宫却只有黑暗。她身边没有一个亲近的人，阿娇只知道来诉苦，馆陶长公主只会说对未央宫的气话，而刘彻和他的母亲皮里阳秋，没有一个人肯坐下来同她谈谈天气，谈谈往事。多少年前，吕雉皇后把她送到代地，她以为



会永远只有苦境,可是刘恒却让自己做了皇后。这寂寞的后宫一坐就是四十五年。

“武儿,你在哪里,来看看你的娘亲吧!”一串混浊的泪涌出眶中。

自建元三年那次发会稽兵救东瓯后,他在大臣赞许的目光中巧妙地运用着权力。

丞相许昌、御史大夫严青翟,郎中令石建入长乐宫奏事的次数愈来愈少,病榻上的老人自顾尚且有些困难,对那些原本牵肠挂肚的国事也就看得淡了。

一次在上林苑中,刘彻同窦婴说起太皇太后不见起色的病体。

“我去看过她。”窦婴说。

“咦?”刘彻大感奇怪,“怎么,她老人家又准许你入长乐宫参见了么?”

“是她派人叫我去的。”

“你们谈了什么?”刘彻怎么也想不出,两个势同水火的人能谈些什么。

“谈天气,谈先帝朝中的人和事,谈窦家的子孙。”

“这么说,她老人家想同你和解?”

“她没说,也许她老病缠身,也把从前的恩怨都看得轻了。”

“那就好,”刘彻说,“君侯,这丞相之位还是你的,许昌他暂时替你坐着。”言外之意,那自然是等东宫驾鹤西游,朝中人事也要变动。

窦婴心里明白,他也盼望着东山再起,他有许多大计要去实现。

但刘彻已经按捺不住,去年年底,他就设置了《诗》、《书》、《易》、《礼》、《春秋》五经的博士。五经博士归属太常统辖,除了钻

研儒家典籍 ,还要参预朝廷议论典礼、政事 ,在皇帝身边出谋划策。董仲舒和卫绾所提出的兴建太学也很让他感兴趣 ,五经博士的设置将为太学的兴建做好准备。

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 ,他要动用虎符发兵。他还恶意十足地去了一次长乐宫 ,几日之间 ,她又衰老了许多 ,说话已经很吃力。刘彻谦恭地向太皇太后说要发兵击闽越 ,请老人家示下。而她只是喘着气 ,听不出那是愤怒 ,还是忧伤。

他派大行令王恢出兵豫章 ,大农令韩安国率兵出会稽 ,分兵两路夹击闽越。这时却站出一个淮南王刘安来反对。

刘安的父亲是高祖刘邦的幼子刘长 ,封淮南王 ,拥有九江、庐江、衡山、豫章四郡。刘长骄横 ,目无朝廷 ,曾勾结闽越、匈奴企图加害文帝 ,事泄 ,被废去王号 ,发配蜀郡。在路上绝食而死。文帝既可怜刘长自杀 ,又私下觉得淮南国土太大 ,就把淮南一分为三。封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

刘安性好读书 ,又善鼓琴 ,广招宾客 ,方术之士数千人 ,讲学论道 ,并与门客苏非、李尚、伍被等人著内书二十一篇 ,外书三十三篇 ,即今传世的《淮南子》。刘安入朝 ,把内篇献给刘彻 ,刘彻对这书极为称赞 ,视为秘籍。刘安有文才 ,奉诏作《离骚传》 ,半日就作成了。侄儿喜尚文艺 ,叔父善为文辞 ,因此是很敬重的。

但淮南王同他的父亲一样 ,有不臣之心。

尤其是皇帝至今无子 ,他找了一个术士 ,在密室中静坐三日 ,后 ,出来对他说 ,皇帝不会有儿子了。他心中狂喜 ,开始全力觊觎皇位。这一年 ,慧星出现 ,他认为此是天下将大动兵戈的征兆 ,一面暗造兵器 ,收养敢死之士 ,准备一旦朝廷有变 ,就起兵来夺皇位。又将女儿刘陵派往长安 ,携带金钱交结公卿。田蚡是他极力巴结的一个人 ,田蚡对他的暗示也是心领神会。

他有不臣之心 ,自然地想到老头子当年勾结闽越败露之事 ,认



为外力是必须靠的,刘彻出兵一旦攻下闽越,无疑去了一条臂膀。他急忙上书反对,理由仍是辽远小国,不劳王师。

武安侯田蚡也反对出兵,那次他反对救东瓯,刘彻没有听,这次自然也不会听。只说了一句“我意已决,不必多言”。但令王恢、韩安国速速进军。哪知这次进军比严助兵发会稽救东瓯更加顺利。大行令王恢刚刚率军到五岭,闽越就差人送来了一颗人头。那是闽越王郢的脑袋。

王恢先叫识得郢的士卒辨明首级真假,果然是真的。王恢就问来人内幕。一问才知道杀郢的人就是他的弟弟余善。

余善和他的兄长都想灭掉南越,但在汉军出动时,余善和郢发生了分歧,郢想凭五岭的险要顽抗到底,而余善则认为会给闽越带来灾难,莫如求和。“我不会求和,我不信汉军会强大到不可战胜,”郢不屑地对他弟弟余善说,并把玩着他那柄斩金断玉的宝剑,“你不要动摇军心。”

余善嘴上没有说,但他相信郢的决定只有灾难。他去见宗族的几个长辈,长辈们也不希望对抗汉军,但郢不听宗族长辈的劝解。他的一个叔叔对他的无礼甚为恼怒,又对他的强硬大是恐惧。他对其他人说:“郢会毁了我们。”

“但郢不会听劝的。”另一个人说。

“谁叫他是君王。”

“那就叫他不是君王,”他的叔父说;“他做君王,闽越会消亡,他死了,闽越会存下来。”

他们就看余善站在哪一边。郢有一个漂亮的女人,余善垂涎三尺,但他不敢奢望太多。有了宗族合谋,他知道能成功。一天下午,宗族请郢来议事,郢没有任何戒备,他的弟弟余善第一个出剑,然后是他的叔叔,他的堂兄,他的堂妹。余善杀了自己的兄长,先让人把那个女人取了去,暂时统摄闽越,又派人把郢的人头送去作

求和的信物。

王恢、韩安国不能自专，快马上书，请示圣意，进或是退？“罢兵回朝。”刘彻见到书信后大喜，立即下旨。

刘彻与王恢商议该立谁为王，王恢说：“余善杀死兄长求和，立有大功，但这个人阴险狠毒，让他做了王，难保没有后患。”

“那由谁来做？”

“现成人选正有一个，”王恢到过闽越，知道一些详情。“无诸之孙繇君丑为人谦和，和郢、余善为人大相径庭，这次也没有参加反叛，可以使他掌国。”

韩安国、王恢向来有些不和，独有这件事上，两人难得地一致。刘彻不犹豫了，下旨：“册封繇君丑为越繇王，掌国，使承先祀。”

刘彻还有一块心病，南越地区广大，东西南北有数千里之众，他想开疆拓土，而把南越并入版图最妙不过。南越是秦朝南海郡尉赵佗建立的国家。赵佗乃真定人，秦统一岭南后，在那里设置了桂林、南海、象三郡。秦时战乱频频，赵佗伪造诏书代替病重中的南海郡尉任嚣。任嚣死后，赵佗杀死秦朝设置的官吏，断绝通往中原之路。高皇帝三年，他自立为南越武王。高皇帝十一年，刘邦派陆贾使南越，册封赵佗为南越王，成为汉廷的藩属国。高后五年，赵佗中断与汉廷的臣属关系，自尊为南越武帝，又出兵北攻长沙国，大掠而去。

直到文帝即位后，仍派陆贾出使南越，表示通好，岭南归赵佗自治。赵佗本不愿与汉为敌，一经陆贾面谕，便去掉了帝号，表示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在番禺筑了朝台，每当朔望之日登台朝拜。向文帝奉赠白璧、翠鸟、犀角、孔雀等物。但赵佗一直没有把自己置于与汉廷其他诸侯国同等的地位。景帝时，赵佗又僭称帝号，对汉称王，国内称帝。这事汉廷都清楚，虽然恼怒，但北有匈奴那个大敌虎视眈眈，景帝又不愿多动干戈，这事也就不合理地存在着。



他的儿子赵胡也是内帝外王。

刘彻年少气盛,他不能容忍。“大行令,他叫的是王恢。大行令是秦时立的官职,掌管那些归顺的蛮夷。”南越偏居一隅,僭称帝号,朕暂时也不去管他。可他不按礼制,不想到长安朝见天子,你说如何是好?”

“臣以为当以渐进为好。”

“怎么个渐进,你给朕说来?”

“臣以为用武力似非不宜,不如派人出使南越,去见赵佗,就说汉天子想念他,让他内朝。”

“他会来么?”刘彻迟疑着说。

“陛下刚刚出兵制止了闽越吞并南越,使之免遭涂炭。南越现今正是仰我鼻息之时,陛下派去使者稍加言语,晓以大义,谅他没有不从的道理。”

乱而取之,刘彻点点头表示认可他的分析。谁人出使南越呢?他想到了东救东瓯的严助,那次他做得漂亮。就这样,雄心勃勃的他同时派去了王恢、严助,一出使闽越,一出使南越。

这时的他真是意气风发之至。但他的高兴并没持续太长时间,长乐宫那边内侍来报,窦太皇太后在死一般寂寞的深殿中闭上了她久已失明的双眸。那时,她的身边只有一个十六岁的小宫女,没有一个亲人。刘彻日夜盼望来自东宫的威慑消失掉,但消失真正来到时,他却并不高兴,而是茫然若失。

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恨她。

他一度是长乐宫的宠儿,受宠程度甚至超过了刘荣。他的姑姑时常带着他来见窦太后,祖母会亲昵地拉着他的手到殿外去看木槿是不是开了。可自从临江王被赐死后,一切都改变了。

他走在通往长乐宫的路上,只听到自己的靴子声,那些内侍静心提气地走着,不让靴子有一点声音发出。仲夏之月,小暑到了,

不知哪里传来蝉鸣，庭中的木槿又开花了。他在花前伫立良久，想起了她那久已消失的笑容。

停尸体的承德殿里有自己的母亲，姑姑窦太主，皇后陈阿娇。平时骄横不可一世的姑姑，现在却恭谨地向他施礼，他从她眼里除了看出悲痛，还有一种审慎，没有了东宫这座靠山，仅有一个皇帝岳母的头衔是不够她作威作福的，这一点她完全懂。从前，王太后把她作娘亲一般地对待，可今天，自从王太后踏进承德殿就从未正眼看过这位亲家母。

刘彻走到榻前，又看到了他童年时依偎的那个祖母。他情不自禁地看了一眼王太后，却发现她的嘴角噙着笑，她的眼角却有泪。

“她终于可以进驻长乐宫了，”他想，“她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当承德殿只有他和王太后时，她问：“想用谁来做丞相？”

这话问得突兀，他愕然。但他知道这话是因为祖母的死才有的，话的后面还隐藏着舅舅田蚡。他良久才答：“孩儿不想这么快就换了丞相，别人会说闲话的。”

“谁敢说？”王太后终于敢在长乐宫放开声音说话了，“你莫瞞母后，我早知你不满许昌甚多。”

“魏其侯深孚众望。”

“武安侯也有治国安邦之才，”王太后很不高兴地说，“太皇太后活着时，你说顾虑她才用窦婴，我无异言。现今她去了，你是一言九鼎的天子，还顾忌谁呢？”

王太后的眼光凌厉得很，比太皇太后几年前的眼光更慑人，他无力反驳。王太后不只让武安侯为丞相，而且不希望他再复置太尉一职，她要让田蚡独握朝纲。二十二岁的他这才知道苦难还没结束，自己摆脱了祖母的束缚，却还是摆脱不了长乐宫的束缚。



丧事后的第三天,他完全按照母后的意思,以没有办好太皇太后丧事为由,罢免了丞相许昌,任命自己的舅舅田蚡为相。御史大夫严青翟是个乖巧的人物,知道自己也做不长久,不如顺从圣意,也上书以病辞归,刘彻也乐得顺水推舟。

他问魏其侯能不能出任御史大夫一职,魏其侯不出意料地委婉地拒绝了。御史大夫是副丞相,论声望、论地位,他都不应该屈居田蚡之下的。

刘彻只好用大农令韩安国来做御史大夫。

这样,武安侯坐上了他梦寐已久的位子,带着他那说笑不笑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 第十四章 身陷他乡望故乡

张骞一行出使西域 ,被匈奴一扣三年 ,但仍念念不忘寻机脱身 ,以完成朝廷交给的神圣使命 ,朱安世靠神力制服野马良驹 ,而赢得匈奴少女的倾慕之心。

大行令王恢比匈奴的使者早一天回到长安。他此行除了册封闽越王外 ,还带回了闽越使者。闽越那边有隐患 ,隐患就是诛郢有功的余善。

汉天子册封繇君丑为王 ,这让余善很感意外。他肯杀死兄长投诚 ,除了像他说的要保全闽越 ,更大的是私心作祟 ,他想取代兄长为王。在汉使到达闽越之前 ,他已牢牢掌控了局面。繇君丑虽被封为王 ,但如芒在背 ,便派使者上见天子说明闽越仍存的危机。

“余善挟威自恣 ,不是闽越王却胜似王 ,繇王服不住他 ,久必生乱。”

“朕不想再用兵。”

“臣有两全之计。”

“说来。”

“余善毕竟杀郢有功 ,倒不如善待他。”王恢老谋深算 ,“陛下何不再封一王。”

“再封一王 ?”刘彻一时没听明白。

“陛下册封余善为东越王 ,让他划境自守 ,一者权示羁縻 ,不准



他与繇王相争,再者可使二人互相牵制。”王恢侃侃而谈。

这是个不错的计谋,刘彻连连点头。但他还是觉得有一种不确定的东西。“大行令,你是不是觉得闽越还会生乱呢?但南越也是朕的一块心病!严助回朝了,不过赵胡仍推托有病不肯亲自到长安朝见朕,他还是想躲到那块地方做他的皇帝。”

“陛下要怎么示罚?”

“朕不想太急,他虽不来,还毕竟把儿子婴齐送到长安宿卫,也算高明之处。”

“恐怕终究还是用兵。”

“是,”刘彻也有这样的想法;“这些化外之民,说降便降,说反就反,最是反复无常,就像南越王赵佗,朕怎么信得过?不过,”刘彻想到了眼前的另一件急事;“匈奴派使者来长安了。”

“匈奴来人了?”

“现在驿馆,听说是奉单于之命来行和亲。明日你来,朕要多找几个人商量一下。”

匈奴使者果然是来请求和亲的。刘彻向来把和亲视作耻辱。这事是娄敬最早提出的,他认为把鲁元公主嫁给栾提冒顿做阏氏,是一种长远之计,将来鲁元公主的子孙们身上便有了汉家人的血液,汉朝和匈奴便有了实实在在的亲缘关系。到那时就可以不必经过战争,使匈奴汗国顺服。应该说娄敬的提议是很有远见的。可刘彻更相信一种摧枯拉朽的强力,他要在马背上用手中的长矛和战士的鲜血来使喧嚣归于平静。

匈奴的使者退出后,他看着舅舅。“丞相,你是主战,抑或主和?朕要听听你的意见。”

“臣以为华贵的丝绸和美丽的女人不会制止匈奴的铁蹄,要追求得边境安宁,只有一战。”

“卫青,你说。”刘彻想听听卫青怎么说。

“和约屈辱地签署，出塞公主的眼泪流了一路，可是匈奴对中原的侵扰却没有改变。”卫青很少像现在这般慷慨激昂；“出没于长城内外的匈奴人，连年掠夺边境大批的居民和牲畜、粮食，而且它已使长安受到威胁。臣听说，匈奴铁骑一天一夜即可到达长安城下。”

刘彻点点头，又看看其他大臣。

“臣有话说，陛下。”王恢已忍耐很久了，他向来是主战派。“汉同匈奴和亲，一般看来，维持友好的关系不过几年，数十年过去了，娄敬说的那种情况并没出现。所以这次不应该应允它，最好是大军主动反击，让胡虏们看看我天朝的厉害。”

但御史大夫韩安国却坚决反对用兵：“臣以为，在千里沙漠中作战，极不容易获得胜利。匈奴恃着战马的快蹄，怀着鸟兽的贪心，移动集结甚快，对付起来甚为不易。”

“你是说匈奴不可战胜么？”刘彻的声音中有了点不高兴の意味。

“陛下，”卫青出班说道：“臣以为匈奴虽有强兵悍马可恃，他们却弱在战术上，只是一味地讲求两军对垒一场争战。如陛下用良将，讲智谋，出奇兵，匈奴未足为虑。”

“好一个未足为虑！就是刘彻也觉得他似乎有些大言。”

“陛下，战败匈奴又如何呢？”韩安国仍就不同意反击；“得到它的地方，算不得宽广，领有它的臣民也决非可称强大，正因如此，自古以来不内属于中国。汉军要在几千里以外进行争夺战，人马劳顿。如果匈奴抓住我们这个弱点，我军势必险。”

“这么说，你认为和亲为好？”

“臣正是这样认为。”

韩安国年轻时研读过韩非的《杂说》，很有心得。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他为梁国的将军，后来又做梁国的内史，以使者之身



搞好了梁王与朝廷的关系，窦太后很赏识他。不光如此，他对匈奴也是有发言权的，他做北地都尉时，曾调查了匈奴的情况，研究过与匈奴的历次大战。他的发言极有分量。大臣中主张和亲的大有人在，既然能在和亲中歌舞升平，就决不要去轻攫匈奴的锋芒。他们就是这么认为。

刘彻在听罢众大臣的各种不同意见后，细细权衡一番，认为若立即对匈奴反击，时机确还不成熟，和亲这事儿还得做它一次。以和亲换取时间上的主动，是最佳的缓兵之策。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增强兵力，进能攻，退能守，还要有好的将领统兵。用谁呢？他拿眼光扫罢群臣，却没发现有如意的人选。

正在失望中，刘彻忽然又眼前一亮，未央宫卫尉李广和长乐宫卫尉程不识，不就是现成人选么？两人都是良将之才，不能长期屈就在长安城中。他立即传旨，任命长期与匈奴作战、威名远扬的飞将军李广为骁骑将军，驻守云中。长乐宫卫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驻守雁门。

刘彻的意图是再明显不过了，韩安国很感不安。“陛下，臣以为，如今一边和亲，却又派大将驻守边城，增派兵力，只怕会引起匈奴猜疑。”韩安国谨慎地说。

“大夫，”刘彻笑了，“你太体贴了，它要猜疑，朕有什么好说，何必不让他猜疑？”

“臣另有顾虑，”韩安国仍旧想让皇帝放弃派大将驻守边城的打算，“李广将军，才气无双，但早为太守时，往往主动出兵，这……”

“大夫，难为你想到这么多。屯田戍边，加强边力，朕乃承父祖之业，这也不许么？”说着，他有点上火，嗓门提高了许多，声音尖刻刺耳。“你怕李广惹怒匈奴，朕自会叮嘱他。你总不至于让朕把云中、雁门的兵力都撤掉吧？”

“臣不敢。”韩安国听出皇帝动怒，不由惊出一声冷汗，跪倒谢罪。

直到回偏殿后，刘彻仍旧怒气未消，对卫青说：“仲卿，你看，如此臣子，还指望他为朕解忧么？”

卫青见他不痛快，便邀刘彻舞剑。汉人尚武，那时的武技已包括徒手和器械搏斗两大类。徒手有手搏和角抵，手搏以拳腿纵跃击打，有《手搏》一书流传。角抵是学自匈奴人，类似摔跤。器械技击则有剑术、刀术、戟术，汉已有《剑道》三十八篇相传。项羽是秦汉之际的剑术名家，兵败垓下时，项羽为展示勇武，下马用所携之剑步斗，竟斩汉军数百人。

刘彻欣然应允。两人宽去长衣，至殿外。卫青不敢先出手，等刘彻刺出一剑后，才敢击刺。斗到第三十一剑时，刘彻忽然想到一事，一时沉吟，剑就出得慢了，卫青一剑刺出险些误伤了他。

卫青暗叫“好险”，跪下请罪。

刘彻示意不必介意，却也无意再斗。“仲卿，你说张骞离开长安有三年了吧？”他斗剑时分神，就是因为想到了远去西域的使团。

“三年多了。”

“这一去音信全无，只怕凶多吉少。”

“陛下，我认为倒有一个人好问。”

“谁？”

“匈奴的使者。”

“对，朕听堂邑父说过，要去西域，只有一道好通，匈奴的浑邪王、休屠王驻兵在那儿，要说危险，莫过于此。”

刘彻等不得了，让卫青快快去问。卫青也是因刘彻问，才灵机一动，想到了匈奴的使者。他快马加鞭，到了驿馆。但让他失望的是，他什么也没问到。是生，是死，没人知道。



渥洼水滨,水草丰茂,时常有野马群来就水吸饮。在一块岩石后面,藏着一个精壮的匈奴少年,衣饰华贵,不是等闲人物,他瞪着一双贪婪的眼睛看那群野马。这群野马中,有一匹异常雄骏。他父亲为王,家中有上等马千匹,却挑不出一匹能和它相比。他的眼很毒。

“呼毒尼,还要等多久?真闷死人了。”另一块岩石后有一个少女忍不住问他,她身边还有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儿。

“玉笙,别声张,那马机灵得很,一有风吹草动,就让它跑了。”

呼毒尼又等了一些时间,就悄悄离开了岩石。但那马离得尚远,他自思没有办法用绳索去套,因此要再近一些。看看离得合适了,他才挥动绳索。那马长嘶一声,早逸去了,这一跑风驰电掣,让他徒有羡慕之心。这已经是他一个月中第四次失手了,他自负有很好的御马之术,却拿那匹马半点办法也没有。

“呼毒尼,你又失手了,你还敢说你是我们匈奴最大的英雄么?”有人在一个山坡上喊。呼毒尼抬头去看,认识那是匈奴中赫赫有名的剑客甘夫。在他身边还有两个人,一个粗豪,一个俊雅,虽然穿匈奴衣着,但却像汉人。自不必说,一个是张骞,一个是朱安世。

“我自然是!”呼毒尼不满地喊。

堂邑父故意逗他:“我们匈奴最大的英雄不会用一个月的时间去捉不住一匹马。”

“哼!良驹自然要多用些时间。”

“呼毒尼,你莫夸口,像你这样捕下去,那匹马很快就会另换地方饮水的。那时,你就见不上了,更谈不上去捕住它。”

呼毒尼听他说得确是有理,再这样耗下去,那马一定会远离这里的。“你有良策么?”他向甘夫求教:“捕住了这马,我给你五匹马、五柄剑酬谢。”

“张大哥,我们下去。”堂邑父招呼众人下了山坡,来到水滨。那个叫玉笙的少女也领着弟弟日祚走过来。“他们是休屠王的女儿,呼毒尼是浑邪王的儿子,我还教呼毒尼练过剑呢。”堂邑父说道。

“那个女孩儿生得好生美丽,倒很像是中原女子呢。”朱安世用调笑的口吻说。

“她的母亲就是中原女子。”

“堂邑兄,他们既然是王族子女,倒是奇货大居,大可利用的。”朱安世想捉住他们做人质。

“罢了,朱兄,你莫要这么想。我们是在王城中,又有百十人被羁押着,你逃不出三里路,背后的冷箭就会射翻你。”堂邑父显然不同意朱安世的想法,再说,我们匈奴人喜欢的是真刀真枪的好汉子,这么做会被人不齿。”

“我也只是随口一说,如果不行再瞅别的机会吧!”朱安世一声苦笑。

他又回忆起三年前那令他终生难忘的日子。

那日在去西域的通道上被匈奴骑兵捉住后,匈奴人没敢杀掉他们,径直把他们送到了匈奴单于的王庭。其时在位的是军臣单于,张骞在毡庐中看到了虎背熊腰的他。

“跪下!”侍卫们喊。

张骞举着汉节,让堂邑父对他们说:“我们是汉使,不跪番邦。”

几个侍卫上前来夺去张骞的汉节,逼他向军臣单于屈膝。朱安世就站在张骞身后,按捺不住地抢上前来,抓住一个侍卫的手腕,大喝一声,手中发力,竟把那侍卫搥到在地。另两个侍卫见他撒野,一齐扑上来擒拿他。朱安世气定神闲摆个架势,施开手搏的技击之术,或拳或脚,对付两人竟是绰绰有余。军臣单于也不禁大声称妙。



之后,军臣单于从毡庐外唤进一个雄纠纠的汉子,足足比朱安世高出一个脑袋有余,冲着朱安世叽哩咕噜地大叫。堂邑父告诉朱安世说:“他要与你角抵。”朱安世自然不惧那汉子,欣然应战。那汉子赤裸了上身,一身肌肉隆起,像一只猛虎啸林。朱安世想叼他手腕,但竟然没拉动他。那汉子大喝一声,手腕一翻,已捉住了朱安世双手,奋起气力手臂一挥,又把朱安世摔到空中。张骞等人不禁大惊失色。

那汉子只道这一摔下来,定能让朱安世魂魄俱散。谁知朱安世却像纸片般躺倒在地上,没有一点声音发出。他正惊诧着,朱安世猛地跃起,捉住他的双手,用力一拉,借着他的力仰身一脚踢出,正踢在他额头上。他吃疼不过,双手捂脸踉跄着后退,朱安世乘势用膝盖顶他腹部,居然把匈奴中的第一角抵好手顶翻在地。

军臣单于见朱安世儒雅如处子,却能把自己最好的勇士打倒,连声赞叹说:“汉朝人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军臣单于见这些汉朝人不是等闲之辈,就想留下他们,因此态度大好,问他们何去。张骞老老实实说要去大月氏。军臣单于听说张骞居然想出使大月氏,先是觉得好笑,后又愤愤地说:“大月氏在我匈奴的北边,汉朝怎么能越过我们往那儿派使者?我若是派使者经过汉朝到越国,汉朝会允许么?你们死了这条心吧,留在这儿归顺我,我待如上宾。”

这样,张骞一行被匈奴人扣留并软禁起来。

三年后,张骞和朱安世已经能说匈奴的言语,也穿上了匈奴的衣服,完全习惯了匈奴人的生活,甚至认识了许多匈奴将领。军臣单于这才对他二人管得松了,给了二人毡庐和牛羊,过自己的生活。但其他人仍旧被扣留着,单于说,只要张骞敢妄动,他就会杀死其他人,抛到沙漠上喂秃鹫。

就这样一只无形的手把张骞锁在了王庭,要想去大月氏,只有

再等下去。一向粗豪的张骞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叹时光的漫长。看着天上的月亮升起又落下,平原上的草枯了又荣,听着小羊羔咩咩的柔和的叫声,他好像能看到自己的儿子在母亲怀中不安分地挣扎。他纵马登上高峰,遥望长安,乡关何处?在落日的余晖中,除了树,除了水,除了瀚海,再就是那挥之不去的一抹忧愁。

“我会终老在匈奴么?”他简直不敢去想。

朱安世有一天问他:“张兄,如你有一个机会能带人逃出王庭,远离了匈奴的追杀,你是会去大月氏呢,还是直接逃回长安呢?”

“我会去完成天子的使命的,”张骞想了想说。“使命不敢有忘,我宁愿死在去大月氏的路上,也不愿回去被人耻笑。”

“好男儿当得如此。”

堂邑父回到了故乡,又恢复了原名甘夫。翌年,就在父母授意下娶了一位美丽的姑娘,也能骑烈马,是一个巾帼英雄。堂邑父有时开玩笑说:“她是我骑过的最好的牝马。”她很快为他生了两子一女,一家五口其乐陶陶。那座毡庐是朱安世和张骞最常去的地方。

堂邑父时常带二人在王庭附近游逛。单于有令,张骞只能骑匈奴中最老的母马,朱安世那匹踏雪乌骊也不知落入谁的手里。

对于呼毒尼捕马,他们已观察了数日,看呼毒尼又失手后,堂邑父忍不住取笑他。

“你是汉人?”呼毒尼看着朱安世问。

“我是!”朱安世用匈奴话说。

“他们说有一个汉朝人打倒了匈奴的第一角抵好手,也是你们的人吧?”

“哈哈,”堂邑父忍不住笑起来,“好糊涂的呼毒尼,什么他们的人,告诉你吧,就是这位朱大哥打败了他。他们汉朝人有句俗话说叫有眼不识泰山,我看你就这样。”

“是他?”玉笙也吃惊地叫起来,“甘夫,你说谎,他这柔弱的样



子,只怕十个叠起来,也经不得轧猛一推。”一双盈盈发亮的大眼睛在朱安世身上看了又看,只是不明白他怎么会打倒了匈奴的勇士。

朱安世是个浪荡不羁的游侠,也在烟花场里厮混过,可谓阅人无数,可他从没见过女人有这么炽烈的目光,像是一泓流动的春水。他曾用这种目光去看女人,却没想到会有一天被女人这么看,尤其她那么绰约动人。匈奴女人不挽发髻,任它垂下来,玉笙的长发便都垂到了腰部,风一吹,把她的脸都淹没了。

“我来教你一个法儿,包你把马捉住。”朱安世对呼毒尼说。

他就教呼毒尼在水草边塑起一个泥人,这泥人和呼毒尼身材相似,并在泥人的手中放上络头绊索,然后自己走到僻静处,倚树遥望。朱安世、张骞闲暇无事,索性来助他捉马。起初那马群到来饮水,望见泥人后还有些不安的神色,后来见泥人毫无举动,就仍到原处饮水,徐徐而去。呼毒尼不知他的用意,朱安世只让他等下去,并说定能帮他捉马回去。

朱安世知道马已中计,但他还想稳妥一点,仍把泥人摆了数日。这样一直到半个月后,朱安世才说:“我们明日便可捉马。”他见马已习惯泥人,来去自如,不加提防,便搬去泥人,让呼毒尼涂了泥水去装成泥人模样,手持络头绊索,呆立水滨。

呼毒尼至此才明白他的用意,连连说:“你们汉朝人果真狡猾。”朱安世等人去躲在岩石后,张骞领着日赭在东面,玉笙却来挨着朱安世。匈奴女人洗浴少,又多吃肉喝乳,身上似乎总带那么一点腥膻味,而玉笙身上却有一身草的味道,还有像他家乡阳陵那被雨洗过的长春藤的香味。

已经有三年了,朱安世没碰过女人。她挨得他那么近,风吹过来,长发拂到他的脸上,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他悄悄退了几步,装作向水滨那里看,她穿着中原丝绸做的匈奴衣裙,撅着臀部,显露出一个丰满诱人的轮廓。

“你怕我？”她回过头来问。她问得这样大胆，简直让他不知所措。

群马终究是野兽，怎么会晓得人的诡计？这天见了呼毒尼后，毫不在意地来饮水。呼毒尼的心怦怦乱跳，手足未动，眼光却早已觑定那匹好马。待它低头饮水的一刹那，手一挥，那绳索已套住马首，他欢喜得大叫：“我捉住它了”。套住马头后，任它奔腾跳跃，力持不放。群马统统被骇得四散奔逃，有一匹竟然从朱安世头顶上跳跃过去。玉笙惊恐地叫着，似有意似无意地往他怀里偎。

呼毒尼套住了马，只道已把此马羁住，谁知这马受惊后，力气最大，四蹄蹬开，来回驰逐，呼毒尼不能衔勒，被马儿拖在地上。

“呼毒尼，放手！”玉笙花容失色。

呼毒尼骨子里那股匈奴人的野性爆发出来，决不想在心上人面前丢丑，便死也不放。

“你叫我一声好哥哥，我便去救呼毒尼。”朱安世便冲玉笙打笑道。

她用那银子般沁凉的眼睛看着他，十五岁的女孩儿已懂得了他的调情。风吹乱了她的长发，遮住了那娇靥，但目光像冰雪似的泄出来。

“好哥哥……”她的声音里竟有了颤抖。

朱安世身上涌过一阵热流。他努力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便飞身跳出，向那匹马跑去。呼毒尼的头正撞到一块石上，哎呀一声痛叫，便丢掉了绳索，只道又要让它逸去。谁知眼前一闪，有一条人影已跑过去，就像马一般快。只见他飞身扑地，抓住了滑过的绳索，滑动几尺后，已站了起来，单臂挽绳，双腿钉立，已把马快奔之势煞住。

但这畜生好生疯狂，仍狂嘶着挣扎着，又把朱安世拖出丈余。但朱安世双手却仍死死地拽着绳索，且逐渐挨近。马儿终究绝望



了,便不再疯狂。这时只听他大喝一声,双手抖动,一跃上前,竟把马摔倒在地,落进水草里,水花四溅。

众人被这天生神力惊得呆了。

朱安世笑着走到马儿身边,叫道:“好你个畜生,还敢撒泼么?”话音刚落,那马一抖鬃尾,又站了起来,仍旧要逃。朱安世跃到马上,双手抱定脖颈,任它撒欢。他知道这等良驹硬取是不成的,要让它自己停下来才算驯服。他打定主意,不再用强,抓住鬃毛随它翻山越岭。这匹小马好似有用不完的气力,登山踏水,不肯少歇。饶是朱安世十二分地小心也被他摔下了四次,幸亏那绳索挽在手中,才重新跨上马背。他花费了一个时辰还多,才让它乖乖地静下来。

呼毒尼等人久久不见朱安世回来,还道他有什么不测。还是张骞相信他的手段,大家才多了些耐心。待见他毫发无损地骑马回来,最高兴的莫过于呼毒尼和玉笙。

呼毒尼对堂邑父说:“回头我让人把五匹良驹和五柄上好的剑派人给你们送去。”

“我们不要,”堂邑父摇头;“你不知道么?单于有令,汉人只能骑最驽钝的母马。”

“有了,”呼毒尼说;“我父王新近得了一百个楼兰女奴,又会唱歌,又会舞蹈,我每人送你们五个,如何?”

“好啊,”朱安世笑吟吟地说;“女人可比马和刀剑要合算。”他说着瞄了一眼玉笙。

“呼毒尼,说好了要给马和剑,为什么又要送楼兰女奴给汉朝人?”小姑娘陡然来了脾气。呼毒尼还没回味过是怎么一回事,她已带了弟弟日衿上马离去。

呼毒尼大为疑惑,搞不清楚是因为什么而惹恼了她,就说女奴他改日送去,也上马去追玉笙。

“女孩子心事可真难猜。”在回去的路上，堂邑父这样说。

呼毒尼的女奴还没有到，军臣单于却已让人送了两个眉目清秀的匈奴女人过来。军臣单于一心要软化张骞、朱安世，成为自己人，汉朝人有和亲的计策，匈奴人也活学活用，希望能用女人拴住他们。

张骞自然婉拒。那个裨将却说：“我听说你们汉人中有句话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们两人都无子息，单于不想让你们绝后。”那两个女人不容分说给留了下来。在抗拒了三天后，张骞被一个叫达娃的总是笑的女人吸引住了，她有一双清娇的眸子。

“娶一个匈奴女人，不算对陛下不忠。”堂邑父劝他。

张骞又有了另一层打算，他希望娶了达娃后，能给军臣单于一副乐不思蜀的样子，让他失去戒心。那或许能有机会逃走。

朱安世却说什么也不肯要另一个匈奴女人，他又另寻了一座毡庐自己住了，终日里像只狼那样在草原上、沙漠上乱转，向牧人们询问神话中的昆仑山。他希望能找到那条使人不死的白水，那里还是日和月的归宿。要逃走对他来说易如反掌，可他不知逃到哪里去，在长安，他也品尝着异乡的滋味。

有一夜，他乘马到了贝加草湖。谁想到夜中来洗浴的人竟是如此之多，他一打听才知道明日是祭天金人的盛典。但他不知道这里会是女人洗浴的地方，当他骑着马缓缓来到湖边，才看清匈奴的女子们脱得光溜溜的，洗得正尽兴。这个调皮而又恶作剧的家伙遂模仿着狼的长嗥连连吼叫起来，五年的牧猎生涯，他已学得极像，甚至惹逗得远处的狼群竞相呼应。女人们便惊叫起来。

他很轻易地在一堆衣服里找到了玉笙丝绸制的衣衫，那上面有淡淡的青草的味道。

匈奴的女人们在惊叫过后，已不再惧怕这个像月光一般神秘的汉朝人，甚至故意卖弄风骚勾引他。



玉笙在众人的怂恿下,也从水中赤露出她动人的身躯。不过她巧妙地用长发盖住了乳房,明澈的月光下她那副动人的身姿更给人以遐想。

朱安世不由笑起来,笑得像天真无邪的孩子。三年多了,他已经没有这样开心地笑过了。

“你笑什么?”玉笙娇嗔地问道。

朱安世遂把玉笙的衣衫抛过去,仍笑着说:“你说我在笑什么呢?你还是个孩子……”他说着,目光仍然热切地看着赤裸的玉笙。

“我不像一个女人么?”她有点不高兴地问。

她把贴住胸前的长发分开,把光洁的胸部袒露出来,淡淡的月光下真像盛开的两朵白莲。那是她身上最美好的部位……

终于,玉笙穿上了衣衫,和朱安世跳上了同一匹马儿。

“你也是汉朝人的使者,是么?”在离开贝加草湖的路上,她问朱安世。朱安世摇摇头。

“那你来做什么?”

“你一定要知道吗?我的同伙们来这里是为了决定谁是最终的胜者,而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传说中的昆仑山。他们说那是黄河的源头,是日月的归宿,山上有使人不死的白水。”

说到这里,朱安世回头看看玉笙,叹了口气,他以为这女孩子是听不懂的。谁知他想错了。“只要有生,就会有老、死、忧、悲、苦恼。生无故老死无,生灭故老死灭;有无故生无,有灭故生灭;取无故有无,取灭故有灭;爱无故取无,爱灭故取灭;受无故爱无,受灭故爱灭。”

她叽叽咕咕地说了一大篇,这使朱安世大感诧异。“这是谁对你说的?”朱安世好奇地问道。

“佛陀。”

“佛陀是哪一个？”他不明白。

玉笙却伏在朱安世背上咯咯笑起来。

第二日，朱安世在参加了祭天金人的盛典后，才知道谁是佛陀了。除了战争，匈奴人对祭天金人盛典是投注热情最多的了。男女老小，王公贵族，无不毕至，西域诸国的大宛、康居、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扞弥等国也都有人来，一齐到祭天金人面前五体投地参拜。祭祀完毕，尚有射猎、角抵等等助兴游戏。

“佛陀不是匈奴人？”他转身问堂邑父。

“佛陀是身毒国迦比罗卫城净饭王的太子，俗名悉达多。他出世不到一个月便死了母亲，靠姨母抚育长成。据说他刚刚出生时，便能开口说话：‘天上天下唯我为尊，要度众生生老病死。’净饭王一心要让他继承王位，可他却在十九岁时尝游四城，知道凡世之人是无法解脱生、老、病、死的，他发出无限感慨，于是抛弃王位和一切世间娱乐出家学道。”他见朱安世茫然不解就又说：“出家便是为沙门。”

“何谓沙门？”

“舍离恩爱，摄御诸根，不染外欲，慈习一切，无所伤害，逢苦不戚，遇乐不欣，能忍如地，故号沙门。”

“永离尘垢，慈育群生，无所侵扰，虚心静寞，自然是好的，”张骞摇摇头说：“可又有几人能做到呢？”

眼前的匈奴人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朱安世看着忘掉了战争，完全沉浸在欢乐中的匈奴人，参拜时，他们惟道是务，仿佛已经永远绝离尘世的拖累。可当机会来临，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骑上马，绰起刀剑，去掠夺，去烧杀，去暴虐。这时军臣单于宣布，骑射游戏开始了。最后的胜者将能获得与匈奴第一美人玉笙共舞的机会，汉人、康居人、大夏人等都可角逐。

呼毒尼是暂时的胜者，休屠王见儿子争气，遂捻着虬髯哈哈大



笑。可呼毒尼却紧张得发抖,因为那个为他降伏野马的汉朝人让他担心,那是个谜一样的人。玉笙就坐在朱安世对面的不远的地方,一双眼睛像要流出水来。可朱安世却始终没去角逐。

盛典之后,军臣单于向子民们宣布,一个叫聂壹的雁门马邑人愿意领匈奴人打进马邑,全城可取,财物可得。那个叫聂壹的汉朝人经常出塞互市,和匈奴人很相熟。张骞看他生得五短身材,但一双眸子中自有不可掩藏的精明强干,他穿着匈奴的衣服,淡淡地笑着。

匈奴人欢呼着,佛陀带给他们短暂的平和没有了,热情转化成狂躁。

休屠王问道:“汝本商民,怎能献城?”他似信非信。

“休屠王,我有同伙数百人,若混入马邑,斩了令丞,管教马邑唾手可得。”

“没有他患?”

“但望单于发兵接应,并录微劳,就不会有任何他患。”

军臣单于让人把张骞叫到跟前,说道:“张骞,你学一下你的同胞。三年了,你还不宣誓向我效忠么?”张骞却恶狠狠地看着聂壹,眼里如冒出火来。聂壹对他的仇视浑不在意,若无其事地笑着,没有一点愧色。

军臣单于站到最高台上,叫道:“匈奴的子民们,听我说,你们能容忍英壮的烈马无疾无殃地老死在广阔的草原上,成为恶鹰的食物么?”

“不能!”匈奴人一齐喊。

“那么我告诉你们,大秦圣人曾经说过,战争是万物的父亲。”他拔出剑来怒吼:“大地是虚伪的尘垢,只有战争中的血才能让他固有的丑恶嘴脸露出来。”

“是!打到汉朝人那边去!”

然而,谁也没有注意到那个叫聂壹的汉朝人嘴角边的一丝冷笑。

这个叫聂壹的雁门郡马邑人是在半个月前来到长安的,他心里藏着一个大胆的计划。他走进的是司马相如夫妇开的那家酒肆,但当垆的已不是卓文君,店里也没有捧书而观苦心构赋的司马相如。他现在在上林苑中陪伴天子。

雁门人要了一石缙齐,酒色赤红,又叫醞酒。他不喝冷酒,佣保用酒铛给他温酒,他便乘此问朝中大臣有谁是主张与匈奴人开战的。佣保说:“自然是大行令王恢大人。”聂壹就详细问过了大行令的府邸,吃过酒后,径自去了大行令府。

“去告诉你家大人,”他颇自信地对大行令的家奴说:“有个雁门马邑人要来送给他一桩远大的富贵。”

半信半疑的大行令把他迎进厅中。在听了他的计谋后立即便肃然起敬,甚至有些相见恨晚的感叹。但王恢也不无担心,倒不是无法信任聂壹,而是他担心天子的决断。天子近几日心情不安,他最尊敬的方术李少君病死了,但刘彻认为仙人不会死,他是脱去肉身,羽化升天了。李少君未尝不可死,但他没有献出已炼成的仙丹,这让刘彻恨恨不已。只能怪自己对李少君要求不迫切,失去了一次升仙的机会。

巧的是,在李少君死的前一天晚上,刘彻做了一个春秋大梦。他梦到自己与李少君同上嵩山,半途中,有一个乘龙的使者持天帝的节杖从云中降下来,说是奉太乙真人之命,请李少君上天重归仙班。翌日,李少君果真死去了,这自然让皇帝死心塌地地相信他是升天了。

自秦以来,阴阳五行神仙方术之说盛行,始皇帝终生寻仙不辍。刘彻对长生不老术的向往,对覡巫、方士的迷信,则比始皇帝



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幼年时,外祖母臧儿便介绍给他一个幽灵,时称“神君”,没有形体,只是附魂在妯娌身上。他即位后,备了丰厚的祭礼,把神君迎奉在宫中,他向天起誓说,当他祭祀时,他能听到神君的歌唱,只是看不见身形罢了。他终生都愿相信就是在神君的帮助下,自己才打败了临江王,做上了皇帝。

## 第十五章 长乐宫又来了无法摆脱的母后

绝房事求长生两月有余的皇上耐不住寂寞，赠给了卫子夫刻有春宫图的汉砖一箱；江都王和田蚡构陷皇上的男宠韩嫣，王太后为社稷召韩进东宫赐其一死；皇上心疼男宠嫁怒王恢，王恢欲自保重贿田蚡，谁想道反弄巧成拙枉送了性命。

刘彻是去年冬天到雍祭祀天帝时遇上李少君的。那时他已把那个永远不会被人看到形体的幽灵神君移奉到上林苑蹄氏观中，终日香火不绝，整个长安的子民都知道他们的君王信奉鬼神之说幽明之占。李少君也乘机自荐得以走近皇上，他说自己从幼小祀灶神至今，炼气辟谷，数日不食而不饥，习神仙之术，驱鬼使物，随意自如，除病驱邪，可长生不老。长生不老，永离生死的困扰，这正是刘彻所求的。他害怕那些死去的人煞白而有些变形的面孔，父皇死时，他曾浸在悲痛与恐惧中好长时间无法脱出身来。当伤口渐渐愈合时，祖母的死又让他认识到人身的脆危。

他为了考验李少君所言真假，便指着一个铜器问可识得此物，李少君说那是齐桓公十年陈列在柏寝台的那件东西，他使人去检验铜器上的铭文，果然是齐桓公时的器物。

这不是神仙又是什么呢？

李少君曾对皇帝说要给他寻一枚仙人安期生的枣子，个头有



瓜果那般大,极是甜脆可口,食之补益非比寻常。他又说一颗仙丹已经九转而炼成,只要天子能绝骄奢,弃声色,服之定能长生,否则万里有不归之魂,市曹有流血之刑是不能坦然走入长生不灭之途的。为了他的一句话,刘彻两个月未碰过任何一个女人,过的是太監一般的生活。

可现在李少君居然未留下仙丹便羽化升天了。

看他这么悲伤,卫青劝他:“陛下,仙人会死吗?安知李少君不是在欺骗你……”

“不,仲卿,”刘彻很不悦:“你哪里知道,他果真是羽化而去了,总是我机缘不够。”因为仙人曾对他说过戒杀伐的话。

仙人虽渺,但大行令王恢摸不透皇帝是否仍旧守戒,若是贸然去劝他起杀戮,一个不慎会引火上身,那反而不妙。他决定先去见丞相田蚡,他很得丞相赏识。但田蚡不在府上,门吏说他到灞上见淮南王去了。

“丞相一向目中无人,不过对淮南王可巴结得很呢。”王恢失望之余,决定硬着头皮去未央宫见皇帝陛下。

刘彻在夫人卫子夫处,如今卫子夫圣眷正隆,已为他生了两个女儿,虽然他仍旧失望,但对于陈阿娇没起色的肚子来说也算聊胜于无了。他抓着她的手,只觉分外柔滑。“子夫,两个月不见,你又白了许多。”

“臣妾倒觉得黑了,这么许久不见,你哪记得是白是黑?”她白他一眼,显然对他两个月避而不见颇为介怀。

他的手更加不规矩,轻轻滑落到她的胸膛上。那种柔软的隆起,美妙非凡,他简直不记得自己怎么忍得住两个月不来见她。“我自然记得你,但仙也要求,”他香了一下她的樱唇:“你知我这两个月有多想你吗?”

“陛下想我什么?”

他凑近她耳际：“我想你最让我动情的那件宝贝。”他涎着脸说。

“呸，你……你像个皇上在说话吗？”卫子夫居然羞红了脸。她虽已为他生了两个孩子，仍然不太习惯皇上这等调笑话。

“子夫，我送你一件好礼物，你一定欢喜。”他对侍在房外的太监说：“给朕把那口箱子抬进来。”

两个小太监从房外抬进一口大箱子，看样子颇为吃力。“里面装的什么宝贝，这么一大口箱子，我哪里担得起。”卫子夫开始撒娇。刘彻却不说话，挥挥手让太监出去，把门扣上，打开箱子，里面竟然一箱青砖。卫子夫脸上大是惊讶，搞不懂他要做什么，刘彻却贼忒嘻嘻地只是笑。她不禁怀疑他学仙几月是否已学得了点石成金之术。

“你翻过来看看，”刘彻笑着说：“你莫看是一箱砖，我却费了老大气力从你姐夫公孙贺那里谋夺来的。”

卫子夫把一块砖翻开来看，不禁眉目生春，心波荡漾。只见那砖上竟是描画着一男一女苟合之图，那肌肤上还涂有肉红色，与人体颜色十分仿佛，互相斗戏，生动之极。再看另一些砖上花鸟交错，树木扶疏，但莫不有不着衣裳的男女追逐嬉戏，真难为他居然找了这么一箱东西来。“送这些东西到后宫来，也不怕丑？”她一张脸蛋儿霞映艳红，显然动情。

刘彻便凑在她耳边戏笑着说了一句话，并把她抱在怀中，一阵乱摸。

“不，”她抗拒着，“青天白日的，谁跟你胡闹？”但她的抗拒并不坚决。

刘彻已解开她的衣襟，扞弄着她的胸膛。“不这样做，你怎能为我生一个儿子呢？”

“要儿子，陛下应该去找中宫，”她有些怨气：“我一介小女子，



生了儿子又能怎的？徒惹人妒。”

“你为朕生了儿子，朕就让他做太子，让你来做皇后。”他坚决地说：“那你说咱们是不是要多下些气力才好？你还记得在平阳侯家那次么，不也是白日么？”

自东宫易人后，陈阿娇的靠山一失，也就没有娇纵的本钱了，刘彻也更懒得理她，早就有废去这个皇后的心思。但卫子夫未有儿子，这是她入主中宫的一大障碍。

“陛下，大行令王恢在前殿，说有要事向陛下面禀。”太监在房外说。刘彻对王恢向来青睐有加，倒不好怠慢他。又与卫子夫温存一番后，裹上狐白裘幔腾腾起来。“让他在前殿稍候，朕一会儿去见他。”

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而成冬。现在是冬十月，水始冰，地始冻。玄冥神主宰冬季，盛德在水。天上也飘着雪花。王恢早候着皇上，拜见后呈上奏疏。他看似低着眉目，一双眼却不住地瞅皇上的神色。让他欣慰的是，皇上眼中有种急不可待的光在闪动。

“这个聂壹靠得住么？”王恢见皇上这么问，知道有戏可唱。

“陛下，聂壹这个人，是雁门郡赫赫有名的豪强之士，很有爱国肝胆。多年来，经常到匈奴境内经商，与匈奴的达官贵人，甚至单于都有些交往，很得匈奴人信任，”王恢的雄心勃勃见于颜色。“他能够引匈奴人来马邑，那时我汉军埋伏于四周，来个突然袭击，何愁单于不擒？”

诱敌入境，聚而歼之，刘彻很振奋。但他还要听听公卿大臣们的意见，再做最后决策。刘彻正与王恢在那些出兵的细节上谈论时，内侍却来报丞相求见。

“朕这里有事，让丞相改日来见罢。”他不愿见舅舅。汉承秦

制，丞相列三公之首，上自天时，下至人事，都在丞相的职权范围之内，独揽任官除吏的大权。刘彻为了表示对舅舅的尊敬，特赐他仿效萧何丞相行事，入朝不趋，奏事不名。比如田蚡来见皇上，刘彻从不敢托大，都是以恭敬答礼。卫绾、窦婴，包括许昌为相时，任官除吏时无不照顾刘彻一国之君的颜面，从不敢滥用权力，只有田蚡才真正品尝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乐趣。

他不想见，而田蚡却一定要见，大有不可罢休之势。刘彻听他执意要见，只好遣走王恢。

田蚡是来推荐官吏的，丞相权大，甚至可任命二千石之高官。“咦？”刘彻装出一副很惊讶的样子：“丞相已保举了四年的官吏，朕以为已经野无余贤，想不到还有贤士可荐。”田蚡不动声色地从袖中取出奏疏呈上，保举的竟有八人之多，且都是二千石的官职。上个月他刚刚保举了三人，这次竟然又有八人。

他忍无可忍了。“丞相，你要任官的人有没有个完？朕还想任命几个呢！”这话已经很不客气了。

田蚡闻言脸色一变，冷哼一声，起身便走。

“舅舅，”刘彻干脆改了称呼：“你知道除了皇宫，谁的府邸最豪华么？谁占有最肥沃的田园么？有哪家去郡县购买物品的车辆络绎不绝么？有哪家的金玉、美女、狗马、古玩器物甚至超过皇室么？”

田蚡丝毫不想掩饰自己的愤怒，那不是敢怒不敢言，没有一点软弱的味道，那里面蕴涵着对抗。从王太后取代太皇太后，入主东宫，这个舅舅越来越有点有恃无恐了。刘彻看在眼里，却只能把气生在心里。闷闷地生了些闲气，他急忙收摄心神，把心思放到马邑上，想至四更，还没有安寝。他时而握紧拳头在几案上重重一敲，时而又轻轻摇摇头，几个时辰一句话也不说。宫女和太监们个个提心吊胆，生怕他把气撒在自己身上。



就像他猜测得一样,首先反对的仍然是御史大夫韩安国。他与王恢在朝堂上针锋相对,他认为没有十倍的好处决不轻易改变旧业,没有百倍的功利决不能随便改变常规,还说夏商周三世,就不要求夷狄归顺中国,因为那儿民智太落后,让他们归顺了也是个麻烦。总之还是那些老话。刘彻一夜之细思已定好了主战的调子,王恢又强调了反击的好处和诱敌的必胜,所以韩安国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刘彻决定拉开用武力反击的大幕。刘彻先叫聂壹逃入匈奴去诱敌,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统领骑兵、步兵三十万,执行统帅职务,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率主力隐蔽在马邑附近山谷中,大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大行令王恢为将屯将军,率三万人马,急出代郡,插入匈奴后方,断其归路。各路兵马按计划悄悄出发。刘彻在未央宫里做着—个年轻勇武的皇帝惯常做的那种梦。

但也有人诅咒着他的失败,那是丞相田蚡,这种兵出马邑的大事,身为丞相却只能旁观,他觉得是一种侮辱。他要给外甥一点颜色看。

上大夫韩嫣曾经是田蚡府上的常客,可自田蚡坐上丞相,权势日大,韩嫣已机敏看到皇上对这个舅舅的不感冒,也就不再登门。原来田蚡和他的外甥皇帝除了嗜好女色,都还有一个喜爱龙阳的恶癖,而韩嫣眉之清目之秀便是女孩儿也不能比得上,田蚡久有觊觎之心。谁知韩嫣对刘彻百般婉变奉承,自比妇人,在别人面前却向来不假辞色。田蚡也是因爱生恨,早早想寻一个机会给他个下马威。

对韩嫣痛恨的不只田蚡,江都王刘非一提起韩嫣更是火冒三丈。说起来那还是两个月前的事儿。一次,刘彻要去上林苑狩猎,就让韩嫣先行去视看鸟兽,他与江都王等布置好猎物后再到。

韩嫣乘天子副车，率骑百余，一路奔驰而去。江都王正在未央宫外等候刘彻，见车骑如此华丽威武，以为是皇帝驾到，急忙让随从躲在一边，独自在道边跪伏拜谒。“臣刘非参见皇帝陛下。”但那车骑却滚滚而去，韩嫣明明听到他称呼参拜帝王，既不说破赔罪，只如视而不见，心中好不得意。

江都王没敢直视，因此并没发现车上并非皇帝，但见他毫不理睬，只觉得异常委屈。那身后的随从却认出车上的家伙其实是上大夫韩嫣，等车驾过去后，急忙说给王爷听。

刘非不听则罢，一听立时怒不可遏，这是奇耻大辱。想入白刘彻，又知道他宠韩嫣说也无异，不如去入谒王太后，泣诉韩嫣无礼。

“太后，孩儿这国也不要了，情愿交还，回到长安，入备宿卫，做一名弄臣，与韩嫣小儿同列。”刘非一番似真似假的哭诉。

虽然江都王不是亲生儿子，但究竟是景帝所出，又事事顺着王太后的心，因此很得东宫的器重。王太后好言劝慰江都王后，不免又召见刘彻训责，说自己对韩嫣日益骄纵深感不满，而刘彻自然是为韩嫣极力辩解。王太后也不便多说。刘彻唯唯诺诺地出了长乐宫，不但不怨韩嫣僭礼，反怪江都王多事，此后见面只是一个白眼，让江都王好生无趣。

田蚡心中有了计较，径自去江都王在京都中的府邸。近一段时间他一直呆在京都。

“你想不想出口恶气？”田蚡开门见山地说：“老夫自有法儿让韩嫣小儿人头落地。”

“只怕不易办，皇兄宠他胜过粉白黛黑，还会赐死他么？”他实在想不出丞相有什么妙策。“即便他犯了什么事，皇兄也会赦免他的。”

田蚡冷笑一声：“可如果赐死他的是东宫呢？秽乱宫庭罪可大着呢。”



“丞相教我！”江都王刘非来了精神。他如今是非杀韩嫣不能泄恨，难得有人这么体贴。田蚡不慌不忙说出一番话，让刘非连连颌首。“丞相，小王另有疑虑，我与韩嫣刚刚有隙，如今去向太后密报他的丑事，太后难免会认为小王欲报私仇。”江都王刘非似乎觉得无十足把握。

“江都王，不还有老夫么，你前脚去，老儿后脚到，咱二人学优伶唱出好戏，管保让韩嫣命丧黄泉。”

江都王再无疑虑，兴冲冲去见太后。王太后正在长乐宫为汉军出兵马邑伏击匈奴祈祷，见江都王来也自高兴。“难得你有孝心，有时间就来长乐宫来陪哀家，反倒是你那个皇兄，心里只有匈奴。”江都王乘机凑趣，取出一包东西递给内侍，又故意卖弄，只说先请太后品尝了才说是什么东西。

太后见那是一包砂般的白粒，拈起几粒放在口中，只觉甘甜异常。“非儿，这又是什么奇怪东西？哀家从未见过，放在口中却比饴蜜又要甜上许多。”

“回禀太后，这东西叫石蜜，汉土是没有的。儿臣有一为商的朋友，因和匈奴人经商往来，换得这么一包，是西域胡国的东西。孩儿知道太后喜欢吃甜，特拿这东西来孝敬。”

王太后自然又要夸他孝心可嘉。闲谈之际，江都王就说韩嫣得皇上恩宠，胆子越来越大，竟然与宫女通奸。“太后，这事我本是要告诉皇兄的，但他恨我忤了韩嫣，不肯信我。”他摆出一副恳切的样子：“太后，其他事还可宽容，这串乱了皇家的血脉事决非等闲。”王太后果然动容，但正像江都王顾虑的那样，她怕江都王借着前因来寻私仇。正在沉吟未绝之时，田蚡适时出现了。

“你来得正巧，我这里有一件事，倒要你去调查。”王太后说。

“太后，”田蚡一脸正经：“臣有更急的事要奏，事关我汉室江山社稷。”

这番开场白果然奏效，就是知道他要说什么的江都王刘非也觉得惊异，不知一个韩嫣又怎么扯到了江山社稷。“出了什么事？”太后胆战心惊地问他。田蚡却不说，有意无意地扫了江都王一眼，太后知道是要让江都王回避。江都王是个聪明人，急忙起身告辞，也不知田蚡要说些什么能将韩嫣置于死地。

“姐姐，这事有些难以启齿。”田蚡作戏是十足十；但有关皇上千秋，我又不能不说。”

“快说是什么，守着我还顾虑什么？”

“我听人说韩嫣陪皇上白天议事、嬉戏，夜间则……”他欲言又止。

“与宫女通奸，秽乱宫庭可是么？”

“不止如此，”田蚡下定决心；他夜间与皇上同床而眠。”

“什么？”王太后一张老脸也如染上红霞；他们两个男人，难道，难道……？”

“姐姐，咱们是自己人，我也勿须瞒你，虽然宫闱深密，但秘事早有风传。现在朝中公卿无不侧目相待。”田蚡声音益急，而王太后却作声不得。古来已有龙阳之事，她也耳闻过，但总觉得邪气，不愿深信。如今却听到儿子也嗜男嬖，已被惊得呆了。“这事谁敢相谏，关乎君王颜面，都只怕触动龙颜，反遭杀身之祸。可我这做舅舅的却不可不语。”

“杀，杀！”王太后怒吼着。杀谁？自然是韩嫣，通奸宫女已是死罪，如今又有这种丑事，更容他不得。“去把上大夫韩嫣传进长乐宫来。”早有内侍领旨去传韩嫣。如今她已把皇上多年无子之因都推到韩嫣身上，想到那种丑事，她简直要吐出来。

“姐姐，”田蚡另有用心，自然不会只求杀个韩嫣；这事都要怪你。”

“都是那不要脸的东西勾引了皇上，怎么反怪到我头上？”她大



为不悦。

田蚡步步为营：“这自然怪你，想那太皇太后坐镇东宫时，事事过问，严加管束，皇上纵然有心做出格之事，也须顾虑再三。”田蚡至此才说出真心话：“可自从太皇太后一去，姐姐疼爱儿子，自然不忍心叱责，事事顺着他，终于出了今天这种事。”

他把一番歪理又说得合情合理，王太后果然觉得是自己太纵容他。自入主长乐宫，王太后除了逼刘彻让田蚡做了丞相，其余诸事并不过问，也是以太皇太后为鉴，这正是田蚡失望的。他靠一个舅舅的身份是镇不住皇帝的，可只要紧紧抓住东宫便不愁无文章可做。他陷韩嫣考虑的是自己，但都是实事，也不算冤枉了韩嫣，只是想到那个似嗔似喜的脸蛋儿，也觉得是可惜了。

韩嫣兴冲冲地来到长乐宫，王太后也没见到，只有一个太监传了手谕，赐酒一杯。是什么酒，何必问，韩嫣见得多了，早被唬得体的如筛糠，只是一味拖延。未央宫中刘彻也在寻韩嫣，听说被太后召去，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立即传令摆驾去长乐宫。“快！”他冲太仆大吼。但那杯毒酒如一杯血已然放在韩嫣身前。两个身强力壮的小太监奉了太后之命，架住韩嫣的胳膊，另有一人喂他毒酒。

韩嫣虽然是刘彻男嬖，似如女孩，但精骑善射，岂是一两个小太监能制服得了。“多去人，”太后说。殿上十几个太监一齐拥上，把他摁翻在地，撬开嘴唇，灌了下去。而刘彻的御辇也到了宫里，正看到韩嫣吐着黑血慢慢地瘫下来。那时江都王已经离去，他在—群太监身后看到了沉静如水的舅父。未央宫的天又像太皇太后活着时那般冷了。

他没走近韩嫣，也没走近母后。他用哀伤的眼神看着还能喘息的情人，殿阶上的母亲则用冷酷的目光看着儿子。但她不是太皇太后。她既要做得坚决，又希望儿子体会到母亲的温情，但儿子却只接受她坐镇东宫所代表的那部分黑暗。

“终生都不要希望我能原谅你，”当他在一座大殿里摆上韩嫣的神主时说道。那个“你”，自然是指他的母亲。

在他做胶东王时，韩嫣与他同窗为学，也只是友好而已。他做了太子后，两人感情更加深厚，而韩嫣也出落得越发对得起一个“嫣”字，但他从未想过同一个男人肌肤相亲。

“金屋藏娇”的誓言听上去美妙，做起来却难得多，她专擅后宫，像一条水蛭蚕食他的爱情。祖母需要一个听话的孙儿，母亲需要一个柔顺的儿子，妻子需要一个忠贞不渝的丈夫，可这些他都不想做。他要权力，他要江山，他要更多的战争和更多的女人，可他一样也得不到。在暴风雨的夜晚，韩嫣像个妓女一样诱惑了他，娇不如嫣，在那间处理国事的宫殿里，他亢奋地褪下韩嫣的小衣，像对付一个女人那样玩弄了他。

他这样悲伤，只有马邑伏击匈奴成功才会给他一些喜悦，但结果却只是更多的愤怒。

出击马邑的大军平平安安地回转来，没有人和匈奴动一刀一枪。王恢抄出代郡，袭击匈奴背后，是惟一一支见到匈奴的军队，却任由纵去。火气十足的刘彻见都不要见他，令左右系王恢下狱，援律讞案。

卫青随大行王恢出兵，深知详情，因此召见追问。

事情出在御史大夫韩安国的安排上。聂壹返回马邑，先让邑令斩了数名死囚，把血淋淋的首级悬挂在城上，然后去报军臣单于。韩安国却觉得既是疑兵之计，须得设几个诱饵，就让一个亭尉带守兵百余人，瞭望敌情，佯作镇静，好使敌人不有疑心。但军臣单于领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杀来，路过武州，距离马邑只剩百余里时，细心的单于发现沿途牲畜自是一群一群，但独少了个牧人。精明的沙场老将在貌似平静中看出端倪，那是上百次生生死死中修



炼出来的。

单于的巡哨很快发现了战战兢兢通报边讯的亭尉，令旗一挥，大军围上，亭尉和守军，未等严刑，先缴械投降，也自然就把汉军的秘谋——说出来。单于又惊又喜，惊的是险些儿进一步是黄泉路，喜的是见机的早全身而退，遂吩咐大军驰还塞外。“我得到亭尉相助，是上天的护佑。”军臣单于连连向神祷告不止，又封那个亭尉做天王。

而一心想出奇制胜的聂壹被五马分尸。

韩安国带领大军，另驻马邑境内，好几日不见动静，情知事变，也不守了，变计出击塞外。但见黄草连天，却哪里有匈奴的影子。

而焦点是截夺匈奴辎重的王恢。“王恢已见到匈奴，为什么不出击？”刘彻犹在盛怒，大声问卫青：“他是不是为了保全性命，自觉三万人马不敌十万大军，就纵敌出塞？”

“陛下，当初我也劝他，虽然明知大敌，何不冲杀一阵，如此大耗集结于马邑却刀枪未交，无法向朝廷交待。”

“他如何说？”

“他道：只有等单于的大军进入马邑与我军接触了，我截他的辎重才好获胜。如今他全身而回，我三万人马怎敌十万精兵？如果要打，以卵击石，只会全军复没。我告诫他这怕要违反军令的。”

“是啊，他不怕砍头么？”

“可他说纵然会有杀头之祸，也得将完整的三万兵士交给陛下。”

“仲卿，你怎么认为？”刘彻相信卫青的决断。

“臣认为他说的有理。”卫青一心要替王恢解危：“陛下，请留他性命。有人说王恢之诱匈奴，是志在贪功，现在又有人说贪功者徒费机谋，反致坐罪。臣却认为王恢实有一片赤诚之心。秦穆公在雍地时，只有地方三百里，他知道时势变化，攻占了西戎，得地千

里,吞并小国十四。后来又有蒙恬做秦将,侵占东胡,开辟土地几千里,又以黄河为界线,累石为长城,种树为险塞,使匈奴不敢南下牧马。匈奴只可威服,不可仁图。现在以天朝之强盛,万倍之物资,只要准备充分再进攻匈奴,就如用一支强箭去射将溃的疽疮,没有不成功的。但毕其功于一役只怕不行。”他又道:“请陛下再给王恢时间,他定可击败匈奴。”

“有理,”刘彻也认同这话,“马邑之围实在是一次轻心妄动之举,朕企图侥幸成功,失算也在情理之中。王恢嘛,”他沉思着,“无故劳师,轻自纵敌,朕要让他受点苦。朝中大臣劝朕斩他的当真甚多,朕偏偏要让他活。”

卫青放心自去,但刘彻嘱咐他不可去狱中见王恢。而呆在狱中的王恢只听人说廷尉复奏皇上,自己罪该当斩,皇上已有限期正法的意思。王恢自回长安后就没见到皇上,虽然心中有数,但这样去死心中毕竟不甘,他盼的是要把血洒到战场上去。

这天,儿子王非入狱见他,不免说起外面风传罪该当斩之事。

“我一生壮志结系匈奴,却想不到竟然糊里糊涂死在狱中。”

“有一人或许能救父亲。”王非说。

“哪一个?”

“丞相田蚡。他内依太后,外冠群僚,听说但凡他能开口,陛下无不答应。”

王恢眼前一亮,仿佛溺水中抓住一根稻草,就说:“你去准备黄金一千斤送到丞相府上,让他设法救我。或成或败,在此一举。”

王非听了老父一番话,觉得性命攸关,不敢怠慢,遂取出一千斤黄金赍往丞相府中,说明来意。这是惠而不费的好事,田蚡无有不答应的道理,黄金就老实不客气地收下,又安慰王非几句大可放心的话,径自入长乐宫见太后。

“王恢谋击匈奴,伏兵马邑,本来是一条好计,偏偏被匈奴人探



悉了,当真由天不由人。可计虽不成,但罪不至死。”田蚡鼓动唇舌极力辩解,“如今皇上有意处死王恢,岂不是反为匈奴人报仇了么?”

王太后也觉田蚡说得有理,恰好刘彻入长乐宫请安,田蚡就去幕后藏了。王太后就依照田蚡话说了一遍。

刘彻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是舅父为他说项么?”他很快猜到了那个可能的中间人田蚡。

王太后见无法瞒他,只好实说了。刘彻心中顿时升腾起一股怨气。“王恢呀,王恢,朕有心饶你一命,可你自己送死,能怨得谁?”他把与母舅的芥蒂都拿来撒在王恢身上,只怪王恢自己晦气,没头没脑的撞进没有门的地狱中。他说:“马邑一役,本是王恢主谋,单于虽不中我计,但王恢已抄出敌后,何不邀击一阵?总是他贪生怕死,若不按律加诛,如何得谢天下!”

王太后不知内情,无从替王恢说情,及见儿子义正词严,摆出一副朝堂听令的面孔,也觉得无话。她与王恢并不相识,他是死是活并不放心上。

刘彻走后,王太后把田蚡唤出,把事情一说。田蚡说:“什么按律加诛,他分明是在拿王恢撒韩嫣被赐死的怨气吧。”

但多说无用,田蚡只好让人去王府上复了,但一千斤黄金却仍旧纳入囊中。王恢不知自己误打误撞丢了性命,没奈何带着一腔壮志未酬的热血图个自裁,省得身首两分。狱吏巡狱时才发现他尸体冰冷,便据实奏闻,刘彻也不免一声长叹。

为王恢的死感到可惜的人并不多,失职家居的窦婴算一个。如今魏其侯府中已冷清得到处结了蛛网,就是一班亲戚也统统换了态度,只知去趋奉田蚡,不再登窦氏的门。

这一日,窦婴去街上散心,恰从田蚡府前经过,想自己为大将

军时,他不过一个素善阿谀的郎官,奔走自己门下,拜跪趋谒,何等谦卑?可如今却首握朝纲,作威作福,营大厦,置良田,广纳姬妾,厚储珍宝,四方货赂,辇集门庭。窦婴见了这等豪华,不由得抚髀兴叹。

窦婴正要回车,却听有人在背后叫他君侯。他回首一看,却是田蚡的门客籍福。想这籍福是田蚡的心腹之一,却不知田蚡为何没替他讨个二千石的大吏做一下。“君侯不到府上去坐么?灌夫将军正在与丞相谈天吃酒。”

灌夫也在田府?窦婴心中更结了一个大大的疙瘩。

灌夫字仲孺,是校尉灌猛的儿子。吴楚七国之乱时,灌猛战死,灌夫为父报仇,单马独犁闯吴王大营,虽没能济事,但在九死中博得一生,已吓去了吴王的魂儿。

还都后,灌夫为中郎将,后迁任代相。刘彻登基后,入为太仆。一次,与长乐宫卫尉窦甫饮酒,两人因为口头上的争论不决,决计用拳脚分个明白,窦甫如何是他敌手,被揍得鼻青脸肿。窦甫是窦太后兄弟,东宫当然问罪,刘彻念他忠直,将他外调出去,使为燕相。但他始终不改使酒好气的毛病,落落难合,与同僚时常玩点拳脚的阵仗,终于坐法免官,仍然回到长安居住。

他本是颍川人氏,家产颇丰,平时又多结一些豪强,又有食客数十人之多。灌夫免官以后,又不退守家园,只在都中厮混,因此宗族宾客,不免倚官托势,鱼肉乡民。灌夫虽有耳闻,却不过问,颍川人不免有怨言,有四句歌谣唱得好:“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

灌夫性烈而质朴,没有人能够交上他,只有窦婴与他友善,甚至可说是沆瀣相投。两人还是在窦甫被毆时结下的深交。窦婴失势,门前冷落车马稀,独有灌夫不改故态,时常到魏其侯府上欢叙。

窦婴听他也去了田蚡府上盘桓,心中自然郁闷,还道他也去亲



近田氏。他这次可大大冤枉了灌夫，灌夫进田府不假，却不是去献媚，而是无事可做硬闯将进去，看田蚡如何相待。

田蚡对灌夫不太有兴趣，却也不拒绝，照常迎入。谈了数语，籍福进来说起魏其侯路过其门而不入，灌夫笑道：“老窦这个人也真是，居常无事，何不进来一叙。”

“只怕是他瞧我田蚡不上呢。”田蚡阴阳怪气地说。他想到当年在窦婴门下低三下四的日子，既羞且恼，如今窦婴虽然已经蹉跎，自己又得超升，可他仍然无法释怀。

“仲孺近来闲居，如何消遣？”他问灌夫。

“不过多至魏其侯家饮酒谈天。”

田蚡阴阴地一笑，对他更烦了几分，脸上却不现出颜色。因无话可说，便随口道：“我也打算过访魏其侯，不知仲孺可愿同往么？”

田蚡不过是一句打过场的虚言，谁知道灌夫是个粗豪的汉子，别人说一句他当一句真，听到田蚡欲邀他去窦婴家，哪有不答应的道理。就说：“丞相肯辱临魏其侯家，灌夫自然愿意同行，我也正有去的意思。”

田蚡见他竟是个这么不识趣的家伙，反倒让自己骑虎难下，就想另寻个借口，让他先打退堂鼓。恰好见灌夫身着素服，便问：“仲孺近有何丧？”

“我原有期功丧服，未便宴饮，但丞相欲到魏其侯家，我怎敢推辞，同去。”他是铁了心要陪田蚡走一趟。

田蚡见推辞是不行了，只好答应明日去。灌夫自告奋勇先去魏其侯家通告，着他预备下酒筵等候，走时还不住地叮嘱“幸勿渝约”。田蚡笑着答应。且说灌夫出了相府，兴冲冲径直到魏其侯府去见窦婴。

## 第十六章 欲壑难平 ,武安侯构陷灌夫

田丞相欲圈考工地不成 ,又图魏其侯窦婴田产。老灌夫仗义执言报打不平 ,闹婚礼再给丞相难堪 ;莫须有 ,老灌夫锒铛入狱 ,魏其侯挺身而出为灌夫喊冤。

灌夫见了窦婴把来意一说 ,窦婴虽然纳罕 ,但也不得不违心地应允。有道是落地凤凰不如鸡 ,他虽然还没完全落地 ,但究竟已比不得从前那样一呼百应。听说田蚡要来 ,便只好让妻室早去安排 ,一面嘱咐厨夫多买牛羊 ,连夜烹宰 ,一面让仆役洒扫房屋 ,设具供张 ,这一来竟让下人足足忙了一宵。

一经天明 ,窦婴便让门吏在门前小心候着丞相。片刻后 ,灌夫来到 ,又另邀一些从前的友好前来宴饮。大家坐定 ,或谈或叙 ,只候着田蚡。但左等右等总是不见丞相大驾光临 ,窦婴看看日头 ,竟然已到晌午时分。

“仲孺 ,丞相是说定要来呢 ,或是戏言 ?”窦婴疑心是灌夫听错了话。

灌夫比窦婴还要焦急 :“他自说要来 ,哪个会听错 ?”

“莫非丞相已忘记了不成 ?”

“哪有这样的道理 !”灌夫的火气上来了 ,田蚡虚言 ,简直让他这个传话人无法下台 ;“我去迎他 ,看他怎么说话 !”

灌夫出了君侯府 ,便吩咐驾者让马车驰起来 ,不一时已到相



府。捉住了门吏一问,气就更不打一处来。怎么办呢?田蚡丞相昨夜歌舞通宵,如今正在高卧续那不醒的春梦。灌夫只好按捺住性子,坐待一时。这还是他闲居京都久受窦婴熏陶之故,那脾气也敛了一些,若依当年,管他什么鸟丞相,早绰一支槊冲杀进去。

终于等得田蚡缓步出来相见。灌夫说:“丞相昨日让某通告魏其侯愿去一坐,君侯夫妇忙劳一宵,又广邀宾客,已渴望丞相多时。”

田蚡本想耍赖推掉,哪知死心眼的灌夫又找上门来。“咦?”他拍一下额头,佯装忘记的样子;“仲孺莫怪,昨宵醉卧不醒,竟至忘记,快去,莫让君侯再等。”

那边的窦婴是望眼欲穿,好不容易望着他来到,虽有不快,也吞下肚去。等田蚡延入大厅,才开筵共饮。魏其侯虽是主人,但田蚡权重,那些同筵的宾客不免都去谄媚。窦婴只是吃酒,权当没有看见。灌夫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又加上先前的闷气,这酒吃得分外难受,不一会便眼前朦胧,已有些醉意。遂离座拔剑,在筵前为众人起舞。一个人舞又觉不尽兴,便睨着田蚡道:“丞相可来共舞如何?”田蚡却扭过头去同他人说话,恍若未曾听到。

汉人舞蹈有三种类型,一者是自歌自舞;二者他娱,在上林苑中,东方朔别出心裁,曾为在座者表演猕猴与狗打狗的滑稽舞蹈,引得皇帝颇为开怀,曾赏黄金一百斤;三者便是以舞相属,在宴饮进行正酣时,主人先行起舞,舞罢,再属来宾起舞,客人舞毕,再以舞属另一客人,如此循行。不应“属舞”是极失礼的表现。

“仲孺醉了,”窦婴见田蚡无礼,怕触动灌夫,上来劝他。“我何时醉了?”灌夫酒兴惹动,便瞧着田蚡生气。

他又冲田蚡连问数声,田蚡只不答应。灌夫索性移座位到田蚡身前,气呼呼问道:“丞相,黄河决口于瓠子可知么?”瓠子是一条河流,它自濮阳分黄河水东出,经鄆城、郟城、梁山、阳谷,至阿城、

在平 东入济水。是年 黄河格外狂暴不驯 激流冲破瓠子附近大堤 经东南注入兖州的巨野泽 再通往淮河、泗水后入海。遭受水灾的已有十六个郡 无数良田被淹 庄稼被毁 人或为鱼鳖。田蚡哪里会不知 只淡淡地道：“陛下已令汲黯和郑当时堵塞决口 好不容易堵住 但如今被堵住的决口处大堤再次被浪涛冲毁。”

“可灌夫听说皇帝陛下已有意不再堵塞决口。”

“什么 有这种事？”窦婴显得很吃惊；让膏腴良田变泽国荒滩 陛下怎么会有这样的意思？”

“丞相也不知么？”灌夫盯着田蚡；听说有人在皇上面前嚼舌根 说什么江河决口是天意 非人力所能堵塞。硬堵决口 将要违背天意。陛下一向是敬畏上天的。”

“我不知。”田蚡摇摇头。

灌夫仍不想罢休 把那讥讽的话儿倾然倒出 他要看看田蚡的老脸往哪儿搁。“丞相，他脸上贼嘻嘻的；你的封邑在郾是不是？”

“正是。”

“郾处于黄河北岸是也不是？”灌夫又问一句。在座的宾客但凡脑筋玲珑一点的 已猜个十之八九。“黄河在南岸的瓠子决口，北边的郾就决不会再遭受水淹是也不是？！”

“老夫不懂仲孺之意！”田蚡振衣而起。

灌夫哈哈一笑 把手中的酒盏远远掷出 但巍然不动；我是说丞相的赋税收入大有保证了。”他毫不留情地把实质性的东西兜了出来。这一下 脑袋就算不灵光的 也会听出田蚡在对待瓠子决口上存有一片私心 未免损民利己。

窦婴听出来了 不堵黄河决口 任波涛肆虐 田蚡自然有私心，但皇帝陛下也大大有干系。他怕灌夫酒后狂言 把话牵扯到皇上，惹出祸来 就去搀起灌夫 只说他已醉了 不由分说 让家奴扶到厢房去歇息。好个田蚡 涵养功夫果然到家 依旧坐下来谈笑风生，



仿佛灌夫根本未曾揭露他的丑处一般,便让窦婴很为不耻。

吃酒直到日影西斜,大伙儿方才尽欢而散。窦婴再未让灌夫出来。

莫看田蚡在窦婴府上恍若无事,但那气若发出来,也大可再让瓠子决口一处。他回到府上,早有一位不速之客候着他了,那就是淮南王刘安之女刘陵。刘陵已字人,比起那些妙龄少女,更有一种丰腴肥白的诱人之处,举手投足媚态十分。田蚡蓦然间见到这个尤物,才消了那口腌臢气。他的正室已经亡故,不用特意避讳,径直领刘陵进了寝室,反身扣门,便一个饿虎扑食把她摁在床上。原来二人早有私情,刘安欲成大事,何惜一个女儿的名节。

刘陵躲开田蚡喷着酒臭气的嘴道:“先谈正经事,我父明日来朝,欲约你至灞上一会。”

“哼,你父总是不放心我是否助他。”田蚡嘴上说着,手上也不停歇,一只手插进她的裙里,摸她的大腿。“明日你去对淮南王说,当今天子一旦驾崩,我将推他为天子。”

“天子驾崩,不还有太子么?”

“哼,太子?”田蚡昂然冷笑:“我已找方士算过,他不会有儿子了。来,别尽说些不相干的话,我们先乐一乐。”他有些迫不及待了。

刘陵的衣裙很快被扯去,像一只白羊般横陈。她的相貌也不过中上,但胴体之美却让田蚡心动,因此甘愿上她的钩。更何况她还有一身比娼妇犹精的吞吐功夫,娇声颤颤,肚皮颤颤,让老色鬼甘愿死在她身上。

田蚡骑上这匹牝马,正要尽兴,刘陵却有话问道:“丞相大人,我问你,听说你下月便要娶燕王的女儿为夫人,可有此事?”

“没奈何,总是太后的意思。”他怕美人拈酸,便推到姐姐身上去。

哪知道,刘陵问这事,却不是拈酸,她也从来无意抛了丈夫来嫁田蚡。待一番云雨之后,她才告诉田蚡:“实话告诉你,你那个舅兄刘定国可是出了名的色中恶魔。”田蚡一听立时来了兴趣,张大耳朵恭听。“他虽然妻妾成群,却又看上了你老岳丈的爱姬,现在只盼他一命呜呼呢。”

“有这等事?”

“何止如此,这刘定国口味实在独特得很,听说他对自己妹子也注目已久。”刘陵轻笑一声,捏了田蚡的老脸一把,“也不知你的这个未过门的夫人是不是被她的兄长着手了?”

她嘴上似乎有些疑问,但看那说话神情,却就像刘定国兄妹通奸已成定局。刘陵说着风流艳事,想着刘定国禽兽不如的行径,竟有些淫心荡漾了,便吃吃笑着去挑逗田蚡。田蚡听她一说,心中顿时打了个结,遂像吃了一块肥得过腻的肉那么难受,但在他那肮脏的心里却又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兴奋。

“君侯可知,田蚡那小子又在陛下那里碰了一个大大的钉子。”灌夫对窦婴说。

原来,田蚡也实在有点不识时务,那一日因为推荐官吏被皇上好一个抢白,不但不好好反思,却变本加厉。昨天竟又老着脸进宫,对皇上说因增筑家园,打算把考工地也圈入,以便扩充。考工系少府属官,少府乃九卿之一,掌山海池泽之税和手工制造。考工主作器械。

刘彻听舅舅竟然敢要考工地扩充私宅,那种感觉简直奇怪到无以复加,无以复加的结果是忍无可忍,忍无可忍的结果是怒不可遏。他说:“舅舅大人,我干脆把武库也送给你建私宅得了。”这番话让田蚡也不禁双颊发赤,讪讪地退出。

窦婴听灌夫说后,不禁叹道:“田蚡好威风,他前堂设置罗列



钟、鼓、树立曲柄旗，如同诸侯王，后房妇女上百人，天下珍奇、狗马之类，不可胜数。他还缺什么呢？”

他可想不到，田蚡什么也不缺，可他还是什么都想谋到手。谋考工地不成，他思虑再三，决计再谋其它地方，以把损失补回来。他看中了魏其侯长安城南的田地，那田地是窦婴的宝产，以肥沃出名。

受田蚡差遣踏进魏其侯府的是籍福，这也难怪田蚡不给他谋一官做，原是他手边缺不得这样伶俐的人物。

“什么？！”窦婴听他说明来意，忿然作色，一张面孔也涨成了紫色；“你家丞相果然是这样说的？”

身边旁坐的老英雄灌夫更是气得哇呀呀乱叫，一脚竟把面前的案几踢飞了去，看那样子势若猛虎。籍福向来自负三寸不烂之舌，但见了火爆的灌夫，不禁惴惴不安，那舌头也就不免短得很了。

“籍福，你回去告诉你家丞相大人，老朽虽是闲居无用之人，可他似乎也不该来擅夺别人良田。传出去，须与他的脸面不好看。”

“丞相说，”籍福看了一眼灌夫，显得有些迟疑，但终究又说出来：“君侯莫忘救子之恩，难道吝惜几顷田么？”

窦婴的儿子从灌夫学技击，好吃酒使气，以侠客自居。去年，他在酒肆内吃酒，见一官吏调戏良家妇人，就上去呵斥。那人是田蚡的门下，而田氏门下似乎听到魏其侯府的人就上劲，就先动了手。他儿子窦安自然忍不下，也便回了手。谁知那家伙吼得像只蛤蟆，动起手来却甚不济事，被窦安一推，一头撞在案角上，脑浆迸裂，命归黄泉。

官府捉去窦安一审得知死者是田蚡的家人，便草草宣布应坐死罪。窦婴闻言大惊，只得厚着脸四处走动，先后送出五千斤黄金给各位重臣，田蚡独取去三千斤。后来窦安免却死罪，实则廷尉张信出力最多，然而田蚡却先站出来说是他的功劳，又表明自己如

何大度。

想到这一层，窦婴长叹一声便不再言语，颇已有些晚景颓唐后的小心。灌夫却如何也煞不住一股旺腾腾的火苗，跳将上去，一把揪住籍福的衣襟：“兀那小儿，你爷爷战沙场，为国效力时，你还不知何处吃奶，如今却跑到魏其侯府来搬弄舌根，莫非活得命长了不成？”一用力，那籍福已双脚离地。籍福知道他的脾气，想当年，窦太后权倾朝野时，灌夫却殴打她的胞弟，这天下，他除了造反之外，真不晓得还有什么他不敢去做的。籍福一张脸吓得煞白，叫爷叫娘不止。

还是窦婴气度尚宽，上前劝解，灌夫才饶他一顿好打，只是把人掷到案上去。籍福惶恐地谢过，夹着尾巴逃回丞相府哭诉去了。

田蚡听说灌夫也来插手这事，很是气恼。“窦安杀人，应坐死罪，亏得我替他救了一命，如今不过向他乞数顷田地（他似乎已把三千斤黄金忘在脑后了），还这般吝惜么？况且这事同灌仲孺老儿又有何干，却来饶舌？好，他不识趣，我还讲什么仁义，我不稀罕这区区田亩，只看他二人好怎么收场！”言语毕，已起了杀二人的心思。

有一个门客劝解道：“魏其侯年纪已老，还有什么好活头？暂且忍耐数日，良田自可唾手取来。灌夫不过一介武夫，何必多费心力？”

田蚡心中正怒，甚是听不得这话，竟先上书去劾奏灌夫，说他家属横行颖川，请即着有司惩治。并用流传在颖川的歌谣为证：“颖水清，灌氏宁；颖水浊，灌氏族。”灌夫宗族宾客鱼肉乡民，刘彻也有耳闻，田蚡上书时，他正在未央宫与东方朔、卫青、公孙敖、郭舍人等人射覆。刘彻不耐烦听他聒噪，所求无厌，又啰嗦，就说：“这本是你这个做丞相的分内事，何必来奏请呢？”田蚡巴不得这话，谢过了，就打算去捕灌夫家属。



卫青和东方朔对望一眼,暗叫不妙。两人都与魏其侯友善,借口如厕时,卫青说:“曼倩,丞相生事怎么办?”

“我要寻个借口去魏其侯府走一遭,好让灌夫将军心中有数。”

“我这里探听到有关丞相的一件重要之事,就是皇帝陛下也未敢告诉,你看能不能用上,但须慎重。”卫青俯他耳说了一遍,东方朔连连点头。

东方朔推说家有急事,先行告退,径去魏其侯府,灌夫果然也在。东方朔如此这般一说,灌夫大大地不安起来。田蚡若是冲他下手,他会冲到丞相府去大骂一通,如今对宗族下手,事情便棘手了。窦婴也没办法好想。东方朔就把灌夫扯到一侧,把卫青的话约略一说。卫青侦悉的就是田蚡与淮南王不寻常的交往,多赠有金钱财物,又曾在灞上私自见他。卫青虽不知两人订立密约,徒谋不轨,但料想其中总有些见不得人的地方。他的用意是让灌夫用此援作话柄,去抵制田蚡攻势。

“我径去告讦如何?”灌夫问。

“不可!”东方朔不同意;“一者,我们究竟是不知他与淮南王私底下的勾当;二者,上面还有个陛下和太后。”

“然则如何?”灌夫是榆木脑袋,对这些勾心斗角之事半点也不在行,只好求教于东方朔。

“你速找一心腹去作和事佬调停,让他得着风声,自觉情虚,倒也不失一策。是不是有用,东方曼倩不敢担保。”接着下来,东方朔便又嘱咐他万不可把田蚡阴谋之事传播得沸沸扬扬,让他狗急跳墙反为不妙。

这事不能让魏其侯出面,东方朔替他想了一人,那就是籍福。灌夫听从东方朔的计议,便把籍福约出吃酒,只说为那日的鲁莽赔罪,籍福受宠若惊,也极力巴结。席间,灌夫有意无意把田蚡与淮南王的事一说,却又说得含糊,任凭籍福旁敲侧击也问不出多少。

籍福虽不知主人是否有狼子野心,但凭他灵活的脑瓜,便琢磨出这事一定与主人大大有干系。酒足饭饱后,籍福便火烧火燎地去见田蚡,把灌夫嘴中那些模棱两可的话一说。

但这种模棱两可之言却让田蚡害怕万分,他越发存了杀灌夫的心,但又知不可操之过急。

且说已到了田蚡娶燕王刘嘉女儿为夫人的日子,由王太后发出话来,尽召列侯宗室,前往贺喜。刘彻也备了大礼差人送去。

窦婴身为魏其侯,听到太后之令,知道应去道贺,就来邀灌夫偕往,灌夫辞谢。“我屡次得罪丞相,近又与丞相旧恨添上新仇。这一去恐怕闹出事端,不去为妙。”

“你听我说,窦婴也自有一番为他着想的打算;前事已经调解,谅可免嫌,但你二人总不能这样僵持下去。今日丞相办喜事,心情必佳,正可乘机赴宴以修旧好。否则让他怀疑你仍负气,反为不妥。”

灌夫听他说得也有道理,便心下沉吟起来。想这长安除了是天子的一块,余者便是丞相的,自己若想在长安平平安安生活,须得让他三分。于是也去备了一份礼物,有两件珍玩颇为惹眼。一件是青铜冰鉴酒缶,由鉴、缶组合而成,缶套置鉴内,鉴身均浮雕多体蟠螭纹,下腹饰焦叶纹一周,内填浮雕蟠螭纹。这酒器是来冰镇酒用的《楚辞·招魂》中便云“挫糟冻饮,酌清凉些”,说夏天饮酒,捞净糟沫后进行冰镇,喝起来清凉味甘。这是灌夫心爱之物。

两人一入相府门,只见车马喧哗,说不尽的热闹,那阵势非一般王子可比,竟直比帝王。两人同至大厅,田蚡亲自出来相迎,脸上还挂满了笑。两人心中暗暗诧异。其实,田蚡高兴倒也是真。你想这大喜之日,他又为何不着实高兴呢。况且在此之前他已见过新妇,那娇嫩的艳色,比起刘陵又有一番不同,心中高兴,先已稍



稍温存。因此他对窦灌二人也觉亲切,彼此揖礼,又谢过厚礼盛情,灌夫却不像他那么伪善,他不相信田蚡能尽忘却前嫌,在几次交手中,他已把此公天性看得真切,对他气焰熏天也颇为不满,还是窦婴极力劝说他从容入席。

田蚡首先敬客,挨次捧觞,座上众人敬畏他的权势,都不敢当礼,避席俯伏。窦婴、灌夫想不到一座宾客都这样礼谦,两人倒不好托大,也只得随众而行。田蚡想自己当年尾随窦后,如今窦婴也低下三分,那份得意自满之情就不能掩饰了。灌夫看在眼里,心中冷笑。

嗣由宾客举酒回敬田蚡,也是挨次轮流。待到窦婴敬酒时,只有几个故人,像韩安国、许昌、严青翟、程不识等避席,那些后进之辈大咧咧地浑不把这个前丞相放在心中,他们眼里窦婴只是一个秃翁而已。谢顶厉害的窦婴已饱尝了许多年世态炎凉的滋味,原知世情如此,并不在意。或许心底有那一点点悲哀,也随即挥去了,只是坦然地吃酒。但一向敬重他的灌夫,却替他不平,暗恨座客的势利。

古人尝席地而坐,就是宾朋聚宴,也是如此。膝席是膝跪席上,聊申敬意,窦婴敬酒时,众人知他失势勿须再多些没回报的谦恭,就膝席聊申敬意,比不得避席的谦恭。

灌夫又上来那股牛劲,及轮到他敬酒,到了田蚡面前,田蚡自然膝席,先说道:“仲孺恕过,不能满觞。”

“丞相虽是当今第一个贵人,但这薄酒似乎也该饮下。”灌夫忍不住戏弄他。

田蚡顿时青了一张脸,不肯依他的话,只是勉勉强强吃下一半。灌夫不便再用强,放过他另敬众客。灌夫虽不是什么高官贵人,但正直的人对他有惺惺相惜的意思,宵小之辈则敬畏他的脾气,因此一个个都礼敬他,避席俯伏。灌夫依次挨到临汝侯灌贤,

灌贤正与程不识密谈他事，膝席回敬并不避席。灌夫打自进相府，那火气就像干柴一般一点点燃起来，早有发作之心，偏轮上了一个不长眼的灌贤。他回身把盏中酒泼到地上，开口骂道：“你平日毁程不识将军不值一钱，今日长者来敬你酒，你竟反效仿那些儿女子之态，絮絮耳语什么？”程不识知他脾性虽烈，却无诳语，登时心中起了疑心，看着灌贤眼中尽是不快之色。

田蚡巴不得灌夫闹将起来，因此不等灌贤开口，他先从旁插嘴道：“仲孺，程将军与李广将军尝并为东、西宫卫尉，你今当众毁辱程将军，独不为李将军留些余地，未免欺人。”他的话里暗藏奸诈，存心挑拨，因为灌夫素来敬重李广，所以田蚡把程李二人一齐并提，使他结怨二人，自己从中得利。

程不识很有修养，虽然灌夫当众呼名，但并不生气，只是一笑而已。他隐隐觉得田蚡似乎另有用心。

窦婴本就担心灌夫多吃酒乱事，如今果然吵起来，只有后悔不迭。正要去劝他，只听他却在说道：“今日便是斩头洞胸，俺灌仲孺也不怕，顾什么程将军、李将军！”

座中宾客见灌夫闹酒撒疯，大杀风景，怕他闹大了不可收拾，一个个遂托词更衣，陆续散去了过半。田蚡本只想陷灌夫，想不到竟让宾客散去这么多，脸上立时就挂不住了。窦婴慌忙上前挽住灌夫，叱令退去，灌夫倒不敢违他面子，也哼哼地出了大厅。

灌夫才出去，田蚡就装出一副大为懊恼的样子对众人说：“这都是我平素骄纵灌仲孺，他却不知自重，倚老卖老得罪在座，今日不能不稍加惩戒了！”他狠狠地挥一下拳头：“众位为我作个鉴证，莫说我冤枉了他。来人哪！”一时之间二三十个带刀带剑的汉子闯进厅来。田蚡门中除了文学之士，也颇有些鸡鸣狗盗之徒，仗势欺人之霸，田蚡今日要派上用场。

田蚡命这伙人速速追上去，莫让灌夫出了相府。众人奉命追



出后，正见灌夫与窦婴欲上车。众人吼一声便围将上去，只说奉丞相之命捉拿灌夫，也不管什么魏其侯怒叱，只管行凶。灌夫也奋起神威，拳脚相斗，先把一个抢上车的家伙掷到辕上，一个倒栽葱跌下去，又用腿脚踢中一个无赖的面孔。那蒲扇大的手也凶狠地挥个不停，那伙人一时竟进不得身前。但灌夫毕竟有几点大不利处，一者已多吃酒，醺醺然欲醉；二者两拳难敌四手，一个倒下两个上来，老英雄手酸了；三者岁月不饶人，吴楚时他能匹马单槊闯吴营，可现在髀肉生矣，两鬓斑斑。

灌夫只顾手上着忙，却不提防车下有个小贼拿一杆槊横扫过来，正击打在他的小腿上。老英雄啊呀大叫一声，身形一个趔趄。早有几个急着邀功的一拥而上，抱腿的抱腿，抱项的抱项，拦腰的拦腰，把他制伏住用绳五花大绑了。

窦婴气急不过跑回大厅，见了田蚡怒叱道：“丞相，怎么无故捉人？”

田蚡也不理他，只顾让人把灌夫推过来，傲然地看着他也不说话。窦婴只希望未走的来宾中有几个能站出来劝解，但却一语默然，他不由叹息道：“若使飞将军在，田蚡必不敢如此嚣张！”

籍福便走到灌夫身边，劝他向丞相谢过，大家也便罢了。灌夫初时还昂首挺胸不理他，后见他绕嘴绕舌，听得愤怒，遂吐他一口唾沫。你想这籍福又是什么人物？如今人在丞相府中，灌夫又被缚了，便不再怕他，为了一心讨好丞相，便去按灌夫脖项迫令其下拜。窦婴无法再忍下去，便叫道：“籍福休得无礼！”竟要上前，早有几个人拦住他。

灌夫乘势腰一低，单膝拄地，一腿踢出，正中籍福小腹，疼得他趴在那儿好半晌爬不起来。灌夫哈哈笑道：“狗子敢尔！让你见识你灌爷爷的厉害！”

窦婴虽有侯爵但无官职，只好以目看韩安国求救。韩安国最





懂得儒家那套锤炼已久的明哲保身之道，反作视而不见，托词更衣。可惜最敢于直言的汲黯向来不耻田蚡为人，干脆未到，田蚡一向惧他三分，否则还有转寰。窦婴暗思不如退而结网，强似在这里白白呼救，只好退归。

田蚡让人召来长史，长史姓王，是个学儒的，一撇鼠须，两只灵活的眼睛，最是乖巧。只说听丞相吩咐行事。

“今日奉诏开宴，灌夫老儿乃敢来骂座，明明违诏不敬。”他特别强调了“奉诏”二字，则把“违诏”重重点出，这才要寻灌夫一个大题目；应该劾奏论罪！”

长史心领神会，无有不遵，自去办理拜本上奏。灌夫不过酒后失态，田蚡如何怒气冲天呢？他自然有自己的打算。上次二人失和，籍福为他带回的风声，让他好一阵丧魂失魄，至今不安。这是个心病，不除不快，今日正好有众人作证，定要治他个“违诏”之罪，陷他于死地。

他让人把灌夫系进狱室，并派府上人监守，任何人不得丞相手谕不准入探，以断绝他对外的一切音信。看他怎么告讦。

“我命休矣！”灌夫认命了。天色渐晚，狱中一片黑暗，他回首前尘，恍然一梦。有个狱卒送饭进来，灌夫见他不像田府中人，就把握住他手道：“小兄弟，你可肯替我去见魏其侯么？我愿以千金相送。”

“我也知灌将军豪气，”那个狱卒先逡巡一番后，才道：“可我只怕有命拿你的钱，却没有命去花它。不瞒灌将军，魏其侯来探过，但被丞相府的人挡驾了。听说丞相已遣吏去捕灌将军宗族，还说要并皆论死。”

“啊呀，”灌夫这才知道田蚡的狠毒，他要斩草除根，来个干干净净。

“听天由命吧，灌将军！”



那个狱卒收拾好碗具，锁上狱门，唱着一支挽歌走出去了。那挽歌中有两句灌夫听得明明白白：“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歌声苍凉激越，穿透了所有的人生无常之叹。

“他为我唱挽歌了，”灌夫苦笑着。

窦婴行在路上，只是后悔自己不该邀同灌夫去田家，他的臭脾气那是改不掉的，现在他入狱，自己当负其责，理应挺身相救。

“君侯，”他的妻子问明大略，又知道他的意思后，颇为忧心，就出言谏阻：“灌将军得罪了丞相，便是得罪了长乐宫的太后，你不听丞相口口声声说‘违诏’么，怎可救得？”

“举世滔滔，我只有这一个深交，你要我不救么？”他拍案说道。

“可能救了他么？”

“一个侯爵，自我得来，何妨自我失去？我怎忍独生，乃令灌仲孺独死？”他喟然长叹道：“我拼得这个爵位，看能否换他余生。”

窦夫人不再劝他，她从丈夫掷地有声的话语中，又看到了当年那个豪气干云的魏其侯。

窦婴自入密室缮成一书，先去大狱，却被丞相府的人挡驾。他不多费唇舌，急急去未央宫见刘彻。

灌夫的事，刘彻已听田蚡说过，他岂有不知灌夫的冤枉之处，但那“违诏”二字，让皇帝也不得不踌躇一番。皇帝也有难处啊，东宫那个梦魇又回来了。他留下窦婴共食，说起登基初年，而至现在，仍然可叹得多。

“明日可至东朝辩明便了，”刘彻对他说。东朝，即是长乐宫。他为何选在长乐宫来辩呢？他自然知道田蚡事事依托太后，他干脆让群臣在长乐宫辩个明白，好救灌夫一命。

翌日，众大臣就遵着谕旨同往长乐宫决狱。窦婴早早先到，待了片刻，众大臣才陆续趋集。未几，刘彻御殿，面加质讯，各大臣分列两班，窦婴与田蚡同到御案前辩论曲直。往御案走时，田蚡与窦

婴挨得很近。

“君侯，何必呢？”田蚡压低声音说。

“得饶人处且饶人，”窦婴也不示弱，“你一定逼死他才快意么？”

“魏其侯先说吧！”刘彻发话了，田蚡从窦婴身边跨开两步。

“陛下，灌夫为人虽然粗豪，不拘礼法，但他在吴楚七国之乱时立有彪炳的战功，深得先帝嘉许，称其为勇士。如今不过醉后忘情，触犯丞相，但也不过口舌之间的事情。说到触犯，那日丞相已在府中大打出手，还有何仇不报？”窦婴慷慨陈词，为救灌夫一命，不惜在言语上得罪田蚡；些许小事，丞相竟然挟嫌诬控，实属非是。”

“魏其侯此言差矣！”田蚡自有话辩解，“田蚡捉他，岂是为了昨日之事？实是那灌夫纵容家属，私交豪猾，居心难问，应该加刑。”

两人辩论多时，那田蚡只顾把那些游词搬出来，无非是要置灌夫死地。

窦婴口才不及田蚡，被他那些花言巧语气不过，愤而说道：“若丞相只是为了灌夫宗族依势胡作，便要诛了灌夫，试问丞相骄奢无度，多收货贿，心无国政，难道不是贻误国家？这又该当何罪？”

刘彻暗暗称妙，但脸上却不表露出来。为了不让太后觉得自己偏袒窦婴，因此他不开口。

“魏其侯又差矣。天下幸安乐无事，蚡又叨蒙恩遇，置田宅，备音乐，蓄倡优，弄狗马，坐享承平。但却不比魏其侯与灌夫，日夜招聚豪猾，秘密会议，腹诽心谤，仰视天，俯画地，睥睨两宫，喜乱恶治，冀邀大功。在这方面，蚡自然比不得你们。望陛下明察。”

田蚡的锋芒已不仅指灌夫了，既然窦婴愿趟混水，他就要把两人一齐拿掉。

“好个舌上有刀！”刘彻暗暗叹道。他不能不开口了：“各位爱



卿，究竟孰是孰非，你们为朕说来如何？”

这可是件苦差事，说什么？事情明摆着，田蚡不过是借题发挥。可谁能如此说呢，谁敢担保王太后不把每一句话都听在耳中？田蚡有何可惧，所怕的不就是那个半老徐娘么。

刘彻此时也不免想起太皇太后，她似乎更担心的是黄老或儒者孰占上风，对朝中诸事还可放手让自己决断，可太后却只关心谁委屈了她那个来路不明的异父弟弟。他扫了一眼群臣，眼前是一张张坚决保持沉默的面孔。

## 第十七章 卫青设计 ,鬼巫索命武安侯

王太后一心袒护弟弟 ,皇上无奈市曹斩窦婴 ,历史悲剧东宫重演 ;陈阿娇为求龙子请女巫 ,谁知请了个“两性人” ,后宫掀起血雨腥风 ;皇上一个暗示 ,卫仲卿心领神会设巧计 ,田府闹鬼夺魂。

刘彻看着韩安国 ,韩安国知道躲不过了 ,谁叫身为副丞呢 ,只好拿出赴汤蹈火的架势上前启奏道 :“陛下 ,魏其侯所说灌夫为平贼乱 ,只身荷戟 ,驰入吴军 ,身被创数十处 ,名冠三军 ,立有大功 ,倒是事实 ;田丞相新婚大喜 ,他口出不逊 ,又动拳脚 ,虽是不妥 ,但也不过怀酒争论 ,似乎不宜牵入它罪……”

“韩长孺毕竟仗义执言。”皇帝长嘘了一口气。他以为 ,有韩安国这话 ,就好办了。

窦婴也有些诧异 ,韩长孺肯为灌夫进言 ,来开罪田蚡 ,真正让人想不到。

但如果仅是这样 ,他便不是韩安国了 ,其实那话他只言了一半。“可丞相所说灌夫通奸猾 ,虐细民 ,家资累万 ,横恣颍川 ,恐怕将来枝比干大 ,不折必披呢。这样想来 ,丞相的话也有道理。究竟如何处置 ,应请圣上定夺。”

这球踢得妙 ,峰回路转 ,让刘彻思路大乱。

田蚡这才觉得轻松一些。



“老奸巨猾的家伙，”刘彻气极反笑，大叫：“说得好，说得好！”

“陛下，臣认为灌夫不该诛，”主爵都尉汲黯出班上陈：“灌夫不过触忤丞相，如何便要身灭，所依何法？便是那族诛，臣也认为太过，仲孺久在京都甚少在颍川，宗族宾客倚官托势或许也有，但未见都是豪猾不法之徒。只须付于有司细细查明，该斩的斩，该定罪的定罪也就是了。如果猛然间便是一个族诛，实是太过武断了。”

这番话掷地有声，让韩安国暗叫惭愧。

“都尉所言，好没道理！”田蚡立时怒目相视，恨不得立时生出一个血盆大口来吞吃了他。

“一国之相，上佐天子，下抚万民，肚量似须放宽一些，眦睚杀人，更无道理！”

汲黯素来刚直，从来看不下田蚡小人得志的那副嘴脸，更不必说要买田蚡的账，便也怒目相回，丝毫不让。汲黯籍隶濮阳，生平治黄老。田蚡为相威赫无比，僚吏都去丞相舆下奉承，汲黯见了他不过长揖而已。田蚡简直有点儿怕他。其实，甭说田蚡，就是刘彻见了汲黯，也觉得脑袋要大许多。他如厕时可和卫青共谈，但不戴冠却不敢见汲黯。且说田蚡怒视汲黯，汲黯也毫不示弱地回视田蚡，那坦荡的目光中自有一股正气冲盈其中，还是田蚡心中先怯了。

议了一阵，也无甚头绪，刘彻拂袖而起，悻悻进入殿中，再没出来，群臣只好散去。田蚡见是这种局面，觉得胜算的把握不大，只好再去求太后出头。灌夫这人是一定要杀的，不杀丞相脸面何在？

一日，刘彻入长乐宫，王太后正在就膳。还没等刘彻请安，她已把箸掷到刘彻脚下，先声夺人了。“我还活着，那些人就要凌践我弟！”

刘彻小心翼翼地看着母后。“只怕舅父也有不妥之处，依孩儿

看曲宥了灌夫也便是了,何必计较不完!”他很恭顺,虽然是抗拒着,但声音柔和得像只羔羊。

“什么?你反说你舅父的不是?难道不是那灌夫违诏闹席么,把我置于何处?”那妇人暴跳如雷,多年养成的尊贵体统也抛置一边;“照此下去,待我百年,你舅父只怕要做鱼肉!”

刘彻见母后如此说来,便觉一切抗争都是多余的了。“母后先进膳,一个灌夫何须惹你生气。”

“你怎么做?”

“杀了他就是了,不就是一个被除了职的灌夫吗?”

刘彻不笑,也不怒,声音飘飘渺渺,仿佛从千万里外不相干的地方传来。他俯身去拾箸时就像能听到未央宫那种神秘的声音,他企图用遥远的记忆去冲淡生命中的冷漠。在这个皇位上坐了这么多年,他反而开始糊涂了,他不清楚自己是怎么称帝的,他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把“金屋藏娇”的誓言抛开脑后的,他也不明白那些在“孝”的名义下从长乐宫站出的女人。他抚摸雕刻着龙的柱子,深冬了,摸上去冰冷。

看着儿子模糊的背影,王太后真正有些笑不出了。他的一颦一笑还是他,可是从他的眼里,她看到了另一个他。

刘彻这次做得很干脆,省去了廷争,也省去了思考,他不但会满足舅父杀掉灌夫,还做得更彻底,使御史召问窦婴,直接责言他所说非实,拘留在都司空署内。

田蚡又惊又喜,就跑进长乐宫去谢太后。王太后摇摇头说:“我可没让他重惩窦婴,是他自己的意思吧!”

窦婴在司空署内,听到有司已秉承上旨,把灌夫拟定族诛。“这如何是好?”他对儿子说。儿子窦安曾从灌夫学艺,两人最是亲厚,现在只能垂泪唏嘘。惊惶中的窦婴猛然想起,景帝时候,自己曾受一遗诏,天子云:“事有不便,可从便宜上白。”怎么竟忘了它



呢？或可救灌夫一命也说不定。

他告诉窦安回家去找出遗诏，自己要叙入奏章，或者能待皇帝召见，阶前申辩个是非。窦安便去照办，即日奏上。

刘彻览奏，唤过尚书：“你去复查遗诏真假。”

尚书去不一时返回，奏道：“启奏陛下，查无实据，当系由窦婴捏造！”

“查准了？”

“陛下，千真万确，窦婴罪当弃市。”

一侧侍立的卫青心中一惊，正要开口，刘彻却抢先对他挥挥手，示意他稍安毋躁。

“这真是个好消息，尚书大人，丞相听了一定会高兴的。”他笑着说，决没有一点讽刺的意味；“去吧，把这个消息告诉丞相。”

“陛下，尚书分明有意陷害魏其侯！”待尚书出殿后，卫青上前陈词。

“朕会不知么？”

“那陛下为何……？”

“朕有甚办法？”刘彻冲着卫青吼起来，并顺势抽出公孙敖的长剑用力往书案上砍下，他把书案当做舅舅的脸孔了。“朕的丞相要让他死，朕的母后也让他死，明年朕大赦时，只有魏其侯会死在狱中。不用你来告诉朕怎么去做，说这话的人还少么？”

“陛下，人人都知是丞相要杀灌夫将军和魏其侯，众人都看着陛下呢。设若二人果真一死，天下人莫不知丞相权重，此后朝中人莫不去阿承丞相之意。天地还如何统于一，天下万民如何统一于天子？”

“怎么？”刘彻炯炯的眼神死死地看着卫青：“仲卿，你要告发丞相谋反？”

“臣不敢。”

“你就是这么说的，”刘彻一只手掐在他的喉咙上，却不用力，自己脸上也作出一副狰狞怪相；“你以为朕听不出来么？你告丞相谋反，你还祈望鬼把他的命捉去！”说到“鬼”，他的眼睛发亮了。

“陛下，”公孙敖决定冒险一说。多年的宫廷中生活，使他深刻感觉到不行非常之事难成非常之功。这句话干系重大，但他决定要像在赌桌前那样押注；“丞相造了许多奇冤，那些冤气无从伸雪，就会扑到丞相身上，去向他索命。”

公孙敖原以为在说完这话时，皇上也一定会像掐卫青的喉咙一样掐他的喉咙，他甚至做好了思想准备。谁知皇上没有那样做。只是看看他，叹了口气，人也萎了下去，又似在凝思着什么。

皇上在想什么呢？想窦婴，想灌夫？不，他突然想到了母后的大寿，送什么礼物能让她终生不忘呢？一个孙儿也许能够，可没有一个女人能争气生一个，卫子夫算是可以的，可她只会生女儿。还有什么？为什么不能从反面想呢？谁能说太后弟弟的死不会让她终生不忘呢？

三个人正在为人或者鬼伤脑筋时，那个田蚡丞相在得了尚书的明告后，虽然觉得窦婴已无望翻身，但他总怕夜长梦多，决计事不宜迟，趁热打铁，去未央宫见皇上。

“他一点都不能等了，”刘彻等田蚡把话说完后想，“朕也不要等了，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将更始。玄冥神鉴之。”

“陛下，窦婴在狱怨望，肆口诽谤。”

“朕本要容他活到来春，既是这样，就让他在今年岁终去了吧。”他又叫住了要去的田蚡，“舅父，太后大寿将到，我已给太后备下一份甚为怪异的礼物，也有一份给你送去。或许今天晚上，或许明日早上，我会让仲卿送去。”

田蚡自然高兴，窦婴的命断送了，牵挂的心可以放下来了，还



得了一份厚礼。可惜他只顾出殿,没看到刘彻面孔上的冷笑,否则他定会倒吸一口冷气的。

刘彻看他出去,叫过卫青吩咐道:“你去准备两个匣子,如此,如此!”卫青吃惊地听着皇上的命令。

十二月晦日,正下着一场大雪,纷纷扬扬,是入冬来最大的一场。卫青和公孙敖带着匣子到了华阳街,魏其侯在那儿被处斩。雪花只是下个不停,天地间一片茫茫不辨。

魏其侯显得很从容,当他得知尚书劾他矫诏时,那时他已知道一切都到尽头了,如果不是弃市来得这样快,他也会假称风疾,绝粒自尽的。一生戎马,从未徇私,忠心报国,到头来却这样把生命交付天神,他搞不懂,这是君王不仁,圣人不仁呢,还是从根本上说是天地不仁?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黄老学家们是这样解释的:天地生万物,人最为贵,天地视之却如刍草狗畜,不责望人的报答。雪益发大了,在他身上落了厚厚一层,一个刽子手细心地为他掸去衣衫上的雪,轻声说:“魏其侯,时辰到了,咱们赶路吧!”就是这个刽子手的话也浸着一股没来由的天涯孤旅的忧愁。

“仲孺,黄泉路上,终究是我们为伴。”

血花一溅,远处的卫青和公孙敖就驰过去,传示天子手谕。狱吏无有不遵,血和雪搀杂在一起。“好大的雪……”卫青喃喃地说,他不敢去看那被血污了的面孔。

两人收拾停当,就带着厚礼去见田蚡丞相,他也正在企盼那猜不透的厚礼是什么东西,但既是为太后大寿准备下的,总是错不了。而未央宫中,刘彻生平得意无逾此时,他有好几次自己偷着笑起来,他想象不出田蚡谢恩时脸上的惊恐与恼怒。那两颗被血涂污了面孔的人头就摆在案上,睁着眼睛,须眉乍开,一如生时,眼睛中也许没有了仇恨,但那种幽深的眼眶里会藏着主持伸冤的幽灵,来对他微笑。

他今天心情比昨天好,一个人徜徉着去后宫,今天这种日子,便是陈阿娇也变得可爱了。

陈阿娇不在,她或许去看望窦太主了。堂邑侯陈午已于去年病逝,窦太主一入宫就埋怨自己的孤单。而刘彻似乎又听说她虽垂老丧夫,但算不得什么苦孀,因为他这个望上去尚如三十许的老岳母,性情还像中年时那样,不耐嫠居也在情理之中。她身边有个十八岁的年轻后生叫董偃的,出落得人品风流,窦太主似乎对他别有用心。

董偃的母亲向以卖珠为业,结识了窦太主之后,有时也带董偃进出堂邑侯府。这个董偃童年貌美,齿白唇红,简直如女儿般柔态,很有点儿像那被太后赐死的韩嫣,窦太主一见便留上了心。问他年龄,只有十三岁,窦太主就厚起老脸对董母说:“我替你教养儿子,他留在堂邑侯府一定会有出息的。”董偃和他母亲都是喜出望外。

虽他只有十三岁,还不通男女情事,可窦太主已迫不及待地欲和他勾勾搭搭,虽没上手,但已视为禁脔。那个董偃也天生是吃这碗饭的,秀外慧中,也知道在这府中,只有窦太主真心待自己,有所授受,无不心领神会。侍奉窦太主也是尽心尽意,另有别人不及的一种真切。但凡从小女儿那里取得一点真经,便用来施在窦太主身上,窦太主大为称心。

久之,堂邑侯自然也看得出,装作不见,但心中一股怨气却不能出,以致抑郁身亡。

如今中宫大受冷落,但窦太主自己正在情热,对于女儿的苦也就不像当年那样急迫。

刘彻想到这儿,会心地笑笑,他一定要想个法儿去会会窦太主那个面首。

陈阿娇不在,他也不打算立即离开,随意地走着。不一时走到



那些宫女的居处,只见一个少女倚在栏杆上独思,也不过二八芳龄,明眸皓齿,很有些卫子夫的模样。刘彻见之心喜,正要走上去戏笑一番,却只见从房中又走出一个娉娉婷婷的韶华女子,也好生美貌,不过刘彻总似乎在哪里见过她,却又想不起。“茹儿,”她冲倚栏杆的女子叫道,并来到她身边。叫茹儿的姑娘见了她立时便有些笑意,丢个媚眼,又把身转回,仿佛那人便是一个男子。刘彻又好笑又好奇。

听她二人谈话,刘彻已知后来的这个叫“楚服”,她也未见得便是十分美貌,刘彻见了她却总有些魂不守舍。他觉得这女子像极了韩嫣,到底像在何处,他又无法准确说出。

只见楚服搂住茹儿纤腰,就亲她的樱唇,待两人的唇接起来,便如鱼吸水,分明是男女怀爱之态。他恍然大悟:原是二个怀春女子,做对假夫妻。”他曾听人说过,说是有些宫中女子久处深宫,想得男人爱抚而不能,便找个太监做个没名没实的夫妻,聊以自慰,也有两个女人结对的。想不到今日亲自见到了,他便躲在一边细细观看。

那楚服越发不规矩了,一只手摸扞茹儿的胸部,又戏探其裙下。那个茹儿春情大动,星眸朦胧,声音艳腻,有十分动人的姿态。

楚服俯她耳边说了几句,便把她抱起往房中走去。这力气倒不容小觑。刘彻也不愿惊破她们的好梦,记住名字自回前殿。

“我真正想不通,”公孙敖对卫青说:“陛下不愿见丞相,我找人刺杀便成了,可陛下一定要无影无踪的鬼,杀人不见血的鬼。”

卫青冷笑一声道:“那你在陛下面前为何还答应得那般痛快?我还以为你有了计较呢。”

“仲卿,这正是向皇上效忠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自然要应下。好在成事在天,谋事却在人,你帮我想一想怎么找到一个鬼帮忙。”

“人中亦自有鬼,田蚡丞相不是一个黑心鬼么?”公孙敖点头称

是,又问卫青,皇帝为何要鬼。“痴儿,武安侯是什么人物,丞相外加一个母舅。若是武安侯被刺客所杀,陛下脸上定然不好看,太后那边又岂会罢休?说不定要猜疑到陛下这里。只有这鬼,嘿嘿,若造足了声势,不由你不信。谁也无话说,所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可鬼在何处?”

“这鬼嘛……”卫青沉吟片刻,拍拍公孙敖的肩头;“不过,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飞檐走壁的人,我可识得一些。”

“不错,”公孙敖猛然间心有灵犀,一拍掌哈哈一笑;“假作真时假亦真。”

“陛下给你多少黄金?”卫青问他。

公孙敖还真有点舍不得那黄澄澄的金子,但知道自己有求于卫青,说不得就要破费些了,心疼地说:“黄金五千斤。”

“好,你取三千斤,晚上随我去一处地方,保你得偿所愿。”卫青走出几步,又回头来问他:“你听过‘探丸借客’么?”

公孙敖摇摇头,说他从未听过,眼中还有疑惑。

入夜后,歌舞升平的长安街巷中,公孙敖满腹疑惑地跟着卫青,两人都穿庶人衣裳,踏雪而行。公孙敖一只手提着三千斤黄金,也不知是因为天冷,还是行得太久了,总之,他觉得异乎寻常地沉重。他曾来过此地,知道这是长安城中倡优豪猾出没之地,有的是仗剑独行的侠客和能歌善舞躯体美妙的女人。在走进一间房之前,有个三十许的娘们拦住了公孙敖,听口音,她是楚地人,脸上虽然留下了许多酒色过分的痕迹,但更有一种岁月给她的媚惑之处。她懒洋洋地,抱臂拦在那里,间或用舌头舐着嘴唇。公孙敖大大咽了一口馋涎。

卫青用怪有趣的目光看着他。

公孙敖简直舍不得如此轻易放过这个尤物,他求救似的看着



卫青 嘬着说：“要不，咱们快活一夜再说。”那个女人已贴上来，那温暖的躯体简直可抵消冬天的寒夜。

卫青摇摇头：“正事要紧。”

公孙敖怪叫了一声，用力在那娘们丰满的臀部上一拍，并掏出几百钱给她。女人见他豪爽，更加缠上来。公孙敖见卫青冷着脸，不敢再消磨时间，只得推开她，但又不想太过吃亏，居然又趁势摸了那娘们的胸部，心道：妙极，妙极！

卫青和公孙敖进了另一间屋子，径自寻一个地方坐下。上首坐的依就是十年前那个胡须满脸的怪客。他好尖的眼，看出卫青两人来路怪异，就问：“两位是否走错了地方？”

“没有走错，”卫青笑着说：“是三郎来让我找你的。”

“三郎？”怪客很纳罕，“我已有七年未曾见过他了，自从薛佩兰死后，他就郁郁寡欢再没来过。”

“他很想念你老人家。”

“你来找我何事，爽快地说吧！”

“‘探丸借客’。”卫青喝出这话。

那些吃酒的汉子和女人们都停下嬉笑，一齐看着他。卫青正襟危坐，搂着一个女子慢慢吃酒。

“我听不懂，什么‘探丸借客’？”

卫青取过包裹，掷在席间，那声音美妙至极。有个娼妇解开包裹，顿见金光闪耀，震惊四座。那怪客果然是个厉害角色，眼神中的贪婪很快消隐，仍然冷漠得很。那些很想攫取黄金的汉子们也仍去吃酒。卫青这才有些着急了。

但他自有救急之术，只听门外有人说：“为什么不收下呢？”门外走进一个瘦小的汉子，却是郭解。看来郭解在他们心目中地位甚高，因此都上来见礼。那怪客也例外地起身答礼。郭解是卫青特意找来的，果然派上大用。那怪客见有郭解担保，也就应了，遂

问是借哪一个的脑袋。

“武安侯田蚡。”卫青一言既出，便有人因吃惊而掉了酒盏。

那怪客又把黄金丢给他。不用问，公孙敖觉得这事有点玄。这些人虽然无法无天惯了，但这等朝廷的一等大员还是让他们吃惊。事情若办黄了，又传出风声去，只怕有麻烦。公孙敖不由在心中埋怨卫青。卫青和郭解心中也有些吃不准。

“杀田蚡，”那怪客微微一笑，“此人命贱如狗，不须黄金，一个承诺足够了。”

卫青等人又惊又喜。“黄金请一定收下。”

那人只是摇头：“田蚡的性命，我自要取，为魏其侯与灌夫将军一奠在天之灵。你的黄金我不收。”

卫青拿眼色看郭解，郭解会意地又劝那怪客。怪客只好答应黄金收下。卫青道：“杀人何必见血，我们应该玩个把戏。听说田大人常做噩梦，想是坏事做得多了，心虚。我们何不让梦成真。明年春上是太后寿辰，让他在春上死，也算是送给东宫的一份厚礼。”

“这也有趣，”那怪客拈髯笑道，“只是时间得把握好，保证让他白日见鬼，谁也不会有半点猜疑。”

众人一齐大笑，遂吃酒玩乐。

“朱三郎现在何处？”怪客问卫青。

昨日，卫子夫也这么问他，她又怀上了刘彻的孩儿。刘彻盼望着龙种能够早日出世，却又怕有身孕的女人污了龙气，因此甚少见她。况且，自东宫易主，陈阿娇不再独霸后宫之后，刘彻又有了很多女人，东西南北各地的女人都有。宫中有个传言，说皇帝在上林苑中击毙老虎之后，还可以夜御十女。面对卫子夫提出的问题，卫青只是摇摇头。

谁又知道朱安世现在何处呢？他伴张骞出使西域，一去多年，连消息也没有一点。



刘彻也在宫中摇着头,不过不是叹着气,而是唱着自作的曲子,他已让太监去后宫叫那个楚服来侍候。真的,她身上真的有种东西很像韩嫣。

不过,去找人的太监用奇怪的音调对刘彻说道:“陛下,后宫都说没楚服这个女子。”

“这倒奇了,”刘彻沉吟着说;“你们定是有所遗漏,只管去找那个叫茹儿的宫女要人。”

太监重又去找,单去盘问茹儿,果然无奈地交出了楚服。楚服脸色苍白如雪,显得甚是害怕。那个茹儿也惊吓得颤抖不已。一个太监还隐隐听宫女们说:“不好了,快快去告诉皇后,皇上在召楚服。”

这个太监只是纳闷,再看这个楚服果然与众不同,让人一见她便有一种邪恶的情欲,任你是守成君子,或是失去男根的太监。

“你莫要恐慌,”太监见她害怕,便安慰她道;“我见陛下心情尚好,不会有什么事,多半是要问些事情。”

那个楚服慢慢平静下来,轻挪莲步随太监来见刘彻。刘彻见到楚服立即兴奋起来,挥手把太监们赶出去,并说非有呼唤莫进来,之后便招呼楚服近前。楚服原以为皇上果真有事宣召,如今见他竟然有那样一种意思,一惊非同小可,脸立时白了,两脚哪里还能挪得动。刘彻只道她害羞,便惜香恋玉起来,呵呵笑着上前拍拍楚服的肩,又疼爱地拉住她的手,之后便猛地搂住她。楚服在他怀中不安地扭动着,只是不肯俯就。

这更让刘彻来了兴致,以往韩嫣也是这样的。

但她总是推来挡去,不让刘彻上手,刘彻不由着实恼了。“你把衣服脱下!”声音严厉,楚服见避不过,惨然变色,扑通跪下来。

“你怎么啦?”刘彻冷冷地问。

她只是噤着不答,体如筛糠。刘彻顿时起了疑心,叫过两个

太监吩咐道：“去给她除了衣裳。”两个太监如狼似虎，不容分说，转眼工夫就把楚服剥了个精赤条条。这一剥不要紧，直把刘彻与两个太监惊得说不出话来。原来那楚服看她的面容，看她的肌肤，看她的臀，看她的腰肢，十足是女人的，可她下身却有一条男根。她是个男人。后宫中藏了个男人。

刘彻这才知道自己为什么觉得他像韩嫣，只因他们都是男人，又都胜似女人。

“怎么回事，你给朕说！”他雷霆大怒，把书案拍得通通响。

这时，楚服反倒镇静了下来。他知道他必死无疑了，还有什么好怕的，便从头一一说来。原来楚服是个女巫，自小学祈禳之术，哪知到了十六岁时，身体大变，腰下虽有男人的东西，面容却十足是个妇人，声音也细腻温柔。后来索性离了家乡，改换女妆，活脱脱是个俏女子，自此他便以女人面目施行巫术。来到长安后，几次祈禳，居然甚为灵验，遂声名大振。

且说陈皇后不得生男，又生性奇妒，自与卫子夫争宠后，便失了刘彻的欢心。太皇太后坐镇东宫时，刘彻还做些表面文章，东宫易主，便不再见她，可怜空挂了个皇后的招牌。窦太主新近得了董偃那个面首，降尊就卑，日夕承欢，又忙着为他行冠礼，天天肆筵设席，备极奢华，还帮他广交宾客，笼络人心，每日把那金钱彩帛任他挥霍，遍结交游，女儿的重量就有些抵挡不得这个董君。陈阿娇深宫独处，就听从了宫中人劝，行祈禳之术。她不知，这正是宫廷中的大忌，多少人为此送掉性命。

楚服在长安城中自夸玄法精通，皇后知道后，病急乱投医，竟让她入宫祈祷，已半月有余。楚服初时入宫尚能收心静意设坛斋本醮，可每日与这多位娇娘作伴，便耐不住风流本性，先是言语挑逗。宫女们都是春闺旷妇，又认为不过是胡乱耍子，竟至一个个送入她的怀抱。她们替他遮掩，每日在陈阿娇面前为他大说好话，陈



阿娇信以为真,竟不曾怀疑过。

刘彻问明陈阿娇未曾知情,依然怒不可遏,侍御史张汤参入治狱。

张汤是杜陵人,童年时便极敏悟。一日,他父亲有事外出,嘱他看家,张汤只顾贪玩,却不防厨房中的肉多被老鼠啮过。他父亲向来刻薄寡恩,竟然因此用鞭子把张汤狠狠笞责了一顿。张汤很不甘心,就找到鼠穴熏鼠,出来一只捉一只,没被老鼠吃完的肉也搜出来。之后,张汤设了一个小小公堂,自坐堂上,戏做了一篇谏鼠文,以肉为证,把几只老鼠处了死刑。老头子不由刮目相看,认为孺子可教,让他学习刑名,抄写案牍。长成后,被父推荐为中尉宁成掾属,宁成也是有名的酷史,尚严务猛。张汤投在他的门下,真是惺惺相惜。

张汤伏在案下,刘彻从他的脸上读出了自己所需要的精明和冷酷。

“你怎么做?”

“楚服秽乱宫庭,大逆无道,罪应梟斩,尚有一班徒众,也不能放过。”

刘彻很满意他的严酷。“去传皇后来见朕。”

但去的太监回来却禀告皇后急匆匆去了长乐宫。“避难去了。”刘彻想。原来,皇后知道楚服男扮女装之事后,魂飞天外,又拷问宫女细究,才问出楚服竟是雌雄一体,巫蛊之罪已是不轻,现在又弄出这种秽乱事,陈阿娇能胆战心惊吗?她知道这事的严重性。可谁能救自己?想来想去,只有东宫。她知道事不宜迟,遂偷偷出了未央宫。

刘彻的眼光没错,张汤实在是治蛊案最适合的人选。除了楚服应当斩首外,张汤很快又定下该处死的徒众百十人,那是篇透着血腥的谏词。“这么少?”刘彻仍然不满意,他把这看成另一种战

争。

精明的张汤秉承圣上的旨意，对案件重新审理，于是乎株连的人数翻了两番，竟达至三百人之多。他认为欲使宫庭大治，必须得把这些人统皆连坐，一概处死。

刘彻批了个“可”字。

行刑那天是个好日子，一连阴了多日的天空终于晴开了，太阳亮得很耀眼，积雪也开始初融，地上泥泞不堪。先是楚服被梟首，再是那帮如花的少女们，悉数牵出，一刀一个。有些人哭着，因为将落入死神的怀中；有些人笑着，因为解脱了，魂灵儿可以飞出高墙，飞回家乡，回到父母身边。

整个市曹的雪地上都洒满了鲜血。五十辆车整整忙碌了两天，才把那些没有身体的脑袋和没有脑袋的尸体运出市曹。

陈阿娇册书被收，玺绶被夺，废徙长门宫。

田蚡也被皇帝的害及无辜惊呆了。每当上殿奏事，心中便不自在，他这个外甥的眼里有一股摧毁一切的怒火。他的一个笑都让人震颤。田蚡不敢再来推荐公卿朝臣，甚至时常寻出一些事端不来上朝。起初，他躲在相府中还觉惬意，还觉快活。但好景不长，相府中开始闹鬼。最早是门吏张成先看到的。

那日傍晚，有人狠狠敲击相府门，张成气冲冲地开门一看，门口却是一个脸色煞白、身子细长的汉子。“你找谁？”张成怒问。这人却不言语，冷冷地一把推开他径直往里走。走不几步，猛然间回过头来盯着张成。张成正要找人赶走他，却只见他那张脸忽然间爆裂了，到处是血流出来。闻声而来的十来个仆役都看到了，但更怪的是谁也说不准那个人什么时候消失了，而地上的血痕却宛然如旧。

“是鬼？”田蚡问他。

“有点像。”张成心有余悸地说。



“像谁？”田蚡心中忐忑起来：“像窦婴，还是像灌夫？”

“都有点儿像，”张成搔着脑袋说。

田蚡便立即采取了些防鬼的措施，但府中还是接二连三地出怪事情。先是在新夫人的房里发现了已被喂狗的灌夫的头颅，而且还滴沥着血，新夫人顿时被吓了个半死，继而又见那鬼影连续几晚在田蚡窗外晃动，田蚡只好又请了长安城中所有的女巫术士前来诵咒驱魔，居然清净了几天。

田蚡以为已把那鬼镇压住了，重新恢复了往日颐指气使的老模样。这日正与新夫人、众多娇妾在园中吃酒欢娱，忽又见席间恍恍惚惚出现一个影子，这影子越来越真实，最后成了灌夫的模样。“田蚡老儿，你看我这头颅接得可好么？”不错，还是那个灌夫的声音。灌夫昂起头来指着项颈，只见一道血痕还未结痂，宛然是才接上去的。

田蚡心神俱丧，一声怪叫，扑倒地上。

“田蚡，你知罪么？”灌夫问他。

“知罪，知罪，只求将军饶命。”

“饶命？”灌夫冷哼一声：“若饶你狗命，天理不容。”

这个影子猛然扑向田蚡，有几个胆大的家奴拿器械上前迎击，那影子却又消隐了。受到异常惊吓的田蚡却已晕了过去。妻妾仆从慌忙上前施救，好多时才把眼睁开，口中兀自喃喃道：“知罪……饶命……”如此说个不停。家人把他抬至榻上后，他又浑身说疼，延医诊治，却又好好的，寻不出半点病根。

只好再叫女巫术士前来看验虚实。谁知到了第二日，家人才发现他们一齐没了脑袋，案上有四个字：还我头来。

祈祷医治，始终无效。又过了五日，田蚡满身青肿，七窍流血而死。只可惜，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赫赫权臣也落入那个大家都要去的黑暗之中。

刚好 ,再过两日就是太后的寿辰。田蚡的死 ,竟给这大喜之日蒙上了一层阴影。

难道这是天意吗？

田府上下和东宫的人都在嘀咕。

皇上和卫青、公孙敖脸上却露出了笑容……



## 第十八章 挺进大漠 朝廷两用兵

飞将军兵出雁门,首战失利,侥幸脱厄运。卫仲卿两进大漠,出奇制胜,初显军事统帅才能,陈阿娇为图再宠,重金求得《长门赋》。窦太主欲讨面首欢心,甘向皇上献出长门园。

元光六年的春天。

老将军李广兵出雁门。他的身后是英姿勃发的李敢,一副气吞如虎的英姿。对于即将开打的战争,他毫无惧色,充满了渴望,嘴里哼着一支曲子。他的乐观情绪感染了身后的将士,俱显得斗志昂扬。李广嘉许地回头看看儿子,将门有后,这正是最大的安慰。但他又不禁黯然,当年,每次出兵时,身后是三只勇武过人的老虎,可现在只有这一个了,风华正茂的李当户、李椒已先后病死在边城。

白发人送黑发人,他惟一遗憾的是自己的儿子不是死在战场上。

马邑之谋破产后,军臣单于撤归大漠,一口气忿恨难消,也不再想什么和亲,而是不断派出骑兵,四处侵扰汉境。早有心驱逐匈奴的刘彻,终于决定正式出兵。

这一年春,匈奴骑兵又侵扰上谷,杀掠吏民,刘彻决定采取分兵出击的战略。任命太中大夫卫青为车骑将军出上谷;太中大夫

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驻守云中的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兵出雁门。各率骑兵一万人，攻击在边境关市贸易的匈奴人。

李敢快走几步，来到父亲身边道：“父亲，这路好清静，我沿途看来，觉得此处最宜伏兵，若匈奴有备，倒不好对付。”他已从紧张的空气中嗅出点什么。

“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李广拍拍儿子的肩头。李敢好一副练武的身板，微有髭须，阳光一照，把一张脸染成金黄。李广爱怜地看着他，笑道：“怕什么？雁门我最是熟路，此次出兵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父亲，你这么一说，孩儿心就有底了。唉，匈奴可有少年没听到我们的弓弦响了。”李敢笑着，把那点疑虑也抛却了。

“前面有一小队匈奴人马，”探子回报。“有多少人？”李广问道。

“有千余人吧。”

李广把手中长矛一挥：“众儿郎们听好了，随俺杀将前去！”

大队人马转过山角，果见有匈奴兵马列阵以待。李广大声吩咐：“李敢，让儿郎们保持阵形，冲过去，冲乱他们的阵形！”言毕，便一马当先，向匈奴阵中掠去。李敢和众将士紧紧相随，一时喊杀声起，马蹄飞腾，沙尘遮日。

匈奴兵马见汉军凶猛，胡乱抵挡一阵，一齐撤退。李广自恃骁勇，仍紧追不舍。追出两三里，李敢抢上来拦住父亲说有点蹊跷，别是匈奴在使用诱兵之计。李广勒马一看，却见匈奴兵马撤退之中全无慌乱之态，进退很是有据，遂也有了疑惑，便喝令停止追击。谁知为时已晚，早已做好埋伏的匈奴兵马凶猛地从三面包抄上来，人员足多出汉军一倍有余。

“不要乱，变四门四斗阵，用弓箭压住阵脚。”李敢看看父亲，果



断地下达命令。

虽是如此，但汉军终是寡不敌众，四门四斗阵形很快被冲乱了。李广擗死一名匈奴头目，拍马抢到儿子身边，大声说：“你速带军撤退，我来殿后。”他见李敢仍在犹豫，又大声喝道：“休得啰嗦，执行军令！”局面如此凶险，他不愿这惟一尚存的儿子白白再断送了性命。

李敢不敢不从，带大军突围撤退，李广带精兵殿后。在左冲右突中，李广腿上忽然被匈奴一箭射中，待要忍痛拔箭时，不提防身后有个匈奴壮汉，忽地双腿跳立马上，看准李广后背，飞扑上来。李广听得风声，回身一击，虽然刺中了，但那股猛力竟把他也撞下马来。

他刚想坐起，已有数十支兵刃指在他身上。

“快报告将军，我呼毒尼好福气，捉了飞将军李广。”

当年与朱安世一起捉马的少年呼毒尼，已长成一个草原上勇猛善射的英雄。如今汉军与匈奴开战，呼毒尼一心要从戎开开眼界，便报名随父亲休屠王来到雁门伏兵，想不到竟捉住了汉军中最有名的神射手飞将军。

匈奴人在两匹马之间结了一个吊床，李广被用绳索捆缚了扔在上面。腿上的箭已被取出，匈奴人敬重他，给他止血，并有酒肉送上。

“你是个英雄，我会求单于好好待你。”呼毒尼一脸敬佩地看着他：“我对你们汉朝人是很佩服的，在我们龙城就有不少汉人。有个叫张骞的，不知你听说过没有？”

“张骞？”李广记得他。当年出使西域可是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他一去不回，想不到还活着。“你的技击格斗之术是跟谁学的？可有点像我们大汉的功夫。”

呼毒尼一想到那些传授自己东西的人，眼睛就发亮。“传授我

技击之术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们匈奴赫赫有名的大剑客甘夫,另有一个是你们汉人,他叫朱安世。”

“朱安世?”李广这可真有点怔住了。他在未央宫做卫尉时,多次听人提起过他,知道他的技击之术不得了,是和郭解齐名的游侠,想不到也在匈奴。

“可惜,”呼毒尼又有些怅惘起来;他说我是匈奴人,怕我学了汉人的技击之术杀汉人,因此不肯多传授。”

朱安世肯传他技击之术,还有一点是因为玉笙的缘故。玉笙已嫁给呼毒尼做了妻子,但她也爱着朱安世。为了能多见到玉笙,朱安世就不得不教授呼毒尼技击之术。

李广知道此去匈奴凶多吉少,就闭上眼睛暗思对策。约莫行了数十里,匈奴人确信汉军无法追上了,就心上怠慢了。李广只听那些胡儿口唱凯歌,好不得意,遂偷眼一瞧,近身有个胡儿骑着一匹好马,这马遍体漆黑,四蹄雪白,膘肥体壮,正是朱安世那匹踏雪乌骊。

李广再看看缚住自身的这绳索,有几处斫过了,看似甚粗,实则已不吃力,心中便有了计较。趁人不注意时他用力一挣,绳索已被绷断,想他久拉硬弓,两臂有千斤之力,挣断这有几处斫过的绳索还不算困难。那些胡儿只顾抬头高唱,全不想负伤被缚的李广会有动作。只见他从吊床上猛起身一跃,正跃上那胡儿的马背,便从背后扳住他的脖颈,只一扭,就结果了那胡儿的性命,遂将他推落马下,持夺得的弓箭加鞭南驰。

变故骤生,胡儿们犹在梦中。待他们清醒过来,一齐呐喊着追来。李广急驰之中,犹能弯弓搭箭,回身施射,已射翻了当先的三人。呼毒尼心中一惊,就放慢了马速,转眼十里,匈奴人怕再遇汉军袭击,就任他逃去,只是不明白他是如何脱困的。

“不可思议的汉人!”呼毒尼用长矛挑起绷断的绳索,摇摇头。



卫青出兵上谷，心中充满豪情。

自那次随严助出使闽越之后，刘彻就再未用他。刘彻本意要用御史大夫韩安国出击上谷，但韩安国仍然坚持和亲才是上策，还提出和亲以来，五代受益为证，力劝效法先帝，以和为上。对于刘彻主动出兵反攻匈奴，他认为使边郡人民久废耕织，去支援战事，实是得不偿失，还以兵法为例，以饱待饥，以逸待劳，不战屈人，安坐退敌，若是卷甲轻举，长驱深入，恐怕道远力竭，反被敌所乘。

但韩安国又言犹未尽地将马邑之战为例来说皇上，却不知竟戳痛了刘彻的心病。直到如今，刘彻仍觉得大行令王恢实在死得荒唐。一气之下，不用韩安国，决定试着用卫青和公孙敖。这两个人在他身边呆了十年有余，他相信他们，也相信自己的眼光。

“别让我失望，仲卿。”他看着卫青殷切地说。

“我会斩胡儿的人头，献于陛下。”卫青铿锵有声。

要成非常之功，必用非常之人。刘彻决定让不到三十岁的卫青独当一面。在这些将领中卫青或许不强在骑射，可他的胆大心细、长于谋划实是很突出的。沙场点兵那天，平阳公主陪同刘彻共到。卫青读出了她眼光中的深情。

在进军的路上，坏消息一个个传来，先是出击代郡的公孙敖遇着胡兵，吃了一个大败仗，伤兵至七千余人，几至全军覆没。出击匈奴的飞将军也遭袭击，李敢虽带军撤退，但李广已无消息，恐怕凶多吉少。

他有些吃惊，他没有想到一开局面就这么糟。“轻车将军那路兵马如何？”

“轻车将军公孙贺行至云中，不见一敌，驻扎了几日后，闻得两路兵败，已不敢再进，准备收兵。”

“将军，匈奴早有准备，两路已吃败仗，莫若退兵。”手下有人劝

道。

“不，”卫青挥挥手，他有个更大胆的计划，“继续进军，依我看匈奴的主力当都集中在代郡、雁门一线，如今我正可乘虚而入。”

“将军，你须三思而行……”仍有人上前劝阴。

“乱我军心者斩！众将士，听我号令，杀往笼城！”

他果然猜测得没错，匈奴主力就集中在代郡、雁门，云中、上谷两路空虚，公孙贺不敢进兵，但卫青却想出奇制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对偏将说。笼城离汉境不远，不过有数千人留守，兵不精马不壮，又不曾想到汉军会来进攻，所以被卫青所部杀了个措手不及，一举竟斩获了数百人。

“将军，果然妙算！”

那个偏将算是真的服了卫青的运筹帷幄。但卫青冷静地摇摇头说：“有什么欣喜的，骑将军一路人便损失七千，李广将军那里也是损失惨重。我不过侥幸之幸，算得什么。从战局来看，是匈奴胜了，我们败了。”

众将士见卫青胜后不骄，反而心忧全局，心中更是佩服。

“可惜，此笼城非彼龙城。”卫青仰天叹道。龙城为匈奴祭天和大会诸部的首府，是心脏地区，离汉境有两千多里。“终有一天，我要挥军打到龙城去，在那儿刻下卫仲卿的名字。”卫青长剑一指大漠。

边塞的太阳落下了，越发显得瀚海辽阔。

是的，就像卫青说的那样，这次进攻从整个战局上来说，是匈奴人胜利了。李广、公孙敖损失惨重，按罪当斩，但刘彻允许他们纳金赎为庶人。

“仲卿，毕竟你为朕赢得了荣光。”

“陛下，”卫青坦诚地说，“如果不是骁骑将军、骑将军牵制了匈奴



兵力,臣出兵上谷,也许同样是个落败。”

刘彻认为他的话有理,但他仍有理由高兴。“仲卿,朕毕竟没看走眼。朕初任命你时,朝中多有非议,说朕有私心,现在朕能掩上他们的嘴巴了。仲卿,从即日起,朕封你为关内侯。”

“谢陛下。”

卫青闭上眼,觉得阳光有些刺眼,这些荣华来得何其太快。十年前,自己在平阳的生身父家中牧羊,被当做家奴使唤,受尽虐待,虽练得一身气力,但从未有何梦想。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卫子夫的同胞姐姐找到自己,带到平阳侯中去做家奴。在那里,自己看见了一个有出头之日的新天地,学识字,学兵书战策,学怎么做人,甚至做了平阳公主火热的情人。忽然间,皇上又看中了姐姐,自己又如做梦似的得以进了皇宫,又有个窦太主出来一搅,自己一跃成了太中大夫。今日自己跪在这儿,却又成了关内侯。命运就难道这样地充满了戏剧性吗?

他想起了在去平阳侯府的路上,因为与朱安世争斗,而有个老头儿给自己相面,说日后可封侯。自己不是还笑过他满口胡言么?可流水似的去了十年,预言成了现实。

世事奇妙得让他昏眩。

他在最现实中反而体味到了世事浮云般的变幻莫测。

“你十年前可想有今日么?”卫子夫笑着问他。

“这一切也许转眼即逝。我会记得自己曾是个牧羊的奴隶,养马的仆人。”

大战过后,将是暂时的平静。他有了余暇来接待窦太主。田蚡丞相被恶鬼缠死后,王太后心灰意冷,再不问朝政。刘彻已独握朝纲了。而往日那个拥立他有功的窦太主也在他面前成了一只病猫。

她今日见刘彻 ,半是为了女儿 ,半是为了自己。

刘彻追念旧情 ,避座答礼 ,好言劝慰她 :“姑姑 ,皇后的行为不符合大义 ,不得不将她废黜。你应该向她说明道理而放宽心怀 ,不要轻信闲言而有疑虑。”

但窦太主代陈阿娇献上的一篇赋却引起了皇上的兴趣。此赋是描述佳人困居长门宫的凄凉情景的 ,姑且称它做《长门赋》。长门宫在长安城郊 ,被废黜的阿娇独居在那儿 ,只有几个已不再怜惜年华的老宫女相伴。有道是更能消受得几番风雨 ,匆匆春又归去了 ,要说到殷勤 ,也只有那画檐上的蜘蛛 ,蛛网沾住了一片片飞絮。人在此时 ,似乎只留下了回忆 ,她越来越能清楚地记起儿时与表弟“金屋藏娇”的承诺 ,咯咯的笑声犹然在耳 ,宛如昨日 ,却说不得一个人世间的物是人非。

如今金屋却换成了“冷宫”。夜清床冷 ,形单影只 ,她几次想要自断 ,把残生付于春梦。可她又总有一丝幻想 ,幻想着皇帝表弟有朝一日能回心转意 ,幻想着会在某个早晨 ,自己还在孤枕清眠时 ,他会来对自己说 :“阿娇 ,随我回未央宫吧 !”

她从宫女那里听说极富文采的司马相如后 ,知道刘彻欣赏他的赋 ,许为当世第一 ,便让母亲带上黄金千斤求司马相如为她作上一赋。

司马相如如今坐罪免官 ,与卓文君寓居茂陵。想当年 ,番阳令唐蒙在巴蜀调发士卒不当 ,引起地方百姓的惶惑 ,刘彻乃使司马相如使蜀。司马相如凭那梨花妙笔 ,一篇檄文息了浮言。刘彻甚喜 ,又拜他为中郎将持节出使西夷 ,事又大成 ,邛苻冉寤各部落奉表称臣。于是拓边关 ,广绝域 ,西至沫若水 ,南到牂牁江 ,凿灵山洞 ,架桥孙水 ,直达邛都。共设了一都尉 ,十县令 ,归蜀郡管辖。

司马相如朝堂复命 ,天子大悦。偏偏同僚嫉妒他 ,蹦出来说他出使时私受贿赂 ,竟导致失官。司马相如也乐得一身清静 ,自与卓



文君寓居茂陵,过逍遥自在的日子。他见了陈阿娇的请求后,大为叹惜,觉得这赋大可做得,多情才子怎能忍心让长门宫佳人的企盼化为泡影。便聚浓情于笔,于是有了今日在刘彻手中的《长门赋》。这赋能让他回忆起一些好的东西,在那些东西中,他也感动了,但他的感动像一现的昙花,很快就消逝了。千金纵买来司马相如的佳作,但陈阿娇那脉脉柔情仍无处可诉。

斜阳时,她从不肯登楼,在那烟柳重楼中,只剩下了她的哀绝。

窦太主为女儿献上了《长门赋》,却为自己献上了长门园。

董偃成为窦太主的面首之后,虽然舍得以窦太主的金钱广交公卿士大夫,已被人称为董君,但他的心中仍然感到大大地不安。

他的好友袁叔为他出谋:“你若想长贵久安,只结交王侯公卿可不行。必须更上层楼,想办法交结万乘之尊才是安全之策。只要皇上不怪罪你的越规,还有哪个敢多嘴生事?”

“怎么接近皇上呢?”董偃问他。

“皇上经常去城东南的文帝庙祭祀,途中劳累,没有宿宫。太主的长门园就在附近,何不请太主将园献给皇上。”袁叔兴致勃勃地说道:“皇上得园必然高兴,他若是知道是你的意思,必会记功赦过。”

因此,窦太主入宫奏请献园。

刘彻得了长门园,心里十分高兴,也知道窦太主献园必与董偃之事有关。某日,应窦太主之邀去做客,关内侯卫青相随。来之前,他刚刚接到韩安国的死讯。韩安国身为御史大夫,在与匈奴开战的事上每每掣肘,刘彻一气之下,干脆把他封为材官将军出戍渔阳。这是个带些恶作剧的决定。皇上甚至期待着韩安国的败绩。而韩安国果然争气,被胡兵围住险些儿全军覆没。移驻右北平后,刘彻遣使诘责,本意不过是吓他一下,谁知韩安国既惊且惧,竟呕血而亡,这是叫刘彻所没想到的。

“谁能接任替他防边呢？”他问卫青。

“李广将军可用。”

刘彻同意，授李广为右北平太守。这对上次被擒脱险，现屏居蓝田南山射猎自娱的李广是个喜讯，他又可以骑上乌骓马，拿起弓箭，去对准曾险些让他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的匈奴，而不是那些惊恐四散的禽兽。

事有凑巧，卫子夫入宫后连生三女，这次阿弟旗开得胜，她也居然生下一个男儿。刘彻二十九岁得此麟儿，岂只快慰，简直心花怒放！三日开筵，取名为据，下诏命立祿祠。古时帝尝元妃姜源，三妃简狄，皆出祀郊祿，得生贵子。刘彻仿行古礼，立祠祭神，使东方朔、枚皋等作祿祝文，以为纪念；一面册立卫子夫为皇后。满朝文武也喜笑颜开，朝贺者络绎不绝。贺喜声传到陈阿娇的耳朵里，她终于绝望了，知道未央宫不会再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就死心塌地地去面对那盏青灯下的黑暗了。

而她的老母却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不是女儿的苦痛，趁机请皇上赴筵。刘彻好心情，无有不应之理。

窦太主闻御驾到了，脱去华衣，改穿仆役之服，下身围了一条蔽膝的围裙，就像一个在灶下苦辛的奴婢，在门外伫候，等刘彻与卫青登阶就座。刘彻本是个绝顶的聪明人，一看窦太主这身装束，已知道她要做什么。就笑着对自己的岳母说：“朕愿谒主人翁。”他知道窦太主邀自己来必是荐入董偃，不如先提出来。

窦太主羞红了一张老脸，遂下堂跪伏，除去簪珥叩谢道：“臣妾自知无状，负陛下厚恩，罪当伏斧质，陛下不忍加刑，愿顿首谢罪！”

刘彻微笑着说：“太主何必多礼，就请主人翁出来说话。”

窦太主就去引了董偃来。董偃也着了厨子的衣服，头戴最低贱的绿帻，胳膊上缠着青鞵，与窦太主相映成趣。他来到堂下，惶恐匍伏。刘彻虽然笑吟吟的，但那句玩笑话太过，反让董偃不知深



浅。

“馆陶公主庖人董偃，昧死拜谒。”窦太主代他致辞。

刘彻重用儒学，不如说感兴趣的只在于董仲舒讲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在里面寻绎着天之常道的“一而不二”，对那些更细致的规矩礼法反不放在眼里。对于窦太主幸董偃如主人翁，他从没有什么愤怒，男女之情，人之难免。因此他笑着起身，赐窦太主、董偃衣冠，穿戴整齐后，上堂入宴，一齐共饮。卫青是个和气的人，也没有瞧董偃不起的心思，大家甚为和洽。

董偃先向皇帝进爵，刘彻一饮而尽，又让左右斟酒，回敬主人。

“不必拘礼，来，分坐朕两侧共饮。”话中已有了赐二人夫妇之意。

窦太主、董偃自然看得出来，因此格外用心献媚，以讨皇上欢心。一通豪饮，直至日落西山，方才撤席。刘彻摆驾回宫时，窦太主又献出许多金银杂缿，请刘彻代为颁赐列侯从官。刘彻索性做得更漂亮些，传诏分赐，并指明是窦太主的厚惠。黄金不多交不深，如今大把金银撒出，自然有人为她的慷慨好施来凑奉，争相趋集。天子也已认董偃为主人翁，还有什么人敢轻视这个被老牛舔护的嫩草？

窦太主见天子既然已默认了，也不怕丑，公然带董偃入朝。董偃是个伶俐的人物，察颜观色上又比卫青胜了几倍，因此得皇上允许可和那个小小后生霍去病自由往返，亲近天颜。十岁出头的霍去病深得卫青、刘彻两人的欢喜，一半呆在卫青身边学习征战之法，一半呆在刘彻身边搏击熊豕。刘彻亲手传他技击，爱他如自己的儿子。

霍去病知道自己姓霍，生在平阳侯府，但他自呱呱落地，便没见过生身父亲。

刘彻看着他练武的雄姿，高兴地说：“仲卿，去病生来是要做大

将的。”

“承陛下对去病厚爱。可我……可我总觉得去病不是福相。”卫青不无忧虑地回道。

“仲卿是什么话？”刘彻骤然不乐；要他有无富贵，不正在朕么？这有什么难处，但凭朕一言，定会让他福泽绵长。”

刘彻确实喜爱去病这孩子。卫青虽然也是他钟爱的人，但卫青的性格中却总隐藏着一种淡淡的平和，如一匹高贵的良驹，可刘彻更喜爱择人而噬的猛虎。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彻是在按照自己的性格重塑霍去病。“陛下，我要让内侍穿上胡儿的衣服。”霍去病来到刘彻的面前，充满豪气地说。

“这又是做什么？”刘彻奇怪地问他。

“去病，休得胡闹。”卫青叱他。

但霍去病却固执地望着皇上，大有皇上不应不肯罢休的意思。刘彻拗不过他，便让内侍去寻一套胡儿衣衫穿上。这胡儿衣衫宫中正有，那是卫青战匈奴获胜，刘彻作战利品悬在宫中的，每日早晨去击一剑，以示不忘国耻。霍去病欢欢喜喜地去了，两人都不知他要搞什么鬼。董偃也是自己寻死，一心要在皇上面前逗趣，狎狗马、戏蹴鞠也实在腻了，也要求去穿上一套胡儿衣衫戏耍。霍去病听他要穿，眼中便有了一股恶意的光芒。董偃不知深浅，换了衣衫自去那边和霍去病凑和。

想到皇上对霍去病福泽的承诺，卫青却忽然间又想到了一位前人邓通。邓通是文帝的宠臣，偏有一个相士说他面相欠佳，将来难免穷死。文帝一生节俭，惟在邓通身上舍得豪奢，将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铸钱。当时吴王刘濞管领东南，觅得故鄣铜山，也自得铸钱。邓刘并峙，东南多吴钱，西北多邓钱。

文帝一崩，景帝把邓通免官，又收回严道铜山，把他的家产也抄没了，还逼他交清官债。虽有馆陶长公主记着老父的遗言，不时



遣人周济邓通,但一班虎狼官吏却把赏赐悉数夺去。那邓通总算苟活了一两年,但当长公主无暇顾及后,邓通寄食人家,有朝无晚,终落得一个饿死。这却是文帝想不到的。

“天命是避不过的。”卫青自忖着说。

他这边沉思,那边去讨好霍去病的董偃却尖声地哭爹喊娘起来。“怎么回事?”刘彻惊问左右。

内侍跑去看,惊慌失措地回来禀告:“陛下,霍去病随意杀人,董君眼见性命难保。”

刘彻、卫青顿然吃了一惊,霍去病一个十来岁的小儿怎会胡乱杀人。众人跑去看,只见霍去病骑白马,绰长矛,正在驰逐那董君。董君身着胡儿衣衫,惶惶如丧家犬,鞋儿也掉了,衣衫上已被刺破几处,血也流了出来。看来霍去病也不是真心要杀他,否则早将他毙于马下了。

“住手!”刘彻呵叱道。

霍去病带住马,董偃逃回皇上身边,惊魂未定,向皇上禀告:“陛下,霍去病疯魔了,他已杀死了三个内侍,还要杀臣来着!”

“什么?”刘彻瞪圆了眼睛,往前快跑几步,只见甬道上匍伏着三个内侍,背后都有一个窟窿,显然已断了气。“去病,你为何杀人?”卫青怒吼道。

霍去病不慌不忙地下了马,前来跪在刘彻脚下说:“陛下,我杀的不是内侍,是匈奴,你看他们穿的不是胡儿衣衫么?”

“你还要狡辩!”卫青叱他。

刘彻看看那三个身着胡儿衣衫的死者,不怒反笑,连连颌首。“好,好个马踏匈奴,小小年纪已有此壮志,可嘉。仲卿,你有个好外甥。”几个内侍在他眼中竟如草芥,浑没在意。卫青便不好再说什么,但在心中总有一种不安。

这件事的结果竟和李广那事有极相似之处。话说李广兵败雁

门，赎罪还家之后，一日带骑兵出饮，深夜方归，路过亭下，正值霸陵亭尉巡夜前来，上前厉声盘问。从骑说这是名震匈奴的飞将军，亭尉也吃了些酒竟悍然说道：“就是现任将军也不应犯夜禁，何况是故将军。”便依法行事，把李广困在亭中一夜，黎明才得以回到家中。

韩安国病死任上，卫青推荐李广，李广授职赴任，先奏调霸陵亭尉，说当重用。这人还以为是个不打不相识，抱着一番报国之心，兴冲冲到军中，谁知迎头的却是李将军的一支冷箭。

李广上书请罪。对于李广的公报私仇，刘彻也是未放在心上，还说：“好男儿当得如此。”

第二年，纪瑞改元，称元朔元年。

车骑将军关内侯卫青奉命率三万大军出兵雁门，将军李息出兵代郡。右北平有飞将军李广，戒备极严，匈奴不敢进犯。除此之外，因边境广袤，其他各地守将都没有李广的能力，竟使匈奴在边境时常出入，令刘彻大为挠头。

霍去病定要随舅舅出兵，卫青不免有心，刘彻却怜他年幼，好言劝慰，留他不去。

卫青一面筹划着战策，一面听部将张次公讲飞将军李广的神奇故事。此事匈奴人也多知晓。右北平多猛虎，时时为害百姓，李将军巡逻防敌之余，还要杀虎除害。凭他精湛箭法，相继射杀了几只猛虎。一日晚上，李广又带人去山中寻虎，正走着，一骑兵发现草丛中卧着一只大虎，李广拉满强弓，一箭射去，正中虎头。士兵们见这猛虎既不闪避，又不咆哮，都感奇怪，近前一看，只惊得目瞪口呆，射中的竟是一大块虎形巨石。箭头深入石中寸许，竟拔不出来。那石从此就留在山上，右北平人时时上山观看，此事不胫而走，边塞内外无人不知，匈奴人真有点谈广色变。



“李将军神射天下无双！”卫青赞叹道。

“哼！”护军校尉公孙敖这一哼，便知他有些不信；李广老儿惯会唬人，谁知是不是他自己编撰出来的。”

公孙敖赎为庶民后，卫青便让他留在身边做一名校尉，此次出兵也带他出来。卫青却从张次公的故事中得了一点启发。“既然匈奴敬畏李将军，我们何不借用李将军名号一战！”他主意已定，便升帐点兵；公孙敖、苏建各带五千人马抄到匈奴背后去，听我发出反攻号令，便从左右两侧掩杀而上。张次公带一万人马伏在山后，我自去迎战匈奴，佯装败走，张次公可自称李广人马冲出，不愁匈奴不败。”

各人听了号令都带人马去了。卫青却带了辎重去战匈奴，部将问他何不辎重殿后，他笑而不答。

时当初春，草原上的风还有些凉，被野火烧过的地方仍是一片焦黑。但如驻马细看，又会发现已有嫩芽钻出地面。“这草的荣枯，可不像人么？”卫青充满了感慨，他想到了娇靥如花的妻子，和风流艳冶的平阳公主。

在家中时，他想着沙场上的鏖战，可人在战场，他又想起那个家，那个小小的庭院。

匈奴的兵马赶到了，战鼓擂起，卫青从得胜钩上取下悬挂的长矛，嗅嗅那冰冷的枪尖，向空中一举，挥大军杀上。匈奴势众，且来势汹涌，略作混战，便让人抛下辎重，赶紧回兵。匈奴见之大喜，先取了汉军的财物，仍旧紧追不舍，追出数里，到了张次公埋伏处。卫青长矛再举，大军顿然散开，张次公率部从后杀出。

“胡儿，你家李广将军在此，已中俺计，还不下马就擒！”张次公用匈奴话喊叫道，随之又让善射的好手冲匈奴放箭，领头的匈奴虽躲过，身后的部卒却中箭落马。

卫青乘势聚合人马助张次公杀将上来。

匈奴人只道自己已中计 ,军心顿时大乱。

当张次公、公孙敖、苏建等人率部对匈奴兵马形成合围之势时 ,卫青兀自驱马上了一土坡 ,冷静地看着眼前激烈的战斗场面 ,并摘下头盔抱在胸前 ,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他对战局的结果已了然于胸 ,他知道自己会迎来又一个胜利。战斗持续的时间比他设想的要长了那么一点 ,但匈奴人的顽强只会留下更多的尸体。

他轻轻闭上眼 ,中午的阳光很惬意。

厮杀声渐渐弱下去了。“将军 ,战斗结束了 ,”有个声音在他耳边轻声说 ;“斩首胡儿有三千之众呢。”这个人是公孙敖。



## 第十九章 误猜圣意 ,主父偃平步青云

平阳公主置私宅为同心上人求欢 ,卫仲卿挂念娇妻不肯留夜。皇上窥知公主心中苦楚 ,欲替她扫清障碍再做新侯妇 ,重友情 ,卫青再向皇帝推荐主父偃 ,主父偃误猜圣意 ,歪打正着 ,平地为中郎。

关内侯卫青两战两捷 ,引起了皇上和朝臣们的注目。虽然两次作战并未动天地泣鬼神 ,让人信服地证明他是又一个吴起或者廉颇 ,但至少在目前来说 ,他是人们惟一认可的可追随韩信大将军的人。刘彻曾经叹息过 ,高祖为何被困白登山七日 ,那是因为他没有了韩信 ,如果朕有韩信匹马相随 ,便可奋戈直击匈奴三千里 ,扬我汉家天威。

现在他不再叹息了 ,韩信、彭越不可复生 ,可他有卫青足够了。多数将领的脸上只写着骁勇 ,可卫青脸上却显露着别人不可及的智谋。

关内侯虽未再加封 ,但声名已传遍了长安城。

这一日 ,刘彻寻卫青研究战事 ,但传谕的内侍却扑了个空 ,小霍去病说舅舅被一辆车儿载走了 ,也不知去了何处。舅舅上车时 ,他正在身边 ,他听到里面有一个女人的笑声 ,十几岁孩子的心智却胜过血气方刚的后生 ,他乖巧地闭上了嘴巴 ,那车儿好华丽 ,他很快由车儿想到了一个地方 ,因为那里是他出生的地方。据此 ,他很

快推断出那个笑得像银铃儿似的女人是谁。他不喜欢那个女人，他可以在皇帝面前撒娇使气，在她面前却只能是一个奴隶。

卫青被谁请去了呢？就在刘彻独自疑惑的时候，他的妻弟却正躺在自己姐姐怀中。在豪华的深宅里，她的衣襟已被解开，露出好一片胸脯，卫青枕在她的腿上吃一只水果。她那个从未爱过的丈夫在同疾病挣扎了四年之后，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她已经成了一个抢手的风流少妇，长安城中的一帮权贵子弟都想能吞吃下这只蜜桃，或者咬上一口也好，可她的心只给了一个人。一个从未想过要娶她的男人。刘彻已经多次劝姐姐再嫁，王太后与馆陶长公主也不知劝了她多少回，可她只是叹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卫青自进了未央宫之后，虽会偶然到平阳侯府去和心上人温存一番，但毕竟是不那么方便了。平阳公主既欣慰卫青的多情，可又绝望着。一个堂堂的金枝玉叶却去偷一个有妇之夫，传出去，会让整个皇族笑掉下巴的。

她实在是想象不出自己怎么才能名正言顺地睡在他身旁，而不用担心他何时在无蒂的杨花中离去。那时再听窗外凄狂的风雨，也该有种幸福感吧？

“你找个人嫁了吧，”他劝她。

“那好，我嫁给你。”

他沉默无语，这句话很烫手。

“这又何必呢，你明知我们之间是难以如愿的。”

“你好无情。”

“你是这么认为吗？难道你忘了，人怎比得过春日呢？你看，它又要抛我们去了。真是春来春又去，枉自笑春风啊……”

雪藕玉盘，酒醒人静，她唱着一支采菱的歌儿，很凄怨。卫青问她从哪里学来的，她说是学自卫少儿。“嫁给别人，”她爱恋地抚



着他刚毅的脸；只怕夜深时，冷月无声，我会不知怎么了却我的心事。”

卫青从不怀疑她的爱，自己是一个骑奴时，她已经另眼相看。平阳公主也暗自感叹，如果卫青仍是一个低贱的家奴，那样自己会不顾一切地把他抢到手，而不管他是不是有了妻子。这比馆陶长公主宠幸董偃可容易多了。可 he 现在是关内侯，皇上最器重的将领……

这所宅第在长安城中，是平阳公主为和卫青幽会买来的。

卫青看看天色已不早，就要作别回府。平阳公主哀怨地看着他说：“你难道不能在此留上一夜么？”

“你知道这不可能，”卫青摇摇头，平阳公主比谁都清楚他的性格，外圆内方。“薄姜已怀了我的第二个孩子，我要留在她身边。”

平阳公主主要用车送他回去，但他婉拒了。虽已身为关内侯，但他的生活还像从前那样，闲暇时喜欢穿庶人的衣服，喜欢一个人骑马独行，喜欢舞刀弄剑，还喜欢和贫贱时的那帮朋友把盏碰杯。三天前，他勉强接受了皇上赠予的一所豪宅，但拒绝了皇上送给他作妾的五名绝色宫女。“我可应付不来，”他这样对刘彻说，“薄姜一个足矣。”

“你看我像一个游侠么？”他提剑在手，睥睨四顾，战争洗礼出的粗豪本色，确使他有几分近于游侠的疏狂。

“游侠不像，”平阳公主打趣他说，“可有点儿像偷妇人的骑奴。”

卫青哈哈一笑，翻身上马，驰出宅院。留下平阳公主倚栏独立，满怀惆怅，心绪难收。她正考虑是不是返回平阳侯府时，有一位特殊的客人找上门来，却是皇帝刘彻。虽已是而立之年，又做了父亲，但仍旧不减当年喜欢猎骑的脾气。他还领来了十几个锦衣汉子，遂让一所略显冷清的大院落有生气起来。

“阿姐，”他亲切地叫着，“你在长安城买了宅第，也不告诉我么？”

看到刘彻会来，平阳公主倒实实在在有些吃惊，她自以为隐秘得很。“陛下，您怎么会来到这里？”这是个疑问。

“你想不到我会找到这儿来罢？”皇上显得很得意；我要找仲卿研究出击匈奴的事，却谁也不知他去了哪儿。我一发狠，就让侍从们出去找，这不，他们真是细心，非但寻到了仲卿，还找到了你。你知道我一道诏令下去，有多少人在长安城中寻找仲卿的踪迹么？休要说是一个大活人，便是一根绣花针也能从海中捞出来。”

“我这里可没有什么卫青。”平阳公主底气很足地说，真庆幸他能早走一步，免了尴尬。

“你还要抵赖，”皇上诡异地笑着说，“仲卿，仲卿，出来见朕。”

他呼喊了十几声，只是不见人出来。“他真的走人了？”他发现大姐脸色甚是难看，眼眶里涌动着一汪泪水。“我以为他会留下来陪你呢。”

“他有家有室，会留下来陪我这个孀妇？”

“想过做关内侯的妻子么？”

“想又如何？”

“那我劝仲卿休了薄姜，娶你过门。”

平阳公主一声冷笑：“如果他肯这样做，他早自做了，何须等皇上的圣谕呢？”

刘彻一想，这样果然不妥。做天子的一声令下，他不敢不从，但他违心地做了，心中必有许多不痛快，夫妻间难免生嫌隙。“待我再为你想法子，总之要让你做关内侯的妻子。”他不动声色地一笑，转念之间他已有了一个认为是万全之策的计划。如果他把薄姜当做内弟之妻来看待，这事便无法做下去，但如果看做一个敌人，那他就会从容地找个解决的办法。



卫青缓辔而行,看五行八作往来市肆。自进爵关内侯后,应酬的都是达官贵人,穿的是朝服玉带,像市井这种地方已甚少来了。想当年,他与朱安世、张骞、公孙敖诸人时常在这儿盘桓。东方朔监酒令,座中诸人无一不大醉;司马相如醉则出口成文,竟是风流艳章,张骞喝酒不行,总是想法儿耍赖;朱安世与堂邑父则乘酒兴斗剑,博众人喝彩。某一日,东方朔还与朱安世打赌他是否能去武库,结果于翌日,朱安世便取来一件禁军的长矛,逼得东方朔大冷天地破冰入水,一个月没有恢复过元气来。

他正浮想联翩,背后有人大喊:“关内侯,还记得故人么?”卫青对这声音果然有些熟悉,但一时却记不起那人是谁。回首验证,竟是一别数年的临淄人主父偃。

那一年,这个主父偃来到长安结识了自己,想乘时干禄,却适逢太皇太后干政,刘彻心情甚糟,主父偃没法儿,只得去燕越等地交游。他离去的那一日,正是自己成亲的日子。

卫青对主父偃一向赏识,如今见了故人,自然高兴。“主父兄,多年不见,风采更胜往昔呢。”如今的主父偃与当年落拓长安的那一个大不相同,修饰整洁,神清气爽。

主父偃又给卫青介绍了两位同入长安的朋友,一位是无终人徐乐,一位是临菑人严安。四人同入酒家,先吃了几杯带有洗尘味道的人情酒,卫青便问:“敢问主父兄在何处高就?”

“何处高就?唉,一言难尽。”主父偃脸上便添了浓浓的愁绪,看来他的北游并不太成功。“我受了关内侯的资助,北游燕、赵、中山等诸侯国,指望能倾我所学,博一场大富贵,可谁知仍然不受器重。我虽已学习《易》、《春秋》,但毕竟是违心之举,谈话深入之际,不免偶露马脚,处处受那些儒生的排斥。”

卫青点点头说:“儒生们恪守先王古礼,最容不得别家之言,偏

偏又有一股书呆子气。就说当年的赵绾、王臧二人吧，竟跑到长乐宫外见皇上，说什么东宫不应参政。一言激起千层浪，二人殒身不说，连带朝中也掀起了好大的波澜。”

主父偃吃一口酒，说出西上入京的打算：“某北游数载，认为那些诸侯不值得与之交游，要游说便游说天子。”

“不成则终老田园，再不问国事。成则大富大贵，强似身如飘蓬，东来西去。”徐乐也很有气势地说。

“某在北地闻说卫兄进爵关内侯，两击匈奴，皆获全胜，如今在皇上面前说话极有分量，这才西上入京，再投君侯门下。”主父偃接着说：“冀望君侯引荐。”

卫青当年与主父偃共处数月，对他学富五车那也是极佩服的。为国举贤，这个义不容辞，就说：“我一定向天子推荐三位，但成耶败耶，我可不敢说，且各安天命吧！”

“正是如此。”主父偃三人齐声说。

卫青回到关内侯府，薄姜问他去了哪里，他淡淡地用句别话搪塞过去，心中却不免有些惭愧。用过膳后，就在灯下读主父偃三人的上书。主父偃书中提了九条建议，八条是有关律令的，一条却是谏止征伐匈奴的。卫青皱皱眉，暗想：“这只怕会让陛下不高兴的。”接着再往下看，只见书中引用了《司马法》中的话，如是说：“国家虽大，但若一味喜好战争必致衰亡；天下虽有太平景象，但若一味沉溺，忘却战争，必有危险相随。”卫青从前也读过这《司马法》，但无甚印象，如今已数番与匈奴征战，深有感触，再回过头来看，就觉得这两句话大大地有道理，很合心意。

他还未看完，刘彻忽然让人来宣他连夜入宫，他不敢有怠慢，随来使进了未央宫。刘彻急着见他，还是为了研究关于对匈奴的战事。卫青在进殿前，遇上了出殿来的左内史公孙弘与博士辕固



生,公孙弘年将八十,辕固生更是有九十高寿,两人苍颜鹤发,相貌高古,一边走一边争论着什么。

“公孙子,务正学以立言,毋曲学以阿世!”

辕固生颇有深意地对公孙弘说。辕固生身体尚健,但牙齿却已掉了几颗,说话时不免漏风。

公孙弘佯装没有听到,掉头自去,两人都没看到身侧的卫青。公孙弘当年与董仲舒同时被征入都,选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回来却尽说一些匈奴无恶意、宜和亲的老话,刘彻一生气让他回家养病。元光五年,又征贤良文学诸士,大约菑川国人觉得公孙老先生一部《春秋》啃得实在烂透了,可以治国平天下,又推举公孙弘入京。公孙弘经过了那次的蹉跎,是说什么也不愿来的,可菑川国的儒生们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

公孙弘实在没办法,也就顾不得年老体衰,打点行装再入长安求取富贵。太常府一番对策,并不看好他,列居下第,但却蒙得了刘彻的再次垂青。说来好笑,这次刘彻见到公孙弘,居然从颇有点相似的相貌上想起了那个没来得及献出仙丹的李少翁,遂不计其前过,举他为博士。与公孙弘同入都的还有年纪九十不甘自弃的老儒生辕固生,他大约已经忘掉被窦太后逼着入圈刺杀野猪的不快,居然步履蹒跚地来与儿孙辈们来争功名利禄。

卫青入见刘彻,叩拜道:“陛下,我进殿时,见辕老先生与公孙弘似乎有些口角。”

“他们说什么?”

“辕老先生似乎讽刺公孙弘变计求合,曲意取容。”

“嗯,公孙弘自经那一变,已乖巧多了,很合朕意。”刘彻想了想说:“仲卿,咱们不说这些,还是谈谈匈奴吧。朕有种感觉,一场战争又迫在眉睫。”

“那就采取东守西攻!”

“东守西攻？你详细为朕讲来。”

“我认为如要出兵，就应与匈奴争夺河南要地，迫使胡儿退回荒凉寒冷的漠北。”卫青的这番话也是熟思已久的，“河南之地，水草肥美，宜于农牧，其地距长安仅千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秦朝时，大将蒙恬将三十万大军北逐戎狄，收河南，屏障北境。秦亡后，匈奴重新占领河南，反成为入侵中原的前沿阵地。”

“有道理，”刘彻点着头说，“收复了河南，我军等于在匈奴肋部插上了一把尖刀，从这里可直接向匈奴腹地进攻。”

“陛下圣明，那时我军便可着手夺回河西走廊。如果能占得这条走廊，向南，可以斩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向西，可以兵进西域，威慑西域城邦诸国。单于王庭便可任我军驱驰。”

刘彻用毛笔蘸着朱砂在地图上重重圈下河南，他的耳边甚至已响起那得得的马蹄声。

这一番长谈竟至漏下十刻，刘彻才容卫青离开。卫青拜谢出了大殿，忽又从袖中摸着了主父偃三人的上书，故又折回献上。

自田蚡被‘鬼崇’夺去性命后，王太后没了主心骨，也懒得再学什么窦太后，刘彻那好刚任性的脾气便日渐显露。但当他遇上脾气更加刚硬的濮阳人汲黯后，就时常感到有点儿不大自在。譬如说昨日，中午在上林苑，刘彻午睡刚起，汲黯就进来奏事。刘彻一见是他，只觉得自己未戴冠，衣不整，头便涨了许多，慌忙避入帷中，使人接了奏牍，还没看上一眼，就传旨准奏，快生生地把这尊怕见的神打发走了。

他自己也说不准究竟为什么有点怵见汲黯。就是因为他会时常让堂堂天子当众难堪，无法下台吗？

刘彻不禁想起去年那一次的不愉快来。那次他兴致颇好地与汲黯谈论治道，说自己志在唐虞的盛世景象。谁知那个汲黯竟然



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陛下内多私欲，外施仁义，又怎么来效唐虞盛治呢？”一言既出，四座皆惊。刘彻立时拉长了脸，拂袖退朝。

那一次，他很想寻个借口杀掉汲黯，可他终究忍住了。

现在，这个汲黯又想寻皇上一个不痛快，他盯住的是唐蒙与司马相如通西南夷那件事。汲黯从一开始便认为那是徒劳无益的，如今他又抓住治道多年、士卒多死这事，又加上外夷反复无常，他想让皇上放弃通夷之举。

恰好，左内使公孙弘从西南夷出使回朝，奏报的主要观点很合汲黯的意思。因此，汲黯兴冲冲来见左内使公孙弘。

主爵都尉登门求见，公孙弘很感意外。“都尉大人，来此有何见教？”

“听说内史昨日还朝奏报陛下说西南夷治道多年，士卒多有死伤，可有这事么？”

“正有此事。”

“请问内史，这通夷之举是否恰当呢？”

“莫非都尉大人认为不宜通夷么？”公孙弘反问汲黯。

“正是，劳民伤财，我所不为，”汲黯就说出本意，“我打算联合内史，明日在朝堂上，决意坚持不宜通夷，内史可愿意么？”

“好，我也有这意思。”公孙弘答应得很痛快。

“谁说公孙弘这人智足饰奸，取容当世？此人大可交得。”汲黯得了这个有力的伙伴，满意地去了。

第二日，刘彻升殿，召群臣商量的正是西南夷通道这事。众位大臣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一派极力赞同，一派则大加反对，汲黯坚定地站在反对者一边。

公孙弘偷眼看皇上脸色，但凡有大臣反对时，他的脸色会寒冷如冰，但凡有人同意通道的，他的脸色就缓和下来。公孙弘要在瞬间决定下来，自己到底该站在哪一边。他清醒地记得那次出使匈

奴所言不合君王的意思,只好告病归乡,把一张老脸丢得尽了。八十岁的人,似乎更在意面皮,也有足够的明智来抉择。

“内史,你去过西夷,朕问你对此事到底又是如何看法?”

公孙弘不慌不忙出班奏道:“西南夷通道,乃拓边之举,非不可行。南越终是我朝一患,可若是从长沙或豫章发兵,通道南越,无法通行。而夜郎国却有精兵数万,以大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浮舰牂牁江,那时再取南越易如反掌。”

“好!”刘彻很满意,也有些意外。昨日公孙弘的口气,似乎更多一些忧虑,今日却掉风转舵,实乃识趣。“毕竟内史知朕的意思。”皇上笑了。

“陛下,臣有话要说,对于公孙弘的出尔反尔,汲黯大为恼怒,他现在不再问西南夷,他要弹劾公孙弘这老狐狸。“齐人多诈不讲信用,公孙弘昨日才与臣说通夷不宜,今日却又改变前议,岂非不忠!”

“公孙弘,你有无对都尉大人食言呢?”

“能知臣心,当说臣忠,不知老臣之心者,便说臣不忠。”公孙弘避实就虚。

汲黯有学识,有脾气,却偏偏无口才,空自气得胡子上翘,却再想不出什么话来反驳他。刘彻看他生气的模样,心中已知公孙弘定然是临阵变卦,耍了他一通,不由大感痛快。“左内史公孙弘能识大体,朕甚嘉之,超授为御史大夫。”数日前,原御史大夫张欧年老病免,这御史大夫一职空缺,公孙弘今日如此表现,正好可用。

这真是飞来之福。公孙弘原以为此次再入都门,以老迈之躯,不过扰攘一二载,便重归齐国,万想不到蓦然之间荣列三公,银印青绶。他顿时如入雾中,慌忙谢主龙恩。一时谢得急了,失了方寸,一个趔趄,险些摔倒在那里。卫青离得近,又眼急手快,一个箭步上去搀住他,才免了御史大夫的当场出丑。



刘彻见了汲黯生闷气的样子,越发开心,哈哈大笑着退朝。公孙弘兀自长跪未起,廷尉张汤第一个上前道贺。如今张汤正得宠,两人颇有互相结纳的意思。

卫青留在了皇上身边,他要谈谈临菑人主父偃。“他三人的上书我看过了,不过又是说兵为凶器,争为末节,穷武事者,未有不后悔的。还以秦皇帝使蒙恬将兵攻胡,死者不可胜数为例,他们不知秦皇帝的远谋,只说他务胜不休,未免太过。”

“书生意气,只知乞灵于文字,不知兵也是国之大事。”卫青在这事上与刘彻心意相通,就说道:“和亲,诚然是羁縻匈奴的一种好手段,但若是想依靠这个就使天下无兵戈之事,未免是痴话。”

“要想制匈奴于漠北,”刘彻取长剑,弹指长啸:“还得靠这个!”

“匈奴强悍,制服甚难。”卫青虽然两次打败匈奴,但从不心存轻视。

“匈奴固然难得制服,可朕也不相信那个主父偃的话。什么不是一世能完成的大业,屁话!”他冷笑着,他从不相信自己手上会有失败,他渴求对匈奴的每一次胜利。“朕定要一世便使匈奴幕南无王庭!仲卿,去做给他们看。”

“是!”

“仲卿,”刘彻亲昵地呼唤着自己最能依赖的将领:“除了匈奴,朕还有个头疼的大问题,你可知道么?”

什么问题能在皇帝心里与匈奴并列呢?卫青想了几个,但都觉得不够分量,只好老老实实地说:“臣愚昧,请陛下明示吧!”

“你不知?”刘彻用怪异的眼光看着他,他所想的是姐姐平阳公主。“其实,这事着应在你身上。朕不说,你回去慢慢想,什么时候想出来,就来见朕,想不出来,就闭门谢客苦思吧!”

卫青猜不透皇上究竟安着什么心,就闷闷地出宫回府。主父偃三人早引颈盼望,见卫青不乐,不敢多问。卫青对三人说书已呈

上,皇上无甚特别的话。三人心中凉了半截,就陪卫青枯坐。主父偃实在忍不得了,就问:“君侯,所愁何事,主父或者能帮解答。”

卫青一想,这三个人富有谋略,或能有答也说不定,就说出皇上所言之事。“何事能与匈奴相提并论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刘彻所言之事当真只有卫青解得,偏卫青只往大处想,钻入牛角尖,入了死境,主父偃又不是刘彻肚里的蛔虫,怎么解的?

但他自有谋士的高明,双掌一拍,面露笑容:“君侯勿忧,这问题主父能答得。”

“请教!”

主父偃摇摇头,奇货可居:“君侯恕罪,我要面见陛下才可说得此事。”

卫青也不认为这是什么过分的要求,便同意载着主父偃同入未央宫。他跪在刘彻阶前,奏道:“陛下的问题,齐人主父偃可解的。”

这一说,刘彻便知他想得差了,但皇上也想听听主父偃能编织一些什么言辞,便宣主父偃入殿进见。主父偃虽初入宫庭,又知成败在此一举,居然不慌不忙,拿出十二分的气度。天子素喜美容仪,公孙弘能再得鉴赏,一多半也是靠了一副神仙似的面容。来时卫青已叮嘱过主父偃,又为他换了衣饰。刘彻见是个气度不凡的伟丈夫,先是几分欢喜。

刘彻略作寒暄。

主父偃就说出一番大有作为的话来:“臣以为陛下所忧问题,也是我朝建国以来,历朝先帝头疼的大问题。”

刘彻听他说得严重,就收拾起戏耍的心思。

“这问题,便是如何对待诸侯王国。”主父偃一言即出,四座皆惊。

想楚汉相争之时,刘邦为争得更多反对项羽的势力,曾经分封



了许多诸侯王。其中莫过于大汉三王,即齐王韩信,后为楚王;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三王兵力强大,各雄踞一方,有震主之威。后刘邦相继将三王除去。但他认为始皇帝不分封子弟为诸侯王,以致有孤立之嫌,就自北而南,分封了燕、代、赵、齐、梁、楚、淮阳、淮南、吴等九个诸侯国。

封国的诸侯王,势力很大,除太傅和丞相由朝廷任命外,其它官吏都由诸侯王自任。汉初,各诸侯国力量尚小,朝廷还能控制,但随着时日推移,诸侯王势力膨胀,已逐渐成了朝廷的威胁。

梁王太傅贾谊就给文帝上书《治安策》。他有一个比喻:“天下之形势,如一个患了浮肿病的人,小腿肿得如腰一般粗细,一个脚趾有大腿那般粗,平坐着手脚无法屈,如不及时治疗,就会成为痼疾。”

景帝时终有七国之乱。刘彻继位后,大臣们仍推行前朝那种抑制、打击的政策,诸侯王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在建元二年,中山王刘胜在来京朝见时,宴会上竟哭起来,哭诉官吏侵夺欺凌诸侯王的种种事情。那时,刘彻刚刚继位,为笼络宗室,下诏废止有关官吏检举诸侯王不法行为的文书。但政策上的宽容,又使一些诸侯王骄奢淫逸起来。

就说那赵王刘彭祖吧,刘彻在满朝文武中竟然找不到一个有胆量去任相治国的,堂堂赵国竟三年无相,刘彭祖独专国权成为朝廷甚为头疼的一件事。

刘彭祖表面谦恭有礼,而内怀歹毒,每次朝廷派去国相,他身穿粗衣恶服去迎接。在貌似亲近中设下圈套,引诱国相说些忌讳的话,若稍失言,便偷偷记下来,进行要挟,使国相乖乖受制,若不从便上书告发。

上个月,刘彻从待诏金马门的博士中推选了一个齐国人赵婴。去的第一日,不知怎么就糊里糊涂地说高祖斩韩信一些颇为忌讳

的内情。刘彭祖见他骨头硬,不容易降服,就告到京中来,听候发落。

廷尉张汤上书赵婴当诛。

刘彻不得不在繁忙的国事中,下力气分神考虑如何妥善处理日渐发展的封国势力。但他没有好的办法。

刘彻见主父偃身在民间却能看出自己的忧虑,也不由不佩服他眼光之毒,心思之深。这个人可大用。刘彻这样想着,便道:“先生请为朕说来对策。”

“梁王太傅贾谊有言,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文帝采纳他的意见,把齐国一分为七,把淮南国一分为三,便大大削弱了诸侯王的力量。”

主父偃初进殿时语出惊人,现在这个拾人牙慧的对策却让刘彻很失望。“古时,诸侯封国方圆不过百里,所以容易控制。现在诸侯王连城数十座,封地方圆千里。朝廷对他们约束宽缓,他们就骄横奢侈,荒淫作乱。对他们约束稍稍一严,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对付朝廷,他越说越气,拿起案上的一卷奏牍掷了出去:“如果以法削割他们的封地,他们就会萌发反叛的念头,发生像吴楚七国之乱那般事情!”

卫青过去捡起那卷奏牍,正要再呈上去。

“你手里是城阳王刘延的上书,愿将属邑封弟,”刘彻站起在殿中来回踱着,声音中也夹杂着十分的火气;“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了,还有梁王刘襄也跟着上书。”言下而喻,这两个诸侯王是相谋过的。

主父偃把贾长沙的对策重新搬出来,指望依此直上青云,却为刘彻不屑一顾。正当心灰意冷之际,却听到了城阳王、梁王上书为弟请封属邑,他眼前豁然洞开云雾,立时有了了一个可称绝妙的计策。“陛下,这属邑大可封得。”他急切地说。



“主父兄，”卫青只怕他说错了话，惹怒了天子，出口制止：“休得胡言。”

而刘彻非但未曾动怒，反而重新来审视这个主父偃。他虽不知主父偃出于什么心思如此进言，可他本能地觉得临菑人有了一个他想不到的妙计。他不说话，但他殷切地看着主父偃，用眼光催促他。

“陛下，贾谊的计策未尝不可行，但需改个名目来用。”主父偃故意略略停顿，要看看刘彻的反应。

“如何改法？”刘彻甚为恭敬地请教。

主父偃心中有数地说：“臣以为可借此行推恩之策。”

“推恩？”卫青喃喃地问。

“现在诸侯王的子弟有的多达十几人，而只有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诸人虽也是诸侯王亲生骨肉，却不能享一尺封地，这不能体现出仁孝之道。”刘彻已听出些许端倪，脸上已有了笑容，显然对临菑人的回答相当满意。

主父偃受到皇上神情的鼓励，又继续侃侃而谈了：“陛下何不下诏给诸侯王，允许朝廷给他们的恩惠推及到其他子弟之身，用本国封地立众子弟为侯。”

“妙哉！”卫青两掌一拍，抢过主父偃的话道：“这样，得到土地和爵位的人，个个都会高兴，感谢皇上恩德。皇上推恩越广，诸侯国的领地越分越小，势力也自然衰弱下去。”

“如此，还用朝廷强力去削夺么？”这句话是刘彻说的：“先生，你都在何处任事呢，为何不早来见朕呢？”

从冷淡到相见恨晚。

卫青却暗暗好笑：“还说什么不早来见你呢，十年前，我便向你推荐，你却见也不见。”

刘彻要封官了，先是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三人为郎中。可主

父偃还未谢恩起身,刘彻大约觉得对他显得不够赏识,超任他为谒者。郎中秩比三百石,而谒者秩比却有六百石,可谓联梯直上。严安、徐乐不免瞠乎其后者了。

一个陌生的临菑人忽然得宠,以布衣之身进了大殿,一番对答后,推恩之策让龙颜大悦,跪下时是郎中,起身时却已成谒者。

现在人们都记住了这个主父偃,只因为三个月后他又被超迁为中郎,可谓春风得意。

御史大夫公孙弘以三公之身巴巴地去拜会这个同乡,但三次都没遇上,那时主父偃都在皇上身边。这一日,两人在长街上相遇了,公孙弘有心结纳,主动下车来相见:“主父兄,哪里去?”但主父偃仍然端坐车中,只随便还了一礼。

他的冷淡也并非没有原因,两人虽同为临菑人,但境遇却大不相同。公孙弘啃得透《春秋》,身在齐地如鱼得水;主父偃虽博且杂,被儒生们排斥,受尽冷眼。他如今得志,想起前事,自然不快,“下官要急着上疏奏事,失陪。”竟然扬长而去。

公孙弘淡淡一笑也自上车,浑不在意,心中却道:“小人得志便猖狂,看你能威风到几时!”



## 第二十章 主父偃进言 除去燕国立为郡

主父偃摸准了皇上的心思,主张凡诸侯王违犯朝廷律令者,一律削爵夺地。已故丞相田蚡的大舅子燕王刘定国成为皇上赐死的第一人;卫青再次受命出击匈奴,采取声东击西之策,取高阙下河南,重挫楼烦王和白羊王。

“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刘彻正与主父偃、张汤讨论推恩令,“这自然是好的,可朕总觉得……”他欲言又止。

他的眸子里闪烁着一种择食的野兽才有的急不可耐的光芒。主父偃本能地觉得这种慢腾腾的进度不符合皇帝好斗的性格,这位帝王希望任何事情都能像一场战争那样酣淋漓地进行,风急雷动,摧枯拉朽。或者就像他酷嗜的狩猎,看准机会,一矛便捅进野兽的心脏里,拔出兵器时就是那甚为凄厉的吼声并伴随着进射的鲜血。

主父偃这才真正地认识了当今的皇上。他知道任何帝王都喜欢唱戏,而他在戏中又总是要唱红脸,主父偃知道自己应义不容辞地来唱白脸。他早已心中有数,此时正好和盘托出。“陛下,臣以为藩国自析,虽然是好,但律令也是要施行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旦查出诸侯王违犯朝廷律令,正可削爵夺地。”主父偃很识时务地说出这番话,果然又博得了刘彻的赞赏。侍坐的张汤也不免赞叹这个临菑人虽是朝廷中的新手,但确实手腕老辣,不愧是公孙

弘的同乡。

看到皇上赞同,主父偃面上恭谨平静,内心里却是狂喜,封赏倒在其次,他更希望能借皇帝的手报复当年那些屈辱自己的诸侯王。那些屈辱他日夜不忘。他新近学勾践在房中吊了一枚苦胆,他希望自己在经历过那些屈辱之后,能够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为皇上所倚重的权要。

“你有具体想法吗?”刘彻问道,他相信临菑人会让自己满意的。

主父偃自然不会是无的放矢。昔年他北游齐、燕、赵、中山等国,除了品尝尽白眼之滋味,还对封国诸侯王的那些让人不耻的勾当也知之甚详,想不到如今却有了用场。

他首先向皇上提到了燕王刘定国。刘定国的妹妹正是田蚡丞相的夫人。

“臣那里有肥如县令之弟郢人,来京揭发燕王,为兄申冤。”

“怎么回事?”

主父偃便对皇上娓娓道来。

原来,刘定国嗜好渔色,虽然妻妾成群,却又看上了父亲的爱姬和弟弟之妻。老燕王健在,他还伪善十足,可父亲刘嘉双目一闭才刚刚入土长眠,那娇滴滴的美人儿就落入了刘定国的怀抱,并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就是这个刘定国,又似乎专好吃窝边草,对家族中的女人最感兴趣,也不管是否姓刘。前不久,他又强夺弟媳为妾,也是垂涎已久才得手的。为此,他在父亲的墓前削去了弟弟的一根手指。

肥如县令上书直谏,这使刘定国大为恼怒,就想定罪于肥如县令。肥如县令入都告发他,偏偏其时丞相田蚡掌权,居然把事情压了下去。刘定国看肥如县令敢老虎嘴上拔毛,便再也按捺不住,就派刺客把肥如县令杀死灭口。那时田蚡权势熏天,刘定国也依势



横行,如今肥如县令之弟郢人知田蚡已死,遂又入长安申冤,并不知道主父偃正得宠,便喊冤于主父偃的住处。

刘彻皱皱眉,气愤地说道:“刘定国竟做出这等禽兽不如的事来!还有王法吗?”

“陛下,他还有更加让人发指的事情,说来让人……”主父偃意味深长地收住话,极其老练地卖个关子,他要等皇上来问。

“他还做下什么丑事?”刘彻问他。

“听说燕王夺了弟媳为妾之后,更加纵淫,竟然……”他顿了一顿;“竟然逼迫自己的三个女儿也来侍寝,轮流交欢。”

“有这等事!”刘彻不觉失声叫道;“真是天理难容!”

众朝臣也顿然失色,一齐看着皇上。

谁知皇上却又禁不住在心里想:“不知我那位年轻貌美的舅母有没有着燕王的手?”他那个守寡的舅母实在是貌美如画。

张汤觉得自己该说话了。“陛下,燕王败坏人伦,外面也有耳传,只是想不到他行为如此恶劣,令人发指,罪在当诛,以正我朝律令,好给天下百姓一个交待。”张汤的话如同他那张从来没有笑容的脸,总是一开口便杀气腾腾,其实他已猜出皇上的意思,区区一个燕王,有什么好姑息的。

刘彻立即召见郢人,详细问询,知道主父偃所奏非假,便立下诏赐燕王死,废燕国立为郡。转眼之间一个燕国便消失不见了。

张汤越发注意起主父偃这个人了,他知道临菑人离再次超迁不远了。“恭喜,主父兄,谋定乾坤,陛下大悦,你离升迁又近了一步。”张汤酸溜溜地说。

主父偃敢在公孙弘面前目空一切,却不敢在廷尉张汤面前托大,单从他年少审理老鼠那个故事上,就让主父偃对他刮目相看。想到他在审理后宫巫蛊一案中诛杀三百余人,主父偃至今想起来还脊背上有些发凉。他有心结纳张汤。

“听说廷尉契慕董仲舒，可有此事？”

张汤笑笑道：“董仲舒治《春秋公羊》却又在公孙弘之上，发明春秋大义，所著文章脍炙人口，可真算是一代名儒呢。”在话中，他极力推崇。

主父偃却心中冷笑。张汤与公孙弘友善，公孙弘称张汤有才能，张汤称公孙弘有学识，二人互相吹捧，交情可称莫逆。但张汤和公孙弘一样，不过是阳奉阴违，董仲舒有才学摆在那儿，但他的刻板，处处以礼义为先，也让张汤很是头疼，单说在处理巫蛊那事上，董仲舒就颇有不满张汤酷毒的言论。

“董仲舒虽有才学，但妄言灾异，也让人好笑。”主父偃看到张汤听这话后，脸上有了一丝笑容：“廷尉可记得建元六年，辽东的高祖庙和长陵的高园便殿相继发生火灾那事么？”

董仲舒从江都王刘非那里以病为借口归故园隐居，曾就这二事发挥他“天人感应”之说，认为高庙、高园的火灾非比寻常，是天在告诫帝王，乃是汉继秦之后，国家尚未得到治化的征兆，帝王应该下决心杀一批骄奢淫侈、恣睢暴虐的内外诸侯大臣。非如此，天下不能得到治理。

“主父兄是怎么知晓此事的？”

张汤对董仲舒提到的诛杀“暴虐”很反感，他甚至怀疑董仲舒是在指自己，但满腹的不痛快却不露出来，只是冷笑一声。

至于主父偃是怎么知道这事的，他可不好对张汤明说。原来主父偃北游时，曾去董仲舒处请教儒学，偶然翻到了他那封准备上书的草稿，认为他有攻击“近臣”的企图，就把书稿偷了出来，却一直没献出来，现在他有了一个新的计划。

“廷尉，几时在朝廷上，看我为你演一个小小的把戏。”主父偃不正面回答张汤的问话，却诡异地笑着这般说。

张汤不知道他要搞什么鬼把戏，但他生性沉稳，也不去问，只



是对公孙弘把此事提了一下。公孙弘也猜不出其中奥妙。

数日之后，燕王刘定国被主父偃一言诛死的故事传遍长安，主父偃声名雀起，一时无双。公卿大臣和诸侯王惟恐自己会被临菑人寻隙构一个灭门的罪名，都格外来奉承他，纷纷垂礼行贿，一掷千金。

主父偃多年不得志，饱尝人世酸甜苦辣，想不到人到老年，一夜之间忽成显贵，那多年积抑心中的愤懑之情，直如决堤洪水般涌出来。对送礼行贿者来者不拒，多多益善。

卫青很快听说了主父偃的所为，心中好像积压了一块石头。他一直把主父偃作好友相待，但自主父偃屡次升迁之后，那交情骤然间便淡如水了。

如今匈奴又发兵侵边，皇上已决定让关内侯卫青、将军李息统兵出讨。但卫青还是想在出兵之前，见见主父偃，给他提个醒。他后脚到，江都王刘非派遣送礼的使者刚刚前脚出。这人识得关内侯，颇有些尴尬。而送他出门的主父偃却处之泰然。

“哟，是关内侯，主父在此有礼了。”主父偃虽红极一时，但对沉稳有加的卫青却着实不敢怠慢。

“恭喜主父兄再次超迁。”

主父偃一言除了燕国为郡，再次超迁为中大夫，说他扶摇直上，那是半点不假。

“哪里，多亏了关内侯引荐，否则，哪有今日。”主父偃说得的心里话。他很客气地把卫青让进厅中，又说：“我闻匈奴又侵边，陛下已着关内侯与李息将军出兵，是吗？”

“是啊，”卫青叹息了一声：“匈奴又到东北部的上谷、渔阳一带侵扰，杀掠吏民千余人，可怜我世人，何日方得太平！”

“关内侯出击匈奴，屡战屡捷，为我静边，实乃国主栋梁，民之功臣，非我辈所能比啊。”主父偃对卫青的赞美溢于言表，很是诚

息。

卫青没有半点骄色，却反而忧形于色。“匈奴势盛，也不是一日便可功成，只是苦了天下苍生。”在叹息过后，卫青沉默片刻，又看看主父偃，索性开门见山。“主父兄，我听外面人说，你对送礼行贿者多不拒绝，不知可有此事？”

“此言不虚。”主父偃答得爽快。

“你这样做，是否后果不堪……”

主父偃却以一个冷笑回应。他站起来，亢声说道：“关内侯，你有一个做皇后的姐姐，衣食无忧，富贵无虑，可怎知我这些年来所遭受的屈辱？我自幼机敏博学，又能言善辩，可就因为没学儒，便无法在齐地容身，上长安求干禄也不得。以至使家中一贫如洗，妻子儿女靠乞讨度日，便是父兄也不肯周济。后来蒙你相助北游，在燕、赵、中山却又屡遭排挤。某一时，我曾想把心一横，了此残生，不再受辱人间，可家中人怎么办？我只得忍着活了下来，幸好还有今日。”

卫青摇摇头道：“主父兄，我姐是皇后不假，我能有今日也自有她相助之力，但要说到艰辛，只怕我二人不分轩轻。但我总以古人的话明志，淡泊以守。”

“我做不到！”主父偃把双手伸向天，“我发誓，有仇必报，有钱必捞，有福必享。”

“不计后果么？”

主父偃仰天长叹：“我自结发游学四十年，贫困潦倒而不得志。父母不把我当儿子，兄弟视我如路人，诸侯和宾客们更视我如粪土一般，凭我这般傲世才学，困苦对我来说不是太长久了么？大丈夫生不能享受五鼎之食，死就被五鼎烹了，也可慰矣！”

“这又何必！”卫青听他说出这等乖戾的话儿，惊讶不已。从前他只觉得主父偃有些孤高自傲，但想不到一朝得志，竟完全换了一



副面目。他真想不出这人到底是怎么了。

“我卫青先前结识的那个主父偃已死去了么？”他痛心地说道。

“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主父偃用伍子胥的话作答。伍子胥为报父仇，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好友申包胥质问他，他便这样说。他志在复仇，常恐怕早死，不能遂了心意，只好颠倒疾行，逆理行事。

卫青听了这话，知道他是铁了心要在这路上走到黑的，只好叹息着离去。

翌日，刘彻升殿议事，主父偃上前奏事。他一走出朝班，有人便不免心中战栗，不知他又要玩出什么。主父偃就把董仲舒那篇论高庙、高园失火的阐说呈上去，刘彻让内侍当殿念出。才念毕，便一殿哗然，刘彻也不免皱眉。就问主父偃：“爱卿，你所呈是谁的文章？”

“陛下且容微臣先不忙于说出此人的名字，倒是请问陛下，您对此文是如何看法？”

“主父偃好大胆，竟敢这样说话！”群臣不免又惊又羨。

但刘彻却没半点不快，只是略一沉吟，便说：“此文实有些危言耸听。”皇上对那篇高论的评价是再明白不过了。

便有人声色俱厉地对那篇高论予以抨击。特别是那些皇族、贵戚们对其中所言“骄奢淫侈，恣睢暴虐”，尤为愤愤，那简直是在明目张胆地指责我辈，是可忍，孰不可忍。

主父偃希望的就是这种效果，他笑了。“陛下，臣斗胆请教吕步舒吕大人，对此高论又是如何看法。”

吕步舒是董仲舒弟子，张汤模模糊糊猜中了主父偃的意思，不由暗翘拇指：“好个心存刻毒的主父偃！”

吕步舒虽觉得这篇言论未免耳熟，但他哪里会想到主父偃的诡计。他已知道了皇上的意见，又见群臣滔滔，知道是如何应对

了,但挺胸出班道:“陛下,臣认为此言大谬,暴秦怎可与我朝相比?数代以来,我朝无事,百姓安乐,政通人和,高庙、高园失火乃渎职所为,自可问罪于祀庙的郎官,怎能枉牵人事,只图杀戮,也于礼不合。此人愚昧,当下狱治罪。”

“吕步舒毕竟着了主父偃的招儿!”张汤不免对主父偃又敬一分。

“此人妄言灾异,乱我人心,岂止下狱,该判罪当死!”公孙弘的话掷地有声。

“请问大夫,这究竟是何人的文章?”张汤上前凑趣。

“陛下,此文著者便是吕步舒吕大人之师广川董仲舒董先生!”

吕步舒一听这话,只觉眼前金星乱冒,两腿发软,那张脸是说什么也不敢抬起了。

“陛下,董仲舒号为一代大儒,却妄为言论,竟连他的高徒也不敢苟同,可见其罪非小!”主父偃又慷慨奏道。

当年,主父偃前去拜访董仲舒请教儒学,董仲舒一试之下,便知道他不过是个披着儒家外衣的狂徒,便待之冷淡。主父偃如今得遇其时,自然便要安排一个大大的陷阱要他往下跳了。这还不说,竟又拉上吕步舒。主父偃以为如果没有吕步舒这一着妙棋,是说什么也不能收到这样好的效果的。

刘彻就下旨把董仲舒下狱,但也仅仅是下狱而已,并不采纳公孙弘的“判罪当死”的说法。因为刘彻对“天人感应”毕竟有些同感。虽然仅在数日之后,刘彻又下令赦免了董仲舒,但这位夫子却将此辱刻骨铭心,在经过认真的反思之后,决定:一、再不言说什么天相灾异;二、将吕步舒驱出师门,除弟子名。

公孙弘见主父偃为皇上所青睐,心中自然不乐,但让一向以《春秋公羊》骑在自己头上的董仲舒摔个大跟头,却很是有些高兴。只是提醒自己今后对主父偃要多加提防,以免为其所陷。他这种



心思,代表了大多数朝臣的真实想法。只有卫青却不以为然。这个艳阳的冬日里,长安里落满了树叶,一片肃杀。他仿佛听到风声相伴的厮杀声,明日他又要跨上咆哮的战马,去驰骋大漠。对那些悲壮的战斗场景,他心中充满了渴望。

入夜,他搂抱着妻子薄姜缠绵起来。就要上战场了,他以为这是安慰妻子的最好的方式,他把一腔的激情都注入到那销魂的一刻。也只有妻子最理解丈夫此时的心情,她知道任何叮嘱的话都不要说,她只有配合好丈夫的每一个动作,才是她必须要做的。兴奋后的疲劳使卫青很快入梦。

但薄姜却久久难以入睡,借着微弱的烛光,她凝视着丈夫的仿佛有些瘦削的面孔,竟兀自落下泪来。每次丈夫出征,她总是这样的依依不舍,这依依不舍中又包含了牵肠挂肚的担心,甚至还会有生离死别的感觉。虽然丈夫一再劝慰她,说他命大福大,说他和她本是同林鸟,还有五十年的路好要走,但她仍摆脱不开那个噩梦的纠缠,因为在那个噩梦中曾有一枝冷箭射中了她的丈夫。她真怕会有那一天,她真怕自己迎接回的不是英勇凯旋、英姿勃发的丈夫,而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但有什么办法呢?谁叫你做了关内侯的妻子呢?谁叫你做了将军的妻子呢?

薄姜就这样瞅着丈夫的面孔,和烛光相伴到天明。她早早起身亲自为丈夫打点行装,亲自为丈夫准备可口的早餐。这样的時候,她是从不让仆人去这些事情的,只有她自己亲自动手,她心里才宽慰些。在妻子的陪伴下,卫青吃罢早餐,整好戎装,吻吻妻子,又吻吻儿子卫伉那胖嘟嘟的小脸蛋儿,才大步踏出侯府大门。

妻子目送着渐渐远去的丈夫,眼中又有泪水流下来……

战鼓频催,沙场点兵。

好一个雄壮激越的场面,卫青热血沸腾起来。

神采奕奕的皇上来了。他要亲自为他钟爱的将领和他的勇敢的士卒们送行。他身边还带着身着盔甲、骑一匹栗色小马、手持长矛的霍去病。只有关内侯率兵出征才有这样的殊荣。这更让卫青感到了肩上的担子重如千斤。

小霍去病跳下马径直跑到卫青面前，朗声道：“舅父，让我随你去，我也要杀匈奴！”竟全是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

“去病，不要缠着你的舅父。”刘彻开口喊道，并让人把他拉到自己身边。这个孩子很像他，性格上、谈吐上和那种对战争的渴望上。他疼爱地拍拍小去病的脑瓜儿，便来到卫青面前。“卫青，朕把一切希望都放在你身上了，神明昨夜告诉我，你会带着胜利回到长安的。河南已被匈奴占领了八十余年，你要为朕夺回来！”

“陛下，臣即使肝脑涂地，也会在所不辞！”

卫青说话虽仍像从前做骑奴时那样谦卑，但却增加了更加自信和坚韧的成分。

刘彻满意地笑了，信手解下自己身上佩带的宝剑，凝重地递给卫青。“带上朕的宝剑，让它溅上敌人的血，”随之他又压低声音对卫青说：“朕本来想亲自出征的……”

“太后不会允许的！”卫青也压低声音说。

“你认为朕不是一个好将军么？”

“不，臣以为陛下是最出色的军事统帅！”

刘彻审视卫青片刻道：“你不是因为讨好朕才说这话吧？”

“不，臣的话是发自内心。”卫青对皇上在用兵上是颇为钦佩的。其实从前的每次出兵，深居后宫的皇上都要亲自参与战术的研究与制定，他的预见力非常强，有时竟能像巫师一般预测即将发生的战事的走向。譬如这次，他就决定改变过去那种匈奴在哪里入侵，就到哪里被动援救、迎击的办法，而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这就让卫青很折服。



“唉，朕真不知还有没有亲自带兵直出玉门关的那一天……”刘彻兀自对天一声长长地叹息，让卫青颇为心动。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陛下又何必为不能亲自上战马而耿耿于怀呢？”卫青发自肺腑地劝解道。

刘彻这才释然一笑，然后又疼爱地拍拍霍去病。

“朕会把霍去病训练成决胜千里的好将领的。朕的所有遗憾就只有让去病将来去弥补了。有一天，朕会让他像你一样出众！”

趁皇上和卫青相谈的空儿，好动的霍去病驱马走进列队的士卒之中，手执长矛，大吆小喝，威风凛凛，很像那么一回事儿。众将士想笑又不敢笑。卫青皱皱眉，大声喝道：“去病，胡闹什么？出阵来！”正在兴头上的霍去病看看舅父，老大不情愿地催马回到皇上身边来，嘴里还嘟哝着：“这是胡闹吗？”卫青还要斥责他什么，皇上却抢先说到：“只要朕没说你胡闹，你就不是胡闹。”霍去病这才冲皇上和舅父灿烂一笑。

太阳升起了，点兵场上铺满一片金光。

出征的时刻到了。卫青单膝跪地，接过皇帝的饯行酒，一饮而尽，然后一跃而起，翻身上马，冲皇上双拳一抱，朗声说道：“陛下，等候我们的佳音吧，此次出兵，若不为我大汉夺回河南誓不回还！”众将士也随卫青一齐振臂高呼。

刘彻满意地笑了。“静若处子，动若脱兔，这才是大将的风度！”

“我要做舅父这样的人，”霍去病不无稚气地喊道，“我要做大汉的大将军！”

“你会的！”刘彻疼爱地看着霍去病说。

汉军出兵的消息，很快传到正在上谷指挥坐阵的匈奴首领休屠王这里。这天，他与戒日王正在饮酒。“好，汉兵来得好，我担心

的反倒是他们不来。卫青连折我军两阵,我要为单于把耻辱都讨回来。”

“对,定要让卫青小儿身死埋骨在此,”戒日王也颇为自信地说;听说他是汉皇的妻舅,甚为汉皇所倚重,若是捉了他,正可壮我声威,那时长安也指日可待!”

“戒日王,”一边坐着吃酒的将领摩札却显得很稳重;据俺所知,卫青虽是贵戚,但他的军功却靠的是真本事。前次,飞将军李广险些成了我的囚徒,却独有卫青能兵至笼城,打了胜仗,这个人不可轻视!”

“哼!摩札,你休长他人志气,且看我的雄兵如何活捉卫青!”休屠王生气地说。他精兵在握,又自诩会用兵,决心要在此战中玩个漂亮的。

这边严阵以待,只待汉军杀来上谷、渔阳。而卫青与皇上商定的作战方案却是声东击西。按照既定的作战方针,卫青决计兵分两队,一队由卫青和李息率数万骑兵先向东北方向挺进,拉出援救上谷、渔阳的架式,一队兵马留守原地,与敌兵虚于委蛇,以行缓兵之计。

匈奴单于已得了汉军出兵渔阳、上谷的消息,立命休屠、戒日二王率部严阵以待,又从各地调集精兵陆续发往上谷一带,准备迎击汉军。

话说卫青率军出云中后,沿黄河西进,潜行千余里。看着奔腾狂哮的黄河浊流,卫青甚是折服于它的气势,如不是时已近冬,他简直想跳进去,化成狂涛中的一片孤叶,或者一朵浪花,和滔滔河水搏斗一番,以舒筋骨。他遂下令驻马少歇,李息来到他身边,望着滔滔河水,感慨地说:“看到黄河,我才觉得人之渺小,生之短促!”卫青颇有同感地点点头。

这时探子来报,再出去二十里外就是要塞高阙。



“避开它么？”李息问道，“要是攻打高阙，只怕打草惊蛇，我以为还是沿黄河折而南下直达陇西为上策。”

“不，”卫青摇摇头，“李将军，我却认为这高阙是避不开的，一定要攻占它！”

“皇上说取河南，高阙无足轻重。”

“将军，将在外君有命而所不受。要塞高阙乃是重地，只要攻占它便可切断西部河南地区匈奴人的退路，因此非取不可，且兵贵神速，”卫青凝重地说，“李将军，你带大军随后慢行，我自带一支精锐速取高阙，我相信只要拿下高阙，河南便会落入我汉朝手中。”

“将军，还是我带精锐先头行动吧。”

“不，还是按我说的行事！”卫青吩咐停当，自带公孙敖等，另取一万精锐骑兵，都包了马蹄、束了马口拼命赶路，不到一个时辰已到目的地。

要塞高阙和卫青的人马都处在宁静的月色之中。在这里能清楚地听到黄河的涛声，这涛声对掩护行军消融嘈杂的声音实是帮助不小。时已初冬，天已颇冷，再过几天，便有上冻的可能。卫青让人马稍歇，等待月亮进入云层。

高阙似乎也沉睡了。全天戒备的匈奴守兵全没想到汉军会如神兵从天而降，等他们吹起号角迎敌时，为时已晚，万余大汉骑兵一字排开，卫青居中，左有苏建，右有张次公，以势不可挡之势冲杀过来。

“四处放起火来，扰敌军以乱。”苏建传下号令。火借风势，匈奴人的毡庐顿时成了火窟，敌兵不战自乱，卫青不费多大气力便取了要塞高阙。待李息大军杀到时，高阙的战事已结束了。

燃烧的大火很快被扑灭了，高阙又恢复了素常的宁静。

卫青的手砍伐得也酸了，他抹了一把汗，从随从手中接过水润润干焦的喉咙，便开始思忖下一步的行动。但当他上马巡视一圈

之后,便打消了乘胜进军的念头。因为连日来将士们星夜赶路,刚才又一场激战,可谓人困马乏。“将军,应尽快发兵陇西!”苏建提醒卫青。

卫青却跳下马来,摇摇头道:“连日行军,疲惫不堪,就留一夜吧。岂不闻,强弩之末不能穿透鲁缟。”苏建认为不宜就此歇兵,但见卫青主意已定,也不便再进言,遂驱马去安顿士兵休息。

卫青有个老习惯,如将士们不全部入寝,他是不会先自休息的。他洗把脸,喘口粗气,便去巡视。士卒们见将军过来,急忙恭迎行礼,卫青摆摆手,让他们不必如此。他走到几个受伤的士兵面前,细细查看伤势。有一个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的模样,稚气还未脱尽,虽伤了左臂,但依然与别人谈笑,脸上有一股让卫青感到振奋的朝气。

“将军!”那孩子恭敬地朗声叫道。

“你叫什么?”卫青亲切地问道。

“回将军,我叫李修隆。”

“哪里人?”

“我是陇西人,将军。”

卫青更来了兴致:“小伙子,咱们的大军明日便要打到你的家乡了,高兴不高兴呀?”见那孩子一脸灿烂地点头后,又问:“既然你是陇西人,你可识得你们成纪的李广李老将军么?他可是我最服膺的大将!”

“回禀将军,我识得他,我也是陇西成纪的,我们都是李信将军的后代。”

“噢,看不出你还是出自将门,好,好!”卫青甚为高兴地拍拍那孩子嫩稚的肩头。

“将军,我们要夺取河南是么?”

待卫青肯定地回答之后,那孩子又慨然地说道:“将军,跟随你



打仗,我们有信心,你会像蒙恬将军那样再次把匈奴逐出河南的!”卫青又拍拍那孩子的肩头,问身边的士卒:“你们有信心吗?”众士卒振臂高呼有信心。卫青说:“只要你们有信心,咱们就能攻无不克!”

将军李息从后面赶上来。“卫将军,我们要到陇西么?”

“不错,直达陇西,从匈奴的侧后方插上去,杀他个措手不及!”

李息说:“这个主意好,但要兵贵神速。”

卫青向上天祈祷道:“蒙恬将军,愿你在天有灵,保护我大汉将士兵垂功成。我卫青惟一的心愿是能效仿你再逐匈奴,收复河南,重造我汉家屏障。”

黎明时分,卫青率大军在黄河涛声的相伴中继续按既定计划向陇西进击。

如果说带领精兵侵扰渔阳、上谷的休屠王、戒日王还有些忐忑地准备迎接酣战的话,那屯军河南的楼烦王、白羊王就轻松多了,他们知道汉军已出兵,但凭着老经验,他们认为在渔阳、上谷定会有一场惊天动地的恶战,自己这里会是平安无事的,因此二人仍很是悠然地在帐中饮酒,并有虏回来的汉人妇女歌舞助兴。不多工夫,两人都已有五分醉意,因此对那颇有点姿色的女人便有些心动神驰。

他二人两眼直直地盯着美人儿,都在想怎么才能尽早把这可心的女人带回自己的大帐中。尤其那白羊王,几乎是有点儿急不可耐了。他那急渴的眼神中简直要喷出火来。他在想:“要是现在就下手,把这娘儿们径直剥成一只小白羊,才不负了我这白羊王的大名。”想到这里,便两脚跟踉着往美人跟前凑。谁知这时,一员不识好歹的神将竟捺不住心头那股欲火,借着酒意把杯子摔掉,抢上去就强行搂抱住美人儿共舞,一只手还不时地摸摸索索,一脸的胡

须也蹭到了女人的脸上。白羊王立时脸色就变了,不由自主地抄起了身边的马鞭子。那裨将全不顾危险已经临头,两手仍很不规矩地在美人儿身上游动着,当他的手将要插进女人的胸襟时,美人儿尖叫一声,用力要挣脱开去,那裨将一个站立不稳,险些摔倒,有人就笑起来。那裨将就有些恼怒,猛扑上去,快手一抓,遂把美人儿的衣裙攥在了手里,只一用力,衣裙便撕裂开来,露出了贴身的亵衣。又有人快意地起哄,怂恿裨将再采取进一步的动作,让大伙尽兴地看个西洋景儿。当裨将再次搂抱住美人儿,欲强行脱她的亵衣时,白羊王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冲那裨将就把马鞭抡去。那裨将吃了一记马鞭,疼痛不过,顿时狼一样地嚎叫起来。

楼烦王高声大笑起来。他笑那裨将太脓包竟吃不住白羊王的一马鞭。他也笑白羊王太失风度,竟和自己的裨将如此争风吃醋。不就是一个汉人娘们吗?他凑上前去,劝白羊王把那汉人娘们让给裨将。谁知白羊王竟一梗脖子,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楼烦王顿觉得很没面子,也便拉下脸说,你俩都别争了,这女人是我的了。白羊王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你这话真是好没道理。楼烦王说,既然你我互不相让,就以比腕力定夺好不好?楼烦王手腕上的力气是没人可比的,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过一次败绩。众人又在一旁起哄叫好。白羊王涨红了脸说,要比试就比试骑射,咱带兵打仗的,要不比试骑射算个什么鸟!白羊王的骑射在匈奴人之中是颇有名气的,所以很自信。两个相持不下,便有人提议像汉人那样抓阄,谁抓着画有“○”儿的阄儿,就采取谁提出的那种比试办法。楼烦王和白羊王欣然同意,就有人去做了两个阄儿,结果白羊王抓中了,白羊王的手下们便大声高呼起来。

靶子摆好,白羊王踌躇满志,率先拉弓。他以为他这一射会志在必得。谁知真是活见了鬼,一箭脱弦,偏离靶心还差一巴掌。楼烦王喜笑颜开,也上前拉满弓,出人意料地是竟一箭正中靶心。



白羊王的脸立时涨成了紫茄子。

楼烦王兴高采烈地把美人儿搂在了怀里。

白羊王又高高地抡起了马鞭儿。

楼烦王推开妇人,吃惊地望着满脸阴沉的白羊王。

然而,白羊王的马鞭并没有落在楼烦王身上,而是结结实实地让身边的一个侍从吃了记苦头。

楼烦王遂放下心来,正嘻笑着要和美人儿离去,忽有探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大帐来禀报说,汉军有三十万人马已浩浩荡荡向这里杀来。白羊王和楼烦王顿时大惊失色。按照他们的想法,汉军此时应该是在渔阳一带,和休屠王杀得天昏地暗方是,谁知竟会如此突然地出现在河南。

“领军者是谁?”白羊王气急败坏地问道。

“听说是大汉关内侯卫青。”探子小心报来。

“怎么,卫青来到了河南?”楼烦王一惊不小。

卫青两出匈奴,已颇有些威名。在匈奴人的心目中,这个才刚刚蓄上胡须的年轻人和骑射无双的李广同样神鬼莫测,威勇无比。他们敬服的就是马上的好汉。

“谁领军去了渔阳、上谷?”白羊王又问。

“回大王,汉军根本没有去渔阳、上谷,他们出了云中郡,便突然向西,在夺取高阙后又沿黄河折而南下。”

“混账!”白羊王大吼起来;“那为何不早早来报?”

白羊王吼罢,也不等探子回答,便猛地抽刀挥出,探子的人头早已滚落在地。

白羊王和楼烦王匆匆出帐领兵迎战。

领先来叫阵的是张次公。

从匈奴阵中抢出来迎敌的,乃是一须发花白的老将军。这老人家好一身的气力,刀术又极娴熟,张次公使出浑身解数,竟一时

拿他不下。就在此时，苏建和公孙敖按照卫青的命令，又各率一部人马杀将上来增援张次公。

趁两军在阵前激烈厮杀的当儿，白羊王和楼烦王很快镇定下情绪，命手下列成队形，以防汉军发起全线攻击。

卫青见匈奴人临阵不乱，便与李息协商决定，两人各带一部精兵，分别从北面和西面，对匈奴的阵形发起攻击，务求以快制胜。

“保持队形，不可乱了阵脚！”楼烦王明白了卫青的意图，大声对部下喝道。

匈奴兵马在白羊王和楼烦王的指挥下，且战且退，队形居然有序不乱。

战斗从午后持续到落日时分，在训练有素的汉军冲击下，匈奴的兵马终于显出慌乱败象。“张次公，擒贼先擒王，为我拿下楼烦王、白羊王！”卫青大声传令。张次公带精锐骑兵只是朝着匈奴人的中军大旗冲杀，终于渐渐靠近白羊王。这时的白羊王已身受创伤两处，当与张次公相逢时，先是有了怯意。两人交手片刻，只见张次公枪交左手，取剑斜刺，径直刺入白羊王的肋部。好个白羊王，再遭重创，忍不住大叫一声，索性来个鱼死网破。只见他拼尽全力，长矛横打，也把张次公击落马下。趁汉军慌乱抢救张次公的工夫，白羊王乘隙带兵奔逃。楼烦王本就支撑甚苦，见白羊王已走，知道败局已不可挽，也带军后撤。汉军紧紧咬住不放。

苏建追赶之中，勒马挽弓，将一箭射出，正中楼烦王右肩，李息一声喝彩。只见楼烦王冷哼一声，反手把箭取出，那血从创口中浸出，染透了征袍。楼烦王把羽箭咬在口中，兀自殿后，带军慢慢后撤。

“好英雄！”卫青敬佩地大叫一声。他又喊道：“高阙已被我取，楼烦王和白羊王已无退路，必要奔走黄河一带，李将军速带兵紧紧咬住不放，乘势掩杀！”



匈奴人果然奔渡黄河逃命,此处水流甚缓,人马可过,但怎奈汉军紧追在后,不免人人慌急无谋,多有士卒淹死河中。望着黄河边厮杀的场面,卫青取出皇上赠给的那柄长剑,冲空中一挥,一个漂亮的剑花,大声叫道:“皇上,这河南一带从此就归我大汉天朝了!”

## 第二十一章 为免迁徙， 郭解求卫青游说皇上

卫青再出匈奴班师凯旋，皇上亲率百官迎至长安城外为卫青牵马；主父偃献策迁徙各地豪强于茂陵，郭解求助卫青仍未幸免离故乡，杨县椽三番二次勒索郭解招杀身之祸，杨季主为报子仇杀儒生嫁祸郭解。

楼烦王、白羊王虽败不乱，李息乘势掩杀也无法尽情得手，只能让匈奴人渡黄河逃去。经清点此役歼敌数千，获牛羊百余万头，乃是自与匈奴开战以来最辉煌的一次。

卫青此时才发觉右臂被敌人刺了一剑，创口尚自不浅，初时鏖战甚急，竟然不曾觉得，现在一静下来，只觉整条手臂如灌了铅一般不能动得。早有人前来包扎，卫青让人将创口草草处理了，便去巡视三军，发现伤亡也自不小，竟有数千之众，他的兴奋之情不尽消。

“去找一个叫李修隆的士兵来！”他吩咐随从。

但寻找的结果是李修隆已经战死，那孩子死得甚惨，一颗头颅竟被削去了半边。卫青让人抬来尸首，看着那血肉模糊的脸庞，久久不愿离去。他至今尚没忘记，那日他离开这孩子时，就是从他的稚嫩气未脱的嘴里哼唱出很是令人动情的歌谣，可现在他却永远地闭上了嘴巴……



“把这孩子抬到陇西去埋葬吧，”卫青很是动情地对张次公说，“那儿是他的故土。”

“人死回故土，那也是幸运的！”李息说。

“唉，怎么说他也还是个孩子……”张次公不忍再看那张血肉模糊的嫩脸。

卫青催马到了黄河岸边，望着滔滔而去的黄河水久久不语。有谁会理解他此时的心情呢？将军获功勋，士卒百战死呀！作为一个领兵的统帅，他在战场上屡战屡胜，可他的胸中却装满了失败的情绪。他希望看到战场上砍杀敌人时的血花四溅，却又害怕听自己的士卒甚或是敌人临终时的绝望的呻吟，那种久久不能消散的血腥味也让他眩晕。他回首纵望处处冒着狼烟的战场，然后伏身在战马上向前驰骋而去。驰骋中耳边仿佛又听到了妻子那柔和动人的吟歌声。“回家！”他猛地勒住战马，对着滔滔黄河一声大喊，随之又似乎看到了长安城中那落叶铺满的官街大道，和灯下晃动着的女子那动人的身影。

收复河南，王师凯旋。

皇上亲自带百官出长安皇城迎接。

“仲卿，你给朕带回了梦寐以求的胜利。”

卫青解下佩剑，单膝跪地，双手奉上。刘彻不去接剑，只是搀起他，道：“它饮够了匈奴人的鲜血，它便是你的了，朕的长平侯。”此时的卫青因功劳卓著，已封长平侯，食三千八百户。

刘彻执意让卫青跨上战马，由他亲手牵缰，把功勋将军卫青迎入阳光灿烂的长安。河南收复，一大威胁没有了，汉室把一柄尖刀插进了匈奴的心脏。长安的百姓和文武官员山呼“万岁”，高呼“长平侯”，每个人的胸臆中都塞满了不可一世的豪情。

“陛下，让臣来牵马！”霍去病跑到皇上跟前说。





刘彻疼爱地看看霍去病,便把缰绳交在他手中,甚是高兴地说:“去病,看看长安的沸腾吧,朕给了你舅父一个机会,你舅父给了朕一个荣光。朕希望有一天,你也能骑着战马凯旋长安,亲口对朕说,匈奴臣服了,那一天,朕也会为你牵马的。”说罢,皇上又意犹未尽地拍拍霍去病的肩头:“大丈夫人生一世,夫复何求?”

因为河南收复,皇上传旨天下可置酒酺三日。皇上朗声说:“让他们喝个痛快,与朕同乐!”

为卫青和凯旋的众将士设宴洗罢征尘,刘彻便很快从欢乐中摆脱出来。他清楚地知道,与匈奴的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眼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巩固胜利成果的问题。他把心腹之臣召集进上林苑,一同讨论主父偃的建议是否可行。因为收复河南的消息刚一传入长安,主父偃就胸有成竹地晋见献计,他说:“黄河以南之地,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外有黄河天险为屏障。秦时蒙恬曾在那里修城筑邑,抵御匈奴,对内节省了辗转运输的人力物力,对外又扩大了中国之疆域。现在,臣以为也应在河南之地筑一大城,设立郡县,此为巩固边防、消灭匈奴的一项根本大计,愿陛下采纳。”

主父偃的计策的确让刘彻心动,但事关重大,他要听听公卿大臣的意见。

公孙弘是第一个出来反对筑城的。他说:“陛下,臣以为不可,若是这般做,与秦始皇筑长城有何不同?况且在那么偏远的地方筑城,让何人去戍守?此乃劳民伤财之举,万万行不得!”

“公孙大夫此言差矣!”主父偃站出来反驳道:“秦始皇筑长城不是罪过,实是于国有利的大好事,只是用民不得法,才致百弊横生。至于大夫担心何人去戍守,陛下怕是自有良方妙策的。”

“可筑此城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公孙弘仍旧坚持己见。

主父偃也寸步不让:“公孙大夫只担心筑此城劳民伤财,难道年年抗击匈奴就不劳民伤财么?况且筑此城不过劳一时之民,耗



一时之财用，却可保我长安免受匈奴虎狼之扰，让皇上高枕无忧，百姓清平，何乐不为？”

“话是这么说，可秦时尝发三十万众筑城北河，终于没有成功，如今难道要重蹈故辙么？”八十余岁的御史大夫公孙弘仍旧说着大多数人想说的话。

“御史大夫此言又差矣！”主父偃代表着少数人，然而是有数的少数人，如卫青就已经同意了主父偃的颇有远见的计策。“此一时彼一时也。秦虽极盛，但建国不过两世，秦灭六国大幕方落，百姓未得宁静，始皇帝再次疲民，虽是无奈之举，但也是事实。可我大汉建国已至于五世，数十年来收心减欲，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局势稳定，财富累积，人给家足，廩庾皆满，国府充实，海内晏安，秦以三十万人不成，则我朝十万人可成！”

“陛下，”卫青觉得有必要为主父偃壮壮声气了，“若建得此城，便可牢固控制河南，便可远逐匈奴，便可扩土拓边！”

卫青才得大胜，声势威猛，他一开口，众人也就隐约觉得这或许是皇上的心意，那些本有心上奏的人，便乖巧地三缄其口。

对于主父偃的献策，刘彻并非没费脑筋便认同的，他曾思虑再三，他认为群臣虽反对者多，但实乃消极防御，缺乏远见，不足取。他费尽心力取下河南，不能等闲地抛在那里。

“这城，朕要筑！”他开口了。

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下诏在河南地区设朔方郡和五原郡，命新近封为平陵侯的苏建征调十万民夫筑朔方大城，并修整秦时防御要塞。

河内酒肆中。

长平侯卫青大捷，天子大酺三日，因此酒肆中挤满了人，郭解也在。他和卫青有数面之缘，彼此相识，也为他高兴。那群只知寻

章雕句的书生也结伴至酒肆中,生意好得让店主人既高兴又烦恼。高兴的是钱柜中装满了钱,烦恼的是酒卖得好快,让人跑断腿似的取个不停。

郭解声名太重,轻易不至酒肆中,便是去也多半选偏僻地方。他身材五短,宛若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谁也不知他会是名动天下急人之难的郭解郭大侠。那只惊世骇俗的金碗,自然不会轻易摆出来的。

儒生们正在讲朔方城,自然贬之者众。他们纷纷斥责主父偃出此馊主意实是不该,认为此次兴筑,费用不可胜计,还不要榨干百姓的血汗吗?还有人鼻子有眼地说朝廷中已有人粗算过一笔,城筑成最少需十亿钱。一儒生击案叹道:“作孽啊,如此已来,国之府库、粮库都要被支付一空,文景两朝的积蓄,岂不挥之殆尽!”

“那有什么法子?谁让皇上信任主父偃那个狗才。”

“听说临菑人主父偃曾去广川拜会大儒仲舒先生,吃了好大一个闭门羹。”

“这闭门羹吃得好。”

“你们可知,”又有一老儒生压低了声音挺神秘地说,“主父偃还向皇上献策,请将各地豪民徙居茂陵。”

茂陵是汉朝万年吉地,在长安东北,新置园邑,地广人稀,所以主父偃拟移民前去。刘彻对这主意大加赞赏,认为内可充实京师,外则可销地方奸猾,一举两得。刘彻已令郡国调查富豪,徙至茂陵,不得违延。

郭解吃酒正吃得高兴,忽听这话,心中却不免一惊。郭家虽非官宦人家,但数代以来,颇出经商之人,便是郭解早年也曾为经商奔波遍中原,家中颇有余财。郭解又是出了名的扶危济难之人,慷慨之至,论豪论富,似乎都不能把郭家抛开在外。郭解无心再吃



酒,急忙出酒肆回府,一路上俱是打招呼的乡邻。

郭解回府后让人去郡上打听,迁徙茂陵中有没有郭家。得到的消息是有。是夜,郭解多备厚礼到郡上疏通,只求老死河内。郡守与郭解也是相熟的,但面露难色:“翁伯,这事若搁在先朝,自然无妨,我大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也便过去了。可是当今天子为人甚厉,半点违不得,这事我做不来,你们郭家是望族,实是名声太重,这事全郡皆知。”

郭解听他说得有理,便闷闷地回到府中。

却先有一妇人在等候他。她跪上前来,道:“郭大叔,仍旧要麻烦你,我那不成器的儿子,总是把不住自己的臭嘴巴,前日吃醉了酒胡说,惹恼了杨季主杨老爷,被捉进了杨府中,生死不知。恳求郭大叔救命。”一面悲悲切切地落下泪来。

郭解急忙搀她起来,还未开口,他的一个侄儿却发起怒来:“杨大嫂,不是我叔不肯助你,实在是你的儿子太不争气,三番两次惹事生非,我家不知为他费了多少气力。如今,我们自己也有烦恼事,你休要啰嗦。”

郭解瞪侄儿一眼,道:“不要无礼,人家求你,是看得起你,你不是天天吆喝要做大侠么?如今却把侠字摆在何处?”郭解只要她放心,并告诉她明日自可见到儿子。送走妇人回来后,郭解又对侄儿说:“此是乡里小事,我们定要任劳任怨才是。不要只想到拿身家性命去赌,便算得侠客行为,我大侠二字,在关东一带,无不知名,是凭空得来的么?荆轲我做不来,乡里但有不平,便有我郭解在,你去见杨季主,问问怎么了结此事。”

“王栓儿不过是酒后胡说,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谅杨家不敢过分。”他侄儿说。

“好,你快快去做这事,”郭解又叫住了要去的侄儿:“我要出门几日,如果郡里有人来催徙茂陵,你且先稳住他,等我回来再作打

算。”

“二叔要去何处？”

“长安！”

“长安？”

“我要到长安去见一个贵人，此人名叫卫青，字仲卿，与我有交。他又是皇戚，又有战功赫赫，有他出马说句话儿，定能成功。”

郭解安排妥当家事，连夜赶路，直去长安。几日后便到，径直奔向长平侯府邸，诣门吏请教。卫青的门吏也多是谦和的人，不敢怠慢，告诉郭解，长平侯现在宫中。郭解就在一处拴了骡子，拿着一袋炒米慢慢地吃，快至中午，卫青才姗姗回府。“长平侯，”郭解远远叫了一声。

“郭翁伯郭大哥！”卫青见了故人好不高兴，施出将军本色，如燕儿般从车上跃下，让驾者直咋舌。

“长平侯还像从前那般疏朗啊，可不见愧了身上这朝服么？”郭解笑着说。

卫青笑着用指弹弹项上那顶高山冠，自嘲道：“我这牧羊人的底细怎是一顶冠能掩得住的。”他挽起郭解臂膀共入府中，摆上美酒，二人共饮。

卫青看他心神游移的样子，知有事相求，便问：“郭兄，来长安可有事么？有用得到卫青之处，但请开口，我当勉力去做。”

郭解就把天子徙豪强至茂陵一事说来。他道：“我年已半百，双鬓已星星见霜，人老了，总是留恋故土。”

“人大概都是如此，年少不识愁，只想匹马闯天涯，待老时却想在自家那盏灯下闭眼。”

“我特来请求仲卿能为我进一言，能免除迁徙，老死是乡，如在院中的古槐下吐出我最后一口气息也就知足了。”郭解说得挺苍凉；为此，我情愿献出家财，请仲卿代为求免。”



这事义不容辞，卫青一口答应。饭后，安排郭解歇息，卫青急忙入宫。此时天色晦暗，朔风呼啸，阴阴欲雪。刘彻正在前殿观书，见卫青来很高兴。“仲卿，来来，陪我论孙武战策何如？”

“陛下，”卫青恭敬施礼；“臣入宫来，有一事相求。”

“奇了，”刘彻笑笑；“卫仲卿也会有事相求，不知是为己，或是为他人。”

卫青把事情一述，就道：“陛下，郭解系贫民，只背着一个虚名，无力迁徙，请陛下开恩，容他老死故土吧！”

“这个……仲卿啊，这事实有商榷之处。朕迁豪强，此郭解乃在被迁的行列，必是有名的人物，”他不看卫青，笑顾左右；“郭解是一个布衣，乃能使将军入宫说情，他贫穷么？他这好算贫穷么？”

卫青知道自己说郭解贫穷犯了一个错误，也就坦然陈词：“陛下，郭解诚然有家财，是臣说谎，恕罪。”

“郭解让你这般说么？”

“是臣自作主张，且弄巧成拙。郭解说但能留在故土，他愿献出家财。臣与此人结交甚深，也愿为此人解囊万缗。”他再次伏首，“请陛下开恩。”

“茂陵不好么，他为什么不想靠近朕？朕要内实京师，正用得着这种人。他在河内做惯了地头蛇，就到长安走马吧！”刘彻的眼光冷起来；“这些游侠是怎么回事？朕让朱安世进宫，他却一躲十年不见踪影；朕让郭解到长安，他推三推四。我意已决，勿须多说。”

他敢情还不知朱安世人在匈奴，但那是皇上难忘之事，他恨这些不把朝廷放在心中的人。

卫青不得所求，只好沮丧地回府，就是郭解本人也不敢见了，便托妻子薄姜准备了厚厚一份大礼送郭解。郭解知道卫青无力回天，但他相信这个朋友，并无怨嗟，怕拒绝这礼物让卫青更加狼狈，

便含笑收礼辞谢回河内 ,准备迁徙。

郭解要迁徙茂陵之事一经传出 ,亲朋好友 ,并包括受过恩惠的旧识争来钱送。郭解平时慷慨 ,多有赠送 ,并不曾收讨 ,愿还者还 ,如今他要迁徙 ,故人纷纷馈赠还债。郭解虽有推辞 ,但府中仍又多出千余万缗 ,虽又送出一些 ,仍颇可观。郭解挈眷登程 ,谢别入关。沿途设酒送者络绎不绝。

河内大豪杨季主也在被迁之列 ,他儿子充当县掾 ,押入至京。杨县掾家中也拥资甚厚 ,但或许是天生的老毛病 ,见了郭解拥有如此家私 ,大起垂涎之心。一日 ,他至郭解身边 ,谄笑道 :“郭老爹 ,我近日手头甚紧 ,不知可否相借一些钱缓缓手。”郭解侄儿郭可风大为恚怒 ,瞪他一眼 ,便要发作。郭解对钱财向来看得淡 ,也不甚在意 ,遂让人取出千缗送他。

关中人也都知道郭解的名号 ,聚众相率欢迎 ,群豪毕至 ,传为盛闻。

翌日 ,关内侯卫青又亲至茂陵 ,为郭解延誉接风 ,并赠送黄金五千斤。关中人无论知与不知 ,竟相来交结他。那日 ,御史大夫公孙弘适曾到茂陵 ,见了郭解这等声势 ,不由大摇其首。

那杨县掾再次拜临郭解府上。看到他皮笑肉不笑的面容 ,郭解心中甚不舒服 ,但面上仍笑着好好招待。吃酒三寻 ,杨县掾又打起郭解那份家财的主意。在来京途中 ,这杨县掾已讨了两次 ,郭解虽不希罕钱财 ,但对这等贪得无厌之徒 ,也大感愤怒。他冷笑一声 ,让人去奉出黄金一百斤 ,说道 :“杨县掾 ,郭某不才 ,也是有名有姓的人 ,你三番两次勒索 ,也于礼说不过去 ,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杨县掾虽被说得羞恼 ,但黄金仍旧收下 ,还觉得似乎受了屈辱。郭可风却不像郭解这般忍气吞声 ,一日入夜 ,蒙了面入杨府行刺。杨县掾正与娇妻美妾饮酒作乐至不堪入目处 ,剥得赤条条的 ,郭可风忽地跳入 ,一剑取下了他的脑袋 ,包裹了随身带着。女人们



尖叫着四窜，仆役们正围上来，那郭可风还好整以暇地吃了几杯酒，在众目睽睽之下跃屋而去。那些仆役把兵刃乱舞，口中喊得虽凶，但并不去追赶。

郭可风做了这件命案，却并不对郭解说起。杨季主丢了儿子，痛入肝肺，他知道儿子曾屡次勒索郭解，又知道郭解的手段，便一口咬定是郭解做的，命人入京控诉，这人还未动身，一夜，也失去了首级。

茂陵出了两件无头命案，当然哄动一时，便有官吏勘验尸身，却从他身上搜出一纸诉冤命状，指明郭解杀杨季主儿子。“这必是郭解害怕他告许，再使凶手！”官吏这样破解了两件无头案子，捕首犯，大索茂陵。

郭解拷问侄儿，知道他连杀两人，无可奈何，只得以知天命之年潜遁天涯。他决定东出临晋关。临晋关已得了上头的命令，盘索得甚紧。有一个瘦削的官吏手持一绢，上绘郭解的图像，对过往之人一一察看。郭解硬着头皮走上前去，那坐着的官吏看了他一眼，挥挥手让他过去。郭解长喘一口气，只道已可无事，却又听那官吏大声叫道：“这位老哥且慢行！”郭解自若地转回身，没有半点变色。

那官吏可也作怪，脸上多出一副欢喜的样子。“这不是长安的张老哥吗？”便上前执住郭解的手，甚是亲热。

郭解糊里糊涂地被他拉到一边，离开那些守城士卒。他双拳一抱，道：“在下齐人籍少翁，敢请问阁下可是河内郭翁伯么？”

“阁下识得他么？”郭解巧妙地岔开。

“我籍某人久闻其名，籍少翁脸现钦敬之色，可惜无缘见上一面，但倾心已久。”

“我便是郭翁伯。”郭解也便直认不讳。

籍少翁见他身负命案，竟然并不掩藏身份，显然信得过自己，

不由十分感动。“好个郭翁伯郭大侠，可惜我不能追随你。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快请出关吧！”

“多承开恩！”郭解抱拳谢过，出关而去。那伙追捕他的侦吏不知从何处得了消息，郭解要出临晋关，隔一日，也追到此处，便问籍少翁有何发现。籍少翁自然推脱，但有一个官吏平日与他有隙，昨日他本已对郭解生疑，便乘机对侦吏说起昨日那个可疑的人物。

籍少翁人在远处，虽不知他对侦吏嘀咕什么，但已知事情不妙。果然那侦吏走上来，喝道：“籍少翁，你且老实说吧，昨日可是那郭解出了关去？”籍少翁知道纸已包不住火，这放走命犯，乃是连坐之罪，他哈哈一笑，也不他说，索性舍身全了郭解，拔刀自刎。那伙洋洋自得的侦吏惊得呆若木鸡。

郭解逃到太原，一躲便是一年。越年天下大赦，郭解觉得已无大忧，可回茂陵，遂动身回赶家中。但那杨季主失了儿子，日夜不忘深仇大恨，早买了许多闲人日夜监视郭宅。这日，郭解一到茂陵，早有消息传到地方官处，带了十数个虎狼般的官吏来捉人。郭解见状，知其侄儿所犯重案不在大赦之列，遂不作反抗，任官吏捕快们将自己缚了。

这日审案，地方官不敢草率从事，请了许多士绅共同推究。一个士绅道：“我与郭翁伯俱是轹县人，深知他的为人，生性慷慨。乡里有不平事件，往往代为调停，也不做地头蛇，不称霸乡里。那份产业实是清白挣下的。”

又一人说：“郭翁伯诚然是技击高超，是一个大侠，别人说他动辄杀人，那也多半是口传，谁曾亲见过？便比如这次杨季主儿子之死，只因有人杀了他，便一口推到翁伯身上，第二个人又死，还认定是翁伯做的，也不过是靠死者怀中那一份诉状。一面之词，不足信矣。”

全邑士绅都为郭解辩解说情。



这时却有一个饱学的硕儒站出来说话了。这人相貌堂堂,全秉承儒与侠势不两立的传统,从筵席而起,正色道:“大人,世有三游,都是伤害品德的奸贼。一是游侠,一是游说,一是游行。结交党羽,作威作福,以强梁姿态立于世上,谓之‘游侠’。口才便利,计谋不穷,奔驰天下,图谋权柄,谓之‘游说’。面上和善,迎合时尚,内中却勾结无耻,沽名钓誉,博取权利,谓之‘游行’。这三种人,实是灾变的根源。”他言毕“三游”,又言犹未尽地再追上一句道:“郭解专用奸邪手法杀人,怎能称为贤能?”

这儒生也并不识得郭解其人,当席听得,只觉大违儒家的安定不变,就站出来慷慨陈词。查案官员也不甚为意。

退席后,杨季主把门客叫到一边,小声吩咐道:“你去找个人把那儒生杀掉,杀他之前,把他舌头割掉。”

“什么?”门客听不明白了,“老爷,那儒生不是在为我们说话么,怎么反而杀他?”

“你想,若以常情而论,现在谁最恨这儒生?”杨季主冷笑着问。

“自是郭解最恨他!”

“着啊,若那儒生死死了,又被割去舌头,是谁做的,人人心中自有答案。”

门客明白了,遂取了黄金去找刺客。那儒生蝼蚁一般的人儿,要杀他实在是容易得很。某一天后,人们便发现那满口仁义道德、安定不变的儒生死在街头,嘴里的舌头也没有了。果然如杨季主所料,茂陵的人首先便想到这是郭解怒而杀人,那些熟悉郭解的人也莫不如此认为。

郭解闻知此事,暗暗叫苦。他怀疑是侄儿的手笔,遂拷问郭可风,郭可风一个劲儿喊冤。儒生被杀,事情惊动了御史大夫公孙弘,他密切地注视着这件命案的动向。这一日,地方官又把郭解捉来审问。

“大人，草民实在冤枉，望大人明察。”任地方官怎么审讯，郭解就是这么一句话。

郭解能知谁是凶手吗？地言官见无证据，遂向上奏报，郭解无罪。

“好一个郭解无罪，”公孙弘气哼哼地踱来踱去；他倒是个通天的人物。”他把郭解和主父偃并作最可生厌的人物，便进宫去见天子秉明此事。

“大夫，你怎么看待此事？”刘彻问他，心中不免想：“去年，郭解为不肯迁徙茂陵惊动卫青，如今又为一个儒生，惊动御史大夫，好一个人物。”

“郭解一介小民，随意行侠乡里，竟然为眦睚杀人，如同官兵执行职权。”他那张充满福相的脸现在显现出嗜血的狰狞；郭解虽不知道，但应比他知道的罪更重，应以‘大逆不道’法条处理。”

大逆不道，便是族诛。

公孙弘就凭这么几句无根无据的话，便要让郭解全族化为一团血肉。站立一边的张汤也不免心惊神动。这老先生看似一团和气，但杀起人来却眉头也不皱一下，而且理由竟是如此荒唐无稽。“虽不知道，但应比他知道的罪更重。”这是什么理由？张汤不懂，刘彻也不懂。但他们都知道公孙弘只有一个意思：“无罪不能无刑”。

作为个人，刘彻喜欢游侠，可作为一个天子，他又痛恨游侠对权威的挑战。为什么不准呢？郭解的族诛被这么定下来了。

郭解全族入狱，远在河内轵县的郭氏也不能幸免，男女老小俱牵至茂陵，正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郭解初遭巨变时自不免痛断肝肠，但数日后，他反而坦然了，也无怨恨，也无悲伤，只在平静中等待家族的毁灭。

“郭解，长平侯来看你！”狱卒喊道。



但见前来探狱的卫青身着庶民之衣，一脸悲伤。原来，卫青听到天子旨意后，便入未央宫长跪求情，平阳公主和卫子夫也多有进言，就是心硬如铁的张汤也觉如此处理郭解过了一些，独有公孙弘执意要来个斩草除根。卫青见不能让天子有丝毫松动，只好悻悻出宫，谁知在宫外却见到了一个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人物，于是带他一同来到狱中。郭解见卫青身后那人，着奇装异服，一块大头巾把头颅也裹了起来，只有两只眼睛露出来。

“郭兄，怒卫青无能，无法救你！”

“仲卿何必这般说，我知道你没少费气力，我郭解谢过了。此乃老天的意思，我有什么好怨恨的，命也夫！”

“世间的一切都离不开生灭变幻，就好比那虚无空幻的华光，”着奇装异服的那人叹息一声又说，“一切事物都是离奇的幻梦，俱是由心生发，远离断常，一切便会如梦般荡然无存。”

郭解听了这熟悉的声音，身如电击：“朱三郎，可是你么？”那人扯下头巾，露出脸来，削瘦粗糙，颌下微须，那张原本白如冠玉的脸不见了，上面却布满了沙漠上一十三年的风尘，但不变的是那眼睛，依然明亮温和，生怒时，便是一头苍鹰。

正是西出阳关一十三年音讯全无的朱安世。

“郭兄，我归心似箭，来见故人，想不到却会是狱中的最后一面。”

“你对我嘟囔些什么，梦呀梦呀的，那可不像你。你找到昆仑山了么？”

“那是佛陀的话。”但他不提昆仑山。

“佛陀？”

“匈奴人信奉他，当做天神来祭祀。”

“匈奴人的神祇？”

“他不是神，他是一个人，一个凡人而已。”

“朱三郎，你既然相信这个佛陀说的世如虚空华，那什么昆仑山长生不死之药，你想必也不再放在心上了罢？”朱安世点头称是。郭解对他的匈奴人那边一十三年的孤旅生涯产生了莫大之兴趣，问道：“告诉我，三郎，这些年来你是如何捱过的，如何自春捱到夏，自夏捱到秋？那里也有春夏秋冬的生伐么？”

“有，他们的春冬要和长安错开好一些，这边是春天，那里冰还未化开呢，可当这边花落枝残时，那边的风会吹绿草原，牛羊遍野。”

朱安世昔年以游侠自居，但过的却是公子哥儿的生活，锦衣玉食，断不肯委屈自己。郭解想不出他在匈奴人身边会一住十三年。

朱安世想到了那天苍苍野茫茫的地方，想到那个女人俏生生的身影，呼毒尼的妻子——玉笙。

朱安世一心要找到神话中的昆仑山，而陪他四处游荡最热心者，莫过于呼毒尼、玉笙和日祢。呼毒尼是为了求艺，日祢是不离开姐姐，而玉笙只是跟在朱安世身边。

“为什么要找昆仑山？”日祢问他。

“因为昆仑山上有不死树，在阆闾之中，有疏圃，里面有池，那水叫白水，饮之不死。昆仑山上更有一山叫凉风山，人登上去便可以不死，再上行，凉风山上有悬圃之山，人登上去，可以成仙，能御风雨。自悬圃山再往上行，便可上天，那时你便是神了，因为你已进入天帝太一的宫殿。”

“神仙吃什么？”日祢很稚气地问。

“他们不吃食物，这样才不死而神，”朱安世悠悠然地说道，“食水的人善游泳，食土的人无心，食木的人多气力，食草的人善于奔跑，食肉的人勇敢而凶悍，食五谷的人有智慧，这便是我们人类，但易夭折。只有食气的人才神明而不死。”



“为什么不死呢？”呼毒尼不解地问：“人都是有死的，战士要死在沙场上，游子要死于天涯，佛陀不也涅槃了么？在清静澹荡中人便可永生了。”

“佛陀既为王子身，他为什么出家呢？”

呼毒尼眺望一下大漠的远方，又看看听得痴迷的玉笙，慢慢答道：

“佛陀生下来便声音清彻，柔软和雅，像雪山上的迦罗频伽鸟的叫声。但有个沙门告诉他的父王，佛陀注定要离开家的。一次，正为太子的他乘宝车出游，见到一个发白齿落的老人，面皱身佝，拄杖羸步，喘息得不成样子。

‘他为什么老？’太子问驾者。

‘生寿已快尽了，余命无几，便是这样。’

‘我也逃脱不掉年老么？’太子又问。

‘你逃脱不掉。生必有老，不论豪贱。’

太子就很不高兴地回到宫中，静默思考。但父王为了使之欢心，就为他严饰宫馆，广选美丽的女人。

又一次，太子出游，在路中遇着一个病人，身羸腹大，卧在粪便中，没人理他，十分痛苦。

‘他为什么病呢？’太子问驾者。

‘众痛迫切，存亡无期，便是这样。’

‘我也逃脱不掉生病么？’太子又问。

‘是的，你生存便会有病，不论贵贱。’驾者这样告诉他。

这让太子更加深思着。在另一次出游时，太子遇上了一次葬礼，宗族悲号哭泣。太子问驾者：‘人为什么会死呢？’

‘风先火次，诸根败坏，存亡异途，室家离别，这就是死。’

太子又从驾者嘴里知道有生必有死。

他闷闷地回到宫中，父王问驾者太子为什么忧伤，驾者一一说

来。他的父王用珠宝用女人想尽办法让他高兴,但他命中注定要遇上那个沙门的。又一次出游时,太子遇到一个持钵低头而行的沙门,太子问:‘如何才算沙门呢?’

驾者就说:‘舍离了恩爱,出家修道,摄御诸根,不染外欲,慈心对待一切,不伤害生灵,逢苦不悲戚,遇乐不欢欣,像丰厚的大地那般接纳容忍万物,便算是沙门。’

‘善哉,善哉,’太子说;‘永绝尘世的虚幻,微妙清虚,无所侵扰,正是我所求的。’

他便抛弃王位出家了。”

朱安世、玉笙和日衲呆呆地听着呼毒尼在讲述这些似懂非懂的东西。忽然,朱安世拨转马头便向王城驰去,忽然之间,昆仑山成了他生命中最无足轻重的事了。他急着去见张骞。张骞的第二个孩子便在这一天出生,张骞为他取名窝图尼,一个匈奴的名字。



## 第二十二章 十余年厄困匈奴终脱身

军臣单于一心要降伏朱安世为己所用,便决定举行比武招亲给玉笙选女婿。朱安世放弃比武,和大宛国女人河边缠绵,却无端挨了玉笙充满醋意的一顿马鞭;为赶走情敌,呼毒尼借出征,放走张骞一行,张骞一行含辛茹苦越戈壁,收获的却是一番失望。

“恭喜你,张大哥。”朱安世说。

张骞抱着酷肖母亲的儿子乐得合不拢嘴。张骞和匈奴妻子好得如蜜里调油,处处听她的,就是甘夫的妻子也羡慕起自己姐妹的好福气。甘夫嘲笑他是匈奴人中最不像男人的男人。甘夫一家人都在,他那些小孩子都围着只会睡觉的窝图尼叽叽喳喳。朱安世抱着张骞满岁的女儿,她有个汉人的名字,叫玉笋。

过了一时,左邻右舍都携了牛羊乳酒等礼物前来庆贺,把偌大个毡庐塞满了。这么多年来,彼此已相熟,早把张骞当作草原上的汉子。张骞和朱安世也很敬重这些爽快憨直的马背上的人们,互相往来,颇为融洽。

朱安世要吃酒,经常是随便走进一家,喝到日暮,会像条死狗般爬出来。他已早换了胡儿衣饰,能喝发酸的乳酒,也学会了用手撕着吃嫩嫩的牛羊肉,吃完后就在衣服上擦手。

有一次,他答应去教授日赧技击,却只图吃酒误了事,被精心

梳妆等候他前来的玉笙半路上寻着了，一时怒起，把他剥得赤条条地，在高木上吊了一夜。

匈奴人敬重好汉，侍奉他像神明，独有玉笙对他颐指气使，想如何便如何。他却没半分奈何。

“你找到昆仑山了？”张骞问他。

“没有，”朱安世在玉笋额头上亲一下，“我不会再找了，生必有死，佛陀这样说。”

“哟，朱三郎也皈依佛陀了，难得。”甘夫取笑他。

军臣单于亲自带礼物来贺了，他近来身体有恙，看上去老了许多。不管匈奴人中流传着多少关于他残暴不仁的说法，可在张骞、朱安世眼里他始终是一个英雄。张骞上前躬身一礼，军臣单于倦容上有了一些笑。“张骞，听说你给儿子取了一个匈奴人的名字？”他又发现张骞不知自何时已换下了汉人的朝服，而着了匈奴人的衣饰，“你穿我们匈奴人的衣服也颇好看呢。”

张骞微笑着答言，他已能说流利的匈奴话。

军臣单于认为这是张骞已乐不思归的好兆头，便左手握住张骞，右手握朱安世，亲热地进入毡庐，痛饮一番。

“朱安世，你还不娶亲么？你可知道匈奴的女人都对你青眼有加呢。”军臣单于颇带些酒意说，“玉笙是王城中最美丽的女人，我同她老子休屠王商量过了，要嫁便嫁英雄。我要给她办个比武招亲，汉人也可参加。”

这是军臣单于的话中最让朱安世困惑的一句。张骞也纳闷，他知道若是比武，那朱安世几乎可以说抱得美人归了，王城中没有年青人可和朱安世一较长短。

军臣单于去后，张骞对朱安世说：“三郎，你听出来了么？军臣单于的话意味深长。”朱安世深有同感地点点头。张骞就去找个人来一问，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单于一心要降伏朱安世为己用，知



道玉笙倾慕他，便亲自出马说服休屠王定下这么一个规矩，用美人儿玉笙来钓汉人这条大鱼。

“玉笙可是个美人儿。”张骞有意无意地说。

朱安世明白他的用意，但没说话，转身出了毡庐。他迎面遇见了显得有些忧伤的呼毒尼，朱安世怀疑他已经知道了单于的决定。他爱玉笙爱得发疯。但休屠王与浑邪王之间一向貌合神离，因此呼毒尼屡次提亲不成。

“玉笙要比武招亲，你去么？”呼毒尼犹豫片刻问道。

“为什么不去呢？”朱安世笑着说：“单于告诉我，汉人也可参加。”

呼毒尼知道单于果然有意把玉笙送给朱安世，一双眼睛立时血红得像毒蛇的嘴巴，那眼泪也流出来了。朱安世面带讥讽地看着他。呼毒尼一抹眼泪，拔出剑大吼道：“拔出你的剑，汉人，我要与你决斗！”他边吼着边撕开衣衫，露出胸膛上代表种族的那个栩栩如生的狼头。

很多人围上来看热闹。

“为了玉笙？”朱安世依旧笑着问道。

“你不要纠缠她，你只是一个汉人，你没来之前，我们相处的挺好，可你一来，就都改变了。你不是我们族人，不应该进入我们的生活。”

呼毒尼后面这句话竟让朱安世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他从懂事起过得就是那种游侠式的漂泊无定的生活。他父母早亡，孑然一身，形单影只。他曾说过，但凡我落脚的地方便是我的家乡。可这句话反过来读实则就是承认自己没有家乡。来到匈奴的王城后，他很快熟悉了这里的生活，给予这群人以相当的尊重。他不像张骞始终以民族气节自持。他随波逐流，他也曾想过娶了玉笙，在这里扎根。可呼毒尼的话刺醒了他，在匈奴，他只是一个异乡人。

“我始终是要离开这里的；他悲哀地想；凭什么跳进别人的生活圈子里来搅和呢？”

呼毒尼因悲哀因激愤而失了方寸，他顾不得讲究决斗的有关方式，竟举剑乱刺。他从甘夫和朱安世这里学会了不少剑术，如今已非吴下阿蒙。朱安世心神激荡，疏于闪避，被他一剑刺中左臂，所创甚深，那血就汨汨地流将出来。

呼毒尼做梦也想不到一剑便伤了朱安世。愣怔片刻，又吼道：“汉人，拔出你的剑来，我不杀不执剑的人！”

朱安世用右手捂着臂膀怜悯地看着呼毒尼。

此时，玉笙已闻讯赶来，在人群外见朱安世中剑，不免惊呼出声，不顾一切地冲进来，汹汹地瞪着呼毒尼。

呼毒尼见玉笙汹汹的样子，立时蔫了，蔫得再也没有出手的勇气，他抛下剑掩面而去。朱安世也不理会玉笙，却捂着受伤的手臂跳上一匹马疾驰而去，只留下玉笙迷惘地站在那儿。此时，日已西斜，她觉得了时光的漫长。那颗心儿好乱啊！

在相安无事中终于捱过了一个月的工夫，比武招亲大会再有一天就要如期举行，但张骞仍旧搞不清楚朱安世会不会前去参加比武。不过他相信，只要朱安世能娶了玉笙，他们离开匈奴的日子也就不会太远了。

这天夜晚，朱安世怎么也静不下心来，草草吃罢饭，就骑马到草原上乱跑。他在月光下忽然想到了第一次见玉笙洗浴的情形，便情不自禁，朝那条小河跑去，只见月光下河水闪动着亮光哗哗地流向远方，人儿却没有一个。他百无聊赖中正要离去，但只见玉笙带着一群女孩子从远处走来了，仿佛是约好的那样。

“心有灵犀。”他顿时笑了。

他顿时来了孩子气，就伏身在草丛中窥视着。只见玉笙站在溪水边呆呆地出神。她在回想那娇憨无梦的年月吗？可朱安世又



察觉出玉笙似乎从她母亲那里袭承了太多的汉人式的多愁善感。那些在水中嬉戏的女孩子一个劲地招唤玉笙，玉笙却像没有听见一样。直到一个小姐妹光着身子溜到她身后“呸”了一声，才把她从失神中唤回，随小姐妹下水去了。

月光如烟如雾，玉笙处女的躯体如一尊玉石雕像，几年时光，她已出落成了一个丰腴的大姑娘了。她慢慢走下水去，冰凉的河水刺激得她轻轻地呻吟着。一个小姐妹恶作剧地猛地向她身上泼水，她便赌气离开同来的伙伴们，向小河的远处走去。

小姐妹们都愣愣地看着玉笙，不知她是咋了。

而远处的玉笙却仍在对着月光发呆。朱安世悄悄地向玉笙那儿走去。只有咫尺远近了，朱安世才听清玉笙在喃喃地祈祷着什么。他曾经听匈奴女人们讲过一种向月神祈祷的秘密仪式，难道玉笙是在向月神祈祷吗？朱安世顿又来了孩子气，遂轻轻地一声狼嚎，玉笙倏地转过身来，啊呀一声，又赶快沉入水里去。

“为什么躲进水里去？我可清楚地知道你身上的每一寸肌肤，”朱安世坏笑着说，“当年，你是怎么引逗我的？”

玉笙想到朱安世第一次偷看自己洗浴时，自己在那群疯婆娘的怂恿下，曾展示过胴体来引诱他。她立时双颊绯红，不胜情动。那时她还是个孩子呢。

“可我现在不是一个孩子了……”玉笙有点娇羞地说。

“我看得出。”朱安世语带双关道。

玉笙如吃了酒，身躯轻飘飘的，这时只要朱安世再说一句撩逗的情话，她相信自己会立时委身于他。“明日，单于主持比武招亲，”她看他一眼，说，“单于说汉人也可参加比试。”

朱安世沉默着，忽然抬头看着月儿说：“玉笙，你想过有一天会抛开家乡，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地方去过活么？”

玉笙摇摇头。

朱安世冲河水中投进一块石子，水中起了涟漪，月亮立时碎成了无数个。他哈哈一笑，忽然像老鹰那样跃起来，嘴里却是狼一般的嗥叫。看见他的人，就认为那是月亮中飞出的一只大鸟。

第二天一早，甘夫就来找朱安世，但朱安世帐中却没有人，侍候他的女奴说不晓得他去了何处。

张骞也焦急得很，因为比武招亲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实在是一场盛会，那些但凡擅骑射的年青人都收拾得精神焕发来到龙城。而更多的女人却是来看那些如狼似虎的后生的。朱安世也悄悄到了，不过是在人群之外。

有个高鼻深目的女人不住地看朱安世，朱安世看她这么白的肤色，又有一双碧绿的眼睛，知是异族人。

“我是大宛国人。”她冲朱安世嫣然一笑。她很美，是朱安世不曾体味到的一种美。“你一定是个英雄！”

“你怎么知道？”

“那些年青人都对你很恭敬。”

两人相谈甚欢。这女人实在很风骚，那种风情简直铁石人也会被熔化的。她极为大胆地靠近朱安世说：“带我到河滨去。”朱安世只道她是个未婚的女子，就把她带到河滨水草丰茂之处，抚摸着她结实肥硕的乳房。那女人突然疯狂起来，猛搂住朱安世啃了一会儿，便开始脱衣服。当朱安世的衣衫只解到一半时，她已经一丝不挂地躺在水草里了……

一半儿充满火焰。

一半儿充满寒冷。

看朱安世的那种疯狂，太阳儿也会心惊的。

他是在那大宛女人身上发泄着什么情绪吗？

而那大宛女人身上却沾满了草屑和他的亲吻。



她喘息着对朱安世说：“你是我见过的最棒的男人，我的男人也比不了你。”朱安世这才知道身边的女人已是别人的妻子。

等他们两人回到比武场时，比武已近尾声。朱安世问一个大块头的比试结果如何，那个男子告诉他，玉笙小姐已经是英雄呼毒尼的妻子了。休屠王和浑邪王满心不情愿地承认了这个已成秦晋之好的事实。休屠王苦着一张老脸，如被人揍了一拳。他还说，早知呼毒尼会赢，他宁愿把女儿送给汉人做小。

朱安世不去参加比试自有他的道理，但当他知道玉笙已成了别人的妻子时，却又不免茫然若失。

他正不知如何之际，玉笙小姐正带着一群奴仆先退出会场，正遇上朱安世。朱安世未出场让她十分伤心，尽管呼毒尼的胜利让她有些许欣慰，因为呼毒尼毕竟是个美男子，还是匈奴人中顶顶有名的神射手，嫁给这样的男子，按理说实是没什么可遗憾的。可让她生气的是，她的仆人却发现朱安世是和一个大宛妇人离开的。现在，他还和这妇人在一起，当然她承认这妇人很是美丽妖艳，也正因为如此，她才更加生气。

她勒住马，直直地看着朱安世，一双杏眼里如同冒出火来。她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高高地扬起了手中的马鞭儿，劈头盖脸地冲朱安世抡过去。朱安世竟然躲也不躲，任玉笙手中的马鞭在他身上爆响着。

等人们聚拢过来看热闹时，玉笙把马鞭愤愤地掷到朱安世跟前，捂着脸驱马而去。大宛妇人看着朱安世身上的鞭痕，惊愕地问他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不肯做她的丈夫。”朱安世有点忧伤地说。

“那你肯娶我么？”大宛女人问了一句很蠢的话，她实在是太喜欢这个汉朝人了。

“不，”朱安世很肯定地说：“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不能抢

别人的妻子。”

大宛女人居然也愤怒了，她转头看看越走越远的玉笙，猛地转过身来，抬起那条颇长的玉腿，倏的就踢在了朱安世的下阴部。

朱安世全不曾想到这大宛女人会有如此举动，遂痛疼难忍地大叫一声，双手捂着下阴倒在地上。大宛女人仍不解恨，又用一双穿着鹿皮小靴的脚在他满是鞭痕的脸上重重踩了几下才离去。朱安世闭着眼躺在那里，任苦痛折磨着自己的神经。曾几何时自己曾是长安城中风流潇洒挥金如土的侠少呢，虽疏懒，却决不荒唐。“可现在，我都快成一个浪荡子了，被两个女人……”他忽然睁开眼睛，只见张骞和甘夫正垂着头看他的伤情呢。

“天哪，你被人打得这般狠。是谁？”

“两个女人！”

“两个女人？为什么？”

“我不肯做她们的丈夫。”

“你为什么不去比武呢？”甘夫不解地问。

“为什么，又是为什么！”朱安世突然暴怒起来：“因为你可以在这片土地上心安理得地生存下来，可我注定是个外人，我比武就算赢了又怎么样呢？难道要我在这大漠里厮守一辈子吗？不！就算是要死，我也要將骸骨埋在阳陵。”

阳陵是他的故土。

“是啊，战士要死在沙场上，”甘夫看看张骞，苦笑着摇摇头，“但游子不一定非要死于故土……”

张骞娶了匈奴女人，换了匈奴衣衫，并为第二个孩子取了匈奴名字，而且他的宽厚和勇武赢得了当地匈奴人极大的尊敬。

那一日，在军臣单于的寿筵上，张骞收到了军臣单于赐赠的一件礼物，那就是他出使西域时，皇上交给他的作为汉使凭证的旌



节。张骞在接受这件礼物时显得颇为淡漠,而另一侧的朱安世也不动声色。

这一天晚上,张骞去寻朱安世,他却不在,张骞枯坐等他许多时候才见他回来。“你去了何处?”他问朱安世。

“我去见了呼毒尼。”

“见他做甚?”

“让他带我们离开王庭。”朱安世就告诉张骞,匈奴要大举进犯辽西,准备挥军西进,攻渔阳、雁门,侵扰整个北部边郡。统帅是浑邪王,新婚得意的呼毒尼以大将身份出征。

“他会同意?”

朱安世笑笑说:“他巴不得我们离开王庭,他答应给我们提供帮助。”他笑得暧昧而伤感。张骞也就明白了,呼毒尼是为了玉玺才要这样做。

事不宜迟,张骞又和朱安世分头去找了几个已获自由身的汉人,那都是同出西域的伙伴。时近十年的困顿,他们只记得自己是匈奴人的奴仆,吃的是牛羊肉,喝的是乳酒,说的是匈奴话,却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汉使。当张骞捧出旌节,遥拜长安时,这二十几人也都流下了思乡泪。当他们得知会有机会逃回长安时,自然人人兴奋不已。

“各位,”张骞神情庄严地说:“我也知你们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长安去,可莫要忘了圣明的天子给我们的使命。”

“你还要去大月氏?”朱安世也觉得不可思议。如在十年前,他会由衷地赞叹张骞的满腔热血,可时间已流水似的过去了这许多,游侠如他也早动摇了,他想不到张骞仍然念念不忘所负的使命。“张兄,十年已过,人事全非,忘了大月氏吧!”

这正是大多数人想说的。

“不!我是大汉臣子,君命不敢有辱!”张骞慨然说道。这个成

固人就是这样一种性格，一旦决定了的事情，十头牛也拉不回转他。

众人却都低着头。若说十年前，这些人虽是奉君命不得不出使西域，但尚还意气风发之至，十年后，那豪气却都销磨到那风沙中去了，只盼着回到长安才好。张骞提出去大月氏，便无人响应。

张骞长叹一声，抛掉旌节说：“各位，你们决计不要去了么？”

“张大哥，天子早忘记我们了，何必再去！”一位早谢顶的汉子说。

“我们出使时，与匈奴尚平安共处，如今却已连起战事，听说汉军数捷，如今再去大月氏我看也是多余了。”另一个干瘦的汉子苦笑着摇头道。

“不负使命固然是我们的本分，可我们都未去过大月氏啊！”有个年老的汉子显得很稳重：“出关时，还有胡人堂邑父指引，再次西行，茫茫戈壁，有谁做向导？到时我们只怕在半道上都做戈壁孤鬼了。”

这时，有个叫张天翼的站起来激动地说：“各位，咱们大汉有句俗语说得好：‘好男儿当佩吴钩剑’，我可不愿这般灰溜溜地回长安。张大哥愿再出使大月氏，我张天翼第一个追随。”

张骞和朱安世听了这番铿锵的话，心中大振。见那张天翼虽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矮个子，且五官朝天，甚是丑陋，但那气势却丝毫不敢让人小觑他。真是应了人不可貌相那句老话。

“天翼这话也是。再出使大月氏，若死于戈壁之上，也强于逃回长安被那鄙夷的眼光羞煞！”那个适才还有些疑虑的老者也振奋起来：“我们不能忘了在未央宫中向天帝太一和天子立下的誓言。我垂老之躯愿随张大哥再闯一遭。”

朱安世听了老者的话大笑一声，便转身出了毡庐。张骞正在和同伴们商讨如何脱离匈奴的细节时，只见朱安世提了几袋乳酒



转回来。他把大碗一字排开，倒满了酒，尔后用凶狠的眼光一扫众人，抽出剑割开中指，让血滴入酒中。他端起酒碗，朗声说道：“是好男儿的端起这酒饮了，共随张大哥出使大月氏。路漫漫其修远矣，吾九死而未悔！”便将一碗酒一饮而尽。

张骞也依次端起酒，并感激地向朱安世拱了一揖。

其余人还能再说什么呢？他们纷纷向前，端酒盟誓，只有两人铁定了心逃出王庭便回长安。

“去大月氏是定下来了，”朱安世向张骞说：“不过，有个人我们缺不得。”

“你是说甘夫？”张骞心知肚明：“只有他才知道西去大月氏的道路，没有他，我们会增加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或者说若没有他，我们根本就到不了大月氏。可甘夫是匈奴人，他已回到故土，又娶妻生子，怎会为了我们再去大月氏？”

“更何况我们去大月氏是为了联络一个来攻击匈奴的敌人。”那张天翼很是忧心地说。

“那就去向我们的好友道别吧！”张骞看看朱安世说。

张骞和朱安世到了堂邑父的毡庐，他却不在。堂邑父的儿子拜见过师父，便说他父亲牧马去了。张骞刚欲告辞，那个孩子自告奋勇要去找回父亲。这孩子不过八岁，却已能骑战马，人人都说他会是个出色的剑客，堂邑父却为儿子取了一个汉人的名字，叫“干将”，寄望之心昭然。

只见干将牵过一匹枣红色的小马，双手一按马背，已如轻燕般地跨上去，疾驰而去。那种老练实不逊色于一个骑手。

朱安世授过这孩子剑法，张骞则教授过这孩子汉人的文字、诗词和歌赋，这是堂邑父请求他们做的。

不多工夫，堂邑父和儿子共乘一骑赶了回来。张骞迎上前去说：“我和朱三郎要讨你一杯酒吃！”

“什么讨不讨的，我的酒就是你俩的酒，今天任你们喝个够！”堂邑父便立马让妻子烤肥嫩的羊羔。朱安世则把干将抱在膝上，问道：“我传授的剑法，你都记在心中了么？”

干将说：“记住了。”这孩子素来好学，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

堂邑父等上了酒肉，却要把几个孩子赶出毡庐，让他们到外面去玩。这是个不寻常的举动。朱安世和孩子们素来亲密得很，因此对堂邑父的做法很是不满，他抓了一只羊腿抛给干将，并向他做个鬼脸儿。

几碗酒已经进肚，张骞只是与堂邑父随意说笑。

“我们要离开王庭。”朱安世已经有些酒意，口无遮拦地说道，顿让张骞脸色大变。

“我知道了。”堂邑父的回答也颇让人吃惊。

“你怎么知道的？”张骞问他。

“是呼毒尼对我说的，”堂邑父有些沉重地吃一碗酒，“他让我来劝说你们留下来，还有玉笙公主也不想让你们离去。”

朱安世很有些诧异：“怎么，呼毒尼也不想我们离去？”他一直在私下认为呼毒尼巴不得自己这个情敌早点儿从他眼皮底下消失。

“嘿嘿！我们匈奴人虽然不像你们汉人读那许多书，生发出那么多恒久不变的道理，可我们待人的心并不窄。”堂邑父拍着朱安世的肩头说：“就拿你来说，三郎，呼毒尼虽嫉妒你赢得了玉笙的芳心，但却并不怨恨你，因为你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堂邑父说的是实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文化氛围。

在这片土地上，人们敬重的是矫健的快马和叱咤风云的英雄。

而张骞却只是较着劲儿和堂邑父比酒，堂邑父就顾不上再说别话，甚至连句送别的话都没有。酒进得急，不长的工夫堂邑父和



朱安世都已酩酊大醉了。张骞因有心事，便劝堂邑父不要再进酒，驮了烂醉的朱安世走向毡庐。出乎意料的是他在朱安世的毡庐前见到了伫立在阳光中的玉笙，一个人在那儿。

张骞便把朱安世留给了玉笙，自己心事重重地离去。玉笙很感激张骞如此信任自己，便抱着烂醉如泥的朱安世走进毡庐。匈奴男人喜爱吃酒，吃个烂醉是寻常事，但玉笙从未见过朱安世会喝成这副模样。这就是那个总是一匹马一柄剑的人，独来独往，清醒而孤独，冷酷而忧伤，愿意向佛陀祈祷问道，也以同样大的热情相信那些虚无飘渺的传说的好汉朱安世吗？他为什么要喝成这样呢？

再说张骞自回毡庐，见了妻子，不比寻常地抱住她一个吻。实话说现在他很爱这个沉默寡言的匈奴女人，完全超过了在长安的那一个。他要她，原曾有装作乐不思归做戏给军臣单于看的意思。而他们夫妻和谐，又育有二子，确实使单于渐渐放松了对张骞的注意。但到后来的这种夫妻感情就不是张骞假装出来的了。

“对她说是不说呢？”张骞迟疑着。

望着这个和自己生活了几年的女人，张骞觉得应该把事情的真实告诉她。谁知他还没说完，女人就扑在他怀中哭泣起来。“带上我一同离去，在这里我一个亲人也没有。”女人搂着她的脖子说。

张骞摇摇头说：“此去大月氏，要过茫茫戈壁，听人说那里热浪逼人，罕无人烟，实在是生死难料啊！我不能让你和孩子都死在戈壁上。因为，你们毕竟是我在这里曾经相依为命过的亲人……”

“这么说，我和孩子再见不到你了？”妻子抽泣着说。

张骞一时再也说不出话来。还能再说什么呢？他看看那个小窝图尼圆圆的胖脸，也不禁伤感起来，遂有两行热泪顺脸颊滚滚而下。

而此时在朱安世的毡庐里，玉笙正把沉醉的朱安世紧紧拥在

怀中，一直等到他醒来。醒后的朱安世，第一句话就是要玉笙给他把铜镜拿来。玉笙疑惑地给他取来铜镜，只见他直勾勾地看着镜中的自己不言不语，如同那些匈奴中的女巫以巫术祈求镜中的魂灵。就那么过了一会儿，只见朱安世的脸色慢慢好转过来，不再那么青紫，而两个眸子也益发明亮起来。

“你这个人真像巫师一样神秘……”玉笙叹息道。

“你是这么看我？嘿嘿，我这可是一种灵验的醒酒法呢，这醒酒法学自一个叫郭解的剑客，”朱安世叹息着说，“我已有十多年未见他了。”

“你不是很快就要离去，就要见到他了吗？”她说。

“可我很快就要见不到你了。”朱安世又倏忽伤感起来。

玉笙虽不像汉人女子那样容易为离别而流泪，但她脸上挂着的凄楚哀绝，却让朱安世的心也碎了。夜色渐渐降临了，侍候朱安世的女奴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远处狼嚎的声音清楚地传来，那是在月光下怎样一匹孤独的狼呢？玉笙倾听着狼嚎，又迟疑着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解下来，在灯光下，透过她明亮的眸子，苍白的她是最美丽动人的……

呼毒尼是此次侵扰北部边郡的先锋，他要求父王容许他黎明前出征。张骞、朱安世等人都换了匈奴战衣混于其中。张骞在与妻子儿女离别时，心如刀绞。他的匈奴妻子强忍着悲痛，控制着不大放悲声。呼毒尼找到朱安世，把一个小口袋交给他，然后默默催马离去。

朱安世自口袋里取出的是一只玉镯。

军队要行动时，只见又一匹马疾驰而来。呼毒尼把马上的人带到张骞面前。张骞等人眼睛一亮，他正是堂邑父，豪宕地笑着的堂邑父。



“你怎么来了？”张骞问他。

“我是汉人的奴隶，”他吹声口哨接着说，“助你出使大月氏是我换回自由身的条件。”

“你焉知我不是逃回长安？”

“张骞不会这样回去的，就像我，”堂邑父指尖弹剑道，“答应别人的事总是尽力去做。大丈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出了王庭，避开巡逻的军队，张骞等人与呼毒尼分道扬镳，众人谢过呼毒尼，再次踏上西行的道路。张骞取出收藏好的朝服，扬起旌节，但他的随从们的汉服就很难凑齐了，有胡服汉冠，有汉服胡帽，杂乱之极。那时日要升出了，濛濛晓雾初开。朱安世从怀中取出那只玉镯放在唇边亲了亲，高声喊：“日已出东方，光和宇宙，与华无极。走，让我们到大月氏去。”

行了已有一日，已可见到沙漠，也越发热起来。堂邑父说：“再行一日便要进入戈壁滩上，热燥难当，大伙儿注意了。”

茫茫的戈壁滩上，热浪炙人，荒无人迹，这时水也饮完了，加之出逃得匆忙，食物上也嫌准备不足，众人风餐露宿，备尝艰辛。食物告罄时，幸得还有朱安世与堂邑父两个剑客在，初时，朱安世还有心卖弄，执着剑与野羚羊追逐，直到一剑放倒它，可数日之后，他再也没有那样的兴致，唇干舌燥，眼冒金光，只好倚在马背上用弓箭来射。

有了两个神射手能时常射些野味儿来，大伙才勉强充饥。有一天，有一只兀鹫竟大胆地来攻击朱安世，精神萎靡的朱安世狂性大发，几下跳跃，竟至活捉住它，猛地拧断兀鹫的脖子吸吮它的血，直让众人看得心惊胆战，怀疑他已疯狂了。

在茫茫的沙漠中，月亮同无垠的沙漠一般的颜色。白天的炎热让人无法赶路，只能在晚上才能行，有好多人都得了热病，发起烧来，他们睡觉时轻率地把脸暴露在月光下。在这个世界里，月亮也

是恶魔。

这样,他们经过车师、焉耆、龟兹、疏勒,翻过葱岭,几十天的奔波之后,他们到了大宛国。大宛善产良驹,国人又都是高鼻深目,肤色较白。朱安世嘴角含着一抹谗笑,只因他想到了那个在比武招亲大会上遇到的那个妖艳过人的大宛妇人。

“大宛国贰师城更养有一种宝马,名叫汗血马,”朱安世一听到马便来了气力,连声催堂邑父快讲快讲。“这马日行千里不倦,跑动起来汗从前肩胛流出,色红如血。”

“世上有这等宝马?”朱安世贪心大动。

堂邑父还提到,大宛王母寡甚是向往东方之汉朝,常有交结之心,但路途遥远,他才作罢。

张骞眼前一亮说:“那我们何不冒险去拜见大宛国王,或可助我们一臂之力。”堂邑父也认为可以一试。

大宛国王果然心慕汉朝,听说有汉使来到,不禁喜出望外,当即在王宫中接见了张骞一行人。并有葡萄、香枣、桃、李诸般鲜果品尝,都是中原所无的。朱安世见国王如此热心,便拿出游侠本性,贸然开口求取汗血马。堂邑父被他吓了一跳,并不替他传译。大宛王关切地询问张骞此行目的。张骞有心相求他,也不隐瞒,就说奉旨出使大月氏,被匈奴阻拦十余年,如今逃了出来,希望大宛王能派人引路,送众人到大月氏。张骞又乖巧地附上一句:“待我们回到长安,禀明圣上,汉朝定会遣使重礼酬谢大王。”大宛国王闻言很是欢喜,认为可以相助,便答应派遣传译、向导送他们至康居国。

康居国与大宛毗邻,和大宛素来友好,又通好大月氏,既有大宛国王的书信,便又派人把张骞一行人送到大月氏国。这让张骞一行做梦也未想到会是如此出奇的顺利,恍惚之间,张骞还疑在梦中。



大月氏王把他们安置在驿馆中。堂邑父出去转了一趟,回来后直摇头。“你们只怕要失望了,”他说;“大月氏已换了国王,现在王位上的是一个女人,不管女人怎样地凶悍,总是不好战争的。”

果然,到了晚上,大月氏王派一老眼昏花的侍臣来拜会张骞,询问出使的目的。张骞直言说出,那老臣半晌无言。一连数日,张骞也没有能见到大月氏女王。自从大月氏被迫迁到妫水以后,迅速征服了大夏,并定居下来。这是一块宽广肥沃、物产丰饶的宝地。特别是远离匈奴和乌孙,再也不用担心强敌的侵扰。建国之时,复仇是他们的国旨,但大月氏人显然没越王勾践和张骞坚定不移的信念,幽美之环境,舒适的生活和逝去的时光,早已把大月氏人从复仇的念头中解放出来。

自女王继位后,她从未想过祖先的头颅怎么成为匈奴人的酒器,她美丽优雅,厌倦征战,再也无心去找匈奴人复仇。

她曾为了张骞出使的目的而征求过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说,莫听汉朝人说得天花乱坠,它与我相隔万里,一旦我大月氏真与匈奴人开战,引狼上门,汉朝人如何能派兵相助?那可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呢!

大月氏女王热情地款待了张骞这位从天而降的汉使,但却丝毫不提与汉朝联合共同对付匈奴的事情。每当张骞开口想提联合进攻匈奴时,女王就会施展环顾左右而言它的招数,让张骞次次都碰了软钉子。后来,他又几次去拜会女王,但守宫的侍卫不是说女王不在,便是说国事繁忙,无由得见。

竟然两个月便蹉跎过去,虽大月氏女王温柔娴雅,见面时盛情款待,但张骞彻底失望了。朱安世说:“联手对付匈奴,已是不可能之事。走吧,我们回长安去!”

想不到,十余年的磨难竟是如此的结果,大月氏之行化成了泡影,让他们的归路也变得沉重起来。

## 第二十三章 齐王昌和胞姐 迫于压力双双自刎

主父偃为洗齐时之辱，为女提亲宁做小。纪太后出于私心，不识时务，严词回绝提亲人；齐王昌花心太重，爱上同胞姐。纪翁主不以乱伦为丑，甘为胞弟做情妇；主父偃奉君命赴齐为相，齐王昌、纪翁主迫于压力双双自刎。

女王虽无意进攻匈奴，但对远道而来的汉使却颇盛情，一再挽留。张骞等人在焦躁的等待中又住了一月有余。那日，一场雨后，张骞又进宫向女王进行了最后一次游说，但是得到的仍是失望。

“你是怕回国无法向天子复命吧？”女王说：“那你为何不带你英雄的儿郎在大月氏住下来呢？大月氏比不得长安天威赫赫，但物阜民丰，也是可以终老的地方。我可选出大月氏最美丽的女子做你们的妻子，你可以在皇宫中做我的大臣。”

张骞拜谢女王的好意后告辞出宫。

他回到驿馆与朱安世等人确定了返回长安的日子。堂邑父执意要先走一步回匈奴，张骞等人依依不舍把他送到城廓外。双方道别，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都不免感伤。

“我们还有相见的日子么？”朱安世问堂邑父，但这是一句叫堂邑父根本就难以回答的问话。

堂邑父笑道：“他日有缘，天涯再见吧，只希望不是在沙场上。”



他用匈奴人的方式拥抱了每个人后，便跨上骆驼，唱起了一支牧人们的高亢而不无悲伤的牧歌，那驼铃似乎是在伴奏。

“告诉我的妻子，说我张骞有负他们！”张骞大声喊罢，泪水又夺眶而出。

朱安世等人目送着堂邑父默默无言。

元朔元年，张骞他们怀着比身躯更疲惫的心情踏上归途。在堂邑父事先的指点下，他们为避开匈奴骑兵，决定改变行走路线，由来时的北道，改走南道，翻过葱岭，沿着昆仑山北麓向东行进。经过莎车、于阗、鄯善等地，然后再经过羌人地区，从祁连山进入陇西。他们以为走这条路总会安全些，这时他们似乎已嗅到了长安的气息。

进入羌人地区后，他们歇宿在一个偏僻的山坡上。“睡个好觉，做一夜好梦吧。只要进了陇西，离长安就只有千余里了。”张骞临睡前这般对众人说。

他们揣着好梦睡下了，数月来的疲劳困乏都袭了上来，他们睡得都很沉。后来，是朱安世把张骞推醒的，而朱安世是被一枝冰冷的长矛敲醒的。当他睁眼一看，围住他们的竟是一层一层的精壮武士。活见鬼了，又是匈奴人。张骞用匈奴话拼命辩解着，但有一个匈奴人认出了他。经商量之后，匈奴武士们决定把他们仍带回到王庭去。匈奴武士不过百十人，但朱安世和张骞没有丝毫反抗的意思。

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回到王庭的理由。

“张骞和他的人又回到王庭了！”那些和他相熟的人互相传递着消息，围观的人群挤满了通往王庭的道路。其中便有牵着儿子干将的堂邑父和呆呆发愣却又不无惊喜的玉笙。她脸上的笑容好似在说“我知道你们终究是会回来的”。朱安世也笑着看玉笙那笑中有无可奈何，也有喜悦和忧伤的表情，他那表情也像是在对玉笙

说：“我这不是回来了么？”

“单于会不会杀他们呢？”玉笙冷静下来后，不免又为张骞、朱安世他们担心：“我当如何去帮助他们呢？”

单于并不像张骞想得那样暴跳如雷，不过三四个月不相见，他仿佛又衰老了许多，而他身边的左谷蠡王伊稚斜却更加神气。

“张骞，你离开王庭三个多月了吧？”单于低沉地说：“可我的孩子怎么在羌人地区捉住你？按行程来说你该早到了长安。”

“回单于，我去大月氏是为了完成天子交给的使命。”张骞不亢不卑地回答。

“单于，应该把张骞等人处死！”伊稚斜用霸道的声音喊。

“我自有分寸，”看似苍老的单于轻淡地说出这么一句，但其中蕴涵了无穷力量，让神气十足的伊稚斜不禁低下头去。“张骞呀张骞，十年多的时间，娶妻生子，竟让你不敢忘了使命，好男儿！”

军臣单于威严地扫视侍立的群臣，左谷蠡王伊稚斜把脸扭向一边，另有一些人便鼓起掌来。

“张骞，咱们既往不咎，回你的家吧！”这个家自然是指张骞在匈奴的家。

“单于，他们仍会逃走的。”伊稚斜很是不满地喊道。

“这样的好男儿，你把他留住十年，已经是不错了，”单于走到张骞、朱安世身边，拍着二人肩头：“我已日薄西山，已时日无多，至于能不能留住他的心，於单，就看你的了。”

於单是军臣单于的儿子，一个精悍的年轻人。

“单于！”张骞向他单膝跪地，行了武士的礼节，他不能变节投降。但他那敏锐的眼光，似乎已看出了王庭中存在的一些变故前的端倪。他想，如果军臣单于需要的话，他和朱安世等会援手的……



“那你们是如何回到长安的？”郭解问朱安世。

“今年初，军臣单于死在了他的战马上。那时，单于端坐在战马上神威凛凛，谁也没发现他已离开人世。单于死后，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便出来向他侄儿太子於单发难，为夺取汗位而大打出手。堂邑父和呼毒尼乘乱助我们逃出匈奴。”

“何谓单于？”郭解问。

“单于，广大之貌，是说他像天一般，”朱安世脸上尽是钦佩之色，“他的国被称为窫黎孤涂单于，天谓‘窫黎’，儿子是‘孤涂’。合起来也是天子之意思。”

“嘿，这个人倒不枉了被称为窫黎孤涂单于！”郭解也大起钦敬之心。

讲完西出阳关的经历，卫青便与郭解商量如何解救之法。郭解只是摇头。“我已惊动了天子，不要再为我生出事来。五十之身，倏忽已过。我回首看这一生，快意恩仇，济危赴难，博得大侠之名，也足够了。只求二位能救出我的子孙一二，传我郭氏血脉。”

“一定遵从。”卫青说。

两人黯然出狱。“你如何救他子孙？”朱安世问卫青。

“我自会设法，你勿须多问了。”卫青因为不能救得郭解显得很沮丧，此时他觉得这长平侯做得很无味，“朱兄，那玉笙公主怎样了？”

“她已是别人的妻子了。”

朱安世脸上顿又现怅惘之色。

张骞久无音信，一朝之间忽回长安，刘彻立马在宫中召见了。他。出使西域，虽功亏一篑，但张骞一行终未辱使命，使刘彻大喜过望，遂拜张骞为太中大夫。漫漫西行路，悠悠十三载，当时同行百余人，而现在只有张骞几个侥幸生还，其他人已都成了西域路上的幽魂。张骞极力申明堂邑父的大义，皇上拜他为奉使君，虚职以

待。

张骞邀卫青、公孙敖等人去吃酒相贺，但有了郭解这事，卫青与朱安世都推辞了。张骞很感奇怪，但也不多问。

几日后，刘彻依御史大夫的意思把郭解全家处斩。虽然长平侯不开心，但刘彻明白这个舅子不会过多地聒噪自己，因此不放在心上，仍旧召张骞入宫，询问西域各国的情况。

张骞出使西域时，亲自走访了一些西城小国及更远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等国，并从传闻中了解了乌孙、奄蔡、安息、条支、身毒等国的许多情况，对有关西域诸国的山川形势、地理人情、人口兵力、物产风土等等都了如指掌。于是，张骞向天子一一作详细叙述。刘彻最喜新奇事物，因此听得津津有味。

“大宛、大夏、安息之类都是大国，有许多珍奇产物，百姓也如中原一样过定居的生活。”

“他们也过定居生活？”皇上惊奇之极。

“陛下，是这样。匈奴人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而迁徙，没有城郭耕田等事。而大宛等国则不同，这些国兵力较弱，那里的人特别喜爱汉朝的财物，得一而视为珍宝。”

刘彻脸带满足的笑容不住地点头。

“而那北面的大月氏、康居等国，虽然兵力强盛，但也可以把财物相送，招诱他们有利于我朝。”

刘彻听了又是喜上眉梢，心想：“果真能不通过战争就能让他们归附于我，诚然是一大快事。那时我大汉疆域又可以扩大万里，语言风俗各异的族类都将约束于我大汉版图之上，向我山呼万岁，那时我大汉德威不就远扬西域了么？”

可是通往西域之路却被匈奴阻拦着，想到这里，他就很不快。“会的，终有一天，朕要扫清障碍，夺取河西之地，把通往西域的道路打开。军臣的太子不也投降我了么？是的，那一天的到来会很



快的。”

原来,军臣单于的太子於单与叔父左谷蠡王伊稚斜争汗位不得,怕遭叔父屠戮,只好告了父亲灵位之后,降汉了事。刘彻封他为陟安侯。这一年是元朔三年冬天。

这次宣张骞入宫问事,主父偃也求见皇上,他几次想插嘴奏事,但都又未曾开口,似乎顾虑着什么。刘彻看在眼里,却不点破,心中只是好笑,直到与张骞说完,才问主父偃何事要奏。

“齐都临淄,户口十万,市井商税高达千金之巨,人口众多,地方富庶甚至可赶过长安,”刘彻听到这里把眉头也皱紧了。“这样的地方,不是陛下亲兄弟或爱子,似不宜在齐地为王。齐王与陛下的宗族关系已经很疏远了,且有不臣、败德之行。吕后时,齐王便想反叛自立为帝;吴楚七国之乱时,齐国又想作乱。现在老臣又听说……”

他有意无意地把话收住。

这很吊刘彻的胃口。“齐王次昌与他的姐姐通奸乱伦,玷辱宗室,理应遣使究治,明正典刑。”主父偃似乎摸准了皇帝的脾性,但凡说到男女私情时总会卖些关子,那时他会发现皇帝的双眸精光闪闪。

“有这事?朕定要整治!”主父偃用上半段话来打动他,刘彻却用齐王次昌的奸情来掩藏自己的用心。“大夫,你是临淄人,那你便作为齐相为朕走一遭吧,善为匡正,不要过急,但总要不使宗室被玷辱了。”

他的话都在眸子里,主父偃用特有的机敏去读通皇上的深意。

齐王次昌,是故孝王刘将闾的孙儿,元光五年,继立为王,委实是一翩翩少年,但雅好女色。

他和主父偃的仇隙却是凭空生出的。这要从刘彻之姐修成君说起。刘彻把她迎入宫中,视同骨肉之亲,相爱有年。修成君有个

女儿叫曹娥,及笄之年,却未字人,很得长乐宫的爱宠。修成君倒不敢奢求,只希望她能嫁给如意郎君也便罢了,但王太后却一心要把曹娥许配给一诸侯王,安享大富贵。

这心事却被一个太监知道了,他便是原丞相武安侯的门客籍福。籍福在田蚡一命呜呼后,也很是落魄,又偏偏犯的腐刑,他年青有一副好相貌,又伶牙俐齿,因此被充入长乐宫当差。王太后见他口齿敏慧,又念他是田蚡的门人,因此青眼相加,常令他侍在身旁。而籍福又把侍奉田蚡的那种种本事施展出来揣摩求合,冀望博得老妇人的欢心。王太后除了可惜这人腰下缺少本钱,其余诸事倒无不满意。

籍福很快知道了王太后欲将曹娥许配一诸侯王的心意,认为是立功的大好机会,便到王太后面前禀告道:“太后,修成君之女尚未字人,以她容貌性情,当配得上一国之王。”

“你有什么主意么?”

“臣是齐国人,素知齐王次昌是有名的美男子,又性情和畅,”他讨好地笑笑;“臣愿为修成君之女作伐,赴齐说亲。”

“好,”王太后自然应允;“你即日东行吧,事成后重赏。”

籍福并不知道齐王刘次昌已经择偶,他母亲纪氏将三弟之女配与为婚,齐王次昌素性好色,宫中多有美女,而纪女的姿貌却实在平平,齐王次昌常用白眼来对待她。

籍福得了这美差,又以为只要打着王太后的旗号没有不成事的道理,自然踌躇满志。在东行齐国前,他去拜会同乡主父偃。主父偃自四次超迁之后,又献建朔方城这条妙计,实在是得意无比,等闲人都不放在眼中,却独对籍福这个阉人另眼对待。籍福前来问他此去齐国有何代劳的地方。

“为修成君之女作伐?”主父偃听者有心,犯了嘀咕。他也有一女颇有容貌,也和王太后抱着同样心思,定攀高门大户,如果嫁给



齐王成了一国之后,那自然是好。

“籍公,我也有一女,尚未字人。”

“哦,籍福来了兴致,莫非也要让我来作伐么?好,我为你挑一门可意的亲事。”

“何须挑?”主父偃一声冷笑;“这不有现成的在眼前么?”

籍福一时没转过心思来,沉吟了片刻,才说道:“主父兄明指。”

“我指的是齐王。”

籍福呆住了,主父偃明知自己乃是受王太后嘱托去齐国说亲,主父偃竟然要从半路上插一腿,来个横刀相夺,便大为踌躇,说道:“这,这……”却没有后话。

主父偃见他推托的意思,先不快起来,冷笑道:“莫非我主父偃的女儿见不得人,配不上王公大臣么?”

“主父兄哪里话,籍福可不敢得罪他,他正得宠,说不得以后还要托他办事。”非是我籍福不从,可主父兄,我已答应王太后在先,脚踏两只船,说不过去呢!请主父兄见谅。”

“齐本我故地,我也非是贪图富贵,只是能把女儿嫁回齐国,最合我心意。”他先表明心迹,又说出另一番话来;“听人说齐王次昌非但相貌好,又颇有才学,我女儿一心倾慕他,我也不愿让籍公为难,那我女儿使为齐王妾媵,也所甘心。”

“好好一个卿大夫女儿,何必定与人作妾?”籍福这样想着,却不觉长舒一口气,这事易办。齐王好色,他有耳闻,这般送去两个美人儿,他想必会从。“主父兄,我籍福一定倾力说合,请你放心。”

籍福只道马到定能成功,便施施然到了齐都临淄,一问齐人才知齐王次昌已有后,心中不禁暗暗叫苦。心下自忖如何是好。“齐王虽娶妻子,名为夫妇,实同仇敌,”故人又对籍福这般说。一听此话,籍福的眼又亮起来。他可不是一个见困难就想后撤的人,遂入宫去见齐王刘次昌。

齐王很是客气地接见了 他。

“恭喜齐王，贺喜齐王！”籍福见面就大声道。

“喜从何来？”齐王惊愕。

“齐王丰仪天下知名，长乐宫王太后让我来见齐王，为人作伐。这长安的美人儿不听则已，一听都要争入齐王怀抱呢。”

齐王刘次昌很是心动，便问：“籍公为何人作伐？”

“当今天子之姐修成君有女曹娥，姿容艳丽无双，最得长乐宫厚爱，一心要她嫁给天下第一人物。我便想到了齐王。”

刘次昌虽已娶妻，但不过迫于母命，并无什么恩爱，早有休妻的意思，这时听到有美人儿送上门来，自然乐不可支。

“齐王，你说不该恭喜么？我此次重入齐都，送来的是两个而不是一个，左拥右抱，正所谓齐人之福呢！”

“此话怎讲？”

“我不是告诉过齐王，你的丰仪牵动了长安么？中大夫主父偃也有一女尚未字人，那相貌也可称为京城之中罕见的美人，她在父面前许下重誓，非齐王不嫁，情愿为妾媵。”

齐王刘次昌一听，欢喜非常，连忙一口答应。哪知他还未去见母亲纪太后（齐王母也算一个王太后，齐国内统以纪太后相称），纪太后先已打听到籍福东入齐都的用意。能得东宫王太后垂青，这原是好事，但纪太后一心要让自己的侄女霸占后宫，便不许齐王休妻。况且齐国正如主父偃向刘彻述说的那般，户口十万，市租千金，比长安还要富庶，做此一国之王，气自然也更粗些。这纪太后竟不把王太后放在眼中。

纪太后叫来齐王，勃然怒道：“你已娶后，后宫诸妃也早备齐，难道籍福还不知道么？况且籍福是贱人，充当一个太监，不思在长乐宫自尽职责，反跑到临淄来乱我家事，实在是令人可恼。想那主父偃是怀何心呢，竟想龙肉吃，硬要把个女儿充入我齐国后宫。他



的女儿是不是嫁不出去？”

她总算还有理智，不敢把矛头指向长乐宫那边，但心中已不知骂过多少次了。

她怒斥过儿子，又令左右：“快快去叫那籍福贱人，滚回长安去，不要在此无事生非。”

齐王刘次昌碰了钉子闷闷地回宫，母命不敢有违，徒叹奈何。夫妻不谐者也算常事，偏偏纪太后异乎寻常地疼爱侄女，想来个一夫一妻，刘次昌虽后宫佳人多多，但都被老母严加监束，不准她们媚事齐王，姿色稍佳的已被一个个逐出宫去了。他去见姐姐纪翁主（汉称王女为翁主），纪翁主便住在王宫中。

侄女不得宠，纪太后只怪罪在后宫那些女人身上，她设法让已适人的女儿纪翁主入居王宫中，代为调停。

齐王次昌在纪翁主面前气忿忿地把一只喜爱的青铜杯掷出去。“谁惹你了？”纪翁主问道，并用纤纤的玉手捧住他的脸，亲他的唇，以此来息止他的怒气。那举动完全是一个情人才会做出的。

齐王也把纪翁主抱在怀中，回一个亲吻，便诉说籍福前来说亲为母后所阻一事，言语中对母后流露出许多恨意，但不免又无计可施。纪翁主贴在他的胸前，用娇柔的声音说：“你明知是无法之事，何必再到太后那里自讨没趣呢？”

“也罢，从今往后，我刘次昌再也不碰她半分，让她独守后宫好了。”

这个“她”自是指他的王后。

齐王自娶了母亲的侄女后，一年之中只在后宫歇宿三两次而已。纪太后不准姬妾媚事他，并让纪翁主来宫中约束，可老人家做梦也没想到，一年多来，纪翁主却成了齐王真正的情妇，姐弟二人竟上演了一场齐襄公和鲁文姜的故事。齐王是被母所逼，如同刘彻亲近韩嫣那样，也有些不得已的意思，而纪翁主则是自视清高，

认为她们家族的人是最好的,舍此都是污秽不堪,因此对齐王次昌便有些勾引的意味,干柴烈火一拍即合,只瞒过了一位老母。就是她那位王后,也以为齐王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呢。

纪翁主也不愿齐王再娶修成君之女,经诸般劝说引诱,又以色相慰藉为事,也就让齐王死了那条心,觉得还是纪翁主才是最好的。一番颠鸾倒凤之后,就派人去见籍福,说已有娇妻,无心废黜,作伐之事休要再提了,请籍公且回长安吧。纪太后只道儿子在自己威严之下已回心转意,也转怒为喜。

而籍福却颇有故丞相田蚡的遗风,实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物。齐王本已心动,为何又悬崖勒马呢?他觉得此中必有文章,须得问个明白才好。便买通了一个宫中的太监,才从他口中抠出齐王次昌与乃姐那番乱伦之事,不禁让他大为咋舌。他乘兴而来,败兴而返,但探听到齐王与纪翁主这件皇室的大丑事,以为回去也好有词可援,找台阶来下。

籍福西归,先去见王太后禀报。

“太后,齐王愿配修成君女,惟有一事是阻碍,微臣为修成君女着想,因此不敢订婚。”

“为了何事?”王太后大奇。

“那……那齐王却有个与燕王相同的癖好!”

王太后初时还想不出,但一沉思便明白了,因为籍福曾对他讲过燕王刘定国与庶母通奸,霸占弟媳,逼女儿侍寝等禽兽不如的丑事。想到难启齿处,就是王太后那张老脸也红了。

籍福这番话既有事实,也不无捏造,只盼能惹得王太后雷霆大怒,去加罪刘次昌,才可消自己一口恶气。但王太后自田蚡去了后,已把那份豪心尽半收了,再也不愿多生闲事,免得惹儿子老大地不高兴。“既已如此,那就休要再提起那事便了。”她淡淡地说。

籍福讪讪地离去后,王太后兀自一声重重地叹息。



“唉！除了恭谨的孝文皇帝，刘家的人都是男盗女娼……”

这里面自然也包括她的丈夫孝景皇帝，她曾隐隐约约地耳闻孝景皇帝似乎颇属意馆陶长公主。从孝景皇帝这面说，他对馆陶长公主异乎寻常地听从，便颇有可探讨处，自己的儿子不就是在她的垂青下坐上了龙椅么？从馆陶长公主那面说，她以五十之身仍去宠一个年方弱冠的董偃，淫心不衰，也未尝不能拿来佐证。还有被自己赐死的韩嫣。她长长地叹口气。韩嫣死后，儿子表面上没有任何的怨言，对自己也相尊如初，但她总觉得儿子终生都不会原谅自己。剔除了其间那冷冰冰的客套话，未央宫与长乐宫之间便什么都不会再有了。

籍福见王太后并未动怒，还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失意之情状溢于言表，遂抽个空子，来见中大夫主父偃。主父偃眼巴巴地苦等数日，却让籍福陡然泼下凉水来。籍福在他面前，不似在太后那里有诸多顾忌，便明说齐王与乃姐有奸事，故不愿纳主父偃的女儿。籍福又用上一些恶毒词儿，足以让主父偃对齐王次昌大动肝火。

两人都觉得在齐王次昌这里失了面子。

主父偃又想到自己在临淄时多次上书不得重用，又把父兄的鄙视生活的困窘，都加到齐王的头上，当真是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他是个风要捕、影也要捉的人，齐王的丑事真个落到他手里，还肯放过吗？

纪太后空为太后，齐王空为齐王，他们母子都没想到，主父偃原是不好惹的。

“你毫不留情面地侮辱我，”主父偃的手攥紧了，眼眯成了两道缝儿，“休要怪我的手辣。”

这便有了他向刘彻的那番进言。正所谓投其所好，立即博得齐相来做。至于刘彻是让他去匡正呢，还是去查究齐王的丑事呢，他决定选择后一种去做文章，并做足它。

刘彻曾有一句话说给去做会稽郡守的朱买臣听：“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今汝可谓衣锦荣归了。”主父偃正有这种心情，且分外迫切。再说他这齐国相更是大有不同，比那会稽太守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想到先时在此受得诸般揶揄白眼，便换了一件旧衣，步行进入临淄。又让一个好友去城中散布，四次超迁的主父偃已经失势，落魄归乡了。

主父偃不得意时，曾在内史周腾府中为宾客寄居饭食，这次仍旧进谒。诸侯王有太傅辅佐，中尉掌武职，内史治国民，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朝廷。这次主父偃又夹着尾巴回来，内史等人少不得冷言冷语来讥讽他，主父偃肚中冷笑着一一忍受。

次日，内史置酒高会，众宾客酣饮狂呼，也不邀主父偃入席。内史指着经过身边的他说：“主父在皇帝身畔能食三鼎，在我处却只能到差役处一同就餐了。”众人又是大笑。五鼎之食是羊、牛、猪、鱼、麋之肉。依礼制，诸侯食五鼎，卿大夫食三鼎。

主父偃也不答话，与差役一同吃饭后，从怀中露出绶带来。随身飘扬。有个差役觉得奇怪，还疑心是他偷了东西，拽过他来探手入怀，只见绶带上悬一个金章。这人不识篆文，就找明白人来问。“是齐国相官印，”儒生一惊非同小可，“从何处而来？”

“诣阙受命，自天子处来。”

这儒生被震得头昏脑涨，就跑去找内史。内史周腾已吃酒醉了，就斥责他胡言乱语，遂让一个明白人去看个究竟。

“的确是齐国相印，如假包换。”

内史听了，酒先醒三分，众宾客也无不骇然。内史拍案大叫道：“快拿我衣冠来换。”侍者手忙脚乱地帮他换上官服，众儒生也同肃衣冠，到中庭排班肃立，再让一个官吏去请主父偃，让他出庭受谒。

主父偃身着敝袍，缓缓踱步出庭，众人拜见，主父偃淡淡一揖。



此时内史府外已来驷马高车，乃是齐王次昌的人迎接入王宫。齐王也久闻主父偃的威名，不能不小心召见。主父偃见齐王果然一表人才，面若冠玉，唇红齿白，但未免有些女子气。寒暄一刻，主父偃辞别齐王，自回相府。

次日，他又去拜会纪太后。纪太后也在齐王授意下盛情相见，但主父偃却始终冷若寒冰，两只眼睛看得老女人心中发毛，只觉得此人好生无礼。她记性甚差，主父偃告辞后，她才记起这人就是前段时间托籍福来赴齐说亲的主父偃。她心头顿时寒意袭人。

一班兄弟朋友，闻听主父偃荣归监淄，自然蜂拥而至。主父偃应接不暇，想到从前的冷落，更加生怒。席中奋然而起，让人去取来五百斤黄金置于案上，摊开来金光灿灿，让人眼花缭乱。有几个人已忍不住心中怦怦乱跳。继续饮酒，正饮得酣畅，主父偃忽然旁若无人地狂笑起来。众人虽不太明白主父偃为何狂笑，但其中那点讥讽还是能听出来的。好不容易笑毕，主父偃却又掷盏在地，伏在案上号啕大哭起来，说什么宋玉悲怀，便是杜鹃泣血也不过这样罢。众人虽是为利而来，但听了这等悲伤之诉，也不禁心酸。

主父偃收住泪，把五百金掷在地上，正色说道：“诸位原来是我的兄弟朋友，可还记得以前待我情形么？我今为齐相，也勿须劳各位费心，诸位可取金自去罢，此后不必再入我门！”众人听了很觉羞愧。

客散去，但那愧悔的众人并不妨碍把那五百金取个干净。

主父偃羞辱过众兄弟朋友后，便把心思完全放在齐王身上，遂让人把王宫侍臣召入相府。他高高在上，用冷若寒冰的声音说：“各位，齐王奸情天子已有耳闻，天子惧玷辱宗室，让我来鞫问此等丑事，各位务要与本相密切合作才是。”

齐王刘次昌为人还算宽厚，因此众侍臣沉默不言。主父偃一声轻笑，让官吏揪出一个侍臣，喝道：“掌嘴一百，看他说是不是说。”

官吏便用木片去掌侍臣的嘴，下手极狠，不过三十，已是牙龄半落，鲜血直流。这人再也吃不消，便伏地求饶道：“我说，我说。”主父偃让人记下了。其余众人也不敢再隐讳，只好如实供出。

主父偃证词在手，越发得意，让官吏把众侍臣拘在相府上，只让一人去见齐王。

“知道如何说么？”

“小人不知。”

“你对齐王说，我已得他奸情实供，将奏闻天子，齐王如识趣，请来相府见我！”那人去后，主父偃安心坐下吃酒，等候齐王上门乞怜。“他小小孩子，经我一吓，还不乖乖上门讨饶吗？那时把一国之权，尽归我掌握了。”想到此，主父偃得意地笑出声来。

那侍臣到了王宫，把主父偃的话陈述一遍。齐王次昌如遭雷击顶，呆坐不起。醒过神来后，径到后宫见纪翁主，把事情说明。“次昌，我们只怕在劫难逃，你看不出么，天子推恩不成，正要借了这事来夺你的国土。”齐王次昌也正是这般想的，皇上就是以玷辱宗室的名义除去了燕王，国除为郡。

他越想越觉生途渺茫，与其受辱，莫若先去黄泉求个干净。这个孩子早被娶纪女一事搞得心神交瘁，与姐通奸，激情之余又不免愧悔，诸般情绪，都让他决定一死了之。“次昌，我陪你走。”纪翁主也含深情地说。

“不，”他害怕起来，他不想再带着罪孽去见死神蓐收。他挣脱了纪翁主的怀抱，跑到一侧拔剑刎颈。纪翁主跪下来，吻着这颗英俊的头颅，不禁泪如泉涌。这是她的一母胞弟，也是她终生难忘的情人啊！他柔弱，但仁厚，像裸地里的幼苗，惹人垂怜。从这嘴里曾说出多少绵绵情话，可再也听不到了。纪翁主也拿过那把滴着鲜血的剑，自刎而死，身伏在次昌的尸首上。看来那罪孽，他是再也洗不清了。



在相府中的主父偃等到的就是这个消息。

而龙庭上的刘彻接到的也是这个消息。

在这之前,他还接到了赵王刘彭祖的上书,弹劾主父偃收受贿赂,封诸侯子弟。主父偃厚纳赃,广树敌,朝野上下许多人都恨他恨得咬牙。刘彭祖曾怠慢过主父偃,燕王加罪被杀,加深了赵王的不安。先下手为强,便趁主父偃相齐之际,使人上书来揭发他。

“主父偃,主父偃,哼,朕让他去匡正齐王,”他一拍案,“可齐王却自杀了。”

“陛下,”公孙弘出班,他嗅出了皇上的不满,“此必是主父偃紧逼所致。”

刘彻怒上加怒:“着令褫去主父偃官职,拘捕回都,下狱治罪。”

可怜主父偃,得意时,在帝侧一言既出,天下动色,却未曾想计不能遂,反招来祸端。丞相薛泽,廷尉张汤共审。薛泽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不用说只是蜻蜓点水似的问问,而张汤居然也能沉住气,主父偃对付董仲舒那一阴招,他还记得清楚,爱惜他是个人才。薛泽也惊讶张汤的与往日不同。“主父偃只承认私受外贿,不承认逼死齐王,似乎不宜论死罪。”张汤如此向皇上禀告。他的这句话很重要。

刘彻恼怒过后也冷静下来,他实是爱惜主父偃这个人才,便也不想论他死罪。

偏有公孙弘似与主父偃有前世宿仇,必欲借此除他而后快,遂又上书力争。

他和张汤换了位置。

## 第二十四章 因为识趣 ,八十老翁再封侯

公孙弘一反温和宽厚常态 ,力主诛杀他的同乡主父偃 ,却又假惺惺去牢中探监 ;皇上欲另择相 ,却偏偏选中被朝臣瞧不起的公孙弘。公孙弘做梦也没想到天上会掉馅饼 ,昔年被逐出京师 ,今却一步登天。

“大夫怎么说？”刘彻问公孙弘。

“陛下 ,这主父偃其实饶不得 ,”公孙弘仍旧是那副温和的表情 ;齐王自杀 ,年少无后 ,封国被废 ,改设为郡 ,这灭人之国的恶事 ,败坏了圣上的名誉。这其实都是主父偃一人所为 ,不诛主父偃全家 ,陛下怎好向天下人解释？”

他不但要诛主父偃 ,还要并及全家。

皇上的面颊抽动了一下。

“主父偃命休矣！”张汤心中叹道。

任何皇帝听了公孙弘这般合情合理的理由 ,都不会饶恕主父偃的。刘彻既要削夺诸侯封国 ,又要表示出对宗室的亲亲之情。为了显示自己亲睦九族 ,他无法再爱惜主父偃项上那颗头颅。

主父偃被处灭族之刑。

这句话是如此容易地从刘彻嘴里说出来 ,就如同鸟儿交尾一般轻松自在。那阶下的众人 ,却不免胆寒。

退朝时 ,汲黯径直来到公孙弘面前 ,公孙弘假装没有看见 ,只



想能绕他过去,偏偏汲黯定要拦住他。张汤将两人的神情举动一一看在眼里,不免有点儿幸灾乐祸,便紧走几步,去追上卫青说话。卫青与主父偃也算有些交情,但自郭解被族诛之后,他感觉自己与皇上相隔如天地,便三缄其口,免得讨个没趣。

“大夫,好手段,”汲黯说。

公孙弘竟没有说话。

汲黯仍旧不依不饶:“主父偃非不可诛,但屠及全家,毋乃太酷!”他说出这话后,一抖袍袖,转身而去。

主父偃曾有宾客不下千人,但怕连坐,因此无人敢过监探问。第一个进狱来的,反而是公孙弘,他带来了上等美酒。主父偃虽竭力自矜如故,但那沮丧憔悴是掩饰不住的。

“公孙兄,”主父偃百感交集。

“主父兄,”公孙弘让人倒上一碗酒递给主父偃,主父偃一饮而下。“齐王自杀,陛下盛怒,我虽上疏,但不为所听,已拟把主父兄处以族刑。”

主父偃让齐王死在自己手上,只道官是没得做了,想不到为君王连除两国,得来的竟是一个族刑。主父偃惊若木鸡。

公孙弘饱看了主父偃的可怜相,又给他递了一碗酒后,偷偷笑着去了,只道主父偃到死也会念着自己的好处,让他做个冤死鬼才好。

但他走后不久,卫青也到了,他还依稀能在狱中看到郭解的影子。他不能忘记郭解在看到家人一个个惨死刀下时那种痛苦的情状和发出的那一声低沉的呐吼。当时身着庶服的卫青便混杂在人群中,当刽子手砍下郭解的脑袋并一脚踢开时,人群中冲出一条人影捡起那人头便飞也似的去了,监斩的官吏们追不及,只好胡乱抓了一个无辜者充数。卫青怀疑那人是朱安世。

卫青已事先收买了狱卒,救出了郭解的一侄一孙,也算可告慰

他的在天之灵吧。而现在又站在关押主父偃的牢门前,不禁百感交集。

“公孙弘来看过我了,死前能有个齐国人来相见也算不错了。”主父偃说。

“公孙弘会来?”卫青吃惊地问道;就是这位御史大夫据理力争,皇上才下定决心诛杀你的,反倒是张汤曾想给你留条生路的……”

“什么,是公孙弘加害于我?”主父偃再也无法忍住那悲愤,哈哈大笑起来,惹得那狱吏前来呵叱。“我该早知这狗贼容我不得,我竟还相信了他的花言巧语。”

“这公孙弘也实在太工于心计了!”卫青叹道。他统百万兵马驰骋沙场,所向披靡,但对于朝廷中这些心计深沉的同僚,却心怀惧怕,当真是敬鬼神而远之,相交于身边的仍是那帮贫贱之友。

“在九幽地府,我若遇上他,必饮其血食其肉剔其骨,才泄我心头之恨。”主父偃有些歇斯底里。

看他如此愤怒,卫青忍不住说:“你有今日,也不能总怨他人,如我猜测得不错,你定是借齐王丑事而要挟他,让他把权归于相,才会逼死了他,你也须扪心自问才是。”

主父偃猛闻此话,也不由呆住了,好半晌无言。卫青忍不住咳嗽一声,低声地说道:“事已至此,听天由命吧……”

“长平侯,”主父偃苦笑道;“你为人温厚,凡遇险事,总要自问,是否事出于己。可你怎知人心险恶。此去齐国,我若非得了圣上的暗示,又怎敢如此大胆行事?只是想不到那齐王刘次昌如此胆小,他成全了圣上的意思却不免害苦了我。”

卫青怔怔无言,主父偃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主父偃先行推恩之策,又用计除二国为郡,岂是偶然哉?想到那个独居九重深宫中不动声色的天子,他心中寒悸不已。



“如到那天,也不知会不会有人为我收尸骨去埋葬?”他苦笑着说:“不怕仲卿见笑,我仍是丢不得这副皮囊。”

他从“长平侯”换成“仲卿”,让卫青很有奇异的感觉,这年头呼他“仲卿”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会有的,”卫青定定地看主父偃一眼说:“我会去!”

主父偃闻此言,热泪顿时涌出,忙跪下冲卫青深深一拜,卫青也冲主父偃长长地一揖。

果然在诛杀主父偃全家时,门客无人敢去收葬,独有卫青携家奴去为主父偃收拾尸骨。此时的卫青军功赫赫,威望无比,那些行刑之徒却也不敢上前阻止他,就任他收拾尸骨而去。那天傍晚,卫青认真选了个地方,将主父偃草草葬了,还在他坟前烧了“钱粮”。自此之后,这儿正是荒坟乱草,无人吊问,一代名臣,只落得个独守斜阳。时或只有卫青来拜上一拜,朱安世同来了一次,按他的话说:“世上虚空华,终归幻灭,魂依大地有何不好!”说这话的他仍穿着胡儿的衣衫。

“你怎么还穿这胡儿的衣衫?”卫青皱着眉说:“你被那个祭天金人虏获了么?偌大的长安,比不得一个牛羊荒野么?”

“在你的眼里,匈奴只是敌人,”朱安世冷笑道:“可我在那里过了十多年,在那片土地上,有我的朋友,有我依恋的女人。昆仑山上看长河落日,猎鹰走马啸大漠孤烟,我或许一生一世都走不出那里了。”

卫青真想不通朱安世竟会有如此想法,只好摇摇头。

一日,卫青遇见与主父偃同入长安的严安、徐乐,不免谈到故人。两人贵宠不及主父偃,却能安然无恙活到现在,备圆全身,就不免感叹主父偃实不该不择手段以取宠。

刘彻虽杀掉了主父偃,但也不免惋惜。现在公孙弘时来运转,

很是得宠，那风头非但压倒了丞相薛泽，比及全盛时的主父偃也未遑多让。

公孙弘在处事上不像主父偃那么咄咄逼人，因此公卿都愿与他交往，但也有人瞧他不顺眼，那就是主爵都尉汲黯。两人的冤仇那是在为了通西南夷时便结下的。公孙弘事先答允了汲黯，在朝班上却临阵变卦，由此先是被迁左内史，既而又被超授御史大夫，仕途上好不得意。汲黯为此就在心里结了一个疙瘩，总想要寻他点事情。这日刘彻邀请他与公孙弘等人共同游戏于上林苑平乐台，狎狗马，戏蹴鞠。

刘彻似乎是有意要二人好看，汲黯体弱多病，公孙弘则年老步履蹒跚，如何能与卫青、董偃等人共玩，只是枯坐。刘彻让二人勉强上阵，弄得两位老人家气喘吁吁，天旋地转，真是苦不堪言。公孙弘对皇上与董偃这等弄臣一同玩乐很是不满，但他又无法明言去说。

卫青、公孙敖、张骞等人倒不忌惮与董偃一起。

适遇公孙弘离开，刘彻就把汲黯召到身边问道：“都尉，外界都说公孙大夫善治《公羊春秋》，毫不逊于董仲舒，更为人俭约，温和谨厚，是国家柱石，不知都尉如何看法？”

汲黯也曾听过别人多多赞誉公孙弘饰好俭约，终身布衣，便冷笑道：“陛下，公孙弘位列三公，俸禄甚多，却自为布衣，佯示俭约，这不是狡诈欺人是什么？”

刘彻点点头，也不再问。

过不多时公孙弘回来，刘彻也不让汲黯避开，就道：“公孙弘，适才汲都尉说你俭约之至，终身布衣，乃是狡诈欺人，你如何说？”

若是寻常人，话虽在理，但揭人阴事，当面对质难免忐忑。独有汲黯毫不在意，只把一双眼睛瞪着公孙弘，看他如何回答。

“诚有此事，陛下，”公孙弘也看了一眼汲黯，不慌不忙地答来。



“现在九卿中的阁僚,与臣交情可称莫逆的,无如都尉。都尉所责臣的,正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臣听说管仲相齐,拥有三归之处,他的奢华直逼宫室。但齐国赖以管仲而称霸。晏婴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穿帛,齐也被治理得很好。臣心仪的是晏婴。陛下也知臣出身寒微,曾在海边牧猪,那俭约日子是由来已久的。如今臣已位至御史大夫,仍旧身为布衣,和一个小吏没什么分别,就怪不得都尉有微言了,所以斥臣沽名钓誉倒不为过。”

“这么说来,你不怪都尉的话了?”刘彻又问他。

“要是都尉大人不说,公孙弘的话有些阴阳怪气了;陛下又哪里会知道臣有诈伪的毛病呢?”

他说虽不怪,但后面这话分明已是含沙射影,汲黯哪里会听不出,但竟然找不出话再刺一下这个看起来忠厚宽和的老人。也只能笑了笑了事。

“公孙弘好让不争,是个贤士。”刘彻却这样想。他忽又拿一事来问他:“大夫,你与董仲舒都治《公羊春秋》,却不知谁更胜一筹呢?”

“陛下,臣虽痴长董仲舒数岁,但若论博学能文,阐先王之道,臣不如他。”他一副不胜惭愧的样子,看上去是真心诚意地佩服董仲舒。

“唉!董仲舒,诚然是一大儒。”刘彻已经是一个月中三次在公孙弘面前提起他了。

公孙弘听人说董仲舒失职家居,却时常斥责自己阿谀取容,心中不免有恨。但董仲舒不是一个可以随便能诬陷的人,那须得有主父偃那样的巧思才成。况且,主父偃虽借吕步舒之口行攻击董仲舒之实,但士林中人不耻主父偃行为的大有人在。因此,公孙弘更加谨慎。

汲黯虽然觉得公孙弘又在作戏,却也无法再弹劾他,借故退出

去与人闲聊了。

“此人有丞相之才。”只剩公孙弘在身前，皇上心中兀自冒出这样一句话来。

实话说，近来刘彻很不满意位居丞相的薛泽，已有意废黜了他。废黜是容易的，由谁来继任倒让他踌躇着，现在公孙弘进入了他的视野。

首先是刘彻觉得公孙弘谨慎、忠厚，无论上疏或奏对，都能坦陈己见，但又从不面折庭争，一切听从人主裁断。这种人好驾驭，不像汲黯、张汤那般固执，让人头疼。

其次是公孙弘熟悉律令，精通吏道，能言善辩，办事尤其妥当，堪称为一个不可多得的干练能员。他师从大儒胡毋生，胸中装着一部《公羊春秋》，知今鉴古。

还有一个原因是，刘彻见他每论国家朝政，总好称引先圣，缘饰儒术，侃侃而谈，比起质朴少文讷于言词的卫仲卿来说，显得学有本源，根底深厚。

一个丞相还要懂得怎样复兴礼乐，广大教化，比不得那些武将要提刀上马驰骋沙场的。

权衡各个方面，刘彻认为公孙弘实是丞相的最佳人选。

且说一日，窦太主入宫朝谒，刘彻置酒款待她。“传朕旨，去召平阳公主、长平侯、董君来饮酒。”刘彻发话道。

“陛下，这只怕不妥。”窦太主还有自知之明，知道不合礼数。

“有何不可，是因为董偃？”

刘彻不听窦太主之言。不一时，董偃、卫仲卿、平阳公主奉旨先后到了。平阳公主已有好长一段时日未见卫青了，不免有些幽怨。卫青也自觉欠她甚多，只把头颅垂低。董偃是个乖巧人物，都看在眼里装在心上。

可巧东方朔执戟侍卫，见了董偃很是不快，趁皇上起身更衣



时,他弃戟入奏道:“陛下,董偃有斩罪三条,怎能让他进宫?”

“哪三条斩罪,讲来。”刘彻吃了一惊。

“董偃以贱躯私侍太主,便是第一大罪。”东方朔直言奏道。

刘彻无动于衷,他虽尊儒,但对那些伦理纲常并不甚为看重。

“败常渎礼,敢违王制,便是第二大罪。”

刘彻只好点点头。以东方朔所说,倒也不无道理。

“陛下春秋日富,正应该披览六经,留心朝政。董偃不遵经劝学,反用那些靡丽纷华来蛊惑陛下,此乃是国家之大贱,人主之火蛾,罪至此,死有余辜!”东方朔用从未有过的正色说道:“陛下不责他三条死罪,还要引进宣室,臣私下不免为陛下生忧!”

东方朔把一切罪责都往董偃头上推,那劲头可比公孙弘力主杀主父偃。史家把东方先生这少有的洪钟之声称之为“朝阳鸣凤”。

刘彻默然不答,东方朔就跪在那里并不起身。“卿请平身。”刘彻良久才回答:“这次不妨暂行,朕立誓决不致再有下次。”

“不可,不可!”东方朔毫不退让,仍旧正色相对:“宣室为何?”

“宣室是先帝正殿。”

“陛下,此殿非正人不得引入。若长平侯但进无妨,可董偃断断进不得!”此时的东方朔仿佛是另一个汲黯,让刘彻穷于招架,“自来篡逆等大祸,多从淫乱酿成,竖刁为淫,齐国便大乱,庆父不死,鲁国之难不平。陛下若不预防,祸胎从此种根!”

“卿所言甚是。”刘彻只好点头称善,遂移宴到了北宫,命董偃从东司马门重新入宴,并传旨改东司马门为东交门,并赐东方朔黄金三十斤。

窦太主见皇上这般宠董偃,也感安慰,但是看到侍坐皇上身侧的是卫子夫,就不免有些惨然不欢了。她记起了在长门宫中看日升日落的女儿阿娇,阿娇为了唤回皇上的爱心,曾用重金求司马相

如的赋《长门赋》虽是一篇绝世的好文章，但显然不能挽转皇上恩意。卫子夫为皇上生了个满朝盼望的儿子，她本人又是绝世无双的美人儿，谁也不会怀疑刘据很快就是皇太子，而卫子夫将独霸后宫。

卫子夫虽已年过三十，又生了几个孩子，但体态依然轻盈，容貌依旧姣好如花，看不出丝毫时光频催的影子，反倒更添了一种妇人的婉变娇媚。刘彻宠她如世间第一等珍宝。

“让李延年到北宫来，”刘彻吩咐道。

李延年是一个太监。早年他触犯了刑律，受了腐刑，失去了做男人的资本，然后被收容进宫廷，在狗监中当差。这李延年还有一个出众的本事，就是精通音律，善度新声，在狗监中很快以歌唱伎艺而成名。那个司马相如同乡杨得意知道当今天子喜音律，便找了个机会把他推荐给皇上。李延年果然有过人的手段，歌喉一展，立得恩宠。

刘彻热衷于郊祀祠祭，提倡制礼作乐，他自己也曾作过不少歌。李延年适逢机遇，得以施展平生的才学，精心制作了大量乐章，如郊祀歌十几首，横吹新声二十八解，深得圣上欢心。刘彻已在考虑除赏赐金钱之外再破格提拔他一个官爵。

刘彻为了同他一起研讨制曲和赏乐中的问题，常常共同起卧。李延年大礼参拜后，先唱《八伯歌》：

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

这首歌献得好，不用说龙颜大悦。

李延年又献几首，首首新奇深婉，众人只是喝彩。刘彻一高兴，便道：“李延年，朕封你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吧。”李延年是做梦也想不到有这等恩宠的，便跪在地上把头磕得如母鸡啄米，众人又拿他好一通取笑。

说到封爵，刘彻想到了丞相一职拟人的问题。“仲卿，”他要看



看卫青的想法：“我要另换丞相，你看朝中何人适合，不妨说来。”

“换丞相？”卫青一怔，“薛泽这丞相做得甚好，为什么要换？”

“哼，好什么好，尸餐素位！”刘彻脸上竟有了怒气。

卫青便把满朝文武大臣一一思索来，但他不得不如实奏道：“陛下，你若问我如何出兵匈奴，我张口便来，若问我朝中决疑，我却再答不来。”

“看来，这丞相你是做不来了，”刘彻笑笑，“你看公孙弘如何？”

“公孙弘为人俭约忠厚，又精通吏道，办事妥当，还是治《公羊春秋》的大儒，这丞相他原可胜任。只是，”卫青说出心中疑虑：“向例常用列侯为丞相，公孙弘又未得封侯，只怕话有些不好说。”

“好你个仲卿，这有何难处，”刘彻不禁笑了：“封侯在我，用相在我，我用他为相，特加爵邑便了。”

他本来还有些小小的迟疑，却为卫青这一顾虑激发了豪情，想做便做。在席中已决定换公孙弘为丞相，爵邑也想好了，可封公孙弘为平津侯。“世事难料啊，”卫青叹息着。皇上刚即位时，征召贤良，公孙弘已是六十衰翁，出使匈奴不合圣上意，灰溜溜地称病归家。光阴荏苒，十年之后，公孙弘以八十之高寿，再次扭扭捏捏来到长安，只以为也就客死京城了，也不曾说什么嘉谋鸿猷，便已封侯拜相。一个儒生而践位极人臣的高位，是从未有过的。

一席饮毕，刘彻已封了两人，心情自然不错。但也有人不开心，那便是他的姐姐平阳公主。几年前，刘彻便许下让她来做卫青的妻子，可卫青已从关内侯摇身一变成了长平侯，那许诺却还没有落实。她有时照镜，常怕那花败得太早，如今是再忍不得了，她不能满足以堂堂公主之躯去偷别人的丈夫。

平阳公主便黯然道：“皇上，你忘了对臣妾的许诺吗？”

“这个……”刘彻自然还记得那诺言。那时只图嘴巴痛快，却忘记了是要还债的。但现在的刘彻已不是当年那个处处受人掣肘

的皇帝了,他要做的事没有人可以阻止,要知道便是恶如狼的匈奴也只能在他的几十万雄兵打击之下节节败退。

就在平阳公主急着要把自己嫁出去时,长乐宫的王太后崩逝了,平阳公主只好脱下艳服换了丧服。但她的同样在悲戚中的弟弟已开始为她筹划了。他是个重情义的人,就像他为了讨母亲欢心,把修成君接进宫中那样,他不能让姐姐在以泪洗面的日子中活下去。

“阳信公主对朕说非仲卿不嫁,你看怎么办?”他来问卫子夫。

卫子夫能入宫得封皇后,平阳公主有大功,卫子夫有一番感恩徒报的心情。况且,卫子夫还别有一番私心,她现在照镜子的次数愈来愈多,美貌虽依旧,但有人说得好,花开全盛日,离那萎落枝头嫁于东风似乎也不为远了。她已经听太监说,皇帝身边又有了一个姓王的美人儿,她没见过,但她相信王美人必是姿色国色。卫子夫与陈阿娇最大的不同便是,她决不会不明智地去干涉皇上的私事。

平阳公主如做了自己弟媳,则内有得宠的公主为臂膀,外有掌兵要的弟弟为支柱,那还忧虑什么色衰爱弛,母子失宠呢?

“陛下,恕臣妾直言,让平阳公主嫁仲卿怕是不合适。”卫子夫嘴上说的却是另一番意思。这是她的聪明所在。“仲卿这人看似温和,但让他休妻再娶,只怕不容易。薄姜给他生了三个儿子呢!”

“那朕赐薄姜一死呢?”刘彻似是在笑着说。但一细想,又不像是说玩笑话。卫子夫正不知再如何对答,却见皇上又摇摇头道:“那样做仲卿会恨朕的……”

卫子夫听得一颗心儿怦怦乱跳,不明白他要怎么做,但她似乎在他的雍容典雅的相貌中嗅出了一股血腥气味。也许是他才从上林苑回来还没有沐浴的缘故,她才能闻到那头倒地野熊的血腥气。



军臣单于的太子於单兵败降汉，被封为陟安侯，但他似乎觉得有愧父亲的嘱托，想有动作，可又没有足够的胆略，一年之后竟在抑郁中身亡了。伊稚斜已自立为单于，为了报复河南之败，他对汉边郡的攻掠更加频繁。元朔三年夏，他便侵入化郡，杀死太守，掠去千余人，秋天再入雁门，又杀掠千余人。匈奴右贤王也多次攻掠河南，想夺回朔方，杀掠甚众。

面对匈奴的挑衅，刘彻保持了难得的沉默。卫青夺回河南，又筑朔方城，就像那些儒生担心的，几把文景二朝的府库积蓄挥霍一空，因此他采取了守势。

这一年春天，他要卫青率十万大军再次领兵出征。他对平阳公主说：“稍安毋躁，这次他出征回来，我便要他娶你。”此时离太后崩逝，已过一年，平阳公主夫丧已阙，母服也终，已重新浓妆艳抹，天天乘车入宫，留在卫子夫身边。在卫子夫这里，她已经知道皇上果然有宠姬王夫人。卫子夫说那女子她亲见过，果然美貌，因此她巴不得平阳公主能与卫青早成连理。

“这事须着落在去病身上，”刘彻说，“薄姜才生了卫登，身体难免虚弱，朕赐她良药罢。”他说得甚淡，但听出其中玄机的平阳公主与卫子夫却心中战栗。

此时为车骑将军的卫青，带主力三万精骑由高阙出击匈奴右贤王。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各率一支人马，从朔方城出击，为主力军的羽翼，几路兵马统归卫青统辖。刘彻再命大行令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率军由右北平出塞，牵制东部伊稚斜单于的主力，防止其西援。

“汉军由谁统兵？”右贤王问左右。

“长平侯卫青。”有人答道。

“如今卫青的声名已超过了飞将军李广，”右贤王沉吟着。

“卫青善于用兵，不可轻攫其锋芒。右贤王，小臣认为应兵退回塞外。”有一个以谋略著称的将领说。

“胡说，”右贤王心中害怕，但脸上却决不肯输这一口气，“你这厮只会说梦话，不要惹恼了我，快快滚出帐去。”

这将领被赶了出去，气势汹汹的右贤王却如何也下不了决心去说那个“战”字。他手搭在剑上，只是发呆。有那些不想去迎战卫青又乖巧的人便看透了右贤王的心思，知道须得赶快为他做个台阶，好让他走下来。便有一人起身来奏：“右贤王，汉军远来气盛，我们不如先退一步，让汉军高兴一时，待他们心上慢了，我们再出军不迟。那时管教卫青把命丢在塞外。在汉人的兵法上，这叫出其不意，击其惰归。”这人随口胡诌，右贤王又哪里知道什么兵法，但听着顺耳也就足够了。

“有理，有理。”他一个劲地说。

“那我们……？”那人便接着问。

“退出塞外，依险驻扎。”右贤王长喘一口气吩咐道。等候他发下军令的人似乎比他更盼望这话，大伙儿便一齐放下心来。根据以往战例来看，汉军向来只在边境附近作战，从不深入腹地，所以右贤王又补充了一句：“退出塞外七百里。”

“大王圣明！只要汉军疲惫，我们再南下出击定会得胜。”便有人谄媚道。

但右贤王似乎不相信这话。

进军中的车骑将军卫青很快知道了匈奴退兵七百里的消息。“将军，我们捉到一个匈奴士卒。”有人奏道。

“带来见我！”卫青吩咐，很快那匈奴人被带到将军面前。这人有四十出头模样，很是憔悴。“你离开家乡赴汉地作战多少时日了？”将军问道。

译官把话说给那人听。那人呆住了，想不到汉人将军竟是这



样温和的一个人物。他说：“我家在狼居胥山脚下，三年前我入伍，先在楼烦王军队里，河南兵败后，我又被编入右贤王的大军里。”

卫青问了这话后，仍不问敌情，反而问他右贤王那人如何？众人只是心中叫奇。那人就说：“右贤王这人很傲慢，做事粗粗拉拉。”卫青又让他举例来说这右贤王怎么一个傲慢法，又是怎么粗粗拉拉的。卫青一一认真听着。听那匈奴人讲完之后，便让人把他带下，并吩咐不要为难他。手下的人谁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他退我进。”卫青沉思片刻道。

“将军，”游击将军苏建献言：“我们历次出军，向来只在边境上作战，深入腹地似乎有些冒险。”

“不，”卫青摇摇头：“苏将军，正因为我军并无深入腹地的前例，我才更要进军。那右贤王必定料我仍如旧时，我偏偏不按章法，杀他个措手不及。”

“我同意卫将军的看法，”骑将军公孙贺也说：“卫将军适才审问那匈奴人，可知右贤王为人傲慢轻敌，我们用攻其不备的奇袭战术定会成功。”

但苏建、李沮、李蔡仍然觉得甚险。“不行非常之计，怎建非常之功？若都像各位这样谨小慎微，何日才能打到龙城？”卫青对他们的犹豫很不满意：“我卫青自攻打匈奴以来，大小数战，从未失手。各位何不听我一言，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二人同言，其臭如兰。”

“将军，”苏建挺身而出：“在下适才进言，只不过是疑虑之言，并非不敢追随一战。在下是最佩服将军才能的。”

“在下等愿追随将军一战！”公孙贺等人对卫青的军事才能心中有数，就像丞相公孙弘所说，卫青是自韩信大将军以降善用兵的第一人。卫青也颇有韩信之风，待人温和，治军严谨，高瞻远瞩，善

出奇兵。只不过卫青更善野战，而韩信更善于攻城掠地、决胜千里。

“好！”卫青腾身而起，“各位将军相信卫某，那卫某定要再来一次大捷，以报效天子大恩。各位，这就随俺去捉那右贤王！”

苏建又从各路兵马中抽调出两万精兵，再加上卫青那三万，共计五万有余。五位将军上马，只见落日的余光正涂洒在猎猎作响的战旗上，军容整齐，雄壮无比。卫青很是兴奋地对苏建说：“只要给我最善驰逐的骏马，最锋利的兵刃，最坚强的却敌之心，我就会让它取得最辉煌的胜利。”他对于草原沙漠之地的快马驰逐，偷袭千里取上将首级，乐此不倦，而他在这方面也确实得心应手。因为这时的他就像淮阴侯韩信那样总会在最复杂的战局里轻易抓住敌人的软肋。平时的卫青温淳如腐儒，而这时的他，手中握了长矛，便会豪气冲天，睥睨六合。刘彻是长安的帝王，而他卫青是大漠瀚海上的雄主。

“人衔枚，马摘铃，长驱直入，马不停蹄，急行军七百里！”卫青下令。

“将军，此一战，”李沮说，“我们会活捉右贤王。”

卫青点点头。

汉军急驰，而右贤王就像卫青推测得那样，自以为汉兵遥远，不会立时前来袭击，便拥妾酣饮。那十几位副王也都带了爱妾到沙场上，这时酒筵排开，莺歌燕语，罗襦半解，哪里有半分提防的意思。

“大王，”那妖媚的爱妾对右贤王说，“你说是我美呢，还是那呼毒尼的妻子玉笙公主美？”

“怎么，你也看上了那呼毒尼小贼么？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右贤王打趣她道。

众人一齐大笑。那爱妾更是撒娇起来：“大王休要乱说，我只



要你回答我的话。”

“若论美貌呢，你虽然也可一比，但终究要落下风的，”右贤王也曾垂涎那玉笙公主，很服膺她的美貌，并曾找了一个借口寻呼毒尼的晦气。妖媚的爱妾为这话，却不免生起气来，气哼哼地扭过脸去。右贤王便呵呵笑了：“也要学汉人娘们吃醋吗？玉笙公主虽比你美貌，但若论皮肤之滑，若论你床上的那些鬼怪工夫，又有哪个女子能比得上你。”

“右贤王昨夜不就险些死在你肚皮上么？”有个副王上前凑趣。

匈奴女子毕竟甚是开化，那爱妾不以为羞，反大声快意地笑着，硬逼右贤王连吃三杯。一场欢闹直至深夜，众人才安卧而睡。乐而忘危，危险也就来了。那右贤王在美人的肚皮上疯狂了一夜，如今在睡梦中正像死猪一样，却被杀声惊醒，只听帐外到处都有人呼喊：“快逃，汉人杀过来了！”右贤王着实吃了一惊，遂又恼怒起来，跳起身就去摸兵器，嘴里还怒骂道：“没用的东西，汉军杀便杀来，我亦自有精兵，怕什么？真是没用的东西！”他着衣出帐上马，亲兵层层把他护在当中，但只见帐外火光冲天，汉军如猛虎般扑了过来。

“汉军有多少人马？”右贤王问。

“大概……六七万人吧……”

“我有十万大军，难道不敌他六万军队么！休要乱了阵脚，快调射雕手来应敌，快，快！”他想法没错，射雕手都是以一当十的好手，稳定军心确实少不得他们。但现在急切之间，哪里能纠集起来。“射雕手呢？”他又吼叫起来。

他话音刚落，汉军一排弓箭便射将过来，他马前的亲兵已有十几人倒下，自己的人马中也起了骚动。

“撤兵！”右贤王见势不好大喊道。

“不可，大王，”一位副王劝阻道：“汉军快马疾行七百里，他们

还有多少气力作战 ,只要我大军集结起来 ,便可将他们聚而歼之。若是自己先乱阵脚 ,那便死无葬身之地。”

右贤王听罢有理 ,也遂定下心来 ,重新调度兵马反击汉军。

卫青知道自己的士卒经长途奔袭已经疲惫 ,眼下只宜速战速决。他见匈奴兵马要纠集成阵 ,心知不妙 ,便吩咐道 :“苏建 ,你带一翼兵马冲击右贤王的左侧 ,把他的军队冲乱 ,他若布起阵来 ,惟你是问。”苏建领令忙带军冲将过去。

“李沮 ,你带三千人马去匈奴营盘速速放起火来 ,以造声势 ,扰乱敌人军心 ,我们乘便乱而取之。记住 ,但有一个大帐未曾起火 ,惟你是问 !”

“公孙贺 ,你带兵马只管强攻右贤王 ,直逼他撤退 ,要不惜一切代价 ,事若不成惟你是问 !”

“其余众将随我结阵出击 ,要保持队形 ,不可自乱。若队形不乱 ,我虽人少 ,仍可以一当十 ,他无有不败 !”

混战之中 ,卫青仍有条不紊地传下军令 ,众将心服 ,越发豪气干云 ,一个个舍生忘死地冲将前去。公孙贺奉了军令 ,三千兵马轮番冲击右贤王的亲兵 ,一队是盾牌兵 ,二队是弓弩手 ,三队是持长矛甲士 ,层次分明 ,层层逼上。右贤王的亲兵很快便损去大半 ,已经经不住公孙贺的诸般攻击 ,仓惶迎战者很快横尸帐前。右贤王方寸大乱 ,胆战心惊 ,还谈什么坚守 ,也不顾那副王的劝阻 ,先带亲兵撤退。这一撤 ,汉军形势立见明朗 ,匈奴大军那尚未压住的阵脚已散若流沙。

“苏将军 ,你带人马只管去追右贤王 ,他跑一百里 ,你就追他一百里。”

苏建领命而去。

这边被包围的匈奴军队已纷纷缴械投降 ,战斗很快进入尾声。

卫青着人清点战场。



“活捉右贤王手下副王十二人。”

“活捉士兵一万五千余人。”

“夺得牲畜二十二万头。”

“不，将军，牲畜乃是二十八万头。”

但领兵追击右贤王的苏建行军数百里也未能捉住敌首，只好收军。卫青见苏建面有愧色，便好言安慰。并让快马报捷京师，自率大队人马而返。

长安来的使者在边塞上相迎。

“长平侯卫青接旨！”

卫青跳下战马，单膝跪地，肃穆接旨。

“先请将军接了金印！”

早有太监捧金印紫绶，汉制只有丞相、太尉才是如此。“长平侯卫青塞外大捷，逐匈奴七百里，实我朝创建以来前所未有之胜利，加拜卫青为大将军，所有诸军将领都归其统辖。”大将军金印紫绶，其地位与丞相相当而权尤重。

卫青受谕，捧金印紫绶而起，众将领上前三步，一齐跪倒，呼道：“末将等参见大将军！”三军也一齐拜倒，那洪流般的声音传遍了整个瀚海。卫青面对此时此地此景，百感交集，再也控制不住激动之情，上前数步，把金印捧过头顶，向三军拜谢。